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講記

道源長老 講述

林秀卿 敬記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。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，任意褻瀆。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——恭錄自《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：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》

目次

圓覺經講記序……五
介紹注解……七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……一一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上……八一
正釋經文……九九
文殊師利菩薩章……一三九
普賢菩薩章……二二二
普眼菩薩章……二六五
金剛藏菩薩章……三六七
彌勒菩薩章……四一三

清淨慧菩薩章……四七四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下……五一五
威德自在菩薩章……五一五
辯音菩薩章……五四七
淨諸業障菩薩章……五八五
普覺菩薩章……六六五
圓覺菩薩章……七〇四
賢善首菩薩章……七五一
附件一：圓覺經參考資料……七九三
附件二：能仁佛學院第四學年第一學期期末考試題目……八七三

圓覺經講記序

十界不離一心，一心不離圓覺。圓而覺者諸佛也，覺而未圓者菩薩也，終日圓而渾然不覺者，芸芸有情也。

諸佛「如來妙圓覺心，本無菩提涅槃，亦無成佛及不成佛。圓覺自性，非性性有，循諸性起，無取無證。」「知是空華即無輪轉，始知眾生本來成佛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。」遍十方上至極聖，下至泥梨苦趣，何處不圓乎，何處又圓乎。盡三世何時不覺乎，何時又覺乎。若於覺不覺、圓不圓處商量，不免依舊迷惘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。

竊謂：一翳在目空華繽紛者，眾生也。知是空華離幻即覺者，菩薩也。「若諸如來因地修圓覺，於中無起無滅、無來無去、無得無失、無縛無脫，畢竟無證，亦無證者。」奈何眾生，無始無明種種顛倒，妄認四大六塵緣影為身心相。病目空華交相輪轉，執持不捨，大作夢幻之寐，塵劫迷封從

未曾知。勞我世尊宏願應世，雖然一語道出，少有當下承擔。圭峯大師，一聞便知此事。吾輩障重迷深，幸得圓覺會上十二大士，慈悲觀機，請問如來因地法行，遠離諸病永斷無明之方。世尊開示，當離一切幻化虛妄愛憎境界。蓋生死輪迴，恩愛貪欲為本。先依如來奢摩他行，堅持禁戒，正念遠離諸幻。而後，世尊次第廣說頓漸修行法要，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不墮邪見遠離諸病，得正住持可免輪轉。

本經文約義圓，脈絡清楚，漸次有序，機教相扣。源公院長譽與華嚴、法華三經，同為圓頓教三經之一。老人家理性解經，條理分明圓融無礙。感性訓誨勉勵，苦口婆心切中時病，同學聞之每感愧赧。年初海會寺常住，授此講記初稿令學人先睹，三十年後猶如昨夢。並命為序，野干之語徒增眩惑，諸方知識一笑置之可也。

民國九十九年歲次庚寅仲春受業弟子心會敬敘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講記

——道源長老民國六十九年講於基隆海會寺能仁佛學院——

林秀卿敬記

介紹注解

在講經之前，先介紹幾本《圓覺經》的注解，一部是圓瑛法師的《圓覺經講義》，一部是憨山大師的《圓覺經直解》，兩本要對著看。我們當學生是來求學問的，將來當法師注解要自己看，不看怎麼講呢？所以用功就是要看注解。《圓覺經》前面有一篇序文，是一位護法大居士裴休作的，這一篇序文已經請同學寫鋼板油印發給各位。這是一篇古文，最好多讀幾遍，這一篇是《圓覺經略疏》的序文。《圓覺經》現在找到兩部注解，解釋得最好的是《圓覺經大疏》，作者是華嚴宗的五祖圭峰大師，他隨眾僧

趕上一位居士請吃齋，一個人送給一部經，各式各樣的經，圭峰大師當時剛出家，分到的是一本《圓覺經》，他一看好像已經開悟了，回去向他的師父報告讀經以後的心得，他的師父很讚歎，鼓勵他趕快去外面參學學教法，將來好弘揚佛法。因為他對《圓覺經》有心得，就專門研究《圓覺經》，著了一本《圓覺經大疏》。《圓覺經大疏》因為解釋的內容太多，怕大家看不懂，他自己再作一本《圓覺經略疏》，這兩本臺灣都有出版。

還有一部是《圓覺經析義疏》，是達天老人通理大師作的，也就是《賢首五教儀開蒙增註》和《金剛經新眼疏》的作者，通理大師我們欽佩他不抄別人的注解。現在剛出家不久的年輕師父，或者剛學佛法不久的居士，就一本一本的出書，看其內容沒有新的見解，真是不道德。抄人家的注解還沒關係，打看你書的人閒岔，人家不僅多花了一份錢，而且得不到新的見解，現在形成風氣，出家不出幾本書好像資格上不夠，於是剛學佛法也

要出書。《圓覺經大疏》什麼道理都講完了，通理大師不抄人家的，可以作另外的見解，而且作得很好很恰當。現在臺灣沒有出版，為此，我特別到去台北佛教書局接洽，請出版《圓覺經析義疏》，他們說沒有這本書，我說《佛教大藏經》上有，可抽出來單獨影印。後來沒有結果，我又恰普門文庫和大乘印經會，推薦請印《圓覺經析義疏》是有價值的書，大乘印經會後來出版了憨山大師注的《圓覺經直解》。我建議說，沒有印《圓覺經析義疏》，可以印圓瑛法師的《圓覺經講義》也很好。大乘印經會後來出版了圓瑛法師的《圓覺經講義》，也寄來海會寺，所以《圓覺經大疏》《圓覺經略疏》一定要看，將來有因緣《圓覺經析義疏》能出版廣為流通最好。

民國以來出版的，還有諦閑法師的《法彙》裏面有兩部注解，一部《圓覺經講義》，一部《圓覺經親聞記》，都可拿來作參考研究。最標準的注

解是《圓覺經大疏》《圓覺經略疏》《圓覺經析義疏》就夠了。現在找不到，就看圓瑛法師的《圓覺經講義》，他是依據古人的注解編的，不抄人家的文章，也沒有新的發現，依著他的《講義》講不會錯誤。

《講義》裏面的科文一定要看，《圓覺經》裏面的文法整齊得很，十二個菩薩，十二個問答，分開十二章，科目很容易瞭解。我請同學抄經文沒有抄科，科文我沒有辦法講，你們一定要自己看。開學我就跟同學一再強調，你要學會分科，不能學會分科也不能當法師，科文是經文的段落，不會分科，講到哪裡了，你不知道。而且講到後面，忘了前面，所以一定要看科文，這是我所知道的《圓覺經》注解介紹給各位參考。此外，在講經文之前，先講解《圓覺經略疏序》，這是很好的一篇序文，請大家留心諦聽！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

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尚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裴休撰

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》，這是全經的題目，我們中國人說話愛簡單，就叫《圓覺經》，實際整個的題目，就叫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》。「略疏序」，這篇序文是載在《略疏》本上的。這是個題目，叫做序文題目。作序文的這一個人姓裴名休，叫「裴休」。

前邊好多的官銜：「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尚書門下平章事」，這是他的官銜。「光祿大夫」，是他實實在在的職務。大字，要念「ㄉㄞˋ」，但是他上面還有別名，就等於我們都是法師一樣，另外還有一個別名，你是道源法師，他是顯明法師一樣，他叫光祿大夫。

「金紫」二個字，是皇上另外賞的一個莊嚴品，你們看柳公權的《玄

秘塔碑》那篇上就有。紫，是可以穿紫衣服。金，是個金魚袋。要把紫衣服穿上，再佩上金魚袋，這就比別個光祿大夫特別光榮。都是光祿大夫，不只一個人，可是別人沒有紫金魚袋，他有，所以標上金紫二個字。

「守中書侍郎」，這個官銜，要按頭品、二品說，中書侍郎是二品官。「尚書門下」，是宰相一品官。「平章事」，就是辦事務。他是二品官，辦的是頭品官的事務。按現在說，他是個行政院副院長，可是辦的是行政院正院長的事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「充」是任，責任、充任。「集賢殿大學士」，再加一個官銜，皇宮裏面不是只有一個大殿，好多的大殿，這是個集賢殿，集賢殿裡得有一個管理人，這個人就了不得，這個人就稱為「大學士」。這樣的官銜一直到清朝還都有，什麼殿的大學士、什麼殿的大學士。前邊一直講到這裡，就是二品官去做頭品官的事，而且還充任集賢殿的大學士。

「裴休撰」，姓裴名休，撰是注解，寫這篇文章叫做撰，撰不是客氣之言，而是自己寫作的自己稱撰，這是作序文這個人的人題。

下邊你看這篇序文就知道，他不是光做大官，還有大學問，並且對於佛法研究得非常高深、非常透徹。譬如我們現在要出一本書，我認識有個做大官的，請他作篇序文，訂到我那本書前面很光榮。或者我不認識，轉託一個人請某一個大官，就說請現在的行政院院長給我作一篇序文，或者提幾個字也好，這就是光榮，實際他懂不懂佛法是另外一個問題。而這位裴休是真正懂佛法的一個大居士，不是光講大官。

作序文，有序文文章的題材，文章的章法。作序文都是分兩大段，前邊一大段叫做理序，敘理的；後邊一大段叫做事序，敘事相的。我講過賢首國師作的《大乘起信論》序，那個體裁一樣的。將來你們的文章作得好，有哪一個人要出一本書，請你作篇序文，要知道作序文的體裁分兩大段，

前面敘理，後面敘事。這篇序文還是這樣，前邊敘理，序的什麼理呢？

它是《圓覺經》的序文，要序《圓覺經》，他要讚歎圓覺，直接讚歎圓覺沒有幾句話，文章發展不開，所以真正修行用功，又不執著文字相，就是這樣的。作文章都是沒有話找話，跟了生死成佛道，完全不相干的事。所以真正修行，不要著文字相，就是這樣，你沒有事，天天寫作文章，生死也不能了脫。這個道理，就是你要弘揚佛法，你還離不開文字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著相就對了。你懂得這個意思，就會作文章了。作文章怎麼作呢？沒有話找話，可是你找的話不是廢話，這篇文章就是好文章了。大意是這個樣子，本來是讚歎圓覺的，先把它佈局、把它展開，把一切大乘經上所有講本體的名字，把它拉到來，這樣你就知道，作文章的方法是這個樣子作的。

夫血氣之屬必有知，凡有知者必同體。

「夫血氣之屬」，夫是發語之詞，講《起信論》序的時候講過了。血氣，有血有氣，就是一切眾生，一切有情，按現在的名詞，叫一切動物。屬，作「類」講，凡是有血氣之類，這個眾生「必有知」，他一定得有知覺。沒有知覺，就叫做無情，就叫做草木，山河大地，石頭土塊，那都屬於無情，它沒有知覺。

「凡有知者必同體」，這就說到佛法上了，一切動物都有知覺，社會上的學問也知道，但是畢竟不同體。各人知覺不一樣，懂佛法的人，才會說到這一句。眾生的知覺不一樣，是他的第六識知覺不一樣，但是他總是有知覺。就是一隻蚊蟲、一隻螞蟻，下等的動物，牠也知道貪生怕死，那就是牠的知覺！一隻蚊子，牠爬到你頭上咬，你一下沒有打到，牠就飛了，

牠是有知覺呀！一隻螞蟻，你一動牠，牠跑得很快就逃命，牠有知覺啊！知覺不一樣，就是第六識的知覺不一樣，第六識說是依著第八識起的，第八識依著真如起的，真如沒有兩樣。「同體」，同六識、八識，同一個本性之體，凡有知覺的眾生一定是同體。

所謂真淨明妙，虛徹靈通，卓然而獨存者也。

同體是什麼體呢？不是同六識的體，八識的體，是同一個佛性的體。佛性什麼樣呢？佛性沒有個相，說它、形容它，「真淨明妙」，真、真而不妄，淨、淨而不染，明、明而不暗，妙、妙則不可思議。這個本體，一切眾生所同的體是真淨明妙，還「虛徹靈通」，佛性像虛空，融徹、靈鑑（靈知靈覺）、通達，這是讚歎的文。

「卓然而獨存者也」，卓然，就是超然的意思，超出一切萬事萬物而

獨存，它不被生死所轉動。眾生在六道輪迴，一時天上，一時人間，一時地獄，一時餓鬼，一時畜生，它卓然獨存，不轉動的，這就是眾生所具的這個本體。這再說到這個本體與我們有什麼相干，哪有相干！前邊是眾生血氣之屬必有知，凡有知者必同體啊！

是眾生之本源，故曰心地；

底下再說，「是眾生之本源」，這個卓然而獨存的體，是一切眾生的本源。一切眾生從哪兒來的呢？一切眾生都從八識來的。八識打哪兒來的？它是真如隨緣來的。真如這個本體，才是一切眾生的本源。下邊把一切大乘經上說眾生本體自性不同的名字，都把它蒐集來加以解釋。為什麼講這篇序文有這點好，佛性就叫佛性好了，取那麼多的名幹什麼？真如就叫真如，還解釋的這麼多，弄得名愈多，愈不好懂！但是看在什麼地方說，

就什麼義理解釋。你看「裴休」是個在家居士，他都有認真的研究，每一個本體的自性的名字，他都加一個很恰當的注解。

「故曰心地」，大乘經上有這個名字，心地是什麼呢？心地，就是眾生的本源，真心之地，不是妄心。為什麼叫心地？它能生一切法，就像大地一樣，一切萬物都從大地上生出來。眾生的心，跟大地一樣，所以叫心地。它能使一切眾生，都從它那邊生出來，是一切眾生的本源，故曰心地。

是諸佛之所得，故曰菩提；交徹融攝，故曰法界；

「是諸佛之所得，故曰菩提」，菩提，中國話翻成覺，翻成道，就是佛所證得的智慧果，叫做智果，必須在佛那一方面講，它才叫做智慧果。我們眾生呢？你發菩提心，沒有得到菩提果呀！所以是諸佛之所得，諸佛得到什麼？得到智慧果，叫做菩提。

「交徹融攝，故曰法界」，法界者，按界限上講，是諸法之界，一切萬法，各有一個界限，叫做法界。但是法界又作法性講，萬法都是交徹融攝，互融互攝，等於因陀羅網一樣，所以才取名叫法界。

寂靜常樂，故曰涅槃；不濁不漏，故曰清淨；不妄不變，故曰真如；離過絕非，故曰佛性；護善遮惡，故曰總持；隱覆含攝，故曰如來藏；超越玄悶，故曰密嚴國；

「寂靜常樂，故曰涅槃」，像《涅槃經》說的本體就叫涅槃。涅槃，中國話翻為寂滅，所以它就是寂。涅槃這個寂滅，它又清淨無染，所以有個靜，叫寂靜。常樂，涅槃有四德，叫常、樂、我、淨，這就有常、樂、淨三個了。那個「寂」字，就配到「我」字上也可以，涅槃的我，是真我，是寂滅之我，所以寂靜常樂，叫做涅槃。

「不濁不漏，故曰清淨」，有的大乘經上給它取的名叫做清淨法，清淨為什麼清淨？它不渾濁，而不漏失，是超三界而獨存，所以叫做清淨。

「不妄不變，故曰真如」，像《起信論》這個本體給它取名叫做真如。不妄謂之真，不變謂之如，真實不虛妄，如是不變易，所以它不妄不變，名字就叫做真如。

「離過絕非，故曰佛性」，離一切過錯，絕一切非，故叫做佛性，佛性那有過，那有非？所以取名叫做佛性。

「護善遮惡，故曰總持」，有的大乘經上給它取名叫做總持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。它是護一切善法，自然有遮惡的妙用，總護一切善，總遮一切惡，所以叫做總持。

「隱覆含攝，故曰如來藏」，法身在纏，名字叫如來藏，在眾生份上叫做如來藏，如來藏者含藏如來，誰看見？沒有看見。在眾生份上叫無明

煩惱給它蓋覆住了，所以隱護之義，它能以含攝如來，如來可在裡邊含藏著的，所以叫做如來藏。等於一個寶藏，一個裝七寶的一個櫃子，裡邊含藏著七寶，你沒有看見，隱覆住的。

「超越玄閟，故曰密嚴國」，你看《密嚴經》，它叫密嚴國。「超越玄閟」，不是平常講玄閟之義，它是超越玄閟的，所以叫做密嚴國，有秘密的莊嚴。

以上把一切大乘經這些本體的不同名字，都把它搜羅來，加以注解。

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，故曰圓覺。其實皆一心也！

底下說到圓覺上了，「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，故曰圓覺。」其他的名相，都是用一句解釋，這個地方用兩句，就知道他注意是在解釋圓覺，是在讚歎圓覺，怎麼叫做圓？德無不備謂之圓。「統眾德而大備」，

一切功德把它總統起來，沒有不具備的。

「爍群昏而獨照」，爍，光照的意思，照了一切凡夫之法。凡夫是群昏，眾生都是昏冥，昏暗不明，能以照破眾生的昏暗。圓覺是單獨照了，不被群昏所障蔽。

這就是覺的意思，所以「故曰圓覺。」「其實」，文法上把它結起來了，「皆一心也」，就是眾生那個自覺心。

作序文本來是作《圓覺經略疏》的序，他不能先讚歎《略疏》，先讚歎圓覺。要讚歎圓覺，當然沒有話找話，把一切大乘經上說到本體不同的名詞，都把它蒐集來加一個注解，這在文法上叫做賓。到最後這兩句，「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」這叫主，有賓有主，「其實皆一心也」，歸到前邊說「血氣之屬必有知，凡有知者必同體」，就是有知覺的眾生同於那一個體，那一個體就叫做一心。

底下再舖展下去，由一心，再講到一法、一道，不然這文章沒有了，讚歎圓覺讚歎完了不是？那文章不夠氣派，文章要講文章的氣，叫做氣勢，它有文章的氣勢，只講到這裡文章還不夠，底下再說下去。

背之則凡，順之則聖；迷之則生死始，悟之則輪迴息；

這是沒有話找話嗎？不是沒有話找話，這是說佛法，眾生不了解圓覺一心之法，所以我現在才讚歎圓覺，讚歎一心。你明白了圓覺一心，可知道怎麼叫做凡夫，怎麼叫做聖人，怎麼在迷，怎麼在悟，怎麼樣流轉生死，這個關係大了。

「背之則凡」，背之，你就叫做凡夫，你違背了圓覺一心之法，就叫做凡夫。「順之則聖」，你學了佛法，懂得圓覺一心之法，順著圓覺修行，你一定當聖人。凡夫與聖人沒有多大分別，一個違背，一個順從，所以古

人讚歎西方，西方在哪裡？轉個面就是，日日向東走，回頭便是西。這差多遠呢？不是十萬億佛土以外，就差你一回頭。你天天往東走，天天走凡夫路，你一回頭就是西方。你天天往東走，你不是背了圓覺嗎？你回過頭就順，順了圓覺你就是個聖人，凡夫與聖人就差這麼一個背，一個順。

所以研究大乘經典，乃至於我們中國禪宗講的開悟，一言之下，就大徹大悟，就是在這個地方。一個字，你只要會到你心裡，馬上你就明心見性了。圓覺在哪裡？圓覺在你一心裡，你沒有學佛法不知道，天天走的凡夫路，與圓覺相違背；把它順過來，你就是個聖人。

「迷之則生死始」，你迷了這個圓覺，可不得了了，生死從此開始。生死從哪一天生死呢？無始，沒有個頭；有個頭，就在你迷那一天。就你一迷，一迷你的生死就開始了。

「悟之則輪迴息」，悟之，你一開悟，輪迴就息了，無始劫來流轉生

死，流轉到現在完了沒有？沒有完，盡未來際，也沒有完，生死無窮。怎麼樣能把輪轉超出去？就在你這一悟：「我的心就是圓覺」，一開悟你就是個聖人，輪迴止息了。因為你迷了才造業，迷就是起了惑，迷惑，你起惑就造業，造業就流轉生死。我今天開了悟了，我不迷惑就不造業，不造業就不生死輪迴，息止了，就在一迷、一悟之關。

親而求之，則止觀定慧；推而廣之，則六度萬行；

這是文章氣勢，我到現在聽說我有個圓覺，聽說有個圓覺我沒有悟呀！沒有悟你要求呀！求圓覺。

「親而求之」，要親切的求，從哪裡下手呢？「則止觀定慧」，先修止觀，因位上叫止觀，果位上叫定慧。由止而得定，由觀而生慧，這是最親切求圓覺的方法。一悟，輪迴就息。不悟呢？不悟，你去求開悟；沒有

悟到圓覺，你去求圓覺。聽過《起信論》了，六度合成五行，五行最後一個就是止觀門，先修止後修觀，再修止中得觀、觀中得止，再止觀不二，你就得到定慧了，這是親切的求圓覺的方法。

「推而廣之」，由這止觀定慧的功夫，把它推廣開來，「則六度萬行」，就是六度萬行。《起信論》上五種行門就是六度，由止觀定慧把它推廣開來六度，六度再推廣開來萬種行門，你修六度萬行，就得了圓覺。

引而為智，然後為正智；依而為因，然後為正因。其實皆一法也！

「引而為智」，你就把圓覺引進來，當成你自己的智慧。「然後為正智」，就是正當的智慧，那就是般若智慧。

你依著圓覺修行，「依之為因，然後為正因」，那就是成佛的正因。

不然，你天天修行，你因不正不會成佛。《楞嚴經》上譬喻，等於蒸沙做飯，沙子不是飯的正因，你蒸到百千萬劫還是沙子，它不成飯；你依著圓覺修行，那就是成佛的正因。

「其實皆一法也」，在文法上又結束了，由前面結束到各種名字不同，其實就是一心。再由止觀定慧，六度萬行，正智、正因合起來，就是一個法，什麼法呢？圓覺法。

這再說，一方面也就是鼓勵我們，一方面也就是警策我們。

終日圓覺，而未嘗圓覺者，凡夫也；欲證圓覺，而未極圓覺者，菩薩也；具足圓覺，而住持圓覺者，如來也。

「終日圓覺，而未嘗圓覺者，凡夫也」，人人都有一個圓覺本體，沒有離開圓覺，終日圓覺，實際未嘗圓覺，圓覺在哪裡也不知道。我們學佛

法依文解義，還知道一點點影像；不學佛法連一點影子也不知道，連個名字也沒有聽到，這就叫做凡夫。所以每一天穿衣吃飯，依著圓覺穿衣吃飯；每一天脫了鞋子上床睡覺，依著圓覺睡的覺，結果跟圓覺不相干，所以你就叫做凡夫。

「欲證圓覺，而未極圓覺者，菩薩也」，學了大乘佛法，曉得自己有個圓覺妙性，想證得圓覺而沒有極得，沒有證到最究極圓滿那個地位，這就叫做菩薩。證到究竟圓滿就叫做佛了，不叫做菩薩了。

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說聲聞、緣覺？聲聞、緣覺不知道圓覺這個名字，把他貶低一點，歸於凡夫，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。聲聞、緣覺，他這個覺是十二因緣之覺，不是圓滿之覺，把他說高一點合到菩薩裡頭。他也是天天修行用功，所證得的只是圓覺的一部份，而沒有極得，實際他不知道圓覺這個名字，所以不說聲聞、緣覺，只說菩薩。

「具足圓覺，而住持圓覺者，如來也。」把圓覺具足圓滿的證得了，前邊證而未極，這個時候證到極點了，具足圓滿證得了圓覺，而能以住持圓覺，安住在圓覺本位上而能以住持圓覺上，這就叫做如來。

這個地方就是一方面警策我們，一方面鼓勵我們，我們一切眾生都有個圓覺自性，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，禪宗門下有兩句話：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。」佛在哪裡？你每天夜裡抱著佛睡覺，你不知道佛嗎？睡醒了你同著佛起來，你還不知道佛嗎？唉！那就是不知道「終日圓覺，而未嘗圓覺」，這就是真正可憐愍者。你沒有成佛的本錢，成不了佛；你有成佛的本錢，為什麼不成佛呢？所以自己要自己迴光反照，好好用功修行，不然真是空過光陰。下邊還有的，「整心慮，趣菩提，唯人道為能耳。」身為人你不修行，裴休也沒有辦法，實際十方諸佛也沒有辦法，你有資格成佛不去成，十方諸佛對你也沒辦法。

離圓覺無六道，捨圓覺無三乘，非圓覺無如來，泯圓覺無真法，其實皆一道也！

「離圓覺無六道，捨圓覺無三乘」，這圓覺是一切凡聖的本體，沒有兩個圓覺，把圓覺的本體要是離開，還沒有六道的凡夫。六道凡夫哪兒來的？就是真如不守自性隨緣生出來的，離真如沒有六道。《起信論》上叫真如，《圓覺經》就講離開圓覺沒有六道凡夫，六道凡夫統統是依著圓覺起惑造業，造的業有善有惡，分出來三善道、三惡道。

「捨圓覺無三乘」，「捨」跟「離」字一樣，捨離了圓覺，沒有三乘聖人，這個地方就把聲聞、緣覺包含進去了。聖人知道六道凡夫的苦惱，他要求證圓覺，沒有證到最究極的地方，沒有成佛之前，就叫三乘聖人。所以你捨離了圓覺，還沒有三乘聖人，那麼九法界凡夫都離不開圓覺了。

「非圓覺無如來」，哪來的如來呢？他具足了圓覺，才叫做如來；要是沒有圓覺，沒有這個本體自性，哪個眾生也成不了佛。哪來的如來呢？非圓覺就沒有如來。

「泯圓覺無真法」，泯，是泯滅、沒有。沒有圓覺，根本就沒有真法，一切法都是妄法，唯有圓覺是真法。

「其實皆一道也」，只有一個道，所以說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同一個涅槃大道，沒有兩個道。你認不清涅槃大道，永遠當六道凡夫；你認清了涅槃大道了，走了一段到化城，還沒有到寶所，就叫做二乘人。知道前邊還有一段，寶所還沒有到，然而知道後邊還有一段，還沒有走到尾，那就叫做菩薩。走到寶所了，這一條大道走到盡頭了，這就叫做佛。實際走的還是一個道，成佛沒有兩個道。

三世諸佛之所證，蓋證此也。如來為一大事出現，蓋為此也；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，蓋詮此也；

講到這裡，再接著講，「三世諸佛之所證，蓋證此也。」把圓覺意義講完，以及十法界的關係都講完，再說出圓覺的重要性。過去，現在，未來三世諸佛所證的是什麼？證的就是圓覺，所以非圓覺無如來。

「如來為一大事出現，蓋為此也。」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，為什麼大事？令眾生證得圓覺，沒有比這個事大了。眾生本具有圓覺，但是眾生不知道，所以如來就告訴你們，人人皆有佛性，佛性在圓覺上。就講你們人人皆有圓覺，有圓覺你就可以成如來，就為這個事才出現於世。

「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」，修多羅是梵語，翻為中國話叫契經，就是經典，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。「蓋詮此也」，詮是表顯的意思，也就是

注解的意思。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，都是詮表的圓覺，也就是注解圓覺，也就是《圓覺經》的注解，都是解釋圓覺的。

然如來垂教，指法有顯密，立義有廣略，乘時有先後，當機有深淺，非上根圓智，其孰能大通之。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，密說而顯演，潛通而廣被，以印定其法，為一切經之宗也！

如來說《圓覺經》說一個圓覺就好了，為什麼釋迦如來說那麼多的經，說了三藏十二部呢？這就是說，「如來垂教」，垂是垂留下來的教法，叫做垂教。「指法有顯密」，指是指示，如來說法所指明的、所指示的佛法，則有顯明的指，有秘密的指，所以有各種經典不同。

「立義有廣略」，有的一部經典上建立這義理是廣說，有的經典上建

立這義理是簡略的說，有廣有略。

「乘時有先後」，乘時，時間上則有先有後，比如按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法的時間，也有先有後。

「當機有深淺」，如來說法是為眾生說，每一部經都有每一部經的當機者，這一個當機者他是甚深的資格，如來說這個法就深了；這一個當機者他是淺的資格，說深的他不懂，就得說淺的。所以各種經有深有淺，不是佛法有深有淺，因為當機的根機不同。

「非上根圓智，其孰能大通之」，要不是上等的根機，圓滿的智慧的當機者，對於圓覺之法怎麼能夠大通，大通就是完全貫通。

「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」，因為眾生當機者必須是上根圓智，才能以說得究竟，才能說得高深。圓覺大法，是一切法的根本，要說這個圓覺大法，非得有上根圓智的當機者不行。所以如來就在光明藏裡說，光

明藏是個清淨國土，在清淨國土向這十二位法身大士說法。下邊講《圓覺經》你就看出來，十二位大菩薩都是等覺菩薩來請問，佛就替他們答覆。

「密說而顯演」，在光明藏是清淨國土，法身大士都是等覺菩薩，佛給他們說法，眾生沒有聽到，叫密說。不是祕密不傳人，因為眾生聽不懂、看不見，叫密說。但是在光明藏為十二個法身大士說了以後，就把它流傳到世間了，顯演，還是顯明的把它演說出來。

「潛通而廣被」，那十二位法身大士他潛通，潛就是祕密，通就是通達，由密說而潛通。祕密就通達了，但是要顯演廣被一切眾生，是大乘根性都可以領略到《圓覺經》的道理。

「以印定其法，為一切經之宗也」，由這十二位法身大士來印定如來說的圓覺大法，是一切經的根本，宗者本也。

講到這兒，序文的章法一大段講完了，這叫理序，也叫序理。發給你

們的憨山大師著《圓覺經直解》前邊的大字，大一號的字，有一篇序文到這裡，這下邊的事序，它沒有載上。這序文要敘圭峰大師注的《圓覺經略疏》，他不敘述這個事怎麼辦？下邊的序文的下一段章法序事。

圭峰禪師，得法於荷澤嫡孫，南印上足道圓和尚。一日隨眾僧齋於州民任灌家，居下位，以次受經，遇圓覺了義。卷未終軸，感悟流涕！歸以所悟告其師，師撫之曰：汝當大弘圓頓之教，此經諸佛授汝耳！

「圭峰禪師」，就是宗密大師，我們講《起信論》時講過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，華嚴宗的第五位祖師就是宗密大師，在禪宗裡他還是稱禪師的。圭峰，是一座山峰的名字，在中國的禮貌上不能直稱其名，稱其名則不恭敬。跟印度不同，跟現在的歐洲、美洲都不同。古時候印度以稱師長的名

字、父母的名字為光榮，不是不敬；現在的歐洲、美洲也是的，以稱父母師長的名字為之最尊敬、最恭敬，各國的風俗禮貌不同。但是在中國講中國，雖然說是順著歐美的潮流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變更過來，一直到了民國，那些大老官，尤其大總統都不敢稱他的名，袁世凱稱袁項城，徐世昌叫徐東海，乃至於我們國父孫文，他的別號逸仙，孫逸仙誰也不敢稱孫文，他是廣東中山縣的人，稱孫中山；那早幾年稱我們的先總統，他沒有做總統之前，他就是一個大人物，也稱他為蔣奉化，他是奉化的人。以後歐洲、美洲風氣普遍開來了，大家認為這是個囉嗦事，直接稱他的名並沒有什麼不恭敬，這以後再不稱蔣奉化了。你懂得這道理了，這就是恭敬尊重圭峰宗密大師的，稱他為圭峰禪師，實際不是他的名字，是座山。他在終南山住的一個茅蓬，住的一個寺院，後邊一座山峰，山峰像圭板那麼樣子，叫做圭峰以這山峰彰名，圭峰大師要知道就是宗密大師。

這再說他禪宗的來源，他得到正法，「得法於荷澤嫡孫」，荷澤，就是神會童子，六祖大師門下大德很多，有一個小孩子才十四歲稱為童子，就是神會童子。你看《六祖壇經》上有他的名，他是荷澤的人，不敢稱他神會，就稱荷澤。禪宗分南宗、北宗，就從禪宗五祖會下，神秀大師在北方弘揚禪宗，叫北宗；六祖慧能大師到了廣東的曹溪，就弘揚南宗。神會童子跟著六祖大師在那兒得了法，到了北方來弘揚南宗，所以胡適之雖然常常毀謗佛教，他對於神會大師，可是崇拜的不得了，給他送了一個德號叫北閥總司令，像我們的蔣總統那個時候北閥成功了，北閥總司令。禪宗的南宗把北宗消滅，就是神會大師，也就是荷澤大師的功勞。講荷澤這個名字，不講那麼多了，是他的嫡孫，他傳下來。那麼要論祖師位，中國只有第六祖，下邊都稱禪師了，要接祖師位傳下來，慧能大師六祖，荷澤大師是七祖，下邊傳下來的法子叫第八祖。

「南印上足道圓和尚」，荷澤有個嫡孫，叫南印禪師，南印是個名字，不是南印度，是個法名，或者是個寺名，我們沒有考察，就是第九祖了。南印禪師的上足，他的法子叫道圓和尚，就是第十祖了。荷澤第七，他的法子是誰，這裡沒有寫，要去查禪宗的歷史才知道，是第八，南印第九，道圓和尚就第十了，算到圭峰大師是第十一祖，這就是圭峰禪師出家就跟道圓和尚出的家。

「一日隨眾僧齋於州民任灌家」，一日，有這麼一天。州民，就是在他本州，是哪一個州，現在我眼睛看不見沒有去考，你們去考察，州民就是像我們基隆本市的人這樣子。本州的一個人民，姓任名灌，是一個大居士，他要請眾僧到他家吃齋。道圓和尚就派他寺院的眾僧去應供，可能道圓和尚也領眾去的。「居下位」，圭峰禪師才出家不久，所以坐在最末的座位。

「以次受經，遇圓覺了義」，這個居士請出家人吃齋，他家裡存了很多的經典，經典不是一種，各種的經典。可能上座分的是大部的，或者中座分的是中部的，這《圓覺經》只有一卷，所以以次受經，挨到圭峰禪師，給他一本叫圓覺了義經，到圓覺了義這裡為止，這是一句。遇到圓覺了義經，這下邊說他開悟。

「卷未終軸，感悟流涕」，他得到《圓覺經》就打開認真的看，那個時候不叫冊，也不叫本子，現在我們讀書不是叫讀冊嗎？一冊一冊的，上冊、下冊，一本一本的。那個時候不是冊、不是本，那時沒有印刷術，都是抄寫的，寫下來一張紙一張紙，都把它接起來，接好了用一個小棍子把它捲起來。這《圓覺經》沒有多少，只有一軸，現在你懂得一軸就是一本。「卷未終軸」，這一本經還沒有念完，未終其卷。「感悟流涕」，一下子感動開悟，馬上眼淚流出來，哎呀，佛法之妙是這個樣子的。

我們要懂得，他當然是上根圓智的人，根機不同，但是這裏面有一個要緊的：要重法。我們現在上哪個地方去應供吃齋，比方我們到台北，人家請我到北城素菜館請我們吃齋。備了好菜吃了了，吃了了一個人供養一個紅包，最好一個大紅包，大家歡喜。他不是送紅包，一個人送一部經，經典太多了，送經幹什麼，拿了很囉嗦！這樣你決定不會感悟流涕，為什麼？你根本對於佛法沒有尊重心，所以根機是一個問題，重法是一個問題。當然是前生有大根機的一個人嘛！但是他今生尊重佛法，得了圓覺了義經就打開認真看！深入其義，一下就感悟，悟到裏面最深的道理，所以馬上眼淚鼻涕，眼睛流的水是眼淚，感悟流涕，不是光流鼻涕，也有流眼淚，哎呀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

「歸以所悟告其師」，這個時候就在那吃齋，打開看就得了這麼一個境界。回來了，回到了自己的寺院裡，以他所悟的道理報告他師父道圓和

尚。「師撫之曰」，撫，是撫慰、安慰他。道圓和尚是大徹大悟的禪師，馬上就安慰他。「汝當大弘圓頓之教」，你不是個平常的出家人，一看到《圓覺經》就悟到甚深的道理，你是上根利智的人，你應當弘揚圓頓大教。大乘法有權教大乘，實教大乘，圓頓是實教大乘，你應當弘揚實教大乘之法，該當大法師了。

「此經諸佛授汝耳」，這部《圓覺經》是諸佛給你的，怎麼沒有分給你其他部經，就分給你這一部《圓覺經》呢？這就是冥冥之中，你看是看不見，是諸佛傳授給你，你應該在這經上開悟的。

禪師既佩南宗密印，受圓覺懸記，於是閱大藏經律，通唯識、起信等論。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，宴坐於圓覺妙場，究一雨之所霑，窮五教之殊致，乃為之疏解。凡《大疏》三卷，《大

鈔》十三卷，《略疏》兩卷，《小鈔》六卷，《道場修證儀》一十八卷，並行於世。

「禪師」，指著圭峰禪師。「既佩南宗密印」，讚歎圭峰禪師宗教雙通。佩是佩帶，佩帶南宗的密印，南部的禪宗叫南宗。密印，祕密法印傳給了他，這是宗通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師將南宗的祕密法印傳給了圭峰禪師。

「受圓覺懸記」，又受了圓覺懸記，懸記，等於如來傳授給他的《圓覺經》，等於如來在世的時候就預先給他授了記，這就是教通。宗教雙通，讚歎他禪宗也通，教下也通。

「於是閱大藏經律」，並不貢高不我慢，我通，通到禪宗的道理；我通，通到《圓覺經》這一部經的道理。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律論，都還沒有通，閱藏，經、律都看，論也看。「通唯識、起信等論」，唯識：《成唯

識論》；起信：《大乘起信論》，統統貫通。再一句話，是經律論完全貫通，成為一個三藏法師，這是讚歎宗密大師。

「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」，頓轡是形容詞，轡是你騎到馬身上，手拿勒馬頭的繩子，叫馬轡頭。騎著馬，馬在跑，你管不住怎麼行呢？你得有繩子拉住牠叫轡。頓轡，是慢慢的走，轡頭並沒有拉緊，也沒有特別放鬆，不是跑得很快，這就是騎著馬遊玩遊玩的形容詞。在哪裡遊玩呢？在華嚴法界，你看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就知道，他沒有見到華嚴四祖清涼國師，先看見華嚴四祖作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就感悟的不得了，也是感悟流涕！他在講華嚴疏鈔時，有一個聽講經的學人要去朝五台山，這時候他正在講經不能走，就託這個學人帶了一封信，要拜清涼國師為法師。清涼國師一看他寫的信，對於華嚴要旨都通了，沒有見他的面給他回信，就稱他為真正的法子。以後他還是親近清涼國師、親見清涼國師，所以他對於華嚴法

界的道理，可以在裡頭遊玩遊玩，頓轡，就是遊玩的意思。

「宴坐於圓覺妙場」，道場，稱為妙場，不可思議的道場，是圓覺道場。「宴坐」，宴是安然，坐是打坐，安然打坐。打坐在哪裡呢？在圓覺妙場。宴坐也是形容之詞，跟頓轡一樣，就是遊玩遊玩，走來走去在華嚴法界，等到休息休息，宴坐是在圓覺妙場。

「究一雨之所霑，窮五教之殊致」，《法華經》上：「一雨所霑，三草二木，悉皆蒙潤。」這雨沒有兩種雨，下的雨只有一種。「究」跟「窮」字一樣，要窮究雨的道理，不同是眾生的根機不同，三種草兩種木不同，實際下的雨沒有兩樣，這就是一乘妙法，他統統把它窮究再窮究，究也是窮，窮也是究。

「窮五教之殊致」，華嚴宗判釋如來一代時教為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殊是差別，差別不同。致是道理，那差別不同的道理他都窮究。五教雖然

不同，說不同道理，沒有兩個道理，他都把它研究透徹，叫做窮究。

「乃為之疏解」，裴休作這篇序文，是《圓覺經略疏》的序文，他要讚歎《圓覺經略疏》，先讚歎《圓覺經》；《圓覺經》讚歎好了，你才知道這部《略疏》有價值，這《略疏》是誰作的？圭峰大做的，他才讚歎作《略疏》的圭峰大師，圭峰大師了不得，宗教雙通的人。你才知道他做的《略疏》一定重要的，作文章的方法，就在這地方。

說到他把三藏十二部都貫通，佛的最高深的道理都窮究、通達了，才下筆作注解的，所以《圓覺經》的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都有價值就在這裡。不像現在學佛法一知半解，還沒有通就要作疏出版，結果打了人家閒岔，真不道德，這就是為之疏解，疏就是解。

「凡《大疏》三卷，《大鈔》十三卷，《略疏》兩卷，《小鈔》六卷」，他《圓覺經》的《大疏》作了三卷，怕人看不懂，再加以鈔解，疏是解經

的，鈔是解疏的，《大鈔》有十三卷。這三卷《大疏》，十三卷《大鈔》，又怕人嫌繁，眾生的根機不同，一看那麼多，他不要看。於是由《大疏》再把它簡略下來，簡成《略疏》兩卷，《小鈔》六卷，就減省了一半的文字。這就是眾生的根性不等，看《大疏鈔》，一看那麼多解釋《圓覺經》，《圓覺經》沒那麼多，注解那麼多，哎呀！不要看，這就是根性不夠。根性不夠他得應機啊，於是就作《略疏鈔》，就是小疏鈔，《略疏》二卷，《小鈔》六卷，這樣你可以看了。

台北大乘印經會的《大疏》也出版，《略疏》也出版，是不是有鈔不記得了。眾生根性不一樣，我在台北講過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我讚歎《華嚴經》，就讚歎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我說你要懂得全部的佛法，一定要研究《華嚴經》，那是圓頓大教，你要懂得《華嚴經》，必須看《華嚴經疏鈔》。

這時候有一個大陸上的居士，帶來了一部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我就說現

在台灣沒有出版，大陸上有這個版，而且還有這個彙本。過去《華嚴經》是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疏》是《華嚴疏》，《華嚴鈔》是《華嚴鈔》三本，初學的人對不上頭。上海有一班居士組織一個《華嚴經疏鈔彙本》編纂會，編了六年把它彙在一起，第一段《華嚴經》的正文，第二段《華嚴經》的疏，第三段《華嚴經》的鈔，再把它刻上木版印出來，那可省事，不要對著看，看了一部就有了。可惜這個本我沒有帶來，是不是你們有人帶來，就有個居士帶來了，怎麼樣呢？在這兒聽經的有一個王居士，就是先總統的表兄弟，先總統的媽媽不是王夫人嗎？王夫人娘家的姪兒子，跟先總統是表兄弟。那個人就是根性大了，《華嚴經疏鈔》看一遍都不容易，他把它抄下來，他沒有聽過很多經，就只在台北聽過我講完兩部經，他會分科，會本上沒有甲、乙、丙、丁，他都把它安上。

等到我在台北十普寺講了《圓覺經》，我又讚歎《圓覺經大疏鈔》了

不得！你們最好能找出這個本看看，就有一個人在大陸上帶來一部，王居士又借去抄，他把《圓覺經大疏鈔》又抄下來一遍，所以眾生的根性不一樣，他要大的，小的他還不高興。

說到這兒，就是勉勵諸位，你最好看《華嚴經大疏鈔》，難得有出家的因緣，你在家，太太、孩子生活擔子，擔在你肩膀上，你天天行倒差的孝順，怎麼倒差的孝順，應該孝順父母啊！父母你不孝順，要孝順你的太太，孝順你的兒女，不是倒過來孝順嗎？你不行這個孝不行，他們要吃飯、穿衣服，那麼你天天給他們當奴隸，從早到晚上，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，哪有功夫看經，哪有功夫看《疏鈔》！

我們難得出了家，還有這點善根，上面父母不要我們養，中間沒有結婚，很好，沒有太太、兒女要飯吃，這不是很好嗎？你有了工夫，不去看這些法寶，不是辜負了你出家的善根嗎？所以出了家要是不研究教典，真

是對不起自己。

我今年八十一歲了，我自己很慶幸沒有離開經本子，現在眼睛看不見，還在跟諸位講經，我很慶幸，辛苦再累，精神上很愉快。你不講經，放燄口不要累嗎？你拜梁皇懺不要累嗎？這不是批評人家，不是造口業。現在出了家，天天南無南無、頂禮頂禮、縛日囉縛日囉的，一天忙到晚，是不是把出家的善根給糟蹋了？你為什麼不去研究教典？

所以我心裡很著急，不是毀謗人，不是造口業，諸位你不要走錯了路，不要以為研究來研究去，結果沒有一個錢好用。想到拜一天梁皇懺，最少有八百塊；晚上又放一壇燄口，又八百塊，一千六百塊拿出來好用，哎呀！那太好了，明天還有一千六百塊進賬呢！你迷頭轉了向，跟在家人行倒過頭來孝順一樣，你天天為人家拜懺，為人家放燄口，你可為自己拜過懺？為自己放過燄口？沒有，就是為那幾百塊錢的鈔票。不說太多了，造口業。

現在就是勸諸位，你要看，有這個注解，有這個法寶，等到末法一萬年過去，什麼經都沒有了，那時候再出世為人，你想看都沒有了。現在講到他注的大疏鈔、略鈔上了。

還有「《道場修證儀》一十八卷」，《圓覺經》告訴我們怎麼修？修三種禪觀，要自己建立道場，自己要修證，證得圓覺，怎麼修法？他有親身經驗，道場修行的儀軌有一十八卷。你要是想要自己建立圓覺道場，自己修行，必須得看人家過來人，圭峰大師怎麼修的，看他修的十八卷。

「並行於世」，在唐朝的時候，沒有印刷術都得抄寫，要想流通很困難。抄寫，你得一個人抄寫，請人家抄寫得花錢啊，可是他有個大護法，就是裴休宰相的一品大員，錢不成問題，所以都流通開了。《圓覺大疏鈔》《圓覺略疏鈔》《圓覺道場修證儀》統統並行於世，這都是裴休的功德。

其敘教也圓，其見法也徹；其釋義也端如析薪，其入觀也明若秉燭；其辭也極於理而已，不虛騁；其文也扶於教而已，不苟飾。

這再讚歎他作的注解裡頭有什麼好，「其敘教也圓，其見法也徹」，他敘述教理都是敘述到最圓滿的地方，圭峰大師本人見到佛法見得最通徹。

「其釋義也端如析薪」，他作疏、作鈔，要解釋經的義理，像劈柴，整理柴草一樣，端端正正，一把一把的，一捆一捆的。端如析薪，就是條分縷析，很詳細、很清爽。析是分析，薪是柴草，柴草本來亂糟糟，把它整理得一把一把、一捆一捆的，端如析薪。

「其入觀也明若秉燭」，他要修證要入觀想，入觀想說得明明白白，

他是有親身的經驗，古時候在夜裡看不見，點個蠟燭就看見了，等於現在開電燈，若秉蠟燭修觀就很明了。

「其辭也極於理而已」，他做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有文句，文句就是言辭，把理說明而已。「不虛騁」，不隨便多說，騁就是跑馬，不放野馬。有的文筆流利，一說說一大堆，他不說那麼多，把理說明為止。

「其文也扶於教而已，不苟飾」，他作《大疏鈔》，當然會做文章，但是圭峰大師的文章只是輔佐教理，不苟且裝飾，不弄華美的文句，不求其華美，說得很老實。

古文你不懂，讀了沒有意思。你懂了，古文比現在的白話文不同，你愈讀愈有意思，要讀一讀啊！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＊　＊

前天講到這裡，「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，宴坐於圓覺妙場，究一雨之所霑，窮五教之殊致，乃為之疏解」，這一段就是說到圭峰禪師要注《圓覺經》的《大疏》《略疏》，他自己先看了《圓覺經》，開了悟以後看《大藏經》，經、律、論三藏都看，尤其是《華嚴經》研究的最好，所以「頓轡於華嚴法界」；《圓覺經》研究的更好，所以「宴坐於圓覺妙場」。那麼「究一雨之所霑」，下雨只有一個雨，一切眾生都沾光，就是三草二木都能沾到雨的光。「窮五教之殊致」，小始終頓圓五教，殊是不同，致是理，不同之理，他都研究到家叫窮。然後「乃為之疏解」，這就是作一部注解，要自己把佛法研究好，再來作注解。「凡《大疏》三卷，《大鈔》十三卷，《略疏》兩卷，《小鈔》六卷」，這就是講他作的《大疏鈔》《略

疏鈔》也叫《小疏鈔》。我昨天說過了，眾生的根機不一樣，有的歡喜看大部的經，大部的注解。你要是歡喜看大部的注解，就看《大疏鈔》；你要是嫌多，這《略疏鈔》一定要看。前天我介紹的還有通理大師的《圓覺經析義疏》，你看了《圓覺經略疏》，看了他的《小鈔》，再看《析義疏》，這部《圓覺經》你決定可以懂了。

現在有《圓瑛法師講義》，他也是依著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，乃至於《析義疏》，看了以後編的，編得很好，尤其利益我們初學的人。你要是看《大疏鈔》嫌多，《略疏鈔》還看不動，就看《圓瑛法師講義》，分科分得清清爽爽，你再看憨山大師的《圓覺經直解》，《圓覺經》的文也可以消通了。「《道場修證儀》一十八卷」，《圓覺經》講到下邊你就知道了，要腳踏實地的修行，要入道場修行，怎麼修呢？要看他道場修證儀規，一共十八卷之多。「並行於世」，在當時唐朝，印刷術沒有發明，要

想流通一部經、一部注解都是很困難，必須得抄寫，抄寫一遍，那麼多。一個人抄怎麼抄得了？請人抄，不要花錢嗎？好在有裴丞相護他的法，都能流通開了。這再讚歎他的注解，就是他作這篇序文，目的是讚歎大疏鈔、小疏鈔的，那麼前邊就先讚歎《圓覺經》，讚歎了《圓覺經》，再讚歎作疏鈔的圭峰禪師。

你就知道《圓覺經》這一部經，圓滿深奧；就相信這部注解一定很好，再看看他讚歎圭峰禪師這個人了不得！更要相信他這部注解很好。實際他作序文目的還在這幾句，就是要讚歎《圓覺經》的《大疏鈔》、《略疏鈔》。

「其敘教也圓，其見法也徹。」讚歎注解還是要讚歎這個人，這個人他作的好，怎麼樣好法呢？他要是敘教理，一直要說到圓教，圓滿無缺，圓融無礙。「其見法也徹」，他對於圓覺大法徹底瞭解，你自己不明白徹底，注解怎麼能注得徹底呢？「其釋義也端如析薪」，他解釋文句的義理，

條分縷析，就像整理柴草一樣，一捆一捆，一把一把的，端端正正的都給整理出來。端如析薪，端也就是頭，頭緒都是清清爽爽。

「其入觀也明若秉燭」，他自己腳踏實地修行過，所以他才作《道場修證儀》，作了十八卷，他入觀非常的清爽明了，像夜晚點了蠟燭，古時候「明若秉燭」，就是很光明，現在說就是明若開電燈。

再講他的文辭，「其辭也極於理而已不虛聘」，他作注解，有一句一句的文辭，把道理說清爽就極於理。「不虛聘」，不隨便的寫，就是騎著馬走到目的地，不隨便放野馬，不虛聘。

「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苟飾」，整篇注解的文章能輔佐教義就可以了，叫人家一看，看了教義明白了，這就是他輔佐的功德。「不苟飾」，不苟且裝飾，不求其華美。這篇文章要做得怎麼樣好，弄些好的字眼把它裝飾裝飾，他不這樣，說得很老實。前天講到這裡，今天再接著講。

不以其所長病人，故無排斥之說；不以其未至蓋人，故無胸臆之論。

「不以其所長病人」，這兩句讚歎之詞，我們學法師的人更要學到，他不以自己的長處來病人，病字現在說就是批評人這個不對，那個不對，這就是叫做病人，他不說別人的毛病。「故無排斥之說」，他只講他的理，譬如在當時天臺宗和賢首宗成天打筆墨官司，但是他沒有說天臺宗不好；當時還有法相宗也興起來，他也不說法相宗不好，所以沒有排斥之說。

「不以其未至蓋人」，蓋人，就是壓迫人，還帶著好像是欺騙人的意思在裏邊。未至，這個功夫我沒有用到這裡，我沒有用到這裡我不說。我還沒有成佛，當然有未至的地方，我功夫沒有用到這裡，不隨便拿文章裝飾我的功夫來壓迫人，或欺騙人。

「故無胸臆之論」，胸臆，就是打自己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　，也叫臆說，他所說的都有根據，經、律、論上都有根據，不自己隨便瞎說。

我們學法師的看到這兩句讚歎之辭，就得學到，學到怎麼樣子呢？第一、你講經只管講經，你作文章你就作文章，不要批評人，批評人沒有一點好處。你批評人這個不對、那個不對，就要招怨樹敵，沒有怨家，你招了怨家出來；沒有敵人，你樹了一個敵人出來。人家聽見你在批評他、毀謗他，他不要毀謗你嗎？他也是凡夫啊！結果法師與法師互相對罵，作文章怎麼打筆墨官司呢？都是這樣子引起來的。你弘揚佛法的文章儘管作，不要批評人。你批評人，別人要反駁，這就打起筆墨官司出來。

第二、不隨便談起自己的功夫，你這胸臆之論，你沒有功夫，沒有用到這裡，自己隨便瞎說，你說要講戒，還犯大妄語戒，你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嘛，所以不要裝模作樣冒充老修行。這是很淺顯的解釋，講經你知道

到那裡，講到那裡就好了。這讚歎好了，再總讚歎：

蕩蕩然，實十二部經之眼目，三十三祖之骨髓，生靈之大本，三世之達道。

「蕩蕩然」，就是很偉大，現在讚歎都是用偉大二個字，很偉大的意思，廣闊高深，蕩蕩然！他作的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，「實十二部經之眼目」，實實在在是一切經的眼目，你把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看了以後，三藏十二部你都會懂了，所以實實在在是十二部經，就是一切經的眼目。

「三十三祖之骨髓」，禪宗的祖師，一共有三十三個，印度二十八祖，到了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到慧能大師叫六祖，這就六個祖師了。在中國，實際初祖達摩就是印度第二十八祖，中國只有五個祖師，五個加二十八個不是三十三嗎？一共三十三個祖師傳禪宗。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實實在

在是禪宗的骨髓，骨髓二個字形容人身上最要緊的精華就在骨髓，就是最精華的要理都在這裡邊。

「生靈之大本，三世之達道」，這還是總讚歎，說來說去得利益眾生呀！他說明什麼道理呢？「生靈之大本」，生靈，就是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的根本。「三世之達道」，過去三世諸佛，走這個道走到佛位；三世的菩薩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的菩薩，還是得走這個道成佛，這是三世諸佛、三世菩薩一個通達的道路。

後世雖有作者，不能過矣！其四依之一乎，或淨土之親聞乎，何盡其義味如此也。

「後世雖有作者，不能過矣」，就是在裴丞相那時候他也看見過其他法師作《圓覺經》的注解，世就是當世，雖然還有作者，不能過矣，不能

再超過圭峰禪師的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了，這話還可以推到後世，世是當世，當世不能超過，就是說後世還有作者，也不能超過，那就讚歎到極點了。

這再把它總結讚歎！「其四依之一乎」，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，為如來使者，為眾生之依止，這就是令眾生依止的善知識有四種人，查《佛學大辭典》判這四依各有不同，依著印度天親菩薩判的都是地上菩薩，初地菩薩為初依，六地、七地為二依，八地、九地為三依，十地菩薩為四依。這一句話就說，在這四種依止之人，圭峰禪師一定是一種，就是一定是個地上菩薩。他怎麼用「乎」字呢？他的地位沒有超過圭峰大師，他不能大打妄語啊！他不能印證圭峰禪師的地位，他推測所以用「乎」，只是讚歎之辭而已。

「或淨土之親聞乎」，淨土，釋迦如來說《圓覺經》，是在大光明藏

清淨國土說的，除了十二個大菩薩為首，還有十萬個大菩薩都在那兒聽。圭峰禪師作《圓覺經》的疏作得這麼好。「或」是不定之詞，或者是在大光明藏親聽釋迦世尊說過《圓覺經》嗎？還是用「乎」，不是他親自印定，一定是這個樣子，還是個讚歎之詞。

「何盡其義味如此也」，你怎麼把圭峰禪師讚歎那麼高呢？或者是四依之一，是地上菩薩；或者是在釋迦如來講《圓覺經》那個清淨國土裡頭，他親自參加聽講呢？因為他作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，何盡其義味如此也，把《圓覺經》的義理，味是氣味，都說盡了，那不是地上菩薩，說不了這麼好啊！不是淨土親聞，也說不了這麼完備啊！所以還加個「何」字，還是推測讚歎之詞。

或曰：道無形，視者莫能覩；道無方，行者莫能至，況文字

乎？在性之而已，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？對曰：噫！是不足以語道也。前不云乎：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者圓覺也。

這是假設一個問答，有人提出反面的道理來問，則答覆他。這在作文章的方法上，叫起承轉合的轉，不轉沒有話講了，讚歎完就結束了，這文章不起波浪，就像那海邊要起波浪，才看著雄偉，所以假設一個問答把它轉開來，增加文章的氣勢。

「或曰：道無形」，其實沒有人問，他自己假設一個問答，有人來問，我們修的道，是無形之法，誰也看不見。「視者莫能覩」，視者，要想看看，看不見，覩也是視，視也是看。

「道無方」，這道究竟是在東方，還是在西方啊？他沒有個方向「行

者莫能至」，你走到哪裡才走到，見到道呢？你走不到這個道，它沒有個方向，你怎麼樣能走得到？這道無形，道無方，行者莫能至，「況文字乎？」你用文字怎麼能把它說清爽呢？文字是文字相，要怎麼樣才能以見到道呢？才能以走到道這個地方，「在性之而已」，性，指著悟，你得開悟。悟道，你就見道了；悟道了，你就走到了。

「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」，圭峰禪師作注解不過幾萬字，研究這數萬言幾萬字，就能把佛的大道詮表出來嗎？道無形，道無方，必須要親悟實證才可以！文字怎麼能以把道表顯出來，銓表出來呢？詮就是把它表顯出來，假設有這個人來問。

「對曰：噫！」你提出反對意見，我就先慨嘆一聲。噫！是驚嘆、慨嘆之詞。「是不足以語道也」，你認為你說得很高，實實在在你不高，不足跟你說這真正的大道。

先批駁他一句，「前不云乎」，我前邊講的話你沒有聽到嗎？「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者，圓覺也。」把前邊說的話引證過來，這在文法上叫合，起承轉合，假設這問答，轉開了再把它合攏來，也叫做首尾照應。你前邊開頭說的話，到尾上得照應到，跟你前邊說的話要首尾呼應，這是文章的方法。你不會作文章，前邊說了，後邊跟前邊不相干，甚至你自己忘記前邊說的什麼，人家看你的文章，怎麼看得懂？所以把它合到前邊開始讚歎圓覺這兩句話，圓覺是「統眾德而大備」，叫做圓！德無不備曰圓，要是還欠一點、還少一點，不叫圓滿功德。「爍群昏而獨照」，爍是光明，照是覺照，照明一切眾生的黑暗群昏，而獨獨顯出圓覺的光明，能覺照一切眾生，遠離黑暗，就是圓覺的智果。

蓋圓覺能出一切法，一切法未嘗離圓覺。今夫經律論三藏之

文，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，其所詮者何也？戒定慧而已。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？圓覺而已，圓覺一法也。張萬行而求之者何？眾生之根器異也。

「蓋圓覺能出一切法」，你知道我解釋圓覺這個名詞嗎？圓覺是一切法的大本，一切法的母親，它能以出生一切法。「一切法未嘗離圓覺」，還合著前文「離圓覺無六道，捨圓覺無三乘」，一切法都不能離開圓覺。

現今，叫「今夫」。「經律論三藏之文」，佛經文字傳到我們中國五千多卷，這是在唐朝的三藏經。唐朝的三藏經一直到宋朝刻版的時候，有五千零四十八卷，所以「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」。宋朝以後再翻譯愈來愈多，還有其他的注解加上去，也入了藏，現在《大藏經》裡有兩萬多卷了，這是唐朝的三藏經五千餘卷。

「其所詮者何也」，那五千多卷經律論，所詮表的是什麼義理呢？何也？「戒定慧而已」，經是詮定，律是詮戒，論是詮慧，佛的三無漏學，不出於戒定慧。三藏十二部，所講來講去的詮表義理，也不出於戒定慧三個字而已。

「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？圓覺而已，圓覺一法也。」要修戒定慧，持戒修定，啟發智慧，修戒定慧求什麼呢？求的就是圓覺，圓覺只有一個法，沒有二個法。

「張萬行而求之者何？」三藏十二部經律論，說的修行方法，有六度萬行。圓覺只有一種法，有一種法去求它就好了，為什麼「張」？張就是把它擴張開來，把它展開來，擴張成萬種行門。而來求這一個圓覺法，是什麼道理？它一個法，用一個行門就好了，為什麼要萬種行門？在眾生的根機不同，因為「眾生的根機異也」，異者不同。

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，此疏乃大藏之疏也。羅五千軸之文，而以數卷之疏通之，豈不至簡哉！何言其繁也？及其斷言語之道，息思想之心，忘能所，滅影像，然後為得也，固不在詮表耳。

「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，此疏乃大藏之疏也」，這再讚歎《圓覺經》，再讚歎圭峰禪師的《圓覺經》注解。這樣我們就了解圓覺這一法，就是《大藏經》全部經律論所說的，圓覺就是大藏，大藏經就是圓覺之經。無論一切經，無論一切律、一切論，都是說的圓覺。再講到圭峰禪師的注解，這注解所解的是全部大藏經的。他是部《圓覺經》啊！這圓覺是一切經的圓覺，他所解《圓覺經》，也就是所解全部大藏經。

「羅五千軸之文，而以數卷之疏通之」，羅，就是把它分開來，也就

是前面那個「張」字一樣，把五千軸，軸字前邊講過，在唐朝的時候沒有多少卷，多少本，多少冊，一軸一軸的，就是一卷一卷的。全部大藏經，五千零四十八卷，總說就是五千軸，把這五千軸之文張羅開，把它分開來有這麼多。現在圭峰禪師拿數卷之疏，《大疏鈔》才十三卷，《小疏鈔》才六卷，《大疏》一共三卷，《略疏》才二卷，這是數卷之疏解，而把五千卷的《大藏經》都疏通了，「豈不至簡哉！」不是太簡略了嗎？「何言其繁也？」怎麼來問的人，你還嫌繁多呢？我覺得是太簡略了，那裡會繁多呢？你把這幾卷《圓覺經》的注解看懂了，全部大藏你都懂了嘛。

「及其斷言語之道，息思想之心，忘能所，滅影像，然後為得也，固不在詮表耳。」前邊對著答覆他，「在性之而已」，性就是要自己親證實悟，親自證得。親自悟得，那你就要離文字相，文字相圭峰禪師也懂，裴休居士也懂。至於說「及其斷言語之道」，不許開口，不許說話，開口便

錯，言語之道斷。「息思想之心」，動念即乖，你動個念頭就錯，把思想之心滅了。這就是斷言語之道，息滅思慮之心。「忘能所」，你一動念，就有能有所，有能念有所念；你一開口，就有能所，就有能解有所解。要把能所二字把它忘記了，忘就是把它空掉了，空掉這能所。「滅影像」，你說出來是語言相，你心裡一動念就是個影像，心裏所想的叫六塵緣影，就是影像。「然後為得也」，然後才能得，謂之真得。「固不在詮表耳」，那固然不在於文字的詮表，你還是去親證實悟吧！

嗚呼！生靈之所以往來者，六道也。鬼神沉幽愁之苦，鳥獸懷獝狖之悲。修羅多瞋，諸天正樂。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，唯人道為能耳。人而不為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

「嗚呼」，這底下再加一個驚歎！「生靈之所以往來者，六道也。」

生靈，就是凡夫，凡夫往來生死有六個道路，這六個道路誰能以修行呢？這底下就說了，這一段道理很要緊。

「鬼神沉幽愁之苦，鳥獸懷猾狨之悲。」鬼神，包括地獄、餓鬼這二道。他沉淪於鬼神之道叫做沉，鬼神之道都是幽暗沒有光明叫做幽，愁者憂愁不樂叫做愁。鬼神沉沒於幽愁之苦，苦無間然，沒有辦法修行。

再講鳥獸，「鳥獸懷猾狨之悲」，猾狨，上邊猾字，念「ㄏㄨㄚˊ」，下邊狨字念「ㄖㄨㄥˊ」，驚苦的意思。鳥獸二字，包括一切畜生道，牠常常心裡懷著驚苦之念，牠有這個悲。畜生，除了家庭裏養的畜生，是人給牠作保障，牠這個猾狨之悲少一點。要是山上的野獸，弱肉強食，大的吃小的，誰個活到哪一天，誰個活到哪一個時辰，牠都不知道。比如說山上的走獸，普通的走獸很多，一下子過來一隻老虎，大家沒命的逃，抓住就把你吃掉。這就是驚苦之悲，都是大的吃小的，強的吃弱的，一切畜生道

常懷獷狽之悲，牠怎麼能修行辦道呢？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，三惡道的眾生，不能修行。

再講到三善道，「修羅多瞋，諸天正樂」，三善道裏，阿修羅道不能修行，一天到晚動瞋恨、發脾氣，他怎麼能修行呢？天上的眾生享天福，他的五欲之樂很多，因為五欲之樂太多了，他正在享受五欲之樂怎麼修行？這就是我們三善道的眾生，阿修羅、天道不能修行。

阿修羅什麼樣子，我們沒有看見；天什麼樣子，我們沒有看見。我們拿人間的譬喻說，富貴之人修道難，作了大官，發了大財，你叫他修行，不能修行，為什麼？他的樂事太多了，他從早到晚都排定節目，要去享受他的快樂，也是忙得團團轉，弄到夜裡不能回來，弄到天亮才回來睡覺，幹什麼呢？享受五欲之樂去了，他怎麼能修行？阿修羅什麼樣能看見，人中有人中阿修羅，歡喜發脾氣動瞋恨，就像土匪流氓，他怎麼能修行？六

道裏面，五道的眾生都不能修行。

這底下說到人道了，這一句要注意，「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，唯人道為能耳。」我最初看裴休的序文，就這一句，我看得很動心，我們以為我們這一個人總想……，比如外道，天天想生天，生不上去；人沒有什麼高明，不曉得可以把自己的心慮整理整理，可以整心慮；人是凡夫，他的心慮，就是有妄想，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妄想整理整理，不應該打的妄想，我不打；應該想什麼？「趣菩提」，應該趣向於菩提大道。

「唯人道為能耳」，在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，諸佛出現於世，為什麼要示現於人道？天道高，他為什麼不示現天道？天道的眾生不能整心慮，趣菩提，他的樂事太多了，忙得不可開交，他怎麼能以整心慮，趣菩提呢？你不要說是生到哪一天，就是生到欲界第二層天那個釋提桓因，光他的夫人，有九十億之多！他得顯神通，分身變化來應酬九十億的那些夫人，光

享受女人的樂，他就來不及，忙得不可開交，怎麼能修行呢？在人間發大財的人，他娶一個太太不行，娶了好幾個太太，外面還找些不相干的女人，他忙得團團轉，怎麼修行？所以享受五欲之樂，不是好事。

「人而不為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！」這是感嘆之詞，六道的眾生，三惡道受苦受得不得開交，他沒有辦法學佛法，也沒有辦法修行；三善道，修羅多瞋，諸天正樂，也沒有方法學佛法修行；只有人道可以學佛法，可以修行，「人而不為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！」我簡直沒有辦法，這是極勸眾生的意思，你可以研究佛法，你可以修行，為什麼不去做呢？

講到這裡，我時常勸勉諸位同學，你要好好的發菩提心，佛法不興，在等著你興；眾生沒有人度，在等著你去度。你可以興佛法，可以度眾生，你不去做這個事，那我有什麼辦法？出家難得，難得有閒之身。哪一個眾生，他都得求生活，你在家、在社會上，天天為生活忙得團團轉，哪有時

間來修行用功？沒有工作，還要去找個工作；找到工作，都得把時間賣掉，早起八點鐘上班，下午五點鐘下班，這一天在外頭忙了一天，回來疲乏得不得了！尤其台灣是亞熱帶的地方，還得洗澡、吃晚飯，那麼這個時候就要睡覺了，哪有時間研究經典？經典不能研究，哪有時間修行呢？所以我們出家，上不養老，下不養小，一個嘴巴插到大眾飯鍋裡，吃了肚子不會挨餓，這就可以看經，可以修行，難得有閒之身。誒！你不去看、不去修，把寶貴時間都給空過了，那麼這麼樣勸你，你不做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在家人讀書，他有讀書樂，你要讀書，讀書有一種快樂，比五欲之樂好。我們佛法講有法樂，你學佛法，得一種快樂，那個五欲之樂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你為什麼不求點讀書樂，多讀點書；為什麼不求點法樂，研究研究佛法，你得道，不是很快樂，是不是？你們不出家，男的女的都得結婚，結了婚生小孩子，男人你得負責任，去掙錢養活太太；女人在家裡當家庭

主婦，也得照應幾個孩子，哪有時間研究佛法修行！現在上不養老，下不養小，難得清閒之身，你不好好的學，不是對不起你自己嗎？

休常遊禪師之閫域，受禪師之顯訣，無以自效，輒直讚其法，而普告大眾耳！其他備乎本序云。

這是裴休來勸我們，這下邊是文章快結束了，「休常遊禪師之閫域」，閫域，是形容詞，閫，門檻子。域，門檻子裏邊的地方。就是我常常遊玩於圭峰禪師的道場。「受禪師之顯訣」，顯是顯明，訣是訣要，佛法有最要緊的道理，我接受過禪師的開示，這就表示不是密宗的秘訣，這是顯教的顯訣。學佛法有個最要緊的道理，我受禪師開示過，「無以自效，輒直讚其法」，效是報效，我想報效禪師的法恩，沒有法子報，怎麼報他的法恩呢？「輒直」，輒字作「但」字講，我現在只是直接的讚歎他《圓覺經》

的法，讚歎他作的注解。

「而普告大眾耳」，給你們大家知道，只有這個樣子做，稍盡綿薄之力，算是報效了禪師。

「其他備乎本序云」，其他的道理，我這篇序文還有沒有說的，你看圭峰禪師作的本序，他作的《圓覺經大疏》有本序，《略疏》也有本序，你看看就好了。講到這裡，把這篇序文講完。

這篇序文前天講時，就跟諸位說，這是一篇古文，你要讀。你沒有聽講，還有一些名詞句斷都弄不清，讀的都不得其樂。你聽講聽懂了，把它讀一讀，愈讀愈有滋味，愈讀愈得了快樂，這叫讀書樂，這就叫法樂。古文跟白話文不同，讀白話文等於吃甘蔗，把甘蔗咬一口非常甜，可是愈嚼愈不甜，嚼到最後一口渣子，非把它吐出來不行。讀古文，等於吃甘欖，文句很艱澀，等於橄欖往口裡一含澀澀苦苦，可是你愈嚼愈有滋味，嚼到

最後還捨不得吐出來，把它嚼碎嚥不去。這篇古文你聽懂了以後要讀，讀的時候，不會高聲朗誦的讀古文，你得不到法樂；你高聲朗誦大聲讀，上自修課，各人讀各人的，是不是？

現在開始講《圓覺經》的正文。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上

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　譯

懸談

分給同學們兩本注解，《圓覺經講義》，是圓瑛法師注的，簡單明瞭很好，分科分得很清爽。你自己去分科，現在我的眼睛看不見，找個同學把《圓覺經》的正文大字給抄寫出來了，科沒有抄上去。我要是講科，得對著注解看，看不見，眼睛壞到這麼樣子！以前看不見，把眼鏡取下來，擱近一點就看見了。現在戴了眼鏡看不見，取了眼鏡還是看不見，所以沒有辦法。諸位同學，有在這兒讀三年的，有讀二年的，最少讀一年多的，大概可以會看科文了。一定要看科文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，圓瑛法師都安得好好的。你不看科文，段落分不清爽。還沒有講以前，我去傳戒的時候，

就跟諸位說，這幾天我不講了，你有自修時間，把《圓覺經講義》的懸談，都把它看一看。

中國　下分四大宗派，天臺、賢首、三論、法相，講經最多，而方式都確定的就是天臺宗與賢首宗，你打開注解一看，前面是五重玄義，那是天臺宗的注解。你打開注解一看，前邊是十門分別，那是賢首宗的注解。圓瑛法師是依著賢首宗講的，還是十門分別，他前邊說明了，賢首宗的十門分別，前八門是懸談，談本經的大意的。後面兩門，第九門是總釋名題，解釋題目。第十門別解經文，是解釋經文的文句的。圓瑛法師把它變更一下，把第九門列成第一門，使大家一看，解釋這個題目。解釋清爽了，底下再講八門的懸談，講到第十門才別解文義。你們都要看懸談，都把它看看，我是一再跟諸位說，說得都不怕煩了，你不會看注解，什麼時候也不會當法師，因為再辦佛學院辦三年，就辦四年，能講幾部經呢？你不會看

注解，怎能當法師，當法師你曉得人家請你講什麼經？是不是？你得學會看注解，差不多的經論都有注解，佛法傳到中國二千多年了，古人都替我們用過功，都著有注解，這一本經注多少種注解，你找個兩種三種對著看，沒有個不懂的。

現在先講題目，「大方廣圓覺」，這部經叫《圓覺經》，「圓覺」是法，「大方廣」是義理，這圓覺一法，含的有大方廣這三種義理。你聽過《起信論》知道三大：體大、相大、用大。

「大」是體大，《大乘起信論》上的注解，怎麼解釋體大呢？「大者當體為名」，不是比較的大，不是對著小乘叫做大乘，對著小乘叫大乘是比較的大，大外頭還有一個小，那大不是絕待的大。「大者包含為義」，一切法都在這個大體裏邊包含著，大外頭沒有法，這才叫絕對的大。這個大的法體就是圓覺，也就是《起信論》上講的真如，也就是《般若經》上

講的實相般若，名字不同，它的本體只有一個。體大，它是包含一切法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按時間上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豎窮三際；按空間上講，東西南北，四維上下，橫遍十方，無不包含，所以才叫做體大。

「方」是相大，什麼相呢？功德之相。你聽過《起信論》就知道，這就是《起信論》講的真如，講的真心，真心哪有個相呢？真如哪有個相呢？這叫功德之相，功德之相是最方最正。方者正也，怎麼樣正呢？不偏不斜，大體之中，所有的功德之相，不偏不斜，所以是方正之相。

「廣」是用大，三世諸佛，都依著圓覺而成的佛；三世的菩薩，都依著圓覺修行，而證得菩薩的果位；十方三世一切眾生，將來能以轉凡成聖，了生脫死，還是依著圓覺，那就是圓覺的妙用。你聽過《起信論》，它有內熏的功能，有外熏的功能，內熏、外熏，誒！叫你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結果斷煩惱、了生死、成菩提。那個用就是《起信論》上真如的妙用，這

個地方就是圓覺的妙用。其用「廣」，能以普度一切眾生皆成佛道，這個用不是太廣了嗎？

再講「圓覺」二字，依著裴休序文上的解釋：「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，故曰圓覺。」統眾德而大備謂之圓，爍群昏而獨照謂之覺。圓滿覺悟叫圓覺，圓滿覺悟其體甚大，其相自方，其用最廣，所以叫做「大方廣圓覺」。

把「大方廣圓覺」五個字講好了，再講「修多羅」，梵語修多羅，翻到中國話叫契經，契理契機，契者合也，上邊說，上契諸佛之理，是佛說的經，跟十方諸佛，跟過去的諸佛所說的道理沒有兩樣都是相合的，叫做契合。下契眾生之機，下邊與眾生的根機相契合。

有人嘆說：「佛經好呀！難懂！我的業障深重，我的根機不夠！」那是你自暴自棄，你研究了佛經了嗎？你了聽佛經了嗎？人家講經你不聽，

聽了不研究，怎麼能合你的根機？孔夫子的門人冉求曰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！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！」夫子，就是稱孔子。有一個門人冉求跟孔子說：夫子你這個道可是太好，我真是歡喜！「說」就是悅，歡喜。我不是不歡喜你老人家這個大道，力不足，我的根機不夠，我的力量不夠。孔子呵斥他，力不足者，半途而廢，今女畫，力不足，是走到半路，走不動了，半途而廢。你還沒有開步走，先說走不動，你這叫力不足嗎？所以你自己自暴自棄，自卑自賤，本來可以學你不學，本來可以成佛你不成，唯人道為能耳，人而不為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孔夫子沒有辦法，釋迦牟尼佛也沒有辦法，你不聽，聽了不用功，叫你看注釋不看，送你注解不要錢，還嫌囉嗦，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嗎？

經上沒有看不懂的，看不懂不會在世界上流通，怎麼看不懂？它上契諸佛之理，下不契眾生之機，那不叫修多羅，不叫契經，一定要跟眾生的

根機相合。看不懂是你沒有看，也沒有聽，聽了也不研究，這樣才不懂的。所以你要自己想到，你自己能以成佛，不要自暴自棄，你難得有出家的因緣，好容易出了家。你沒有看見嗎？別人想出家，生多少氣，生多少煩惱，而出不了家；你很容易就出了家，不是善根深厚嗎？你怎麼說你善根不夠呢？出了家了有幾個人到佛學院裡天天聽佛法？你既然到了，天天聽佛法，不是你的善根深厚嗎？你不好好研究，不好好用功，不是太對不起你的善根嗎？你善根深厚，你不要說你善根淺薄；你業障不重，不要說你業障太重，你說那些都是推債的話。人家找你要錢，你能說沒有錢還債，你說你沒有錢，能說這個話嗎？梵語修多羅叫做契經，契理契機，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。

再說「了義」，佛說的法，是應眾生之機說的，了義者，是究竟的義理，了是究竟之義，有究竟之義的經，有不究竟之義的經。比方人天乘法，

他連出三界的根機也沒有，佛要度眾生，先把他度出三惡道，那麼你修人乘及天乘。但是人乘天乘之法，不是究竟之義，為什麼？沒有出六道輪迴。有的眾生感覺到生死苦了，要發心了生脫死，脫出輪迴，叫他發菩提心，成佛度眾生，他發不起來。佛沒有辦法，就跟他說二乘法，說四諦、十二因緣，還是度眾生，把他度出六道輪迴！實際還是不了義，為什麼？三界以外還有變易生死，還有塵沙惑、無明惑還沒斷呢！他根本聽也沒有聽到，那怎麼叫做究竟之義呢？

所以要學大乘法，才是了義經，但是大乘裏邊，還有真實大乘，還有權巧大乘。權巧大乘之法，義理還不究竟；要真實大乘之法，義理才究竟，那才叫做了義經。前天寫在黑板上，「其四依之一乎」，講人四依，有四種人可以給我們作依止的，還有法四依，法四依裏邊有一句，「依了義經，不依不了義經」，我們要依靠著經典來研究佛理，你要依了義經，不要依

不了義經，「了義」二個字講好了。

再講「經」之一字，經就是梵語修多羅，翻成中國話叫契經，因為中國人說話愛簡略，翻譯經典迎合眾生根性，把契字略掉，單說一個經字，這是經的意思。

由題目就知道，有點重覆，「修多羅」是梵語，「經」字是中國話，就是修多羅翻過來的。既然翻過來，上面為什麼還是翻譯叫修多羅呢？你要懂得這個道理，前邊「修多羅」三個字，是指著一切經；下邊翻成中國話這個「經」，就指著《圓覺經》，指著了義經。再合起來講，「修多羅了義經」，一切經中的了義經，這麼樣就通順了。

再合起來，前邊「大方廣圓覺」，這「修多羅了義經」，是一切經中究竟了義之大乘經，究竟了義大乘經多得很，這是哪一部呢？是「大方廣圓覺經」。「大方廣圓覺經」，是諸經中了義經的一種，所以合起來「大

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」，一共十一個字，上面十個字是別名。「經」之一字是通名，通一切經。《華嚴經》《法華經》都叫經，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」，這是別名。上面十個字，是所詮之義，下面經字，是能詮之文。由能表詮的經文，所詮表的是什麼？詮表的是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」。

「卷上」二個字，就是《圓覺經》分成兩卷，卷上卷下，這是講的卷上，也就是現在叫做上冊下冊，這是講的上冊，法題講完了。再講人題。

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

「唐」是唐朝，就在唐朝武則天的時候，有個罽賓國的沙門。「罽賓國」，在北印度，印度分成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印度，它屬於北印度，梵語叫做「罽賓」，中國話翻成阿誰入，翻成賤種。只要看罽賓國的歷史，

看到末田底迦尊者，你也應該發個大心。釋迦佛涅槃以後，度眾生最多的就是末田底迦尊者，具足叫末田底迦，他自己到處行腳遊方。古早的時候，就是釋迦佛涅槃以後，那個地方地廣人稀，地面廣大得很，人很稀少。人多，是一直到了最近才多的。比如過去台灣的人少得很，地面很寬，現在台灣也人滿為患，人口愈來愈多。在那個時候，就是釋迦佛涅槃以後，末田底迦尊者那個時候，這地方很寬大，人很少，他行腳走路，發現了一個地方周圍都是山，中間是一大片平原，就像蓮花形一樣，哎呀！這個地方太好了，要能在這地方開道場修行用功，那真是個好地方。這就是要去行腳、去朝山，有這個好處。末田底迦尊者心量之大，我們也得學，這個地方不是建立一個道場那麼一個空地，這個地方等於建一個國，那個地方寬大得很，要建道場，一個兩個道場把這個地方站不起來，他發願要建立五百個大道場，你看心量多麼偉大！建立五百個大道場，建築，要搬運材料，

建立道場你是供養出家人嘛，出家人不能搬磚運土，也不能開荒呀！那怎麼樣呢？他找在家人來做工，你說在哪裡呢，古時候交通不便，誰也沒聽說那個地方有要做工的人，就說現在的名詞吧！找木匠，找泥水匠，誰也不去。這離家太遠，到哪兒去，在哪裡呢？不曉得，誰也不去。

印度國的種族，分得很嚴格，貴族是貴族，賤種是賤種。賤種的人，都是屬於奴隸，可以拿錢買的。末田底迦尊者發現了這個事，他去買賤種的人，買來都運到那裡去，叫他開荒建築道場，把道場建成功，出家人都到那裡修行用功。做事還叫在家人做嗎？都是買來的賤種人做的，賤種人沒有出家，男的女的就結婚生孩子，愈生愈多，這個地方人口愈來愈多，變成一個罽賓國。可是別個國家，瞧不起他們，完全是賤種，所以　它取名字叫罽賓。可是他不能稱自己是賤種是不是？他自己很有自信力量，我這個國家非常險要，四圍都是山，哪一個國家也打不進來，所以叫阿誰入，

你想打我的國家，你進不來，什麼人能到我的國裡來，你來不了，所以自己稱阿誰入，這叫罽賓國。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前天經題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」講過了，這是法題，人題「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」講到唐朝時北印度，今天接著講「沙門」，梵語沙門，此云勤息。勤者，勤修戒定慧；息者，息滅貪瞋癡，是出家人的通稱。翻譯這部經典的人，不是在家人是出家人，所以稱沙門。在印度，外道出家人也叫沙門，在印度釋迦佛的弟子，得加上釋子二個字，就是沙門釋子，揀別不是外道沙門。在中國的外道不稱沙門，所以不必再加釋子二字，稱沙門就知道是釋迦佛的出家弟子。

聽懂得了這二個字，你就知道出家人應該做什麼事。常常勸勉同學要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怎麼發呢？你要觀眾生苦，而眾生太多了，好像離我們太遠，你感覺不太親切。你觀察出家人也是眾生，出家人現在都不懂佛法，不是太苦了嗎？你要發菩提心教化他們。現在台灣出家人不能算少，出了家不知道出家人應該做什麼事，你想苦惱不苦惱，你出家做什麼呢？想想，出家就是呷菜，所以出家人叫呷菜人，呷菜錯了嗎？沒有錯，要錯了怎麼各寺院都呷菜呢？呷了菜還做什麼呢？不知道，可憐，可憐到這樣，就是連沙門二個字，也沒有聽見講過。出家人叫沙門，沙門是梵語，翻做中國話叫勤息，勤是勤修戒定慧，息是息滅貪瞋癡，你願意修行才出家，結果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事，這不是太苦了嗎？所以佛經不能不講，佛經不能不聽；不講，不知道沙門二個字怎麼講，不知道出家人該做什麼事；不聽，不知道沙門二個字怎麼講，不知道出家人該做什麼事。出了家就是

呷菜，在家居士也有呷菜的居士，你跟他們有什麼不同？所以可憐到出了家不知道做什麼事。你出了家修戒、定、慧，而且還要注意勤字，勤是精進，要精勤的修，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

釋迦牟尼佛說了四十九年法，三大科：就是戒學、定學、慧學，你持戒，要精進的持戒；修定，要精進的修定；求智慧，要精進的求智慧，這樣就有事情做了，精勤修戒定慧作什麼呢？息滅貪瞋癡。先把貪瞋癡息止下來，再把它滅除掉，你不是了生死成佛道了嗎？所以說是你懂得沙門二個字的含意，啊！我聽得太多了，我老早就懂了！請問你聽到耳道裏了嗎？你聽到你心裏了沒有？你沒有聽到心裏，等於沒有聽一樣，你比別的出家人好一點，別的出家人，還沒有聽到沙門二個字怎麼講，你聽過了，比別的出家人好一點。但是你沒有聽到心裏，你沒有勤修戒定慧，你沒有息滅貪瞋癡，你沒有修，所以說你聽了等於沒有聽。戒定慧怎樣修？貪瞋

癡怎麼能把它息滅？歷代的祖師給我們訂了早晚兩堂共修的功課，就是修行方法。你依著早課隨文作觀來做，晚課隨文作觀來做，你把兩堂功課做得好，就是真正的修行。你把兩堂功課做好，還能犯戒嗎？你天天晚上念《八十八佛懺悔文》，懺悔都懺悔不清淨，還敢犯新的戒嗎？你自然持戒清淨，你自然就會修定，自然就開智慧。但是到現在我們的出家同袍還是這樣的苦惱，功課要做的，為什麼要做這兩堂功課呢？認為這是常住的公事。常住要你做這公事作什麼？你去念念經、拜拜懺，還賺幾個錢回來，叫你做這兩堂功課作什麼？所以可憐！那兩堂功課，正是教我們修行的方法。你念《楞嚴經》，一開頭念阿難尊者發的願，你沒聽過《楞嚴經》，不曉得怎麼發這個願，你聽了《楞嚴經》懂了，隨文作觀，就是發菩提心的大願，發了菩提心就念《楞嚴經》。下面你依著十大願王，再發菩提心，再發大願。晚上你就迴向淨土，念《阿彌陀經》，念《八十八佛懺悔文》

懺罪，放蒙山施食跟眾生結緣，你就把兩堂功課隨文做觀，就是真正的修行。但是你得懂得這個道理，不懂這道理，天天早上四點鐘，人家在家社會的人正睡好覺呢，我們一大早打了早板就起來，跑到大殿來「ㄎㄧㄣㄎㄨㄤˋ、ㄎㄧㄣㄎㄨㄤˋ」弄了一點多鐘，一邊念，一邊打妄想，不打妄想就打瞌睡，這不是冤枉嗎？所以做早晚課，你得隨文作觀。息滅貪瞋癡，自己迴光返照，你的煩惱有一個偏重，要會隨時作觀，你貪煩惱重，要對治貪煩惱；你歡喜發脾氣，瞋煩惱重，自己控制不住，就讓他去嗎？你得自己對治你的瞋煩惱。你的愚癡煩惱重，要對治愚癡，不能隨它去。

現在的新名詞：我的「個性」是這樣，你的個性是個凡夫，隨你的個性走，你何必學佛呢？你何必出家呢？隨你的個性走，就走到三惡道去，你要改過自新，對治你的貪瞋癡。我給同學開導，講了兩、三年了，你是頓超的根機，不必我講了；要是跟我差不多，是漸次的根機，你得考慮考

慮：我學了一年了，我的貪瞋癡，是不是比去年好了？我的貪心很重，是不是比去年輕了一點？我的瞋恨心很重，是不是比去年輕了點？輕了點，那你進步了。依然故我，要大生慚愧！不然你學三年也是這個樣子，你是要對治你的煩惱，是不是？這是今天給同學上課，講的沙門，帶著講幾句開示，說是要講經，要聽經，你不講，大家不懂沙門；你不聽，你自己也不了解沙門，出家人做什麼事都不知道。你學會講整部經，可以跟眾生結緣；不會講經，講沙門二個字一樣可以弘法。譬如你到一個寺院，沒有信徒，都是出家人，人家請你講開示，你就講沙門：今天大家聽我來講幾句話，這裡出家人多，我講幾句我們出家人該做什麼事，這就是臨時的題目嘛，應該說什麼呢？我們出家人梵語叫沙門，此云勤息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這就是我們該做的事，你不是講了一篇很好的開示了嗎？

再講「佛陀多羅」的名字，出家人都叫沙門，這位沙門叫佛陀多羅，

「佛陀」是覺，「多羅」是救，叫覺救，取此名就是上求諸佛覺道，下救一切眾生，就是個菩薩的意思，本經就是他翻譯的，今天把人題講完。

正釋經文

解經的方式，天臺宗是五重玄義，賢首宗是十門分別，前八門是懸談，第九門總釋名題，第十門講解經文。說十門分別，實際只有八門，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為了便利初學，他把第九門總釋名題，列為第一門，先解釋題目，讓大家了解《圓覺經》的大意，再講八門懸談。還沒開講時我就跟同學講，把《圓覺經講義》發給同學先看，現在勸諸位同學分科，大家可以看《圓覺經講義》。分科判教，懸談裏面有一門叫判教「所被機宜」，這本經的教義深淺到什麼地方，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他是應機說法，就有淺有深。結集經藏的弟子，將釋迦佛講的道理結集出來，研究佛

經的印度大德到了中國，尤其是天臺宗、賢首宗研究得最好，每部經都照著它深淺的義理，判屬於哪個教。天臺宗判四教：藏、通、別、圓。賢首宗判五教：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。《圓覺經》解釋得最好就是華嚴宗第五祖圭峰大師，他解釋得最好，他判的教當然也是最標準，圓瑛法師也是依著他的教判的。《圓覺經》判成什麼教呢？頓教大乘，兼攝的有漸教。頓漸一對，頓是頓超，漸是漸次。最高深的道理是頓超法門，可是裏邊含的有漸次法門。光說頓教怕攝機不廣，有頓教的根機才得利益；不是頓教的根機，就不得利益，所以也有漸教的道理在裏邊。這就是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判教就這樣判，圓瑛法師判屬頓教，圭峰大師《略疏》也判屬頓教，由此可知，圓瑛法師是根據圭峰大師判的。

講到這裡諸位同學注意，頓教大乘，不是小始終頓圓的頓，諸位聽過《賢首五教儀開蒙》，小始終頓圓的頓，是專攝中國頓教禪宗，決不談法

相，決不講次第，一超直入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這就是中國頓教禪宗。《圓覺經》不是這樣，圓覺經講頓超的道理，還是講道理的，講的是頓超的道理，所以叫頓教大乘。並不是中國禪宗，決不許開口，決不許動念。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，才叫頓超，不是那個道理。圭峰大師判《圓覺經》為頓教，圓瑛法師也判為頓教，是哪來的一個頓呢？就是屬於《華嚴經》圓頓大教的「頓」，《華嚴經》是圓教，圓教也有頓教的意思，有頓超的意思。《華嚴經》頓超的意思，不是禪宗不許開口的頓，是圓頓大教的頓。古人還有解釋，《圓覺經》等於略本的《華嚴經》，那就是歸於圓教。《華嚴經》判屬於圓教，但是《華嚴經》太廣太多，《圓覺經》很簡略，意思講的和《華嚴經》的道理一樣，等於略本華嚴。你們再看看圓瑛法師的懸談，裏邊的解釋所含的道理的地方，含有一真法界的道理，一真法界裏頭四個法界統統有：事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。《圓

覺經》裏面講的四種法界的道理都有，那就是《華嚴經》的道理。《華嚴經》就是以一真法界為體，一真法界裏面具有四法界，所以等於略本華嚴。諸位學教，當然將來要學《華嚴經》，因為現在沒有時間講《華嚴經》，講《圓覺經》可以引你入門，入於圓頓大教。你能把《圓覺經》全部圓頓大教的道理，攝持到自己心裏，將來你研究《華嚴經》也是大幫助，等於入門了。現在講的就是《圓覺經》判教的道理，《圓覺經》講大乘的深義，深到什麼地方？深到頓教大乘，兼攝有漸教。但是這個頓不是中國禪宗的頓，這個頓就是《華嚴經》圓頓大教的頓，裏面有一真法界，有四法界的道理，還是要講要說。中國頓教禪宗不許講、不許說，不許開口、不許動念，這《圓覺經》不是中國禪宗的頓。把這判教的道理，解釋清楚，你要把它記明白。

開始講《圓覺經》的正文，要判教分科，每一部佛經都要分三大科，

分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序分又分二大科：一、證信序、二、發起序。證信序就是六種成就，每部佛經一打開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……。」那一段經文，就是六種成就，一切法從因緣生，佛講這一部經，得有六種因緣才能成就，所以六種成就是佛教哲學的大要。

現在講序分，先講證信序，講經文，先消文後釋義。

如是我聞，一時，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，三昧正受，一切如來光嚴住持，是諸眾生清淨覺地，

解釋經文，都有個文法、有個文氣，這一句一定要念到這個地方。「如是我聞」，跟一切經上的解釋一樣，「如是」，是信成就，六種成就第一你得發信心，如是者，是信順之詞。你不信順，就不能研究佛經，也不能了解佛理，要有信心才能成就。最淺顯的解釋，如是二字，是指法之詞，

就指著這部《圓覺經》，這部《圓覺經》是我阿難親從佛聞的。

「我聞」，我，是阿難尊者自稱。聞，是親耳所聞，如是這部《圓覺經》是我阿難親從佛聞，這叫聞成就。

這一句話包括兩個成就，有了信心而不多聽經，也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所以信了以後要聞。以前講過大家都記得，小乘的經藏，小乘三藏：經藏、律藏、論藏，是阿難尊者結集的；大乘的經藏，也是阿難尊者結集的。在佛教的歷史上說，文殊師利菩薩把阿難尊者帶到鐵圍山，去結集的大乘經典。這個時候阿難尊者換了個名字叫阿難海，海是讚歎之詞，就是平常知道阿難尊者是一個阿羅漢，也是小乘弟子，到結集大乘經典的時候，才知道他是個大菩薩。阿難海尊者的智慧廣大甚深，廣大，等於海；甚深，等於海。那麼「如是」為信成就，「我聞」為聞成就。

「一時」，以前講過多少次了，不能分年月日，其原因：第一、印度

的年月日，跟我們中國的年月日時間不同，不能翻。第二、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說法，他並不是一個時間把一部經講完，比如一部《法華經》講了八年，期間，他也講其他的經。等到結集經藏的時候，《法華經》一類的都結集到《法華經》，《圓覺經》亦復如是，故不能定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說的。尤其是講大乘經典，更是玄奧不可思議，到鐵圍山結集，鐵圍山是什麼年月日，跟你說出來，你也不知道，而且愈說愈費解，所以結集經藏的阿難尊者，當時諸大菩薩及諸大阿羅漢有大智慧，不用年月日，只用一時二個字。一時，藕益大師解釋的最簡單恰當，就是師資道合，說聽究竟這一個時間。師，是釋迦牟尼佛我們的本師；資，是聽法的弟子，其道相合了，釋迦佛要說法，弟子要聽法，師資之道相合這一個時間。這一個時間一時還不圓滿，叫說聽究竟，說法，說究竟了；聽法，聽究竟了，這一時完成、圓滿了，就是師資道合，說聽究竟這麼一個時間，叫一時，

這叫時成就。

下面講「婆伽婆」，與別部經不同，別部經都是佛，《圓覺經》上是翻譯婆伽婆，有其他經上也翻婆伽梵，大梵天的梵，這就是梵音輕重不同。因為印度地方很大，有五印度，都是念的梵文，地方太大了，傳過中國來，南印度的法師，跟北印度的法師傳過來的梵音，決定不同。現在交通便利，念英文都是跟美國人學的，南美的人跟北美的人念的絕對不一樣。這就是為什麼有地方翻婆伽婆，有地方翻婆伽梵，梵音的輕重，翻出來不一樣。按它的含義，你們看《圓瑛法師講義》解釋的有，具足六種義叫婆伽婆，婆伽婆有六種義理：

一、自在義：不為煩惱所障，生死所繫故。

佛稱為婆伽婆，婆伽婆得了自在，怎麼叫自在？再解釋：不為煩惱所障，生死所繫故。我們眾生怎麼不得自在？第一、繫縛於生死，在人說人，

你活到歲數了就得死，死了以後還得生，你想不生還不行，生了以後還得死，死了以後還得生，被生死之法所繫縛住，不得自在。自從無始以來，就被生死繫縛到了，哪來的生死？煩惱所障。煩惱是生死之因，生死是煩惱之果，你沒事就動貪瞋癡，那就是煩惱。動了貪瞋癡，就發動身口二業，身體造身業，口裡造口業，你造了業，可要知道，那就是生死之因。哪來的生死之果呢？你自己造的。你沒事就動煩惱，沒有事就造業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，你不動煩惱，不會造生死之業，生死根本就不會繫縛你了。凡夫愚癡，他沒事找事，沒有煩惱要動煩惱，不該造業要造業，造了業，業怎能饒你？業是業因，厲害得很，誰叫我們流轉生死呢？既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閻羅王，是我們自己造的業。

業力不可思議，你看《地藏經地獄名號品》：「業力深大，能敵須彌；能深巨海，能障聖道。」業的力量大得很，怎樣大法呢？須彌山高，它比

須彌山還高；大海甚深，它比大海還深。這兩句是形容詞，直接講到業力，能障礙聖道，你想修行，它叫你修不成功。剛才說，凡夫沒事找事，要動煩惱要造業，造了業了，現在學了佛法發了道心，你修修看，修不成功，不是這個障礙，就是那個障礙，誰障礙你呢？你自己的煩惱障礙了，障礙了還自在嗎？不自在。所以講婆伽婆的六種道理，第一、自在，我們都要聽到心裏，啟發你的道心，要好好求懺悔，不要被業力所轉。我們凡夫最苦惱的是起我執，我要這麼樣，我要那麼樣，你一點作不了主，是你的煩惱叫你這個樣，你就得這個樣；叫你那個樣，你就得那個樣。所以你隨時要起觀照，觀照我們凡夫苦惱，一點不得自在。佛叫婆伽婆，因為他得了自在，三界以內的煩惱，他斷掉了；三界以外的煩惱，他也斷掉了，煩惱障礙不住他，生死因斷，生死苦沒有了。三界以內的分段生死沒有了，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也沒有了，不為生死所繫縛，得了自在，這是真正的法

樂了，這就是婆伽婆第一種義理。

消文釋義完，帶著講幾句開示，你們聽佛法聽了二、三年了，光聽到耳朵裡不行，一定要聽到心裡去，隨時激發自己的道心。道心不發起來，天天被煩惱所障，生生被生死所繫縛，永遠不得自在，不得解脫。

二、熾盛義：身光之與智光，熾然照耀故。

熾盛，就是很光明很茂盛的意思，哪來的光明呢？佛的身體都有光明，這叫身光。佛的心換個名叫「智」，他的心也放光，心的光叫智光，身光與智光熾然照耀，這是婆伽婆的第二種義理。

我們凡夫本來具足有般若智慧，本來具足有大智慧光明義，《起信論》講的有，我們人人都有真如，真如自然具足有大智慧光明義，但是被業障障到了，心裡的光明發不出來，也就是智慧光發不出來，身體上的光放不出來。放的什麼光呢？都是業光。有帶神眼的人看見了業重的人頭上冒黑

煙。他說這話，我還很相信，那就是業嘛，他造盡惡業，不冒黑煙怎麼行？他怎麼不冒白光呢？白光屬於智慧，他沒有冒出智慧光出來。所以眾生可憐，本來有的智慧光明放不出來，可是婆伽婆放出來，身光與智光常常熾然照耀。這就是婆伽婆的第二種義理。

三、端嚴義：端正莊嚴，具足微妙相好，端正莊嚴故。

應化身佛有三十二種大人相，八十種隨形好，《起信論》上講的有，報身佛不能按數目字講，按無量來形容，身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好有無量莊嚴，而且非常的端正。我們業障重，報身佛看不到，應身佛也看不到。這就是說，應身佛的三十二相，都是端正莊嚴，應身佛的相並不稀奇特別，他是轉輪聖王的相，示現於人間，是人的相。人的相他具足了，怎麼具足？端正莊嚴，眼睛，眼睛長得端正莊嚴，鼻子，鼻子長得端正莊嚴，每個地方都端正莊嚴。我們現在是轉個人了，就說是馬馬虎虎轉個人的

相，不能上考較，上考較三十二相一相也沒有，為什麼？沒有一個地方端正，沒有一個地方莊嚴。看著像個人，實際不夠人的相，應該生慚愧。婆伽婆是報身佛的相，端正莊嚴，這就是婆伽婆端嚴之義。

四、名稱義：名聞普遍十方，稱揚無盡故。

名是名聞，稱是稱揚，有大名稱，十方世界都聽到他的大名，而且都在稱揚他的功德。你曉得天天念的《阿彌陀經》，六方諸佛都在讚歎我們的釋迦牟尼佛，這就是釋迦佛名聞到六方佛那裏去了，六方佛都在稱揚他的功德，這叫大名稱。

這地方得料揀一下，我們學法師的要知道，馬鳴菩薩說的有三關：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求恭敬，怎麼這地方求名呢？你弄錯了，釋迦佛的名不是求來的，名者實之賓，實是主，賓是賓客，你得到真實的功德，自然會有名，不是我們凡夫求名求利求到的名。

現在我們學法師一定要打破這三關，不求名、不求利、不求恭敬，你只要認真的學法師，認真的去講給眾生聽，你天天講，年年講，愈講愈好，大家都知道你的大名，雖然還沒到名聞十方世界，可能這個小地球都會知道你的名。名是你求出來的嗎？不是。求也求不到的，你愈求名還愈糟糕，因為你沒有真實的功德，粗氣點你沒有真實的本事，硬要這個假名字，別人非毀謗你不可。你愈求愈沒有名，而且名字愈大愈挨罵，所以你只要好好腳踏實地的求解求行，講經說法，你功德做到了，名自然就大了，婆伽婆就是這樣得到的名稱，不是求名求出來的，名者實之賓，這就是婆伽婆名稱之義。

五、吉祥義：威德冥加顯護，消災滅罪故。

婆伽婆的功德大，就怕眾生沒有一點點善根，你要是有點善根，聽到佛的名，婆伽婆就是佛，你要是念念佛、拜拜佛，就能得到吉祥的利益。

怎麼得到吉祥利益？消災，你的災難就消了；滅罪，你的罪就滅了。冥加顯護，你不曉得怎樣就把災消了，就把罪滅了，是佛加被，你沒看見，這叫冥加。

有時候會很顯明的，你會覺照出來，要是善根深厚，就真正能見到佛的現相，佛給你說法。雖然不能見到佛，你也能很顯明的感覺到是佛加被你。要不是佛加被我，我這個災難不能消，我這個罪不能滅，自己相信，很顯明的加護，這就是婆伽婆的吉祥之義。

學了佛法，不去拜佛，不去求佛，去求外道，求什麼神，求什麼鬼，這還不說。現在佛教亂得厲害，到末法時代，很多的魔都混到佛教裡來。人總有不滿意的地方，現在台灣的生活很好過，大家生活水準都提高了，錢好賺了，社會上流通一句話很好，以前是呷飯配菜，現在日子好過，是呷菜配飯，你看說得很粗氣，還有事實的道理。現在錢多了，社會上的人

誰不享受，多買點菜，菜太多了，不配點飯還不行，所以呷菜配飯。以前呷飯配菜，沒有錢買菜，吃不下飯，只有買一點菜，拼命得呷飯，配一點點菜。就是現在社會上生活提高了，但是總有不滿意的地方，人家做生意都賺錢，你做生意沒賺錢，這就是共業之中有別業。他不學佛法，不知道好好求懺悔，多念佛、多拜佛。他要去問因果，哪個地方說未來先知，就去問。我們佛教就出這些寶貝，我就聽說好幾檔子，最近聽到得更厲害，說他是古佛再來，有一萬八千多年了，釋迦牟尼佛才二千多年，那算什麼！我比釋迦佛高得多，我一萬八千多年，你看看有多高，這轟動了全台灣。他住在高雄，台北的信徒就找他去問，一問聽他說神話，他說他比釋迦佛還大，他敢講，你就聽了相信，聽了相信還好，他要求道場，有個辦法，他要起大道場，怎麼化緣呢？一個人給他出三萬塊錢，出三萬有什麼方法呢？他造西方三聖，你跟他問因果，問前因後果問完了，臨走送你西方三

聖佛像，要三萬塊錢，規定陰曆初一、十五你來繳錢，不繳你家裏出了事可不要找我！怪怪，這一句話簡直嚇死人，回來心慌了，你一定要出三萬塊錢，不然家裏出事了。本來是做生意賠錢，家裏出了不如意的事，才跑到高雄去找他問因果，這下子又要出三萬塊錢給他。所以佛教弄到今天這樣，這要怪魔王嗎？怪我們佛學院同學，你們不發心講經，你們大家發心去講，你講因果報應，最吉祥的是佛，你求佛、拜佛、念佛，就消災滅罪，你不要去問什麼因果，誰有神通？都是騙人的，就像這樣去上當，所以大家同學也知道，現在佛教徒的魔王很多。

六、尊貴義：乃為天中之天，聖中之聖故。

在天比起來，欲界六層天，誰也沒有佛高；色界天十八層天，誰也沒有佛高，這是說佛是天中之天。講到聖人，世間講的聖人，我們佛教根本不承認他是聖人，他都是凡夫，他不出三界。佛教講的聖人，超出三界：

包括聲聞、緣覺。大乘菩薩，三賢十地，不但聲聞、緣覺沒有佛高，你證到十地圓滿，證到等覺，也沒有佛高，叫聖中之聖。

具此六種義，就叫婆伽婆。按最後這一種義，你就知道尊貴義，為世出世間之所尊，直接簡單的翻譯就翻為世尊。婆伽婆具六種義，其他經上翻譯的很少，都翻做佛，佛者覺也，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婆伽婆具六種義，也是含多義不翻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，三昧正受」，六種成就，「如是」，信成就第一；「我聞」，聞成就第二；「一時」，時成就第三；「婆伽婆」，是主成就第四，在其它經上講是佛，說法的主人。

下面講處成就，講經得有處所，得有講堂，《圓覺經》跟其他的經不同，是在淨土講的。「入於神通大光明藏」，先消文後釋義，這個時候我們的世尊婆伽婆入「三昧」，梵語三昧，翻中國話翻作「正受」，正受者不受一切諸受。受者領納為義，領納心外的境界，有能受有所受，大別或者受苦，或者受樂，或者受不苦不樂。入於三昧的境界，他這個境界，不是心外的境界，不受一切諸受的境界，就是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統統不領納。另一種翻譯為正定，梵語三昧，華言正定，他入了正定。釋迦佛這時候入了定，「三昧正受」，是梵華並舉的名詞，三昧是梵語，正受是華言，就是入了三昧，入了大定。三昧是通名，別名很多，在講《圓覺經》是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。

「神通」二字，神是神妙莫測，通是通達無礙。佛的境界，不但凡夫猜測不到，二乘人猜測不到，連菩薩也猜測不到，叫做神。神者不可思議，

叫神妙，神妙莫測，通達無礙，他這個境界怎樣神妙莫測呢？他通達無礙，通達無礙也就是前面講婆伽婆自在的意思。

這個時候佛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，入大定，大定是個什麼樣子呢？統統是光明，「大光明藏」，就是這個境界裏面沒有一點黑暗的境界。為什麼沒有黑暗呢？因為他沒有煩惱、沒有生死。三界以內，三界以外的煩惱斷盡；三界以內，三界以外的生死了脫。煩惱生死是個黑暗的境界，他煩惱斷盡，生死了脫了，沒有黑暗境界，完全是個大光明藏。這大光明藏是個什麼樣子？神妙莫測、通達無礙，唯有佛與佛才知道，等覺菩薩還不知道，所以叫神通大光明藏三昧，翻中國話叫正受。

這個地方再釋義，注意「入」字，入是無入而入的入，沒有出入之相的入。我們平常要修定，入不了定，等到入了定了，要想出定還不簡單、還出不來。等你練功夫練得自在了，要入定就入定，要出定就出定，出入

自在了。有入相、有出相，入了定是什麼相？出了定是什麼相？他有出入之相。佛入定是在菩薩那邊看見的，在佛的本身上沒有入沒有出，因為佛是行住坐臥常在定。你們聽《楞嚴經》，楞嚴大定就是這個樣子，他行住坐臥常在定，沒有所謂的什麼時候不在三昧之中。常在三昧，常在三昧還入個什麼三昧？這個地方的入，是那些大菩薩們看見的，在菩薩還有出入之相，就等於我們的應化身佛有生死之相。四月初八，摩耶夫人在藍毘尼園手扶著無憂樹，打右脇裏出生一個太子，這生了；講經說法到了八十歲，到雙林樹下入涅槃，滅了。生相、滅相是凡夫二乘人看到的，佛沒有生滅之相，入字就是這麼解釋。這叫無入而入的入，沒有出入之相的人。

「一切如來光嚴住持」，他入神通大光明藏，跟一切如來相同，這叫佛佛道同，不是釋迦佛才會入這個定，一切如來都會入這個定，佛佛道同，他的三昧就相同。我們的佛入了這個三昧，一切如來光明莊嚴，都住持這

個三昧，這就是與十方三世一切如來相同的，平等無差別。

「是諸眾生清淨覺地」，這句話特別注意，前面講明白了、聽明白了，那沒有什麼稀奇，釋迦佛入了神通大光明藏，他是佛嘛當然神妙莫測，通達無礙，十方諸佛都光嚴住持，這一句與我們眾生什麼相干？釋迦佛住的神通大光明藏的三昧，就是我們諸眾生的清淨覺地。在《圓覺經》上叫圓覺心地，也叫本覺理體，像《起信論》上，一切眾生有個本覺，本覺是在講理，講事實，事實上我們是個凡夫，本覺在哪裡看不見，所以在理上講有本覺理體，《圓覺經》上叫圓覺心地。這個圓覺心地，並不是諸佛所專有，一切眾生統統有。「是諸眾生」，不是少數一個二個眾生，就是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的清淨覺地，所以這叫做頓教大乘。

解釋要解釋到這裏，你聽要聽到這裏，你要迴光反照，悟到這裏，釋迦如來入的神通大光明藏，就是我本來具有的圓覺心地，跟釋迦佛無二無

別，跟十方諸佛也無二無別，你就會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你就會悟到圓覺心地，悟到你的圓覺心地，一下就放光，也是神通大光明藏，所以大乘經的要義，就在這個地方。

可是講要講到這裏，聽也要聽到這裏，不然最要緊的一句道理，你把它忽略過去，這叫做「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」《華嚴經》上的要義，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，是佛的圓覺妙心，佛的心跟眾生的心沒有兩個樣子，十方諸佛是這個樣子，一切眾生也是這個樣子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。可是你不會往這個地方用功，不會往這個地方去追究，去求個悟處，儘管具足的有清淨覺地，不得妙用，還是苦惱凡夫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用功，要好好的追究它，本來有個清淨覺地，怎麼不能悟出來，忽然一旦貫通，就悟到了。

下面再讚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，是個什麼境界。

身心寂滅，平等本際，圓滿十方，不二隨順，於不二境，現諸淨土。

「身心寂滅，平等本際」，他入了三昧，身體入三昧，心也入三昧了，但是沒有身相，也沒有心相。寂滅者不生不滅，釋迦佛成了佛，哪有個身體之相，哪有個心念之相。入了三昧，是無入而入，是一個平等的本際。本際者，就是本來的一個理體，這個本來的理體就是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，平等不二，叫做平等本際。

這個大光明藏到了什麼地方為邊際呢？「圓滿十方」，有大光明藏就有黑暗那一方面；有入三昧，就有出三昧的相，他統統沒有，平等無差別，平等叫不二，無差別叫不二，於不二的境界是隨順的。講《起信論》我們最後把生相無明斷掉，就是把最初一念妄動的無明斷掉了，是個什麼樣

子？立刻遍滿十方。本來它就遍滿十方，我們眾生硬要起我執、起法執，把它愈執愈小，在人道裏執著這個身體就是我，把它執著到這個臭皮囊裏面來。這個時候你把生住異滅四種無明之相統統斷盡，最後生相無明斷盡，就立刻遍滿十方。「不二隨順」，與十方諸佛平等，與十方諸佛無差別。上面這四句是讚歎婆伽婆入神通大光明藏的境界。

「於不二境，現諸淨土。」「土」字要念「ㄉㄨˋ」，這是個世界，是個國土，但是是佛的清淨國土，清淨國土就是個境界，可是這個境界不是凡夫二乘的境界，也不是諸大菩薩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是在「身心寂滅，不二隨順」的境界之中現出來一個世界的相，現出個清淨國土。怎麼樣不二隨順？身心不二，正報與依報不二，這叫不二隨順。

在不二的境界中示現出來一個淨土，講這一段文要配上如來的三身四土。如來有三身：法身、報身、應化身。依報的國土有四種：第一、常寂

光土，第二、實報莊嚴土，第三、方便有餘土，第四、凡聖同居土。這是依報的國土有這四種，拿如來的三身配這四種國土：

第一、如來的法身住在常寂光土。

如來的法身佛，是住在常寂光土，常寂光，常寂而常光，常光就是個大光明藏，但是它沒有相，唯有光明藏，這叫常寂。如來的身心不二，依正不二，並不是有一個正報的法身佛，還依止常寂光的依報。這是在我們凡夫研究道理是這麼說，有這個名詞，實際在佛的本際上，沒有正報，也沒有依報。要研究他的正報，叫法身佛；要研究他的依報，他住在常寂光土。

第二、如來的報身住在實報莊嚴土。

菩薩呢，菩薩住的實報莊嚴土，菩薩修六度萬行，修的大乘實教，他有實報莊嚴。

第三、如來的三身都不住方便有餘土。

二乘人呢，他叫方便有餘土，二乘人修的是方便道，生死有餘，煩惱有餘。三界以內的煩惱斷了，三界以外的煩惱沒斷，煩惱有餘；三界以內的生死了了，三界以外的生死沒有了，生死有餘。因為他的根機不夠，如來給他說的方便法門，修的方便道，所以叫方便有餘土，是二乘人住的。

第四、如來的應化身住在凡聖同居土。

凡夫住的凡聖同居土，我們住的是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三界再分成六道：三善道、三惡道，這就叫凡夫住的國土。可是這裡邊有聖人：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四種聖人，也都在我們這三界以內隨緣度化，所以叫凡聖同居土。

如來的三身，配這四種國土，如來的法身，是住在常寂光土，剛才講過了。這個地方「現諸淨土」，現的什麼淨土呢？現的實報莊嚴土，那麼

如來的報身住在那裏呢？如來的報身住在實報莊嚴土。實報莊嚴土是菩薩住的，如來的報身是菩薩看見的，法身無相，佛與佛無有彼此身相迭相見，《起信論》上不是有這一句嗎？你注意《起信論》上那一句話，就知道《地藏經》裏一開頭，十方如來都到了忉利天，各遣侍者，問訊世尊，佛與佛見面，怎麼不說句寒喧話客氣客氣呢？佛與佛沒有彼此身相迭相見，他沒有兩個身相，怎麼樣說話呢？所以各遣侍者，問訊世尊。懂得這一句《地藏經》，《大涅槃經》上，十方如來都這樣說的，你看《大涅槃經》也懂了。哪一個佛才有相呢？報身佛。報身佛的相是菩薩看見的，菩薩住的實報莊嚴土，所以報身佛為度這些菩薩，也住在實報莊嚴土。二乘人住在方便有餘土，入的偏空涅槃，他以為所作皆辦，具諸佛法，再不要聽了，再不要學了，他證了四果阿羅漢的無學位了，所以佛把他攝受不了，他的方便有餘土，佛不去，三身佛都不去。應化身佛住在那裏呢？應化身佛住在

凡聖同居土，誰看見的應化身呢？凡夫二乘，有善根的凡夫看見應化身佛，二乘人看見的佛。應化身佛，就是在印度示現丈六金身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個樣的佛。二乘人也看見，但是他到了無學位，入了方便有餘土，他不要親近佛，所以應化身佛住在凡聖同居土。

把佛的三身配四土，現在「於不二境，現諸淨土」怎麼講？於不二境，就是依常寂光土那個不二境，現諸淨土，現出實報莊嚴土來。上面叫處成就，六種成就第五種。

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，

第六種叫眾成就，講經要有聽經的大眾，有什麼人在聽呢？那可不簡單，「與大菩薩摩訶薩」，大菩薩，揀別不是權教菩薩，是實教菩薩，實教菩薩裏面的摩訶薩，就是實教菩薩裏面的等覺菩薩。菩薩就叫菩薩，怎

麼叫大菩薩呢？菩薩有權教菩薩，有實教菩薩，實教菩薩叫大菩薩。實教裏面還有三賢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，等覺是最高位，叫摩訶薩，摩訶是大，叫大菩薩。

「十萬人俱」，有多少大菩薩在這兒聽《圓覺經》呢？十萬人，消文就是十萬人。俱者同在，同在淨土裡聽經。但是不能呆板的講十萬個人，十萬個大菩薩，它是無盡之數的大菩薩。這是《華嚴經》上的十個數目，《華嚴經》上說十，表無盡，叫做事事無盡。說十萬人俱，也就是有無量數的大菩薩聚在這兒。底下標出來首領的名字，一共有十二位大菩薩，這都是眾成就。

其名曰：文殊師利菩薩、普賢菩薩、普眼菩薩、金剛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清淨慧菩薩、威德自在菩薩、辯音菩薩、淨諸業

障菩薩、普覺菩薩、圓覺菩薩、賢善首菩薩等，而為上首，

一共十二位首領，也就是我們同學裏的學長一樣，有這十二位。這十二位的數目，就是前面十位大菩薩各有一份功德，合起來就是個圓覺菩薩，第十一位。賢善首菩薩，善就是好，首就是第一，賢哉善好第一的菩薩，就是說你具足前面十種功德成了圓覺菩薩，那是最賢最善最第一。「而為上首」，這就是所謂學長，最上首領。

第一位、「其名曰：文殊師利菩薩」，梵語文殊師利，中國話翻成妙德、妙吉祥，他的功德最妙，妙者不可思議，因為文殊師利菩薩，示現菩薩身，實在他是七佛之師，過去一代一代給佛作老師的，在釋迦牟尼佛示現當大乘弟子，所以他的功德妙叫妙德。妙吉祥，還是按著婆伽婆吉祥的意思解，冥加顯護，消災滅罪，多念文殊菩薩的名號，多拜文殊菩薩的相，

就能消災，就能滅罪。哪一個菩薩都能消災滅罪，為什麼獨標舉他？因為他是大智慧第一的菩薩，在聲聞乘的弟子之中，舍利弗智慧第一；在菩薩弟子之中，文殊菩薩智慧第一。最吉祥的莫過於智慧，智慧就是光明，你有什麼災難，有什麼罪過，見了智慧光以後就會消掉。所造的罪業，等於下的霜雪，太陽一出來統統溶化，所以他獨標吉祥之意。

第二位、普賢菩薩，行彌法界曰普，位臨極聖曰賢。要解說《華嚴經》等覺菩薩的普賢菩薩，普是普遍，他是大行第一的菩薩，他的行門彌滿於法界，遍法界都是他行菩薩行的地方，怎樣普遍呢？普遍的行菩薩行。賢人不是聖人，但是他不是三賢位的菩薩的賢人。位鄰極聖，跟佛相比他是個賢，他與極聖，最究極的聖人佛的地位相鄰近，鄰近於聖人，不是聖人就叫賢。所以這個賢，解釋到最高的地方，叫大行普賢菩薩。《華嚴經》上叫華嚴三聖，中間的佛，是毘盧遮那佛，上首就是文殊菩薩，下首就是

普賢菩薩，表大智、大行。

第三位、普眼菩薩，普是普遍，眼是眼睛，菩薩的眼睛是觀察眾生，救度眾生的眼，他是普遍觀察一切眾生，普遍救護一切眾生，等於觀音菩薩現千眼那個意思。

第四位、金剛藏菩薩，聽過《金剛經》就知道，金剛是譬喻般若智慧。這位菩薩得到般若智慧，等於得到金剛寶藏，因為金剛能壞一切物，一切物不能壞金剛。你得到般若智慧，能破除一切煩惱，一切煩惱破壞不了般若智慧。這位菩薩得到般若智慧，所以叫金剛藏菩薩。

第五位、彌勒菩薩，這就是我們娑婆世界再來成佛的，當來下生彌勒尊佛，翻成中國話叫慈氏，他姓慈叫慈氏，是大慈彌勒菩薩。要是跟觀音菩薩對著，觀音菩薩是大悲觀音，彌勒菩薩是大慈彌勒。

第六位、清淨慧菩薩，清淨慧也就是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中無妄染叫

做清淨，不是對著妄染之法叫做清淨，本來沒有虛妄之法，沒有染污之法，本來清淨，所以叫做清淨慧菩薩。

第七位、威德自在菩薩，威嚴、功德都自在無礙。

第八位、辯音菩薩，怎麼叫菩薩？利生為事業，弘法是家務，你要利益眾生才叫菩薩。怎麼利益眾生呢？弘法就是菩薩的家務，利生就是我們的事業。你出了家做什麼事呢？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還做什麼呢？弘法利生，那是菩薩的家務，菩薩的事業。你弘法利生，得具足辯才，辯才有四種，叫做法、義、詞、樂說。你們去查《教乘法數》《佛學大詞典》。

第一、法無礙辯：說法無礙，說世間法，說出世間法。出世間法，說小乘法，說大乘法，統統不障礙，不起障礙就是很自在的意思，這叫做法無礙辯。

第二、義無礙辯：每一個法相裏面，都含著有義理，你說法相，解釋

義理，自在無礙。你說世間法，說得頭頭是道；你說出世間法，說得頭頭是道，那就叫做義無礙辯。

第三、詞無礙辯：言詞無礙，你要是前生前世有弘法的善根，生來嘴巴皮很流利，就是詞無礙辯的本錢，這樣你學講經說法最好，因為你口齒流利，說話說得很清爽，咬字很清爽，這就叫作詞無礙辯。假若你說話很笨，不要退心，練習多講，講多就流利了。這跟你學唱讚一樣，你最初結結巴巴唱不好，一唱唱掉板，等你唱久了不是唱得很流利嗎？跟你學英文一樣，你最初學起英文，不是結結巴巴說不出來外國話嗎？等你說得多了，說外國話不是跟台灣話一樣嗎？你講經講得多了就流利，就叫詞無礙辯。詞無礙辯還不是光說話流利，一種法相，講一種義理，講得滔滔無盡，重重無盡的道理，都屬於詞無礙辯。

第四、樂說無礙辯，就是自己歡喜說，令人家歡喜聽。你講的滔滔無

盡的道理，說話很流利，人家不愛聽，不是冤枉費力嗎？要講的都是眾生歡樂聽的道理。我的《佛堂講話》講十大願王裏面講四種無礙辯才，講得很詳細，你們注意看看。

具足四種辯才，就叫做辯音，要是再講佛的音聲，有八種音聲，音聲也要好聽。佛的八種音聲到哪裡求出來的呢？我們學講經的音聲不可以太粗氣，講得太粗氣不好聽；也不能講得太細，講得太細人家聽不太清爽，而且聽得很費力氣、很累。音聲要講得不高不低，而且非常的莊嚴，講經不是講笑話，不是聊天，講的都是很莊嚴的道理。你講得不莊嚴，聽者不起尊重心，所以音聲還要莊嚴，合起來叫做八音四辯。佛是八音四辯，這位菩薩雖然還沒有具足八音四辯，但是也跟佛差不多了，所以叫做辯音菩薩。

第九位、淨諸業障菩薩：一切業障都清淨了，剛才講婆伽婆的道理，

講業的障礙力很大，你不把它消掉，它處處給你生障礙。菩薩用功修行，消業怎麼消呢？先不造新業，再懺悔舊業，懺悔就依著《八十八佛大懺悔文》，那都是《華嚴經》上的道理，你誠誠懇懇的念，過去的業，什麼都業都會消掉。《懺悔文》是《華嚴經》上的道理，三十五佛，五十三佛是兩部經上合起來的。三十五佛，出自《大寶積經》；五十三佛，出自《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》。念一個佛的名字，什麼重業大罪都能消掉，八十八佛，加上阿彌陀佛，實際是八十九佛。你們算算看，念一句阿彌陀佛，能消八十萬劫生死重罪，八十萬億劫生死重罪，念一句佛就能消掉，什麼業不能消？有人說：我念多少佛了，業都不能消！那是你念得不夠誠懇，而且你還不知道佛號含有這麼大的功德，所以你要誠誠懇懇的依著大懺悔文來懺悔，無始劫來的業障都能給淨除，這位菩薩，是淨諸業障菩薩。

第十位、普覺菩薩：普遍覺悟，自己普遍覺悟，覺悟眾生，也是普遍

覺悟。

第十一位、圓覺菩薩：講的是《圓覺經》，就有一位圓覺菩薩，圓滿覺悟，十二位法身大士，這是第十一位。要是依著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具足前面那十位菩薩的功德。那十位大菩薩，每一位大菩薩都有一個偏德，菩薩哪有偏心，怎麼有偏德呢？他在度眾生所表現出來的各有一部份功德，文殊菩薩偏於智慧，普賢菩薩偏於行門，把前面十位大菩薩的功德合起來，就是圓覺菩薩。

第十二位、賢善首菩薩：這是最賢、最善、最第一的一個菩薩。具足前面那十位大菩薩的功德，你成就了一個圓覺菩薩。賢善首菩薩是最賢、最善、最第一的一個菩薩。

以上一共十二位，「而為上首」，上首就是我們現在叫學長，是在諸大菩薩最上的首領、大學長。

與諸眷屬，皆入三昧，同住如來平等法會。

「與諸眷屬」，這十二位大菩薩，各人都帶來他的眷屬，就是他教化的這些菩薩。前面說十萬人俱，這裡才說出來十二個人，那十萬個人都是他們帶來的眷屬。「皆入三昧，同住如來平等法會。」十二位大菩薩與諸眷屬統統入了三昧，才能同住於如來的平等法會。

因為如來的法會，是平等無二的法會，菩薩還沒有成佛，他就有差別，有差別就不平等。所以你得入三昧，入了三昧了跟佛平等平等了，這就叫做加持之力。這個入有出入之相的入，跟前面佛「入於神通大光明藏」的入不一樣的解釋，佛的入是無入之入，沒有出入之相的入。菩薩有入相、有出相，將來聽完《圓覺經》還要出三昧，所以現在正在入三昧。

那麼菩薩的境界不是太高了？我們在講堂聽講經的時候，你要把心定

下來，既不要打妄想，也不要打瞌睡，那就是入於平等法性，定下心來聽，沒有一個聽不懂的。你怎麼聽不懂？一邊聽，一邊打妄想，怎麼聽得懂呢？剛剛不打妄想，又打起瞌睡，我講了一點鐘下來，你們瞌睡還沒醒來，怎麼聽得懂？所以現在就學到，聽經要定下心來，定下來就是三昧。這些菩薩是十二位法身大士，他當然可以跟佛同住平等法會。可是眷屬非得入三昧不行，都已入定了，大家都入了平等之相，才能以參加如來平等法會。

這個道理初聽好像很高昂，就是你入了佛學院了，決定不能貪名貪利貪恭敬，你來求佛學的，貪名貪利貪恭敬，你心裏起了分別，講什麼經也聽不進去，就是這個道理，這就是同住如來平等法會。

講到這裏，序分分兩科，第一證信序六種成就講完了。下面第二科發起序，把《圓覺經》發起來。

文殊師利菩薩章

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「於是」，於作在字講，是作此字講，於是，在此，就是在這個時間。這諸大菩薩，十二個首領，可是以「文殊師利菩薩」智慧第一，所以由文殊菩薩出來發起。在這平等法會之中，本來沒有差別相，但是於不二境，現諸淨土，佛菩薩是沒有差別的。但是理不礙事，事相的禮節，還是不可廢除，所以你學大乘佛法，學到偏空那一邊，大錯特錯，它理與事不相礙，事與理不相礙。你著了事相，學佛法學錯；你著了空，也是學錯，所以既不可執著空理，也不可執著事相，這就是在平等空理之法會中，還是不避禮貌，請法有請法的規矩。

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」，從他的本座而起，「頂禮佛足」，以自己最尊最貴的頭頂，禮拜佛最卑最下的兩隻腳，這叫做最敬禮。「繞佛三匝」，還是個禮數，我們現在上早晚殿為什麼繞佛繞三圈？一匝就是一圈，那是個禮，所以你造佛殿，一定後邊可以繞得過去。台灣在日據時代，被日本佔領，沒有人講佛法，大家只知道造佛殿，要使它空間大，把佛像都貼到後牆壁去，繞佛繞不過去，繞佛三匝的禮不能行了。要記得這個規矩，這是個禮數，跟頂禮叩頭一樣。你把佛像做到後牆壁，怎麼能繞得過去？一定要後邊可以繞。

「長跪」，在其他的經上是右膝著地，單膝蓋跪下來，這是佛的方便慈悲，因為兩個膝蓋齊跪不能持久，一個膝蓋跪下，可以持久。但是這個地方是個平等法會，都是法身大士，他沒有執著身相，兩個膝蓋都跪下叫長跪，他不會疲疙，不會腿疼，他沒有執著身相，所以這長跪是兩個膝蓋

跪下去。

「叉手」，就是合掌，合掌有種種方式，把十個指頭叉起來叫合金剛掌，金剛掌是堅固不壞的意思，那麼十個指頭叉起來叫叉手，叉手叫合掌。還要記得規矩，十個指頭叉起來不能叉過頭，叉過頭就不懂規矩了。十個指頭叉起來，叉得剛剛好，還是合掌，你叫它叉過去了，這不稱合掌。現在只有學密宗的人，還有叉手合掌，我們顯教只合掌而不叉手，消文你要消得通，你懂得了，合掌就合掌了，為什麼叫叉手，叉手叫合金剛掌，密宗的不是古怪，那是禮數。

「而白佛言」，弟子跟佛說話叫仰白，佛跟弟子說話叫下告，在文字上是一種恭敬。

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來法眾，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

行，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，遠離諸病，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，不墮邪見。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「大悲世尊！」世尊本來具足大悲大智，悲智雙運，現在為請法要救度眾生，要表大悲之德，不稱大智而稱大悲。世尊也就是前面梵語的婆伽婆，為世出世間之所尊，為九法界之所尊。

「願為此會諸來法眾」，諸來者，是諸方而來。法眾，即聞法的大眾。文殊菩薩請法不是為他個人請，為法會之中諸方來聽法的法眾而請。

「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」，請法要會請，非大智文殊師利菩薩不會請，問得問到根本上的問題。如來成了佛不是外道，沒有天生的釋迦，沒有自然的彌勒，如來最初跟我們一樣是凡夫，他怎麼樣成的佛呢？修行

成的佛，修的什麼法門呢？「法行」，行就是行門，修的什麼法門，也就是法行，修的是他的清淨因地法行。如來現在成了佛了叫果地，在他最初發心叫因地，因地修行的法門，叫「因地法行」，因地法行是清淨的。「本起」，是根本發起，也就是最初發起。問到根本問題了，如來成了佛，你從最初發起修行成佛的法門是什麼樣呢？跟我們大家說說，所以沒有文殊大智慧，問不到這個問題上。

你們聽過《楞嚴經》，你找不出因地法行，修行都是修的無益苦行，就是你做飯沒有找到米，做飯的本因就是米，米才能作飯，做成飯是果。你沒有找到米要做飯，把沙子當成飯的因，等於蒸沙作飯，你蒸到無量阿僧祇劫也不會成飯，因為不是飯的本因。所以外道修行叫無益苦行，苦得還不可開交，他不怕苦，要想苦成佛出來，從哪兒苦出來，他找不到佛的因。外道不說，我們佛弟子出了家，今天修、明天修，亂修一氣，叫盲修

瞎練，這不是無益苦行嗎？不得利益的苦行。尤其台灣佛弟子，根本不知道怎麼修，要呷菜才叫修行，呷菜要呷得清，才叫修得好，呷得清還要呷苦菜。台灣有些佛門裏面的外道，著相著得不得開交，叫呷苦菜，苦不苦呢？真苦，他連飯都不吃，南部還有吃地瓜的，要是吃地瓜能成佛，那不是很容易嗎？結果苦是苦，不得利益，因為沒有找著成佛的本因，這個很要緊、很要緊。所以諸位同學要慶幸自己，你有善根上了能仁佛學院，聽了大乘經典，跟你講這些道理，你要認為是稀有，要認為是聞所未聞。不然你發了道心，天天在那兒修，結果不會成佛，你沒有找著成佛的因行。

文殊問了，就是在到會的大眾發大乘心，要修大乘行一定要知道，如來當初在因地用的什麼行門，找到成佛的正因，才能得到成佛的正果。四聖六凡十法界，各有因果，三藏十二部，離不開因果二個字。不懂因果的人開口，就說我們迷信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這有什麼迷信呢？那不是

玄妙之理，是事實問題，你看見西瓜好吃，你得種西瓜的種子，你種其他的種子，想結西瓜怎麼能結的出來，種瓜才能得瓜；你要想吃豆，你得種豆，才能得豆；你想成佛，得修成佛的正因，就問這個道理，只有文殊菩薩大智慧才問到，不然都是盲修瞎練，無益的苦行，等於蒸沙作飯，把沙子當成作飯的因，怎麼蒸也蒸不成飯，因果不對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修大乘行門的菩薩，修起來他在心裡上有一種病，講到《圓覺經》後面會講到作、止、任、滅四種病，只有《圓覺經》講這最細微的病，只有菩薩才有這個病，並及問到末法時代眾生修大乘的，叫他不墮於邪見。這就是文殊菩薩不但有大智慧，還有大慈悲，關念末法時代的眾生，所以佛就讚歎他善哉，現在講到正宗分，如來因地修的什麼行門，佛就先答覆這個答題。問題當然是對文殊菩薩說，也是對十二大菩薩說，也是對十萬大眾說，也就是跟末法時代發大乘心的我們說。

「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，遠離諸病」，下面講到《圓覺經》，菩薩請大乘法有四種病，講到後邊會講，問如來的本起因地法行有清淨二個字，清淨就是不許你有修行的病出來，你著一點點相，就是一個病，請如來給我們說，我們都發清淨心，修行不要出病，請如來給我們說，這是為現在法會而請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，不墮邪見。」為我們請，如來在示現的淨土與法身大士講的大乘佛法，我們怎麼會得到利益呢？是文殊菩薩替我們請求的，《圓覺經》他們在法會當時聞到就得到利益了，《圓覺經》要結集起來流通在世間，本來是在實報莊嚴土說的法，要流通在凡聖同居

土；由正法流通到像法，像法流通到末法。到末法時代的眾生，還有發大乘心的，一學起了邪見，本來天天學佛法，實際在那學外道，所以要怎樣能使末法時代的眾生修大乘者，不墮落邪見。因為一起邪見，所修的行門都成了無益的苦行。這是請求的兩種，一種是說給當時法會的菩薩聽，一種是要流通到末世給我們聽。

「作是語已」，請求法以後，「五體投地」，就是倒身下拜，整個身體拜下去，一個身體，分開有五個地方，一個頭，兩隻手，兩隻腳，四肢加頭叫五體，倒身下拜，五體投到地下去了，一下子倒下去。要不跟同學說，現在學密宗的還行這個禮，西藏、蒙古的喇嘛活佛還行這個禮，他說我們拜的佛，不是五體投地。你看見很奇怪，由奇怪起仰慕心，還要學他的五體投地。我們拜的都不是五體投地，這就是沒有跟你講清爽。佛法初到中國，也是這樣倒身下拜的，我們中國的儒教家講禮貌，禮樂之事，先

講禮節，再講音樂。講禮節，拜是屈身磕頭，兩個膝蓋跪下來，把頭磕到地下，叫磕頭。我們是最恭敬，他說我們不是行禮，是野蠻不懂禮節，是在摔跟斗，毀謗我們。那些弘法的大德想想不對，才想起方便解釋，一個頭、兩個手、兩個膝蓋，還是五體，叫屈身下拜，把身體彎曲起來拜，這是第二種禮節。在我們中國只能行第二種禮節，你行第一種禮節，人家看見要毀謗，說你在那摔跟斗，不是行禮。

「作是語已」，請法的語言說完了，「五體投地」，再磕頭頂禮。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」這是表示重法，最極的恭敬，請三遍。

講到這裡，把發起序講完了。由文殊師利菩薩啟請，就把這部經發起來，發起序誰來請法，這個菩薩就叫當機眾。但是《圓覺經》則不同，不是文殊師利菩薩一個人請法，它分十二章，也就是十二個菩薩當機。《金剛經》很清爽，就是須菩提一個人請法，全部《金剛經》只他一個人是當

機眾。這當機不只文殊師利一個菩薩，有十二大菩薩，記著有這一點不同。

正宗分分科，我不能分，因為小字的科文，我看不見。圓瑛法師《圓覺經講義》的科文，可能是依著圭峰大師的《略疏》，你們就依著圓瑛法師《圓覺經講義》的科看。科文一定要看，科文不看清爽，經文的段落就分不開。每一個科文有四個字、六個字，科文就是那一段經文簡單的綱要解釋。你把科文記到，那一段經文的大意都記到了，所以你得把科文看清爽，還要看懂，把它記到心裡。下面是講正宗分。

爾時，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，諮詢如來因地法行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求大乘者，得正住持，不墮邪見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：」剛才說過，請法叫白，佛講法叫

言，也叫告，白是仰白，告是下告，文殊師利菩薩請，世尊就告。但佛告訴文殊師利請法的當機者，實際是告訴法會的大眾，也是告訴我們末法時代的眾生。

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善就是很好，讚歎他，連說兩句善哉，現在翻成的白話，就是：「你很好！你很好！」怎樣很好很好呢？你不但替現在法會的大眾，請求如來的因地法行，而且還關念到末法時代求大乘的眾生，不墮邪見，真是好上加好，善哉！善哉！所以連說兩句善哉。

「善男子！」叫他一聲。「汝等」，說法是跟文殊菩薩說，實際是跟當會的十萬大眾說法。要為《圓覺經》當機者，這個「等」，等於其他十一位大菩薩，因為有十二位大菩薩請法，所以用等。「汝等乃能為諸菩薩」，文殊菩薩為諸菩薩請法，乃至於下面十一位大菩薩，都是為諸菩薩請法，「乃能為諸菩薩，諮詢如來因地法行。」諮詢，就是請問，諮也是問，詢

也是問。請問如來的因地法行，就是在本因地中所修的法門，這是一個善根。

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求大乘者，得正住持，不墮邪見。」並且你這位請法的菩薩慈悲無量，能以關念到末法時代求大乘的眾生，叫他能以得正當的住持，於大乘因地法行之中，不偏墮於邪見。這個地方還要料揀一下，末法時代的眾生，為什麼單為求大乘者說法？如來應該發心平等，文殊菩薩也是發心平等，因為不求大乘的眾生，佛菩薩都度化不了，所以在末法時代有求大乘的眾生，叫他不要墮於邪見，你問得太好了。

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諦者詳審為義，詳是詳細，審是審實，你要詳詳細細的聽，實實在在的聽。諸位同學聽法，諦聽二字聽懂，你就學會聽法，你要詳詳細細的聽，還要實實在在的聽。詳詳細細的聽，沒有一個聽不懂的；實實在在的聽，聽了則不會妄記。你坐那裡就打瞌睡，不瞌

睡就打妄想，你諦聽了嗎？沒有。聽了，耳朵裡儘聽見法師在那講，呼隆、呼隆，像颳風。下課了，你的瞌睡剛睡醒，妄想還沒打完，你耳朵裡都沒聽進去，怎麼能聽到心裡去呢，所以聽了不懂，也不記得。既不詳也不審，既不詳細也不實在，聽法就要諦聽，把心靜下來，不要瞌睡，不要打妄想，一句一句聽到耳朵裡，聽到心裡，這樣子叫諦聽。所以如來說法，先要開示當機者，你要諦聽，應當為你說；你不諦聽，不跟你說，說了冤枉費力氣。

時文殊師利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「時」，是當時，世尊答應說法的這個時候。「文殊師利菩薩奉教歡喜」，奉如來的教命，而大生歡喜。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」文殊菩薩默然而聽，在會大眾十萬菩薩都默然而聽，默然而聽就是諦聽，默然叫做三

業默然：口默然，不說話，現在我們佛學院，你不諦聽，我還要開示你不要儘打瞌睡。社會上學校上課儘講話，老師在台上講，學生在台下講，講的聲音比老師上課的聲音還大，他口不默然，要講話。身默然，身體不要動，要坐得端端正正，不要把一隻手置到桌子上，另一隻手托住腮巴子，你這準備睡覺。要坐得端端正正，身體默然，不要亂動。意默然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打瞌睡。不是昏沉，就是掉舉，都是意不默然。身、口、意三業都默然，這樣子就諦聽了，大家用功精進，恭恭敬敬地聽。

下面應該是「佛言」，翻譯的人略掉了，我們看經的人看得出來，下面是佛說的話。

善男子！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，名為圓覺，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、涅槃及波羅蜜，教授菩薩。

「善男子！」稱呼當機者是善男子。「無上法王」，是佛自稱，王字怎麼講？王者自在之義，於法自在稱為法王。這些大菩薩都於法自在，但是他們有上，初地菩薩上面還有二地菩薩，十地菩薩上面還有等覺菩薩，等覺菩薩上面還有佛，這叫有上的自在。成了佛才叫做無上的自在，於一切法得自在，叫做無上的法王。我們學的太少，講這個法講不通，講那個法講不通，就是於法不自在。等你講得通，講得不圓融，不圓融就有障礙，還是於法不自在。所以一直到成佛，那叫真正於法自在，稱為無上法王了。那麼佛是不是自己讚歎自己呢？不是，令眾生對於世尊起敬仰之心。

「有大陀羅尼門」，梵語陀羅尼，翻成中國話叫總持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。門是個法門，法譬喻是個門，門者，能通之義。台灣叫窗門，外省叫窗戶，那個不叫門，它不通出入。這個門能以出入，才叫做門。佛的法叫法門，入此門能得到自利，出此門能利益眾生，所以叫做法門。

法門有凡夫法—人天乘，二乘法—聲聞、緣覺，菩薩法還有權教菩薩、實教菩薩，那個法門都不是陀羅尼門，因為它不能總一切法持無量義。要說一個根本法門，總一切法，一切法統統在這個法門裏面。持無量義，這個法門裏面能含攝無量的義理，叫做總持法門。總持法門叫做陀羅尼，那麼叫個什麼名？「名為圓覺」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叫圓覺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八大宗派裏面有密宗，密宗所念的真言叫陀羅尼，譬如我們念的《大悲咒》，叫《大悲心陀羅尼》，怎麼講呢？不能講，它裏面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這叫做陀羅尼。學密宗的人要尊重法，就說密宗的陀羅尼，才是最高的法門，這樣令眾生生信仰，說比顯教高明，顯教儘是說名說義。你懂得《圓覺經》說這兩句，就知道顯密圓融，密是陀羅尼，顯就叫圓覺。如來說法還有兩種法，兩種法有了二，有了二有了差別了，那還叫平等嗎？如來說的法是平等法門，在顯教的就叫做圓覺，在密宗就

叫做陀羅尼，沒有二種法門。把這些道理聽懂了，我們不輕視密宗，它是八宗之一，但是你不要迷信密宗。現在我們顯教的法師傳密宗的可以說沒有，除了蒙古、西藏的喇嘛，他們是活佛在傳，剩下的不是男居士，就是女居士。你迷信了他們，一個堂堂的比丘，拜一個老太婆作師父，去給她瞌頭下跪，這不是顛倒嗎？

他說我們是顯教，顯教是方便法門，我們連合掌都不會，他會合掌，會叉手，結果你不懂規矩把手指都叉過了頭，你還沒有學好，他說五體投地才是頂禮，我們顯教兩個膝蓋，跪下來頂禮，這不叫五體投地。你根本不懂得過去祖師的方便法門，為什麼在中國行屈身禮的，所以你迷信了他，聽他說的，我們顯教一個銅錢也不值。懂得《圓覺經》這兩句，你就說《圓覺經》就是密教，因為圓覺就叫陀羅尼，密宗的陀羅尼就叫圓覺。

「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、涅槃及波羅蜜」，圓覺才叫做陀羅尼門，

才叫做總持法門，在《起信論》上最高的一個法門叫真如，在《涅槃經》上最高的名字叫涅槃，在《勸發菩提心文》上最高的文叫菩提，在《大般若經》裏面最高的法門叫般若波羅蜜，實際都是從圓覺裏面流出來的。你看見這幾句經文，就知道斐休作的那篇序文，他不是偏讚圓覺，而是偏讚圭峰大師作的《圓覺經疏鈔》，他是依著《圓覺經》的經文作的。他前面說：為什麼叫做真如，為什麼叫做菩提，為什麼叫做涅槃，最後統眾德而大備，燦群昏而獨照叫圓覺，把圓覺說到最後好像偏了，不是！《圓覺經》本來這樣說的，這才叫陀羅尼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一切真如、菩提、涅槃，一切諸波羅蜜，都是從圓覺裏面流出來的，那叫比較的圓覺，圓覺是根本的法門，其他的都是佛性的名字，但是還屬於枝末。講圓覺就好了，流出來這些法門作什麼呢？因為應機說法，教授這些諸大菩薩，有的菩薩聽真如聽得好，有的菩薩聽菩提聽得好，有的菩薩聽涅槃聽得好，有的菩

薩聽六度波羅蜜聽得好。

「教授菩薩」，菩薩的根機不一等，名詞都不一等了，但是圓覺還是最根本的一個名詞。

一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，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。

這是佛答覆他的問題，文殊問佛的因地法行，如來怎麼成的佛，你最初發心修行修的什麼行門？現在佛就答覆這個問題：不是我一個如來這個樣子，一切如來無不如是，「一切如來本起因地」法行，根本發起在因地中修行的法門。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」，他下手用功，都得有一個下手處，下錯了，不對了。「圓照清淨覺相」，圓滿覺照自己本有的一個清淨覺相，這就是《起信論》上的本覺，人人都有個本覺。修止觀法門，先打坐，坐

下來不是叫你打瞌睡，不是叫你打妄想的，坐下來你得迴光返照，就是圓照，要照得圓滿，照自己的本覺的相貌，它本來無相。為令眾生了解，說有一個覺相，你要圓滿覺照，怎樣叫圓滿呢？不要有一點相，有一點相就不清淨，叫圓照清淨覺相。

「永斷無明」，把無明永遠斷掉。佛跟眾生什麼不同，多了無明，有無明叫做眾生，沒有無明叫做佛，把無明永遠斷滅了，才能成就佛道，入因地心，而成果地覺。要是按釋迦如來給我們作的示範，在菩提樹下打坐，就用這個功，從陰曆臘月初一坐到菩提樹下，坐到臘月初八早起，天還沒有亮，忽然看見東方出現一顆明星，一下子照到自己的清淨覺相，永斷無明，成了佛。釋迦如來在菩提樹下打坐就是用的這個功，但是永斷無明是永遠斷，一斷永斷，這叫頓超法門，頓超不是一下子頓的，還是由漸次修得，修到這個時候才頓的。《起信論》告訴我們斷無明有四個步驟、有四

個相，分成生、住、異、滅。先斷除滅相無明，再斷異相無明，再斷住相無明，再斷生相無明。到了等覺菩薩，就是釋迦佛坐到菩提樹底下還有無明未斷，它還有什麼無明未斷？住相無明、異相無明、滅相無明，這三個步驟的無明他統統斷了，就存了個生相無明，就是最初一念妄動，無明生起，叫生相無明。等到夜覩明星成正覺的時候，圓照清淨覺相，生相無明斷了，《起信論》上說得很清爽，斷了是什麼樣子呢？斷了沒有初相可得，最初生起是個什麼？沒有個樣子，無明本來沒有本體，沒有自性，是你一念妄動的，它沒有個東西，一念迷，就無明生出來了；一念覺，無明沒有了，這個時候生相無明斷了，沒有個初相可得到，可是心境馬上遍滿十方，遍虛空界，這個時候才方成佛道。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文殊菩薩在發起序上請問，在當會的大眾發大乘心，要修大乘行，一定要知道如來當初在本起因地用的什麼行門，找著成佛的正因，才能得到成佛的正果。四聖、六凡十法界，各有因果，三藏十二部，離不開因果二個字。因果二個字，不懂因果的人，開口就罵我們是迷信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這有什麼迷信呢！那不是玄妙之理，那是事實的問題，你看著西瓜好吃，得種西瓜種子，你種其他的種子想要結西瓜，怎麼能結得出來？種瓜才能得瓜。你想吃豆，種豆才能得豆；你想成佛，得修成佛的正因。只有文殊菩薩有大智慧才問這個道理，不然就是盲修瞎練，無益的苦行，等於蒸沙作飯，把沙子當是做飯的因，怎麼蒸也蒸不成飯，因果不對嘛！

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修大乘行門的菩薩，修起來他在心裡上還有一種

病，《圓覺經》下邊還會說到：作、止、任、滅四種病，只有《圓覺經》講這最細緻的病，只有菩薩才有這個病，並及問到末法時代眾生修大乘行，叫他不墮於邪見。這就是文殊菩薩不但有大智慧，還有大慈悲，關念著末法時代的眾生，所以佛就讚歎他善哉！善哉！現在講到正宗分，佛就答覆他這個問題，先答覆他如來的因地是修的什麼行門，答覆這個問題當然是跟文殊菩薩說，也就是跟十二大菩薩說，也就是跟十萬眾大菩薩說，也就是跟末法時代發大乘心的我們說。

前天講到佛開始說法：「善男子！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，名為圓覺。」要修這個法，修總持法門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叫做陀羅尼，梵語陀羅門，華言總持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什麼法才能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？圓覺法。《圓覺經》說明淨法的根本叫圓覺，由圓覺法門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、涅槃，《起信論》諸位聽過了，淨法的根本就是真如，在《圓

覺經》上它還不是根本，根本還是圓覺，真如法還是由圓覺法流出來的。於是菩提、涅槃，還有波羅蜜，在《圓覺經》上，都是圓覺法門流出來的，這叫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教授這些諸大菩薩。

一切如來，本起因地，皆因圓照清淨覺相，他問的就是這個根本問題，先答覆這個根本問題，一個佛如是，個個佛皆然，「一切如來本起因地」，根本發起大乘心，他的因地行門皆依這個法門。「皆依」，統統依這個法門，沒有一個佛不依這個法門成佛的。他怎麼用功成佛呢？「圓照清淨覺相」，圓覺是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，前文講過，如來入大光明藏三昧，是一切眾生的因地心，一切眾生都有圓覺，因為被無明給障蔽住看不見了，你想成佛，就得圓照清淨覺相。前天跟諸位同學講過，要是按釋迦如來示範給我們作的樣子，他修行到菩提樹下打坐，就是用的這個功，圓照清淨覺相。這個時候無明，《圓覺經》沒分得那麼清爽，《起信論》分得清爽，

把它分成四種無明：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先斷滅相無明，再斷異相無明，再斷住相無明，最後斷生相無明，就是一念妄動生起來的無明。這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，他的生相無明沒斷；到了臘月初八，天快亮時，東方出現一顆明星，忽然照著自己的心光，這一照，照到自己的圓覺相，清淨圓覺相圓滿照了，把生相無明斷了。接著經文：「永斷無明」，永斷，是永遠斷滅，斷滅了，無明到那兒去了？無明沒有本體，沒有自性，《起信論》上說得很清爽，把最初動念頭的生相無明斷了，沒有初相可得，一照，沒有了，空了，它沒有本體，沒有自性，虛妄之法照空了。這個時候「方成佛道」，才能成佛，你不這樣用功，不要說三大阿僧祇劫不能成佛，無量阿僧祇劫也不能成佛。今天接著講。

云何無明？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猶如迷

人，四方易處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

「云何無明？」佛自問自答，《圓覺經》上說淨法的根本名字叫圓覺，染法的根本叫無明，聽過《起信論》很容易了解，《起信論》淨法的根本叫真如，染法的根本也是叫無明，染法的根本沒有二個，先把無明認識，就是我們要遠離惡人，你得先認識誰是個惡人。你惡人、善人分不清爽，天天嚷嚷我要遠離惡人，誰是惡人也弄不清爽，你怎麼遠離？這就是我要斷除無明，得先把無明認識清爽，什麼叫無明，才能永斷無明，所以這都是根本問題。文殊菩薩沒有問，可是釋迦佛清爽得很，就自問自答，云何叫無明呢？

「善男子！」叫一聲當機者文殊菩薩，就是叫十二大菩薩，也是叫十萬眾的大菩薩，也就是叫末法時代我們學大乘的人，叫我們注意聽到。叫

一句當機者都是這個意思，叫我們注意聽著，就是叫你諦聽，什麼叫無明，這底下解釋了。

「眾生從一切無始來，種種顛倒」，無明二個字很好了解，無明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是無知、愚癡，說個土話叫做糊里糊塗，就叫無明。無明從什麼時候起的呢？在眾生分上，它沒有個開始，說無始以來就有，所謂最初一念妄動，什麼時候妄動的呢？《起信論》上說：「忽然念起，名為無明。」忽然一念不覺，叫做無明。但是《起信論》上的注解解釋忽然，不是在時間上的忽然，忽然者無前之義，沒有以前的時間，還是無始二個字。可是既然說忽然而起，好像要找忽然這個時間。

底下說這個譬喻說得很好，因為你無始以來有無明，有了無明一切法你都不明白，就「種種顛倒」，虛妄之法，你都把它當成真實之法，顛倒到什麼樣子呢？以苦為樂。苦樂二字，分不清白，《地藏經》中釋迦牟尼

佛到忉利天開地藏法會，說什麼妙法呢？叫眾生知苦樂法，你看這不是太淺顯了嗎？苦樂二字還有什麼不明白呢？眾生之顛倒，苦樂二字就分不清白，分不清白就叫無明。他還顛倒，明明是苦，他認為是快樂，所以眾生叫可憐愍者，種種顛倒，顛倒得以苦為樂。

底下說個比方，「猶如迷人，四方易處」，猶如迷了方向的那個人，迷了一個方向，四個方向都變更了。不要說把東方當成西方，把東方當成南方，統統轉了個圈，四方都變了，易處了，東西南北都搬了家。那一念迷，迷就是無明，就是不覺，那一念迷，東西南北四方都變更了方向。這個譬喻最好，我們研究要深入，不能光在文字面上研究，你得研究無始以來的無明，就是一念不覺，一念不覺什麼無始來都不覺。由這個譬喻你就知道，《起信論》上講的忽然，你迷了方向什麼時候迷的？它沒個時間性，忽然就迷了，這一迷四方都顛倒了。拿我自己說吧！我從三十八年到台北

十普寺，不曉得什麼時候迷了方向，到現在轉不過來，我到了台北十普寺，東南西北，我轉不過來，那一念不覺，四方都易處，你就知道無明什麼時候有的，忽然起的。按時間上，找不著一個時間，推到前生前世，多生多劫，無始以來種種顛倒，種種顛倒是個什麼樣子呢？猶如迷了方向的人，四方都易處。怎麼樣會生顛倒的呢？底下再說眾生的苦惱。

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」眾生不認得圓覺，不認得佛性，可以原諒，你沒有聽大乘佛法，怎麼知道什麼圓覺？什麼佛性呢？可是不認得自己，這個眾生可憐了，個個眾生都執著有個我，我是什麼樣的呢？外面得有身體，內邊得有知覺的心，身心二法合起來，才成為我相。光一個身體不能叫我，人一口氣不來，失去了知覺，心停了知覺的作用，那個人還有我嗎？光有身體不叫我。但是知覺離開了身體，單有知覺沒有身體，也沒有我。一定內裡邊有個知覺的心，外邊有個身體，合起來身心

二法才叫個我。根本沒有個我相，他起了顛倒知見，叫做「妄認」，認就是他認識了，就是他知道了，實際是妄認、妄執。我們自己的身體的相貌，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的，這個名詞諸位同學聽了二、三年，都很熟悉了，但是你一定要深入研究，不然身相不容易破。我們的身體就是地水火風四種元素組合起來的假相，有沒有身體之相呢？有，除了堅硬性的骨頭，屬於地大；熱氣、煖氣，屬於火大；血液水份，屬於水大；出入的鼻息，手腳能夠動彈，就叫做風大。除了地水火風這四種元素以外，再找個身體還找得到嗎？這四種元素組合起來的一個假相，可是死執著這是我的身體，有個真真實實的身體之相，這就叫做妄認，這是一種顛倒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。

內裡邊還有能知能覺的心呢，還是妄認的，根本沒有個心相，「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」，我們的知覺心是個妄想心，妄想心沒有本體，沒有

自性，都是無明的作用。因為你有了身體，就有了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有了六根對著外面的六塵，就起六個識，由這六個識就攀緣外面的六塵，攀緣外面六塵把影子落下來了，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心相，叫做「六塵緣影」，緣就是緣慮，拿自己的心分別叫緣慮，你分別六塵境界落下來的影子。這就譬喻現在的照相機，一照外面的境界，底片上落了個影子，有了個東西，實際沒有個東西，就是你照的外面境界留下來的影子。你得再深入研究，你自己想，你的心是個什麼樣子？除了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的念頭以外，沒有個心。你晚上睡前，在你的床打坐半點鐘用功，你迴光反照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是個什麼相？除了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種以外，你找不出影像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有一樣真實的嗎？都是外邊六塵落下來的影子，但是他認為這是我的心，我有知覺，我知道這個事。

這就是我執分開：一個身相，一個心相，合起來還是個我執，都是虛妄認的，叫做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」，於是起了我執，才種種顛倒，根本顛倒就是沒有身，硬執著有身；沒有心，硬執著有心，其他的顛倒都從這裡生出來。

譬彼病目，見空中華及第二月。

說個譬喻，這個人的眼睛生了病，目是眼睛，病目就是眼睛生了毛病，他看是虛空裡生了花，見到虛空有花，虛空裡什麼時候有個花呢？他眼睛生了病親眼看見的。你說虛空裡沒有花，他說是我親眼所見的。眾生就是這種執著，跟你抬槓到底，他親眼所見，實際不知道自己眼睛生了病，是病眼見的。

「譬彼病目，見空中華」，我們眾生認為有自己的身相，有自己的心

相，認為實實在在有的，等於生病的眼睛，他看見空中花，認為實在有的一樣。

接著講，「及第二月」，天上只有一個月亮，他眼睛生了病，看見天上是兩個月亮。你說沒有兩個月亮他不相信，他說我親眼看見的，空中有兩個月亮，眾生的妄認，虛妄認識，就是這個譬喻。

善男子！空實無華，病者妄執。由妄執故，非唯惑此虛空自性，亦復迷彼實華生處，由此妄有輪轉生死，故名無明。

「善男子！」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空實無華，病者妄執。」叫我們注意，虛空之中實實在在沒有個花，是眼睛生病的人虛妄執著的，這是第一個迷。

「由妄執故，非唯惑此虛空自性」，眾生是一迷再迷三迷，他因為有

虛妄執著，虛空之性他迷惑了，虛空之性是清淨之性，虛空裡邊沒有實花，他迷了認為虛空裡有花，這是第二個迷。

第三個迷呢？「亦復迷彼實華生處」，虛空花本來虛妄的，他認為是真實的，真實的虛空花從哪裡生出來的呢？他不知道是由他的病眼裡生出來的，妄認是虛空裡生的。這就是我們眾生的種種顛倒，圓覺自性本來清淨，由一念無明，生起種種顛倒，由無明顛倒才生起來身相、心相，種種的妄執。眾生不知道都是從無明妄心生出來的，等於眾生不知道虛空花是由病眼睛生出來的。

「由此妄有輪轉生死，故名無明。」眾生最大的苦惱，就是生死大苦，生死大苦一生一死不算大苦，輪轉生死才是苦的。死了還要生，生了還要死，輪轉在三界以內有六個道，叫做六道輪迴。六個道：三善道、三惡道。這些普通的常識，同學都很熟悉，一時天上、一時人間、一時地獄、一時

餓鬼、一時畜生，輪迴流轉，輪轉就是輪迴，輪轉輪迴的輪字我講過，過去的譬喻，是井打水的兩個桶，井上面搭了一個架子，吊了一個輪子叫滑車，輪子滑車上面一條繩子，吊兩個水桶，這一個水桶下去，提了一個水桶上來；那一個水桶下去，一上一下，這叫輪轉。

現在井裡打水的水桶沒有人看見了，說這個譬喻，就是你要是看到其他注解，如井輪上下，你不知道，我給你講就知道了。現在就是車輪子轉，無論是馬車、汽車，還離不開一個輪子，大家都看見的，車輪子轉有一個頭嗎？沒有個頭，車輪在上面，一轉，轉到下面；車輪在下面，一轉轉到上面，叫做輪迴，輪迴則不息，這才是生死大苦，你想休息休息則不可能。所以眾生怕死，菩薩怕生，眾生一提起死，死之一字，我不願聞，你怎麼說死呢！尤其早上起來，真是不吉祥，真是該倒霉，大早起怎麼說死呢？為什麼你這樣害怕呢？死太苦了，一切眾生都怕死，不曉得死了饒不了

你，死了還要生，生了還要死，死了還要生，這叫做生死輪迴。生死輪迴是不是真實的呢？妄見的，妄有的，統統從病眼見空花而起，他迷惑了虛空之性，虛空裏面沒有花，他認為有花。虛空的花，他不知道實在是自己病眼生的，他在迷，就妄執有我，再妄執有個我所，身心是我，起了我執，再起我所執，身外之物都是我所有的。於是動了貪心，貪不到動瞋恨，不應當貪而貪，不應當瞋而瞋，就動了愚癡。

社會上人與人爭，世界上國與國爭，都是病眼見空華，虛妄執著。古人有兩句話形容得最好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」天下本來太太平平，你眾生貪生怕死，你好好的活著，他不好好的活著要鬥爭。人與人爭，弄得社會不安；國與國爭，弄得世界不太平。本來大家都想著生，結果都把人殺死，這都是眾生的愚癡顛倒，死了，死了不完，死了還要生，生出來了還是這樣鬥爭，永遠沒完沒了，是不是有真實的輪迴生死？沒有，妄

有的。

「故名無明」，把無明解釋清楚，這些生死輪迴從哪兒來的？從無明來的。起的我執，妄見身相，妄見心相，都是從無明來的，這叫根本無明。無明者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是迷，就是糊塗，眾生就是這麼糊塗生糊塗死，都是無明支配的。

善男子！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，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於醒，了無所得。

「善男子！」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」，生死輪轉都是由無明起的，無明可太厲害了！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把它觀空的，因為它沒有實在的本體自性。一念不覺，不覺就是無明，這一念不覺就是個妄念，就是一念妄動，那麼這一動再動，《起信論》上有九個相，第一個

相是動相，三細六粗，第一個相就是業相，業就是動的業，你一動，無明生起了；你不動，無明沒有了。善男子！你要注意，無明不是實在有本體自性。

再說個譬喻，「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於醒，了無所得。」這個譬喻更切近，無明說了半天，我們還是不了解，作夢你都作過了，凡夫各個都作過夢，你在夢中可知道它是虛妄不實的嗎？悲歡、離合都把它當成真的。你作個可悲的夢，會痛哭流涕；你作個歡喜的夢，會哈哈大笑。或是有情有愛的人，不要分離要分離；有怨有仇的人，不應結合要結合，這些悲歡離合的境界，在夢中能說沒有嗎？「夢時非無」，不是沒有，可是等你醒來的時候，有所得嗎？你就作觀想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《金剛經》上講六個譬喻，第一個譬喻就是如夢，你作夢中觀想，我們夜裡是閉著眼作夢，白天是睜著眼作夢，在夢

中你爭我奪，甚至跟人家拼命打架，等到醒了，你想想這是幹什麼呢？根本沒有冤家對頭，跟誰拼命打架呢？根本沒有可愛的實在的東西，你貪什麼、奪什麼呢？所以不應當貪而貪，不應當瞋而瞋，愚癡，愚癡才作夢，現在都在睜著眼作夢。我們學了大乘佛法，依著聖言量的教理，才恍恍惚惚知道這個意思。不學佛法的人，誰知道在那作夢，可是都在這紛紛擾擾，都在那你爭我奪。你看報紙，世界上一天到晚，不都在那作夢嗎？結果你要作夢，作個好夢還好，結果都把人給害死。

如眾空華，滅於虛空，不可說言有定滅處。何以故？無生處故。

等你知道有無明，圓照清淨覺相，把無明照空了，無明沒有了，因為它沒有自體。要照空，還得有個自體把它照空；它沒有自體，像作夢一樣，

你圓照清淨醒了，夢境可得嗎？不可得。

再回過來說第一個譬喻像空中花，空中花等到滅了的時候，你不要認為一定有實在的滅處。這虛空花滅到虛空裡，滅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沒有個滅處。為什麼？根本沒有個生處，虛空裡從來不生花，沒有生處，怎麼有滅處？虛空花是你的病眼妄見的。所以無明在圓覺的本性上，根本沒有個生處，等你把它滅掉了，它也沒有個滅處。就像作夢醒了，這一醒，夢境作夢的時候，實在什麼境界都有。等你醒了，了無所得，根本是作夢，它沒有生處，怎麼有滅處呢？

一切眾生於無生中，妄見生滅，是故說名輪轉生死。

「一切眾生於無生中，妄見生滅」，這不但說一切眾生，連二乘人都包括在內，二乘人怕生死，所謂：「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。」見

三界如牢獄，他用功急急忙忙的為了生脫死，超出三界，從牢獄出去了，誰願意再回牢獄？視生死如冤家，生死了脫了，和冤家脫離關係了，誰願意再跟冤家碰頭呢？你叫他發菩提心度眾生，他才不幹，他不認得生死是虛妄的。都是像病眼見空花一樣，在無生滅處，妄見生滅。生滅本來空，這是大乘至極的道理，也是圓頓大法，你都這樣觀照，才能以頓悟，頓了生死。

「是故說名，輪轉生死。」這個名字叫做輪轉生死，像車輪子轉的一樣，轉來轉去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實在是虛妄之相，只有生死的名字，它沒有生死的本體。生死也就是生滅，生滅也就是無明，都是虛妄而有，虛妄而滅。

善男子！如來因地修圓覺者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

心，受彼生死，非作故無，本性無故。

「善男子！」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如來因地修圓覺者」，佛再答覆文殊菩薩問的根本問題，如來你成佛，最初修行怎麼下手呢？「如來因地」，最初本因之地，都是依圓照清淨覺相，修圓覺行門。

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，這八個字要注意，每部經有兩句最要緊的話，叫做經眼，也叫做經心。譬如人的五官，最重要的兩個眼睛；譬如人的五臟，最重要的是心臟。一部經有兩句經文最重要，譬如人的眼睛，譬如人的心，所以也叫做經眼，也叫做經心，譬如《金剛經》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這八個字是《金剛經》的經眼，是《金剛經》的經心。你研究《金剛經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八個字，沒有研究清爽，全部《金剛經》你不會懂，前面說來說去，說的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；後面《金剛經》說

來說去，還是解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八個字，就是《圓覺經》的經眼，《圓覺經》的經心。判教判《圓覺經》為頓教大乘，也是依這八個字判的，頓超法門的功夫就在一個「知」字上。先消文後釋義，知，就是知道，知道就是明了。空華，前面有譬喻解釋，解釋得很清爽，空中花：病眼生出來的虛空花，這是譬喻三界以內的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《金剛經》最後有六個譬喻，這再加上一個虛空花的譬喻。你不知道是虛空花，把它當成真實的東西，才起貪，才生瞋。你把虛空花，當成是真實的花，就有可愛的花，有不可愛的花。可愛的花，你要把它摘取過來，這就生了貪心，造了貪的業；有不可愛的花，你要把它去除掉，這就動了瞋恨心，造了瞋的業，實際都是愚癡。你天天動貪瞋癡，就是生死的業。

「知是空華」，現在你知道了，一切有為法，都等於虛空花，你知道

是虛空花，不動貪瞋癡的念頭，你不起迷惑，還會造業嗎？你不造業，還能輪轉生死嗎？「即無輪轉」，生死了脫了，頓超法門！

但是這兩句是《圓覺經》的經眼，《圓覺經》的經心，你得好好進一步的研究。這八個字最重要的就在「知」，你不知它是虛空花，把這一切有為法都當成真實的，就起了惑，可愛的花要貪，不可愛的花要瞋。貪瞋癡生起來，就要造業，起惑造業，結果得了苦果，惑、業、苦三法輪轉，這叫輪轉不息。那麼不知是虛空花，不知包括一個惑，包括一個業，起惑、造業，起惑造業受苦報。受苦報的時候，還起惑還造業，所以惑、業、苦三法輪轉，生死不息。現在就用功，一切如來都在這兒圓照清淨覺相，先要知道有為法不實在的，是空中花。這一知道，你不起迷惑了，虛空根本沒有花，有什麼可愛，動貪心；有什麼不可愛，動瞋恨。你不迷、不愚癡了，貪瞋癡把它一下子照空了，不造業了。不起惑，不造業，苦果了脫，

「即無輪轉」，用功就在這一「知」。

再進一步解釋到我們本份上，不聞佛法的眾生，叫做不知，他沒有聽過佛法，他不知道什麼叫做虛空花，什麼叫做有為法、無為法。根本這些名詞都沒聽過，所以他天天起惑造業，弄得社會不安，世界不太平。眾生本來苦，苦上再加苦，都是眾生在那庸人自擾，因為眾生不知是虛空花。外道都想求了生脫死，想得道，但是他邪知，不知道一切有為法，從哪裡生出來的，一切有為法由你的妄心生出來的。妄心就是無明，由無明生出來的，他不知道。比方像印度的婆羅門，他說人及一切萬物，都是大梵天生的。像現在的耶穌教，認為人人物物，都是上帝造的，他不知道是無明生的。他在那求知，結果求個邪知邪見，他能了生死嗎？他不會，因為他無明煩惱破不了。

我們學了大乘佛法的佛弟子，拿講堂的諸位同學，連我道源都算上，

我們算知道不算？我們算知道，我們不是不知，不是邪知，我們叫正知正見，誰聽見都相信，這講的道理很對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我們知道了是正知，但是你起惑造業、不起惑造業呢？知道歸知道，見了可愛的東西，還是要動貪心；不順心的事，照樣動瞋恨，起惑要造業，造業不還是要受報嗎？還是要輪轉生死嗎？那我們這個正知正見，算什麼正知正見呢？你要依著《起信論》去研究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《起信論》判成終教，終教是大乘的漸教，有漸次、有步驟，把無明分成四個，把知也分成四個，知就是始覺智，依著師教之緣，以前不知，今天開始知道了；以前不覺，今天開始覺了，這叫始覺。始覺的智慧生出來了，看你的根機如何了，你要是頓超的根機，當時大徹大悟，了脫生死；不是頓超的根機，要分四個步驟，始覺智分四個：名字覺、相似覺、分證覺、究竟覺。如來的知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叫究竟覺。菩薩是分證覺，三賢位的菩薩是相似覺。

十信位的菩薩，也就是我們學大乘的凡夫是名字覺，名字覺只有名字叫做覺，實在還不是覺。你能說他不覺嗎？道理他都知道了，聽得很明白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沒有什麼難解，這是依著聖言量知道的，聖言量就是佛的道理，我們自己還是不覺。

所以不要說你聽明白了，讓你學會講經說法，講得很明白，好像開了悟，說時是悟，對境還迷，境界不現前，境界一現前，照樣被境界轉。因為你才初發信心，十個信心不但沒修圓滿，可能第二個信還沒有到。初發信心的菩薩，我們相信大乘道理確切是不錯，這是初信，叫做名字覺，實際只是名字而已，還是不覺。你不努力精進，就認為你覺了，你自己打自己的閒岔，你見了可愛的境界還動貪心，不可愛的境界還動瞋恨，起惑造業，不受報嗎？起惑造業受報，不輪轉生死嗎？怎樣能即無輪轉呢？「即無」，當下就沒有。所以我們聽懂了要認清自己的知，這叫名字知，實際

不是真知，正知，再給它加個名字。真實的知道了，你不起惑、不造業，自然沒有輪轉了。

再說一個譬喻，有一位禪師去參訪一位禪宗的祖師，請問和尚如何是佛性呢？我們看大乘經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佛性什麼樣，我們學教理的人，之乎者也，給他講了一大篇。禪宗的人是一言半句，直截了當！那位禪宗的祖師怎樣開導他呢？「放下貪瞋癡，就是佛性。」你看，直截了當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你怎麼不認識自己的佛性呢？因為你有貪瞋癡障蔽到了，你把貪瞋癡放下來，不就佛性現前了嗎？這個禪師一聽到這兩句話，當下把貪瞋癡放下來，當下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了。「當下」就是「即無輪轉」的「即」，那都是頓超的根性。我們不是頓超的根性，這樣說也許太武斷了，可能同學也有頓超的根機，但是多數是漸次的根機。你知道貪瞋癡在那作怪，叫你放下貪瞋癡，一點也放不下，你怎麼能見到佛性呢？這個地

方叫圓覺，你怎麼能見到圓覺呢？你真能以放下，徹底的放下，圓覺就現前，為什麼？那貪瞋癡合起來就是無明，無明沒有自體，你把它觀空了，不是圓覺自性現前了嗎？圓覺自性一現前，哪有生死輪轉呢？那個本來是虛空華。雖然我們不是頓超根機，你一定要深入研究，我為什麼要動貪瞋癡？我為什麼明知故犯？要自己呵責自己，本來無可貪，你為什麼要貪？本來無可瞋，你為什麼要瞋？自己迴光返照，照自己的煩惱，把煩惱照空了，無明照空了，圓覺自性現前了。動貪心，你還被貪所轉；動瞋心，你還被瞋所轉，你還不認錯，不認錯怎麼肯求懺悔呢？不肯求懺悔不是錯上加錯嗎？一錯再錯，一貪再貪，一瞋再瞋，煩惱無止境，生死還有個完還有個了嗎？還有個止境嗎？永遠流轉下去。

我們學大乘佛法，是有善根才學到，對得起自己的善根嘛！所以你得深入研究，雖然我們不是頓超根性，總要往這個地方追，往這個地方究，

可能有那麼一旦，忽然貫通，圓覺自性現前。你不往裏面深究，什麼時候能明心見性呢？所以學了大乘佛法，你學會了講經說法，貪名、貪利、貪恭敬，增加些貪瞋癡煩惱，另外加上一套新的貪瞋癡煩惱。不會講經說法的人，那些根本沒聽聞到佛法的人，他是愚癡現前，才動貪動瞋，他那一套是眾生的熟路。我們當法師的學了佛法，不認真的追究，貪名、貪利、貪恭敬，加上一套新的貪瞋癡煩惱，這個法師要是動了貪瞋癡，起了貪名、貪利、貪恭敬的心，他不可挽救的。是哪一本經上，還是菩薩戒上，我記不清了，水裏生火，這真是不可熄滅，起了火了用什麼熄滅？用水。水裡生了火，你看難滅不難滅呢？所以你起了貪瞋癡，用什麼法來停止貪瞋癡呢？學佛法嘛！可是學了佛法增加一些新的貪瞋癡，等於水裏面出火，你看怪哉！不怪哉！我昨天說，希望我的同學能有一個接班的出來，能學會講經說法，但是你要把貪瞋癡的煩惱觀空，不貪名、不貪利、不貪恭敬，

名利恭敬的境界現前，你才動煩惱呢！不是在講堂裏面講經說法，我不動貪瞋癡，不動名利恭敬心，境界不現前，這個很容易。現在說個比方，假若是總統請你講經，行院政長請你說法，你歡喜不歡喜？恐怕你作夢都歡喜，為什麼？這個名太大了，報紙上大字標題，是不是？再說個譬喻：來了個大護法，遞個紅包，一百塊，兩百塊台幣，我見過就是，那不動貪心。擺著大的紅包，裏面新台幣一千塊錢的一張有一百張，那有你算的，算半天，歡喜不歡喜？名利現前了。恭敬呢？受皈依弟子磕頭禮拜恭敬，這個我不動心，我跟眾生結緣，你皈依我，我就給你授皈依，皈依了就好了，是佛教弟子，不是我個人的。有一個大老闆，或者是個做大官的，或者是個發大財的來皈依你了，你歡喜不歡喜，動心不動心？那個恭敬不是普通人的恭敬了，所以名利恭敬的境界現前，你不生心動念，那才是真實的功夫。為什麼用這個功夫？都是空中花，無可貪。不動貪心，就不動瞋恨，

所以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。

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」，接著解釋前面輪轉生死，也是空中花，沒有身相，沒有心相；有了身相，有了心相，才會受生死之苦；身相、心相都是空中花，把它觀空了，哪有生死的果報呢？

「非作故無，本性無故。」這叫徹底觀空，不是你用功修行把它修無的，因為它本來沒有。虛空裡生了花，我要怎樣把把虛空花都掃除掉？你用不著掃除，虛空花不是你掃除才沒有，它本來就沒有，你根本把它觀空就好了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前天講的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，從這個地方念下去。「如來因地修圓覺者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，非作故無，本性

無故。」前天講到這裡，這段文很要緊，前天講的時候，我已經跟諸位同學說過要注意，尤其是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這二句，分判《圓覺經》為頓　大乘，也就是依照這二句的意思。是頓超法門，功夫就在「知」字上，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，學佛分四個步驟：信、解、行、證。第一步，你我大家都有了信心，第二步功夫你得求解，解分頓超法門、漸次法門。這個地方就要注意，這是頓超法門，你要了解頓超法門的道理，頓超法門怎麼樣？它即解、即修、即證，後面三個步驟一下子都圓滿了。「知是空華」的「知」，就是瞭解，信、解、行、證的解。可是它即解、即修，就是行，即解、即行、即證，「即無輪轉」，不是已經了生脫死了嗎？已經成了佛道了嗎？這個時候身心之相皆空了，所以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。」生身死大苦，一旦了脫。

底下再告訴我們「非作故無」，作，就是修行，不是你修行才無、才

沒有，身心沒有生死，它本性就沒有，身心之相是空花，生死輪轉，還是空花。空中本來沒有花，並不是你用什麼功夫把虛空裡打掃清淨了，怎樣把空中花除掉，才空中沒有花，空中根本沒有花。空中的花是你病眼睛生的，你把病眼睛治好，生死輪轉這些身心之相，由你的妄心生出來的。你現在一知，這一知不但是正知，而且是真知，把妄心一下子空掉了，哪還有身心之相呢？哪還有生死輪轉呢？那都是些空中花嘛，所以不是你作出來的要它無。

佛法之高，佛法之深，大家都聽說過這個話，除了外道毀謗佛教的，其他相傳佛教的也都是仰之彌高，哎呀，佛教太高太深了，怎麼太高太深呢？信了佛了，不見得修行；天天修行用功，不見得是會修行，修行用功作什麼呢？修行用功是斷煩惱、破無明的，不是修圓覺妙性的，圓覺妙性不是你修出來的。無明煩惱是你修斷了不是呢？是你修斷的，無明煩惱都

從你的妄心生出來的。你要會用功，先降伏你的妄心，斷除你的妄心，妄心沒有了，無明煩惱皆空了。怎麼樣空呢？還是你修行出來的？不是的，它本來空，沒有本體、沒有自性，佛法之高之深，就高在這裡了。今天再接著講。

彼知覺者，猶如虛空；知虛空者，即空華相；亦不可說無知覺性，有無俱遣，是則名為淨覺隨順。

「彼知覺者，猶如虛空；知虛空者，即空華相」，這兩句文光消文就要注意，這兩句文差不多，但是一個是空外境的，一個是空內心的。翻譯的人沒有翻譯得很顯明，所以我們研究《圓覺經》得注意消這兩句文，注意這兩個者字，者，之、乎、者、也，就是虛字，虛字就是帶著說話的口氣。這個不是，要作實字講，實在的意思講。上面的者字，是指著外面的

虛妄之境；下面的者字，是指著你起的正智之心，不指著虛妄之心，而是起正智正慧的心。

再消文，「彼知覺者」，彼所知覺的加個「所」字，彼所知覺的妄境，「者」字改成「妄境」，彼所知覺的妄境，「猶如虛空」，本來沒有妄境。

下面再空正智，「知虛空者，即空華相」，下面不說彼，說知，你能知道一切外境猶如虛空那是個正智，那個正智也得把它空掉，也是空花之相。

前面講到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，佛法的高深就在這裡，這兩句才是高才是深呢！我們用功修行，妄境把它空不掉，所以前天講，我們是不是知空花相，有這個知呢？要不知，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怎麼會了解呢？一定是正知，不是凡夫之不知，也不是外道之邪知，真正起的正知正見，可是外邊的境界空不掉！不要說你聽明白，讓你講經說法，會講，講得很

好，大家都覺得你這個法師是開悟了，要不怎麼講這麼好呢？對於外境還是空不掉，說時是悟，對境還迷，這是無始劫來的習氣，境界現前，就被它轉，這妄境就不容易空掉。現在知道了，外面的境界是空花，把它空掉了，是頓超的根機。空掉了內裏面還有個能知空花的心，可是這個心，不是貪圖外境的妄想心，是知於一切外境猶如虛空的正智慧，你把正智慧保存著，還是個空花相。

佛法之高，佛法之深，就在這裡，所以講《楞伽經》，「八識二無我俱遣，五法三自性皆空。」八識，應該把它遣除掉，八識都是妄想心。二無我呢？二無我是智慧，我空智，法空智叫二無我。我無我，法無我，叫二無我，也要把它空掉。「五法」，一相、二名、三妄想，這是凡夫的境界，應該把它空掉，把它遣除掉。四、正智、五、如如，這是佛法，學佛法還難了解這正智，也要把它空掉，不空掉還是個空花相，佛法的高佛法

的深，就在這裡。

講那麼高、講那麼深作什麼呢，根本聽不懂，聽不懂是你聽得少，非聽懂不行，聽都聽不懂，怎麼樣能悟到這裡；悟不到這裡，怎麼樣修到這裡，怎麼樣證到這裡。這就是宗門下說：「若有一些些，便有一些些。」聽過《起信論》上說：「真如其體平等，離一切相。」真如法中，空一切相。這是《圓覺經》講圓覺妙心，圓覺妙心是空空洞洞，一無所有，你把妄境空掉了，存著一個正智的心在裏面，那個圓覺妙心不空啊！也就是圓覺妙心本來就知道，何必你再加個正智上去？聽《圓覺經》比聽般若經好，不會讓你落到空那一邊。下面兩句，再一個大翻身。

「亦不可說無知覺性，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。」到這裡是一段，這就比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的意思，又高深了一步。你不能存留一個正智，你也不能存留一個無正智，叫有無俱遣。《心經》每天作早課作晚

課都要念，因為《心經》很要緊，它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的心，《心經》裏面不是有「諸法空相，不增不減」嗎？是諸法空相，般若經是講空的，諸法的空相，就是《起信論》上的真如，就是圓覺妙心的圓覺，圓覺妙心不能增加一分，也不能減少一分，它是平等之相。

愈說愈高深，愈說愈難懂，大乘經聽多了很容易了解，先說個譬喻，圓覺妙心什麼樣子呢？你們聽講過轉八識成四智，轉了第八識成了大圓鏡智，拿大圓鏡作一個譬喻，大圓鏡是個鏡子，鏡子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？它有本體，本體上有光明，有體，有相，有鏡子的相，還有它的用，能照人照物。它不是個大圓木板子，木材是個板子不能作譬喻。譬喻一個大圓鏡，大圓鏡本身有光明，能照人照物，你不要再給它加上一個照，加上一個光明，這叫增益，它是不增。你說它沒有光明，沒有智慧，這叫做無，叫減少，也叫減損。說謗佛法有兩種：一個增益謗，一個減損謗。你說有，

增加一部分，叫增益謗，你還是毀謗佛法；你說是空，空就是無，是滅損謗，你還是謗佛法。圓覺妙心像什麼樣子？像大鏡子，這一個大鏡子本身具有光明，能照人照物，你不要再給它加上一部分能照的東西在上面，加上去就不對了，你把鏡子體破壞，它不平等了嘛！可是也不能把它減少一部分，你把鏡子扣掉一塊也不行，扣掉一塊鏡子沒有光明不能照物，那還叫鏡子嗎？你把那鏡子破壞了。所以我們圓覺妙心是什麼個樣子？你在聽的時候，要靜下來聽，沒有聽不懂的，我們本來具足有圓覺妙心，怎麼聽不懂呢？聽不懂，你不是在打瞌睡，就是在打妄想，只要靜下心來聽，沒有聽不懂的。聽懂了你打坐時，再迴光返照，圓覺妙性，也就是真如妙性，是什麼樣子呢？也不可說有，也不可說空。得深入研究，聽懂了就是聞慧，深入研究叫思慧，再依著它修行叫修慧，聞思修三慧，圓覺妙性是平等平等，你空外境的時候，當然得用智慧，用知是空華的「知」把它空掉。但

是你保存了知是空華的「知」，多餘了一部分，還是空花相，要把它空掉。

再說個譬喻，你要治病得吃藥，藥是寶貝，病好了你把藥保存著，天天還吃藥，另外生一種病，因藥加病，加了一部分吃藥的病。有病不能不吃藥，病好了，藥不要了，不然你執藥成病，哎呀，這個藥太好了，天天吃，結果又生了一種執著藥的病。

說得太高太深，大家緊張，現在台灣生活好過，醫院增加了一種營養太多的病，以前都是營養缺乏，現在生活好過，除了吃好東西以外，還要吃補養品，打補養的針，補過了頭又生病了，又要到醫院了，得營養太多的病。所以你要空外境，不用正智空不掉，知是空華的「知」是寶貝。你知是空華以後「知」也不要了，那個知也是個空花相。病是假的，藥也是假的，但是你不可以說連那個正智也沒有，你說沒有還是錯的，因為它有功用。你治病吃的藥，你不能說沒有藥，但是你不能起執著。到這個時候，

有無俱遣，有把它遣除，無也把它遣除掉，這個地方你就會用功了。

「是則名為淨覺隨順」，前面文殊菩薩問，如來因地怎麼修行的？第一句答覆他，「一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。」圓滿觀照清淨的覺相，從這個地方下手修行，結果一切如來都成了佛；你不這樣用功，修無量劫也成不了佛，那是成佛的本起因行。現在就告訴我們，圓照清淨覺相怎麼樣照呢？你不可執著有，也不可執著無，「有無俱遣」，這個時候你本來具有的圓覺妙性，是清淨的覺相，有個妄境不清淨，有個正智，還是不清淨。再說大圓鏡子，你弄黑墨染上去，鏡子不清淨，等於妄境不空。你說黑的顏色不好，染污我的鏡子，你把白粉抹上去，鏡子清淨嗎？鏡子本來清淨的，你抹上黑顏色，被黑顏色所染污；你抹上白顏色，被白顏色所染污，你執著虛妄的境界，被妄境所染污；你執著智慧，被智慧所染污。佛法的高深，就高深在這裡，學佛法的誰懂得有個智慧是什麼？好

不容易懂得了，那你得到了，一起執著就變成空花相，圓覺不清淨被正智所染了。

這個高深的道理講到最高深，可是它真是個妙法，講得沒有錯誤，你聽經也是對的，怎麼叫清淨覺相呢？清淨是一無所有，一無所有不是無。你執著有，被有所染；你執著無，被無所染，為什麼？你心裡還是有妄念，有正智，是妄念；無正智，還不是妄念嗎？所以你執著有，被有所染；執著無，被無所染，它不清淨。

你懂得這個道理，「有無俱遣」，圓覺妙性才把它打掃得清清淨淨，這樣才隨順了圓覺妙性，「淨覺隨順」是梵語文法，倒過來就是「隨順淨覺」。你這樣修行，決定不跟你的圓覺妙性相違背，一定很快會開悟，很快會證得。頓超法門，即知、即修、即證，你與淨覺沒有絲毫的相違；沒有違背，完全隨順它的妙性，這樣修、這樣證。佛法的高深就在這個地方，

下面再徵問。

何以故？虛空性故，常不動故，如來藏中無起滅故，無知見故，如法界性，究竟圓滿遍十方故，是則名為因地法行。

連說了好幾個故，什麼道理要有無俱遣呢？虛妄的境界應該遣，正智也要遣，還不可說無，為什麼要有無俱遣？這就告訴我們這個緣故，就是它的因由。

「何以故呢？」為什麼要這樣講？「虛空性故，常不動故」，圓覺妙性說個譬喻，像虛空的性，虛空的性沒有空花，也沒有無的空花。空花是從你的病眼生出來的，眼睛好了，空花沒有了，跟虛空從來不相干，它常不動。你病眼見到虛空生了花，虛空的本性可沒有動；你的病眼好了，虛空花沒有了，虛空的性常不動，你不要去增加，也不要減少。

「如來藏中無起滅故」，《圓覺經》上告訴我們的如來藏，是進一步的解釋，什麼叫作如來藏呢？真如在纏，叫如來藏；真如出纏，名曰法身。那是判到小始終頓圓的終教漸次的修行，漸次的解釋，斷了煩惱，證了法身。纏就是煩惱，真如出了纏，出了煩惱，證得了法身，這個時候就叫做法身。在凡夫分上呢，真如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，可是它在纏，被煩惱所纏縛，被煩惱纏縛的真如性是不是沒有？有啊，叫做如來藏，藏者含藏，如來含藏到煩惱裏面去。《起信論》給我們解釋，你要解釋如來藏，是帶煩惱的真如。《圓覺經》上，你把它解釋成帶煩惱的圓覺，那你解錯了，因為如來藏從來沒有起沒有滅，有起有滅，是你的妄想，是你的煩惱，也就是纏縛的纏。如來藏從來不動，真如在纏，名如來藏，這個地方叫圓覺在纏，名字叫如來藏。可是圓覺沒有起沒有滅，真如沒有起沒有滅，有起有滅是你的煩惱。

「無知見故」，怎麼不可用正智呢？圓覺妙性，在眾生分上叫做如來藏，如來藏本具足靈知靈覺，就像鏡子本來具足的有光明，不是你修行修出來的光明，如來藏中根本沒有知見這個法、這個知見，還不講邪知邪見，叫正知正見。你加上正知正見，還是增益謗，還是多餘的，所以要正智也空掉，圓覺妙性，也就是如來藏性，根本沒有起滅，也就是沒有生死，也沒有知見。它既然是個鏡子，它本具的有光明，能以照人照物，要不然怎麼叫鏡子呢？圓覺妙性本來具有的有正知正見，並不是你修出來的正知正見，它具足的有知見的功用。但是它裏面沒有知見之相，你給它一執著，多了一個知見的相，圓覺妙性不清淨了。所以如來藏在凡夫分上叫做如來藏，它本性沒有起滅，就是沒有生死，本性沒有知見，本性就這樣。

「如法界性，究竟圓滿遍十方故。」如法界性的如，不作譬喻講。「如法界性」，正如法界的本性，法界的本性是一切法的本性，也就是圓覺妙

性，它是究竟圓滿，無欠無缺，也就是不增不減，本來遍滿十方。再拿《起信論》證明：「謂心體離念，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遍」，就是離念的境界，妄念只要究竟把它離清淨了，真如妙性馬上遍滿十方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要把無明認清爽，前面講因為有了無明，才流轉生死，什麼叫無明解釋了半天，把無明要認清爽，還得把《起信論》研究清爽，它是漸次法門，把無明分四種相：生、住、異、滅。我們初學佛法才知道有貪瞋癡的煩惱，不學佛法你完全不知。才知道有無明煩惱這個名詞，於是一說起來無明煩惱，把無明跟煩惱貫成了一個名詞，我們本來是粗心，解釋的道理都很粗淺，一提起無明，就是煩惱；一提起煩惱，就是貪瞋癡。因為貪瞋癡是根本煩惱，但是要清楚貪瞋癡的根本煩惱是滅相無明。

貪瞋癡的無明煩惱，是我們欲界眾生有的，所謂：「上二不行瞋」，色界、無色界的眾生，貪瞋癡三個根本煩惱，只有貪癡二個煩惱，瞋煩惱

不起。他是修四禪八定，才生到上二界，沒有瞋恨心。你要懂得清爽，欲界的眾生才具足貪瞋癡三根本煩惱，上二界都沒有瞋恨，上二界的貪心、愚癡心，也跟欲界輕重大不相同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我們欲界的眾生，貪五欲之樂，貪六塵之境。上二界的眾生，叫色愛住地，無色愛住地，他是愛色界的禪定，愛無色界的禪定，愛就是貪，財色名食睡，他不貪；色聲香味觸法，他不貪，他貪禪定，四禪四空，空也是定。色界，叫作色愛住地；無色界，叫無色愛住地。有了愛就是貪，那個貪愛之心，貪煩惱輕得很，生死難了。

欲界的眾生的煩惱重得很，你得研究小乘證初果，三界的邪知邪見的煩惱，一下子把它轉過身來了，起了正知正見，把見惑破掉了，三界的見惑，一破一起破，證初果。到了二果破思惑，這思惑難破分九地，每一地分九品，分九九八十一品思惑。欲界這九品可費功夫了，要破了前六品，

才能證二果，還要一番生死，欲界還要來一次。破了後三品，才證三果，證了三果超出欲界，他到了色界天，色界天第四禪最高，有五層天，叫做五不還天，不還果的聖人住的天。三果聖人住那兒作什麼？他三界出不去，還有八地八九七十二品思惑未斷。八九七十二品思惑是怎麼斷呢？不是分前六品、後三品，是一列的沒有分，很容易就把八九七十二品思惑斷掉了，因為到了色界天，他的煩惱輕得很，很容易斷掉，很容易證四果。

你懂得這個道理，就知道我們不可以學大乘佛法，學到這也空，那也空，結果你一空也不空，講過《梵網經》，你能講會說，「口便說空，行在有中」，看你的行為，一空也不空，為什麼？欲界的煩惱重。讓你說的時候好像開悟了，對著境界還迷，天天在那講空，天天在那動貪瞋癡。三界以內的煩惱，都是屬於枝末無明，三界以外的煩惱叫根本無明，二乘人不知道，大乘菩薩知道了，講無明，不講煩惱了。

根本無明在《起信論》上再分異相、住相、生相，三界以外的煩惱是什麼煩惱？他我執都空了，才能超出三界，三界以外是法執的煩惱。他既然我執空了，只一個法執，都是大菩薩用功，容易空。空到最後還有一個生相無明，這是十地圓滿等覺菩薩，因為三賢位的菩薩破異相無明，十地位的菩薩叫分證覺，始覺智分四個相，分證覺他破的住相無明。十個地都圓滿，到了等覺菩薩，還有一分，還有一點點，叫做生相無明，生相無明是個什麼煩惱呢？就是正知，留著正知還是生相無明。

前面講過，貪瞋癡的煩惱，是欲界眾生的煩惱，上二界沒有瞋恨心，只有貪煩惱，他的貪煩惱很輕，只貪愛四禪八定，五欲六塵都不貪。他有愚癡，不知道四禪八定不可執著，他的愚癡煩惱也很輕。等到證到四果，超出三界破除我執，還有法執煩惱。三賢位的菩薩，任運的先破我執，我執煩惱破掉了，還有法執煩惱，法執煩惱哪裡還有貪瞋癡呢？貪瞋癡都是

三界以內的眾生才有的。說到三界以外的我執煩惱統統空了，只剩一個法執，法執煩惱不是分分空嗎？空到等覺菩薩，還沒有成佛的時候，還有生相無明，這個時候還有個什麼呢？還有法執，他執著還有真智。我們一個薄地凡夫，具足貪瞋癡，我們就知道不應該執著，他怎麼還執著？他不是執著，是無始劫來的習氣斷不掉，所以釋迦如來給我們示現，最後坐在菩提樹下發大願，再不成正覺，坐死那個地方不起來，加功進行七天七夜才把它斷掉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斷不掉。斷掉了生相無明，離念了，《起信論》說：「離念境界，等虛空界」，就是證了法界性，遍滿十方。生相無明，才是根本無明的根本，說到正知正慧，你一執著那就是生相無明。你們聽到《楞嚴經》上有二句：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」大乘佛法的高深，就高深到這個地方，圓覺妙性本來具有的正知正慧，《起信論》上有明文：「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，遍照法界義故」，它具足有大智慧光明義，

有遍照法界義。不是你修出來的，本來有的正知正見，你給它加上一個知，這就是最初一念妄動，這就是生相無明，這就是無明從這裡開始。《楞嚴經》上：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」你給它加上一個知，這就是無明根本，愈來愈深，等到動貪瞋癡，變成欲界的眾生。

《起信論》把凡夫的相，分三細六粗九個相，不是前面三個細相，後面六個粗相，也不是智相、相續相，從執取相起，愈來愈深，計名字相，才起業相，這個時候才起貪瞋癡煩惱。最初動凡夫相的時候，是三個細相，最初就是業相，業相就是動，最初那一念動，哪有貪瞋癡？就是你知見加上個知，那就是動，動了不是個念嗎？

我剛才說，你不要以為佛法太高太深難懂，你只要研究得透澈，講得明白，沒有聽不懂的，聽不懂就是你在打瞌睡、打妄想，你動貪瞋癡是妄念，你動智慧，加了個正知正見，是不是個妄念？所以《楞伽經》，連如

如還要遣掉，由正知正慧跟如如理，契合到一起了，叫如如智證如如理，叫如如。你存了個如如，是不是還是個念呢？有個念，你沒有離開念啊！沒有離開念，有念就是眾生，無念才是如來。等覺菩薩還叫眾生，所以到最後連如如的念，也得去掉。《圓覺經》上講去正知正見，就是知空華相的「知」也得去掉。但是你也不可以說它無，這還是個念；你說有知，是有知的念；你說無知，不又起無知的念嗎？清淨圓覺，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可不是無，無，生個無的念。你細心的聽，沒有聽不懂，你坐那思惟，叫思慧，圓覺妙性是清淨覺相，不可以有，也不可以無，這才清淨了。

再看經文，「是則名為因地法行。」正答覆文殊菩薩的問題，這就是一切如來在本因地中起的修行的行門，你不這樣修行，不隨順清淨圓覺，成不了佛。

諸位同學，要慶幸自己，你種的有大乘善根，而且是圓頓善根，才能

聽到《起信論》，才能聽到《圓覺經》，不然盲修瞎練，無益苦行。前天不是跟你說過嗎？講這些道理，講的太緊張了，你聽得心裡也緊張。我在屏東看見一個呷苦菜的，我出家六十年了，到了台灣三十年，大陸叫吃素，台灣話叫呷菜，這個我懂了。呷苦菜，我頭一次聽到，怎麼叫呷苦菜？他來了就給我「展」他的功夫咧，他只呷蕃薯，不吃飯，也不吃饅頭，白菜豆腐什麼菜也不吃，油鹽也不吃，儘吃蕃薯，你說苦不苦呢？這樣叫呷苦菜，哎呀！真苦啊！能不能苦出個佛出來？呷蕃薯，不是成佛的正因，要是呷蕃薯能呷出個佛出來，成佛太容易、太簡單了。我是發願成佛的人，大家都呷蕃薯呷苦菜，呷幾十年成了佛，不是很容易嗎？結果是無益的苦行，連油鹽都不吃，受這個苦一點利益得不到，你怎麼能成佛呢？你得隨順清淨圓覺，叫它遠離一切相，還遠離一切念，外面的相離開，內裏邊還有個相叫念，都把它離開，這樣修才是成佛的正因。

菩薩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，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不墮邪見。

下面還是答覆文殊菩薩問的問題，你問如來的因地法行，我給你說清白了，就是前面講的這些道理，你們當菩薩的要修行不生病。「菩薩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」，清淨心，就是要隨順清淨圓覺，不許執著有，不許執著無，才不落修大乘的病相。講到下邊有四種病：作、止、任、滅，這才叫清淨心，才能證得清淨圓覺，才叫圓照清淨覺相。「末世眾生以此修行，不墮邪見。」你就依著《圓覺經》所講的文殊章，才不落於邪見，不然你都起邪見。

長行講完，再講偈誦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偈就是偈誦，偈頌在十二分教裏邊，叫十二分經，有三分，長行是一

分，偈頌有二分，一種叫孤起頌，孤起頌就是不說長行，單獨起的偈頌，孤是單獨的意思，叫孤起頌。一種叫重頌，是頌長行文的。這個屬於重頌，為什麼要重頌呢？普通講有三種意思：

第一種道理，以應機故：眾生根機不一樣，有人歡喜長行文，有人歡喜偈頌文，就像我們中國研究文學的人，有人歡喜作文章，有人歡喜作詩。偈頌等於作詩一樣，各人的性格不一樣，根機不一樣，愛偈頌的根機，跟他說偈頌。

第二種道理，易攝持故：長行文太多，偈頌文很簡單，而且句子整齊，五個字一句，都是五個字一句；七個字一句，都是七個字一句，容易攝持長行文的義理。

第三種道理，便後人聽故：使後來的人再聽一遍，如來講經，講著講著又來些人來聽，如來不捨一個眾生，剛才講過的道理，再重覆一遍，聽

過的人不要聽了，所以變個文題說個偈頌給你聽聽。

這三種道理在《圓覺經》只能講兩種，為什麼呢？佛是在示現的淨土裏邊說的法，十萬大菩薩統統來了，沒有再來的。開講《圓覺經》，大家都入了三昧，如來入了三昧來說法，菩薩入了三昧來聽法。等到《圓覺經》說完、聽完，大家都出了三昧，沒有再來的眾生，所以只能說兩種道理，一種為應機，菩薩的根機也不同，尤其是要流通到末法時代，末法時代的根機更不同，有愛長行的，有愛偈頌的。第二種，容易攝持，長行的文太長，偈頌的文短，而且句法整齊，容易攝持，《圓覺經》講這兩種道理就夠了。

文殊汝當知！一切諸如來，從於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覺，了達於無明。

「文殊汝當知」，叫一聲當機者文殊菩薩，你應當知道，其實就是叫我們應當知道。文殊菩薩在長行中的問題，在偈頌上把問詞略掉了，答覆是依著他的問詞答的，你問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的法行，「一切諸如來」，沒有兩個樣子，佛佛道同。「於本因地」，就是根本最初發心，那個心地叫做因地。「皆以」，統統都是這個樣子，沒有兩個樣子。「皆以他的智慧覺，了達於無明。」把無明先認識清白，無明是染法的根本，最初本因地上，還是先起正知正慧，了達無明，最後才把它取消的。

知彼如空華，即能免輪轉，又如夢中人，醒時不可得。

「知彼如空華，即能免輪轉」，眾生輪轉生死是個大苦，他不知道一切法如空花，現在你依了正知正慧了達於無明，由無明生出來一切法都是空中花，無明根本的本體都沒有，所生出來的法哪有實在的？無明就是個

夢心，由夢心而生出來的夢境，哪有實在的？你了達一切法都等於虛空花，那你不起惑，不造業，怎麼會輪轉生死？不會受報了。

「又如夢中人，醒時不可得。」這一切法明明在中，哪裡不有呢？是你的無明心在那用事，等於你作夢，夢中人一切都實實在在有的；等你醒時，你可得嗎？沒有，所以我們現在無明沒斷，被無明所轉，你看見一切法，人人物物都有，一樣也空不掉。可是等你把無明斷掉的時候，一切法皆空，本來都是虛空花。又譬喻作夢的人，夢中是有的，等你醒時，了不可得，就是究竟不可得。

覺者如虛空，平等不動轉，覺遍十方界，即得成佛道。

再進一步的功夫，從今天起講的長行文，先覺外面的妄境如空花，再裏面能知空華相的知，叫做覺者，還是空花相，也不可以執著。

「覺者如虛空，平等不動轉」，覺者如虛空，不說如虛空花，因為它是虛空性，那個妄境等於虛空花。覺者呢，你要覺悟是虛空之性，虛空之性本來沒有花生沒有花滅，覺性常常不動，等於虛空性不動一樣。

你如是覺，「覺遍十方界」，就證得了法界性，遍滿十方界。「即得成佛道」，你就成佛道了。

眾幻滅無處，成道亦無得，本性圓滿故。

「眾幻滅無處」，再進一步講，滅無明，滅空花，一切都如幻如化，「幻」就是幻術變化出來的。印度有這一種幻術，什麼東西都能把它幻化出來，他拿一條手巾，一變就會變一匹馬出來，或者給你變隻狗出來，你看不是有真的馬、真的狗嗎？他把法術一結，還是條手巾，什麼也沒有了，這叫「眾幻滅」。滅到哪裡去了？本來沒有生處，哪有滅處？空中花滅了，

滅到哪裡呢？根本虛空沒有生花，哪有滅處呢？所以眾幻滅了，沒有滅處。

「成道亦無得」，前面講到究竟成佛道，你執著成佛道，執著有所得，還是妄念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上講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」等你成了佛，了無所得；有個所得，你沒有成佛。為什麼？成佛是離開一切念才成佛的，我得到佛，不是個念嗎？當然不是貪瞋癡的念，但還是個念，念沒有完全離開，怎麼成佛呢？所以成了佛道，也不可以執著有個佛道可得。

「本性圓滿故」，成了佛道，怎麼沒有所得呢？因為成了佛道，也就是證得本性，本性具足佛道，本性圓滿，無欠無缺。過去一念妄動生了無明，由根本無明起些枝末無明，這樣才流轉生死。現在一空一切空，把無明都給空乾淨了，連成佛道最後一個念也空掉了，這個時候你的本性才圓滿，本性圓滿有什麼可得呢？你過去要是有所失，今天才有所得；本性本來具足，本來圓滿，雖然流轉生死，本性不動，從來沒有失，怎麼有所得

呢？所以只能說是證得，不能說是有所得。過去不知道，今天知道了，並不是新得了一個佛道，本來成佛道的。

菩薩於此中，能發菩提心，末世諸眾生，修此免邪見。

「菩薩於此中」，菩薩修行就照這個法修，於此中，就是於此大乘行中。「能發菩提心」，你這樣發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覺心、道心，才是發真正的覺心、道心，不會為修大乘行門而起毛病。

「末世諸眾生，修此免邪見。」末世諸眾生，正指著我們，我們是末世眾生，你懂得《圓覺經》的道理，如實修行，決定不會落於邪見。

講到這裡，文殊章講完，也就是《圓覺經》十二大章講了第一章。前面講過，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」是《圓覺經》的經心，今天講的再深一步，連知是空華的「知」，也把它空掉，還不可以執著無，這是《圓覺經》

最要緊的道理。這文殊章是第一章，也就是全部《圓覺經》十二章的總綱，你把第一章懂得了，下面十一章都懂得了，下面十一章都是跟著前面第一章發起問題。因為我們是薄地凡夫，尤其是末世的凡夫，執著心大得很，聽到文殊章，就會起心動念，這樣對嗎？那樣對嗎？所以菩薩知道，要替我們請問，請佛來解釋，好流通到末世，我們好得圓頓大法的利益。再講到第二章，就是普賢菩薩這一章了。

普賢菩薩章

於是普賢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這是請法的儀式，前面講過，這裡不要再講。《圓覺經》叫做略本《華嚴經》，佈局與《華嚴經》一樣，《華嚴經》以文殊、普賢兩位大菩薩為

首領，華嚴有華嚴三聖，中間的佛是毘盧遮那佛，左輔右弼兩位大菩薩，一個是大智文殊菩薩，一個是大行普賢菩薩，這叫華嚴三聖。《圓覺經》圓覺三聖呢？中間是婆伽婆，就是報身佛。兩邊兩個大菩薩還是文殊、普賢，跟這華嚴三聖一樣，所以佈局跟《華嚴經》一樣，稱為略本華嚴就在這樣，有文殊菩薩的大智，再有普賢菩薩的大行，有大智大行合起來才能成佛，普賢菩薩替我們來請法。

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修大乘者，聞此圓覺清淨境界，云何修行？

「大悲世尊！」稱呼一聲。「願為此會諸菩薩眾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修大乘者，聞此圓覺清淨境界，云何修行？」請問，第一是為當會的大眾諸菩薩請問，實際那些菩薩都懂這些道理，實在為末法時代的眾生請問。

末法時代有大乘根性的眾生，他想要修大乘法，他看到了《圓覺經》聽到文殊章，要修清淨的覺行，不可以執有，也不可以執無，這叫清淨的境界。清淨的境界怎樣的修行法呢？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你知就好了，那是上根利智的眾生，末法時代不是沒有善根的眾生，善根太少了。中下之根，他也有大乘的善根，但是中根、下根的人，根本就不能知，他怎麼樣下手修行呢？這就請問漸次，光頓超頓超不來，總得有個漸次，下邊請問了。

世尊！若彼眾生知如幻者，身心亦幻，云何以幻還修於幻？

下面連著問三個問題，這是第一個問題，聽到文殊章，一切都是空中花，心外的境界是幻化不實在的。文殊章也講：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」。身體是四大假合，心是六塵緣影，也是幻化不實在。現在末法時代的眾生要去修，不是得依著他的身體、依著他的心去修

嗎？眾生的身體是幻化的，眾生的心是幻化的，他所修的行門，也是幻化的行門，依著如幻的身心，怎麼還修如幻的行門呢？所以這樣眾生不了解，普賢菩薩不是不了解，替我們請問，怎樣依著如幻的身心，還修如幻的行門呢？

若諸幻性一切盡滅，則無有心，誰為修行？云何復說修行如幻？

這是第二個問題，說身相如幻，心相如幻，要把它空掉，一切都把它滅盡，心外的幻境，內邊的身心，都是一些諸幻之性，都把它斷掉、滅盡了，外面的境界沒有了，身心也沒有了。身體沒有了，心也沒有了，沒有了心，誰修行呢？修行不是得用心修嗎？心也滅了，為什麼滅呢？如幻嘛！滅掉了怎麼修呢？沒有心，沒有能修的眾生了，怎麼有所修的如幻行

門呢？

若諸眾生本不修行，於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云何解脫？

說一切外境如幻，身心也如幻，一切如幻，都是一切假的，也就是一切本來空，本來空還修什麼呢？

「若諸眾生本不修行」，本不修壞了！「於生死中常居幻化」，假若眾生不修行，他本來還在流轉生死，他居於幻化的境界。「曾不了知」，曾字念「ㄘㄥˊ」，曾是從來，從來不了知。「如幻境界」，他不了知如幻的境界，就貪著境界，他認為境界是實有的。為什麼起貪瞋癡呢？他把境界當成真實的，他不知道境界如幻，天天起貪瞋癡。「令妄想心云何解脫？」他的妄想心，什麼時候能得到解脫呢？

這就是前面說，要修得用真心來修，幻心，怎麼以幻來修幻？這是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要把幻心都滅掉，外面的幻境滅了，內邊的幻心也滅了，都滅完，沒有心了，誰修呢？第三個問題，一切本來如幻，用不著修，可是眾生不知道如幻，流轉生死，得受這如幻的苦惱。他不知道如幻，把它當成境界，在受苦還是真苦，他什麼時候得解脫呢？不修不行，那麼成了問題了。末法時代的眾生聽到文殊章，起這三個疑問，普賢菩薩不是不知道，替我們請問的。

願為末世一切眾生作何方便，漸次修習，令諸眾生永離諸幻？

這是結請，還是結那三個問題，專指著末世眾生起的這三個疑惑，頓超的人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沒有什麼問題，上根的人可以，但是太少，

中根、下根的人得加方便。如來大悲，你得告訴我們方便方法，告訴漸次的法門，怎麼一步一步的修呢？不能說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很簡單，那不知怎麼辦呢！得有下手的方便，得有漸次的修習，請世尊為末世眾生說，才能遠離這些諸幻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這還表示請法的儀軌，請法的恭敬。

下面普賢章就說漸次，下面講有四個步驟，第一步怎麼樣，第二步怎麼樣，第三步怎麼樣，第四步怎麼樣，說了漸次呢，沒有漸次還是頓超的，再合到文殊章頓超的法門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＊　＊

《楞伽經》五法三自性，講五法，我們平常講名相說慣了，一名、二相、三分別、四正智、五如如，後來想想不對，昨天特別請同學查《佛學大辭典》，我現在看不見，你查查看，查到了，一查真是錯了，是一相、二名、三分別、四正智、五如如，我不更正，這是名相顛倒一下，你錄了音寫了筆記，不查《辭典》，以訛傳訛，永遠錯下去，記著：一相、二名，因為凡是一切事物，先有一個相，然後才給它加上名字。（按，前已更正）

現在開始講經，先把普賢章講過的念它一遍，為什麼要念下去呢？用功的同學用了，差一點功夫的，你不曉得人家普賢菩薩怎麼問的，那麼問都不知道怎麼問的，答覆怎麼樣答覆，你弄不著馬頭！把它念一下子啊！

「於是普賢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修大乘者，聞此圓覺清淨境界，云何修行？」這是總問，從這文殊章問起的，「一

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，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。」圓照清淨覺相很簡單，清淨覺相怎樣圓照呢？圓照就是修行，所以普賢菩薩替我們問，說是替當會的菩薩問，實際當會的菩薩都是法身大士都會修行，就是為我們末世眾生問的。「世尊！」這下邊就問了：「若彼眾生知如幻者」，一切法都如幻化，就像變戲法的變出來的一樣，看著是真的，實際是假的，這叫如幻者。那麼「身心亦幻」，前面文殊章講，一切境界如幻，身心也如幻，四大是身相，六塵緣影是心相，身不是真實，心也不是真的，身心都是幻化。「云何以幻還修於幻？」你修行，得用你的身心修行，可是身心就是假把戲，拿幻化的假身心，怎麼還修如幻的行門呢？

「若諸幻性一切盡滅，則無有心，誰為修行？云何復說修行如幻？」這是問第二個問題，前面說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。」身心觀空了，沒有身相，沒有心相，一切都是幻化，都斷滅，沒有眾生了，

誰在修行呢？那麼沒有眾生修行了，怎麼世尊又說修行如幻呢？這是第二個疑問。

第三個疑問：「若諸眾生本不修行，於生死中常居幻化」，不修還不行，要說不開導眾生，眾生本來不修，在生死道中轉來轉去，常居幻化生死之中，他居於幻化假的不要緊，他不知道是假的。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」，不修他怎麼知道境界如幻呢？你看一切不聞佛法的眾生，他如幻二個字還沒有聽過，他怎麼知道呢？「令妄想心云何解脫？」眾生的心是妄想心，妄想心要解脫，怎樣解脫法，他根本不知道是如幻的，他怎麼能解脫呢？那永遠流轉生死，永遠當眾生了，所以有這三個別問請求世尊。

下面再總問一下，「願為末世一切眾生」，所以前邊是為當會菩薩是帶著說的，實實在在為我們關心，末世眾生去佛太遠，親近個善知識都親近不到，聞法的因緣很難，所以假如末世有善根眾生修大乘，他不會修怎

麼辦呢？

「願為末世一切眾生作何方便，漸次修習，令諸眾生永離諸幻？」這個總結的問詞有兩個，第一問作何方便，第二問作何漸次。前面文殊章是頓超法門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很簡單，一下子頓超過去了。可是其他的中下根的眾生夠不上，不假方便怎麼行，方便就是下手的方法。作何漸次？第一步怎麼樣，第二步怎麼樣，第三步怎麼樣，得有次第。這樣末世眾生才能永離幻化，不然幻化就是幻化，永遠不能解脫。這是個結詞，問這兩個問題，要把它記清楚，一個問方便，一個問漸次。「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」行禮行完，表示恭敬，表示好了，世尊正式答覆他，先讚歎他問得好。

爾時，世尊告普賢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

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修習菩薩如幻三昧，方便漸次，令諸眾生得離諸幻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普賢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修習菩薩如幻三昧」，還是叫修行如幻，就是修行如幻的三昧，修行三昧也是如幻的。「方便漸次」，如來是答覆他的問題，他問的兩個問題：一個方便，一個漸次。如來答覆，一個方便、一個漸次。為什麼我給你重念一遍，一再的給你說呢？不然下邊你弄不清楚，「令諸眾生得離諸幻。」有了下手的前方便，再有次第，有修行的步驟，就可以用功進步，永遠得離諸幻。

「如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你要詳細的聽，你要實在的聽，我再給你說。

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這時候普賢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都三業默然，靜靜的諦聽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種種幻化，皆生如來圓覺妙心。

前面念的是前天講過的，重新溫習溫習。現在講今天的，今天的第一句經文就不好消，怎麼樣呢？多了「如來」二個字，翻譯的人，當時的譯經場組織很嚴密，翻譯了，還有證義的人，義理對不對得證明一下，沒注意到圓覺妙心，是一切眾生的本性，不必要加上「如來」二個字。加上「如來」二個字有什麼錯誤呢？大家以為是成了佛以後，圓覺妙心還會生起來一切幻化，就是成了佛以還當眾生，這是大大的錯誤。下面講到彌勒菩薩章，單替我們請問這個問題，就是成佛以後什麼時候再當眾生，所以這個名詞一定要把它研究清楚，翻譯的人是依著梵文翻譯的，梵文上一定有如

來二個字。圓瑛法師注的《講義》注意到了，他不按佛那個人解釋，不指著佛說，是個「指」義。如者，不變謂之如；來者，隨緣叫做來。圓覺妙心它不變隨緣，所以叫做「如來圓覺妙心」。這是解釋對了，不會生錯誤，但是不懂的人，還是不知道圓瑛法師的意思，就是你指著此佛，如來圓覺妙心，是變成成佛以後的圓覺妙性，那麼成佛以後再生幻化，那不是成佛以後再變眾生嗎？剛才講這是大大的錯誤，那麼解釋這二個字義還是不大明瞭。

我有一個方法解釋，為什麼加上「如來」二個字？圓覺妙性，人人本有，但個個不知，唯如來盡知，所以叫做「如來圓覺妙心」。還是指著一切眾生的本性，一切眾生的圓覺，但是眾生不知道，唯有如來知道，所以叫做「如來圓覺妙心」。譬如天文學家，在虛空之中發現了一個新的星座，在過去天文學史上記載的星座，沒有發現，這位天文學家發現了，他的研

究報告一發表，大家都注意了，都用天文鏡來觀察，不錯，真是有這個星座，這是某人發現的，那這個星座取名，就以他的名取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那個星座是本來有的，過去沒有人知道，有這個天文學家他發現的，所以就替這個星座取個名，叫某人的星座，就這樣個意思。你懂得這個意思，「如來」二個字不指著佛那個如來，是指著佛發現的圓覺妙心。

還有一個道理，帶著上面那一句要解釋，「種種幻化，皆生如來圓覺妙心。」這個要把它注意解釋，不解釋一定解釋顛倒，種種幻化的境界，幻化的眾生，都是依著圓覺妙心生的，生於圓覺妙心，不是從圓覺妙心生出來的，要注意這個解釋。下邊有一個譬喻。

猶如空華，從空而有，幻華雖滅，空性不壞。

「猶如空華，從空而有」，「從」字也要注意解釋，「從」只能做「依」

字講，猶如虛空花，是依靠著虛空而有的，沒有個虛空，顯不出來虛空花，它得依靠著虛空，但是虛空裡不生空花。從這譬喻你就明白，一切幻化諸法，是依著圓覺妙心生的，而圓覺妙心，可不生幻化諸法。一切大乘經都是這個道理，切不可以解釋顛倒解錯了，圓覺妙心也生幻化諸法，成了佛以後還得當眾生，成了佛了你證了圓覺，圓覺要生幻化之法，永遠生的沒完沒了。那麼虛空裡生空花，有虛空就生空花嗎？空花不從虛空裡生，空花是由你病眼生的，但是沒有虛空可生不出來，它得依著虛空才有的，「從」不作「由」字講，由空而生就錯了，是依空而生。下面就答覆他問的問題了。

眾生幻心，還依幻滅，諸幻盡滅，覺心不動。

「眾生幻心，還依幻滅」，這答覆他依著幻來修幻。幻化諸法，這些

虛幻的境界滅盡了，幻心也滅了，幻心都滅了誰修行呢？這裡就答覆他，等於空中花是幻化的，空中花滅了，空性不斷滅，虛空之性本來清淨不壞，一切眾生的幻心滅了，怎麼滅呢？還得依著如幻的修行才能滅，眾生的幻心，或依著如幻的修行，才能把它滅盡。

「諸幻滅盡」，幻心、幻境都滅盡了。「覺心不動」，覺心是圓覺清淨妙性不動，等於虛空不動一樣。

依幻說覺，亦名為幻；若說有覺，猶未離幻；說無覺者，亦復如是。是故幻滅，名為不動。

再把覺把它取消，「覺心不動」，你執著覺還是幻，你要曉得一切名詞都是對待假立的。「依幻說覺，亦名為幻」，依著幻法才說有個覺，沒有幻了，覺也建立不起來。《楞嚴經》講的，「同於交蘆」，像兩枝蘆葦

搭了個架，你把這邊蘆葦拆掉了，那邊蘆葦站不住也倒下來。說覺是依著幻建立的，佛教的哲學，就是這個地方高深，你不聽到高深的地方，這些最高的哲理你不會明白。但是沒有聽不明白，你只要諦聽，決定聽明白，什麼叫做覺呢？不是幻就是覺，現在沒有幻了，你對誰說覺呢？說不來了。

譬如社會上有好人，有壞人，什麼叫做好人呢？不是壞人，就叫好人。社會上沒有壞人了，好人也沒有了，怎麼沒有了呢？統統變成好人了，好人的名詞建立不起來了。再進一步的講，對著不出家的人，我們叫做出家人。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出了家，比方你到西方極樂世界了，你不能說誰叫做出家人，怎麼回事？那裡沒有在家人，沒有在家人，出家人的名字怎麼建立？就是這樣解釋的。你把幻法滅盡了，覺也是如幻的，也是幻化不實的。

再進一步，「若說有覺，猶未離幻；說無覺者，亦復如是」，佛法的

高深，要高到這個地方，深到這個地方。一切眾生的法，都是幻化不實的，眾生的法滅盡了，覺性不動，你執著還有個覺性，還是個幻法，不過這個幻法太高明了就是了，再高還是幻法啊！譬如我們的眼睛是清淨無塵，一點沙子不能放進去，再細的沙子飛到你眼睛裡不行，眼睛裡不容許有沙子。說我這裡有一點點金屑，屑就是最細的金粉，這不是沙子，是最名貴的金粉，點到你眼睛裡，受得了受不了？你照樣受不了。所謂：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塵。」金屑雖然名貴，屑就是很細很細的末，落到你眼睛裡，還是變成微塵。清淨覺性，不容許有幻，也不容許有個覺。那這個高深的我聽明白了，叫做是一法不立，一切皆空，要把它空得乾乾淨淨。

幻法沒有，覺性也沒有，你又錯了，「說無覺者，亦復如是。」為什麼？你執著個有，叫增益謗；你說個無，叫滅損謗。覺性，不但清淨而且平等，你給它增加一部份不可以，你給它減少一部分也不可以，誰說有，

誰說無呢？你心裡動個有的念，動個無的念，你沒有離開念，有念就是凡夫，無念才是如來；有念就是個眾生，你還是個凡夫眾生。你說你了解了，實際沒有了解，你說有覺不對，說無覺也不對。這就是禪宗說的：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。」你一開口，講是這樣，你錯誤；你動了念頭，說不是這麼樣？還是錯。佛法不是你說的，佛法不是你想的，你開口就錯，動了念頭就錯，乖還是錯。圓教大乘，高就高到這裡，深就深到這裡，但是不落於斷滅，你落於斷滅，還是大錯。

「是故幻滅，名為不動。」解釋不動，不被有所動，不被無所動。你生個心動個念，一動就是業，《起信論》三細六粗，第一個相就是業相，業相就是動相，你一動個念，妄心生起了。覺性不動，怎麼叫做不動？不為幻法所動，不為覺法所動，不為有覺所動，不為無覺所動，才清淨平等。你聽到這裡，聽明白，要思維思維，深究深究，尤其打坐的時候，要研究

研究，究竟我的圓覺妙性怎麼不動？不動是什麼樣子？你動個念它就動，你想出來這麼個樣子，全是你在打妄想，都不是圓覺妙性。講到這兒，再叫他注意。

善男子！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。

下邊告訴他總結的問詞，問如何方便下手？方便是前方便，下手的方法叫方便。如何的漸次？下面告訴他漸次。告訴他方便，所以前面昨天講過的我再念一段，叫你再注意。這兩個問題，你把它忽略了一個，注解上沒講清楚，那你可糊塗一輩子，第一、先離妄境，對著心叫境，心外之物，山河大地，一切人人物物，這都叫做境界。對著心的法，不是心就叫境，境都是幻化不實的，都是虛幻不真的，要遠離，遠離就是空把它空掉，也

就是無把它無掉。

這個時候，恐怕你執著空，恐怕你執著無，再換個字眼，形容一下，叫遠離，離之又離叫遠離。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」，句號要圈到這裡，不要圈到下一句，這是一句告訴我們的方便，你把這一句帶到下一句去，把下手的方便方法忽略過去了，末世眾生簡直沒辦法用功。因為講的圓覺妙行，一空一切空，講的都是玄妙之法，你得玄得來，妙得來才行，忽略了什麼方便呢？「堅執持」三個字，要堅固執持，你最初第一步，要離開虛妄的境界，你不腳踏實地用點真功夫，怎麼離得開呢？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你說得很簡單，《圓覺經》還能說錯了嗎？沒有錯，那是佛的境界。你把佛的境界，當成你的境界，你知是空華了，你把空華空掉空不掉？你沒有空掉，怎麼即無輪轉呢？所以儘說的容易不行，你得做出來，做出來可不容易。要把虛空花的境界把它遠離了，你得堅固執持，堅固執持遠離

幻境的心，這就叫做發道心，道心要堅固執持，不能叫他動搖。

把你聽過的《起信論》用上，注意修行信心分，大乘起信，起大乘的信心，大乘的信心修成功，一下就超一萬大劫，你四個信心不成功，不能入住位，大乘菩薩的生死沒有了脫。我們都有善根，沒有善根生在末法時代，怎麼聞到大乘佛法呢？有善根怎麼還當凡夫呢？你四個信心沒有修圓滿，可能都是初發信心的菩薩，大乘經聽過，沒有堅固執持遠離心，沒有腳踏實地真實用一番功，虛妄的境界，你離不開。

《起信論》告訴我們，修行信心怎麼修法呢？先發四種信心，再修五種行門。第一、你得信根本，《起信論》上的根本法就是真如，這個地方就是圓覺，你要相信你自己有圓覺妙性，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。十方諸佛由這圓覺妙性成了佛，我也能成佛，一定要相信自己，這叫做自信力，這就叫做自尊心。再相信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合起來四種信心。這四種信心要

堅固執持，叫它不要動搖。

你再修這五種行門，就是六度法門，合成五度。

第一、你先修布施度，布施遠離慳貪，慳貪是虛妄的境界，虛妄的境界我們怎麼離不開？明明是空花，你遇到境界怎麼還是要貪呢？幾張鈔票，都是假的，怎麼還慳吝捨不得呢？你沒有腳踏實地的修真功夫，你沒有堅固執持遠離心，要修布施，一定要把慳貪虛幻的境界把它離開。

第二、你要持戒，我們都受了戒了，不受戒還著急，出了家怎麼還不能受戒呢？受戒再辛苦不怕，一定要受，受了怎麼又犯戒呢？你沒有堅固執持受戒的心。受戒是遠離毀犯的境界，是犯齋、毀戒的事情，統統要遠離開，要堅固執持遠離心，才能一切惡不作。防非止惡是戒的功能嘛，你怎麼犯戒了呢？遠離心不堅固，也就是道心不堅固。

第三、你修忍辱行，忍辱是遠離瞋恨心，有人欺侮你，或者打你，或

者罵你，或者嫉妒你、障礙你，你忍不得。它是虛幻的境界，你怎麼把它當成真的呢？因為是無始劫來的習氣忍不得，忍不得是你沒有用堅固執持的功夫，不要說人家打你、罵你、欺侮你，你忍不得；說你一句不順耳的話，你就動氣，這樣還能成佛嗎？要大生慚愧，要堅固執持忍辱心，怎樣的侮辱，不能忍？這叫忍辱。

第四、精進行，為什麼要懈怠放逸呢？你道心不堅固。道心堅固了，妄身妄心，還有什麼懈怠放逸？

第五、禪定、般若，合起來叫做止觀門。先修止，坐著修止，止一切境界相，為什麼止一切境界相？一切境界如幻如化，這就合到第一步的次第，遠離一切如幻境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前面講到：「善男子！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」，一切境界都把它觀空，都是幻化不實，虛妄不真，但是告訴我們下手的方便方法，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」，你得把遠離幻境的心，叫做道心。你得堅固執持，你不堅固執持，境界幻化不實是佛經上說的，你可離不開，怎麼離不開？它無始劫來的習氣，所以我們在大陸上住叢林有句笑話：「老修行最怕如意齋！」老修行是什麼苦的境界都不怕，談起來功夫，誰都有兩下子，但是今天打如意齋，他可要現原形了，為什麼？因為大陸叢林茶飯太苦了，天天吃些臭腌菜、臭冬瓜，啊！苦的想吃個豆腐找不到。今天有個大齋主來打如意齋，不但有白菜、粉絲、黃瓜、木耳，還有冬菇。大鍋的菜一煮特別有味，一進齋堂就聞見香，坐那念供養咒的時候，就直

嚥口水。等到行堂師添菜添到碗裡，一看見更不得了！添飯來了，拿筷子比一下，飯不要，儘吃菜。再聽見糾察師一表堂：「今天有齋主打如意齋，常住準備很多，諸位師父發心吃。」叫你發心吃，真正發心吃，平常吃一碗菜，今天吃了三碗，不能輕易放過，再來一碗，天熱吃得身透大汗，汗流浹背，不怕！熱也忘記了，功夫呢？功夫都忘記了，都被如意齋轉了去了。如意齋有多大的境界，那不是虛幻不實的境界，無始劫來的習氣，見了好吃的還是好吃，是不是？

我前年在基隆大覺寺講《維摩詰經》，有台灣的信徒送米粉去打齋，當家師說這個東西我不會煮，你們發心去煮吧！給大家煮點心。我們去聽經的有本省人的很多，好，就煮點心煮米粉湯，大家都吃得很歡喜。吃完了，有一個外省的法師就來跟我「展」功夫說：「法師啊，我今天吃了七碗！「第一名，了不得！」這米粉湯有多大的境界？就轉不過去，所以說

時是無，對境還迷，幻化的境界，虛妄的境界，我們只要境界現前，幻化不來，虛幻不來。你得用點真實的功夫，要堅固執持道心，堅固執持遠離心，腳踏實地用一番真功夫。第一個步驟，就是第一個次第，你才能把境界把它觀空、打破。這是把「堅固執持遠離心」這一句話，你把它忽略了，或是你把它念到下一句，解釋的沒有實在，只有漸次沒有方便。所以得堅固執持遠離心，這是個方便，才能把第一步漸次的功夫達到目地。再講第二個漸次。

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；

「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」，第二步，把幻境離開了，還有一個幻心，心也不幻嗎？所以你應該迴光返照，照自己的心，心也如幻如化，應該遠離開，這是第二個漸次。你把聽過的《金剛經》用上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：

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空那些虛妄的境界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都是空外境。到了後半卷，空妄心，無我見、無人見、無眾生見、無壽者見。你心裡還存著空我等四相的見，那還是幻化的，把妄心也空掉。不但外面凡夫的境界要空掉，連佛的境界、法的境界都把它空掉，所以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！不能見如來！」這個心才把它空得乾乾淨淨，合到《圓覺經》就是第二步的漸次。再講第三步。

遠離為幻，亦復遠離；

這是第三個漸次，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在呢？還有遠離幻心的智慧在，智慧也是如幻的智慧，你存了智慧在，還是幻化不實的，遠離幻心的幻智，叫「遠離為幻，亦復遠離」，這是第三個漸次。

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；

第四個漸次，離第三步的遠離，「離遠離幻」，上面的離字是第四步的功夫，中間離字是第三步的功夫，第三步遠離幻心的幻智，叫做遠離智。第四步的功夫，「離遠離幻」，要配到《圓覺經》裡，這就是「覺」。幻智離開了，還有個覺，覺圓覺妙性，這時候是不動的，你一執著，它可就動了，所以那個覺也不能要，也應該遠離，一共四步功夫。到《圓覺經》下邊還有這個樣子四步功夫，第一、離幻鏡，第二、離幻心，第三、離幻智，第四、離幻覺。覺是圓覺妙心怎麼如幻？你一執著，就變成幻。

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。

到究竟無所得的境界，沒有可離的了，幻境也離了，幻心也離了，幻智也離了，幻覺也離了。諸幻都離了，到了無所離的功夫，用到無功用的

時候了，這個功夫太高太深了，那怎麼樣的高，怎麼樣的深呢？底下說個譬喻，你就懂了。

譬如鑽火，兩木相因，火出木盡，灰飛煙滅。

這是解釋前面四步漸次的功夫，也答覆到為什麼以幻修幻，以幻心來修幻法。「譬如鑽木」，這個鑽字念動詞念「ㄗㄨㄢˋ」，念名詞念「ㄗㄨㄢˋ」，古時候沒有發明火柴，取火的方法很笨，還是伏羲氏發明的，中國是伏羲氏發明的鑽木取火，印度不曉得那一位發明的，可能佛在世時要取火不容易，還是鑽木取火的。

「兩木相因」，這個譬喻不大好懂，這個因字，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作「依」字講，能鑽的是木，所鑽的也是木，兩木相依，才能鑽出火來。名詞念「ㄗㄨㄢˋ」，現在我們看木匠用的鑽都是鋼鐵的，釋迦佛在世的時

候，可能還沒發明鋼鐵的鑽，還是用木頭鑽木頭，要是有也不能用鐵鑽，因為鐵鑽不會被火燒掉，跟以幻修幻，兩個都滅掉的法不合。一定能鑽的是木，所鑽的也是木材，兩木相因，這一鑽鑽出火來了。

「火出木盡」，把火鑽出來了，所鑽的木材也燒掉燒完了，能鑽的也是木，也被鑽出的火燒掉了。木盡，是兩個木都盡了，這就是以幻修幻，依著幻心修幻法，把幻境滅掉，幻心也滅掉了。火出木盡，就譬喻兩個漸次，幻境滅了，所鑽的木材燒掉了；幻心也滅了，能鑽的木材也燒掉了，兩個木燒掉，譬喻兩個漸次都遠離了。

這再譬喻第三個漸次、第四個漸次，「灰飛煙滅」，過去解釋《圓覺經》的，有人說是翻譯的人梵語沒有顛倒過來，應該是「煙滅灰飛」，圓瑛法師也是這樣解釋，其實沒有顛倒，他把煙執著成是木材燒成炭的煙，炭也變成灰，先把炭燒成灰了，煙先滅，還剩下灰，風一吹，灰也飛盡了。

我的解釋，不必要顛倒，順著經文講，還是譬喻煩惱愈輕愈輕，幻心、幻境，都是粗重的煩惱，是凡夫的心。「灰飛」是譬喻「幻智」，它的份量很輕，木已經燒成炭，炭已經燒成灰，份量很輕，但是還是染污法，它還是如幻的，風一吹它可飛掉了，怎麼能風一吹就飛呢？它的份量很輕。這個時候，虛空之中飄飄渺渺，還存在個「煙」，譬喻第四個漸次那個「覺」，那個覺的份量更輕，譬如空中餘留的餘煙，不是木炭的煙。這個時候，空中飄飄渺渺還剩的餘煙，微微的風都吹掉了，煙也滅了，這是第四個漸次，那個「幻覺」也滅了。

以幻修幻，亦復如是，諸幻雖盡，不入斷滅。

「以幻修行，亦復如是」，幻心怎麼來修幻法呢？跟兩木相鑽一樣，能鑽的也是一個木，所鑽的也是一個木，能修的是幻心，所修的也是幻法。

「諸幻雖盡，不入斷滅。」幻心、幻境都滅了，幻智、幻覺都滅了，一切都滅了。「不入斷滅」，這個時候，還存留清清淨淨的虛空在。你擺上兩個木頭，你把木頭燒掉了，還有一些灰，還是不清淨；灰沒有了，還存點煙，還是不清淨；煙也沒有了，這個時候，虛空清淨了，這才叫清淨圓覺，不是沒有了，入於斷滅了。你執著有，是大邪見；你執著無，是斷滅，還是大邪見。所以「不入斷滅」，不落於有，也不落於無，也就是不落於空。

講到這裡，把方便漸次，為什麼以幻修幻，修了了才能清淨，清淨了圓覺妙性現出來了，不落於斷滅。

善男子！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。

「善男子！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再把漸次的行門，合到文殊章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接到頓超的法門上，還是接兩個的，還是有方便，還是有漸次。所以你解釋四步漸次的時候，你把「堅執持遠離心」方便下手的功夫解掉了，我們末法時代的眾生不能用功，盡說大話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結果盡說些空，你做起來，一空也不空，就是《梵網經菩薩戒》上講的口便說空，行在有中。為什麼？你沒有方便下手的功夫，盡說空，就空得掉了嗎？可是你用功有這四步漸次，你懂得這個道理，下手用功，用到「諸幻雖盡，不入斷滅。」這個時候，你迴光返照，再照那方便漸次還是多餘的，為什麼？就怕你不知道是幻化的，「知幻即離」，作什麼方便？就怕你不是真知，所以知是空華的知，我解釋的很詳細，知就是始覺智，不是十信位的始覺，那叫名字覺。我們知道我們是十信位的菩薩，那是聖言量是佛的境界，我們知道了，轉不過來境界呀！

境界都轉不過來，你怎樣了生死，能沒有輪轉呢？所以我們的知叫名字覺，名字覺就是不覺，《起信論》上不是下了注解嗎？名字是覺，其實不覺。也不是三賢位，三賢位叫相似覺。那是什麼知呢？那個知就是分證知，就是分證覺，是菩薩的覺，菩薩的覺就是從初地菩薩，一直到等覺菩薩，最高就是等覺菩薩的知。他到這個時候，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」，一下子就離開了，你做什麼方便呢？

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」，覺性本在，為什麼要修行用功呢？修行用功是離幻的，也就是破無明斷煩惱的，圓覺妙性是本來現現成成，不欠不缺，不是你沒有的圓覺，修出來個圓覺，你離了幻法，覺性現前。可是要有功夫才行，沒有頓超的根機，你就得用漸次，佛還是說四個步驟。比如你要上大殿，得上四個台階，你得一步一步走那四個台階，才能到佛殿。但是你不能說沒有人一步就超過四個台階，你不能這樣武斷說沒有這種

人。會武術的人，一步超過四個台階是很容易的，不會武術的年輕有力的人，一步也能邁過四個台階。我們沒有力氣，只好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的往上走，但是你不能說沒有那個人一步能邁過四個台階，有這種根機。這就是說，你能以知道這個幻就離開，還作什麼方便？你離了幻，即是覺，還有什麼漸次？

還合到文殊章頓超法門上，「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。」幻境離開，幻心離開，幻智離開，諸幻離開，講到這兒長行講完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再說偈誦，要重宣此義，叫重頌。

普賢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無始幻無明，皆從諸如來，圓覺

心建立。

這跟長行文一樣，翻譯的人沒有注意，圓覺妙心不應該加上如來二個字，前面解釋長行文詳細解過了，圓覺妙心是一切眾生的圓覺妙心，但是眾生不知，不叫眾生的圓覺心；如來皆知，所以叫諸如來的圓覺心。建立，就是生出來的，但只作「依」字講，依圓覺心而建立，並不是由圓覺心生出來的虛幻無明，無明不從圓覺心生，它是依著圓覺心建立的，這叫做無真還不成妄，有真的圓覺心，才有虛妄的無明，下面再說譬喻。

猶如虛空華，依空而有相，空華若復滅，虛空本不動。

「猶如虛空華，依空而有相」，偈頌上用「依」字用對了，前面說從空生，從者由也，由虛空生，虛空怎麼能生空花呢？空花是由病眼生的，但是它是依著虛空才有相，沒有虛空，還現不出空花相。你儘管有病眼，

沒有虛空，可看不出來空花。所以無明雖然不是圓覺心生的，可是依著圓覺心建立的，有圓覺心才能建立無明。

「空華若復滅，虛空本不動。」一切都滅盡了，還修什麼呢？滅是滅幻化的空花，滅是滅幻性的無明，把無明空花滅盡了，虛空之性本來不生，本來不滅。空花是由你病眼生的，你把眼睛治好，空花滅了，滅是從你眼睛滅的，虛空從來沒有生花，哪有滅花呢？所以說虛空之性從來不動，你一念妄執生了無明，無明滅了，無明生、無明滅，圓覺心沒有動。

幻從諸覺生，幻滅覺圓滿，覺心不動故。

「幻從諸覺生，幻滅覺圓滿」，從字一定要作「依」字講，一切諸幻法，都是依著諸覺生出來的，依著一切覺性生出來的，要是幻法都滅了，幻滅覺性可圓滿了。你最後有一個幻智存在，覺性不圓滿；有一個幻覺存

在，覺性不圓滿。

「覺心不動故」，因為圓覺妙心，從來沒有被無明所動，無明生，它也不動；無明滅，它也沒動。這時候幻化的無明，一切幻化都滅盡了，覺性圓滿了，覺心本來不動。

若彼諸菩薩，及末世眾生，常應遠離幻，諸幻悉皆離。

這就是你是當會的諸大菩薩，乃是末世修大乘的眾生，你應當遠離諸幻。按次第，先離幻境，要發堅固遠離心，把虛幻的境界遠離開。第二個次第，再離幻心。第三個次第，離幻心的智慧，也得遠離開。第四個次第，還有個離幻的覺心在，你一執著覺心，不是圓覺，還是幻覺，還要離開。這個時候諸幻悉皆離，統統離開了。

如木中生火，木盡火還滅，覺則無漸次，方便亦如是。

再說個譬喻，「如木中生火，木盡火還滅」，木中生火，等到木盡，火也滅了。「覺則無漸次，方便亦如是。」譬如那四個漸次，兩木相因，能鑽是木，所鑽的也是木，能鑽的木，譬如遠離心；所鑽的木，譬如遠離境。結果火鑽出來，兩個木都燒盡，兩個次第都空掉了。那麼還有鑽木的智慧在，就是「灰飛」，還有點灰在；灰飛了，「煙滅」，還有個覺在，還有個飄飄渺渺的輕煙餘留在虛空，灰飛了，煙也滅了。

這個時候清淨了，「覺則無漸次」，還是因為你的根機不夠，由不覺才說漸次說方便，就怕你不覺。一覺，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」，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」，都是用這個知，這個地方知就是覺。你只要一覺，一切幻化諸法統統離開，有什麼漸次呢？有什麼一步一步的步驟。

「方便亦如是」，所以偈頌上還是兩步功夫，還有方便，第一個虛幻

的境界，你離不開，非假方便功夫不行。「堅固執持遠離心」，就是方便，方便作什麼？因為你不覺才加方便，覺了還有什麼方便呢？講到這兒偈頌講完。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上來講了文殊、普賢兩章，今天講第三章普眼章，普眼章經文很長，先把大意說一下，普眼菩薩慈悲，請佛權巧方便詳細的演說方便次第。佛大慈大悲，從凡夫最初下手說起，一直說到成佛的境界，就像我們坐長途的車，從起點站，一直說到終點站，中間一站一站什麼樣子，連中途站境界都說明白。前邊開始說凡夫著相，我們還容易瞭解，說到後面佛菩薩的境界，尤其修到法界觀，一點相不許著，已經入到玄奧之門了，很難懂！

我告訴同學，你聽了以後，要看《圓瑛法師講義》，尤其要注意科文，

等到空法相的時候，世間法相、出世間法相那些名詞，不能每一個法相都詳細的講，可是圓瑛法師慈悲得很，他注的《講義》都有解釋出來，你要詳細的看。把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普眼章看完了，再看《憨山大師直解》，他簡單的解釋，把《直解》再看一下作參考。看完了以後再回頭第二遍看《圓瑛法師講義》，再對著經文一段一段研究。《圓瑛法師講義》至少要看兩遍，能看三遍更好。

我昨天很可憐，戴著眼鏡看不見，把眼鏡拿下來，《圓瑛法師講義》的注解小號的字，平常我左眼焦點好像不對，都是用右眼看注解，把右眼看瞎了，完全看不見。只能用焦點不對的左眼硬看，看了一行，一下錯過了兩三行，還是硬看，一行一行的看下去，看得上火牙床都腫起來。我講經幾十年，《圓覺經》講了好多遍，研究得很熟有心得，我還是這樣看，你們是來求學的怎能不看呢？把眾生愚癡導之正路，《佛遺教經》說：「導

人善道，聞之不行，非導過也。」我指導你，我是導師，你不知道那是生路，指導叫你走正路，但是我指導你以後不走，不是我導師的過錯，你們不會用功，我只能指導你，用功只能你自己用，《圓瑛法師講義》的注解我看了，你不看還是不知道。所以普眼菩薩章，《圓瑛法師講義》至少要看兩遍，能看三遍更好，不然我講到後面你聽不懂，簡直像在念《大悲咒》一樣，籠統就過去了，這些開示都是勸修的話，接著講下面經文。

普眼菩薩章

於是普眼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下面是普眼菩薩，替我們出來請問。

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及為末世一切眾生，演說菩薩

修行漸次，云何思惟？云何住持？眾生未悟，作何方便普令開悟？

「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」，這請問是帶著說為當會的諸菩薩，諸大菩薩來參加法會也是來聽法的，他們雖然會了還是要聽，聽了可以去轉法輪。實在是關念我們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去佛遙遠，想要親近善知識親近不到，要想修行怎樣修，下手找不到地方。

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，演說菩薩修行漸次」，演說，就是詳細的說一說，演是開演，開演詳說。因為前面文殊菩薩章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就好了，普賢菩薩聽了不對，不是普賢菩薩不懂，尤其末法的眾生怎麼懂呢？就說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就算了生死嗎？所以要普賢菩薩替我們請求，怎樣的方便？怎樣的漸次？如來就說四個漸次，

第一、遠離幻境，第二、遠離幻心，第三、遠離幻智，第四、遠離幻覺。覺對著前面一切幻法，它還是幻，你執著有一個覺還是不對，也要離開。

說了四個漸次，底下漸次怎麼解釋呢？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還是結到頓超上，就怕你不知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就怕你不知道是幻化，你知道是幻化還不遠離嗎？知幻即離，不作什麼方便，離幻即覺。為什麼不能覺悟呢？因為你執著幻化是真實的，現在遠離了幻化，不就覺悟了嗎？還有什麼漸次呢？所以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

文講得很好，菩薩都聽得懂，末世眾生能否聽得懂呢？前面說有四個漸次，裏面有一句方便文，就是第一個漸次，要遠離幻境，先離開身心所對的境界，也就是六塵境界如幻如化要遠離。怎麼遠離法呢？「堅執持遠離心」，堅固執持遠離的道心，能把幻境遠離開，這是個方便。怎樣堅固執持法呢？還沒有詳細的說明，何況你堅持說是：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

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就算有那四個漸次，你還是沒法下手。我要堅持我的道心，怎樣下手法？末法時代的眾生沒有智慧，普眼菩薩請佛開示演說，開演詳細的說一說菩薩修行的漸次，上面開出來就是總問，下面是別問。

第一個別問，「云何思惟？」這思惟不是六時分別的思惟，就是要作觀想，也叫觀行，聽明白是聞慧，這兒用思慧，云何思惟？怎樣修觀想，怎樣修觀行呢？

第二個別問，「云何住持？」怎樣能安住任持，保持不退步、不失掉，安住在正法上，只有進步不會退步，這叫住持。

下面第三個別問，「眾生未悟，作何方便普令開悟？」要修行證果，先要悟理，悟後起修，開了悟就是開了眼睛，認識路認識得很清爽，開步走不會走錯路。沒有開悟，盲修瞎練，走錯路不知道；墮坑落塹，更不知

道，眼睛沒開，所以用功修行先求開悟。中國八大宗派有一個宗派禪宗，禪宗有頓禪、漸禪。頓禪，就是六祖大師這一派，你來修行要了生死，先求開悟，開了悟就了生死，開悟悟了理再起修，那很容易！知是空華的知，也就是開了悟的知；知幻即離的知，還是開了悟的知，那他還不會修嗎？所以信解行證的解念「ㄒㄧㄝˋ」，就是解悟，不是依文解義的解，不是分別心的解。解悟以後再起修，才是真修，真修還不是實證，你得去證果，一定會證到。所以先求開悟，求開悟也不是簡單容易，有什麼方便方法令眾生開悟呢？都是替我們請問的。

世尊！若彼眾生無正方便及正思惟，聞佛如來說此三昧，心生迷悶，即於圓覺不能悟入。

「世尊！若彼眾生無正方便及正思惟」，為什麼我請佛慈悲要說方

便？要說思惟？因為世尊如果不開示正當的方便，到了末法時代眾生不是沒有道心，有道心不知道如來開示的正當的方便，隨便瞎摸著一個方便。前天我舉個例子，呷苦菜，油鹽都不吃，盡呷蕃薯，那也是方便，那方便不是正方便，正思惟更不知道，隨便打妄想想出來一個道理。要學密宗，即生能成佛；要學密宗，可以吃眾生肉，怎麼可以吃？發菩提心吃眾生肉就可以。不曉得那是為草菜不生，五穀不長的地方的方便開食。到了我們內地，蔬菜、五穀、米麵都有，你還要發菩提心吃眾生肉，你的思惟是正思惟嗎？就是你吃眾生肉的偷心不死，假藉蒙古、西藏方便開食，帶到內地裡來還講。

所以我前天在圓通寺傳菩薩戒，圓滿了要告假作臨別贈言，我就講這兩句，因為裏面有好多戒子都是學密宗的，皈依的就是密宗的師父，密宗的師父就吃肉的。他說得很高，不一定要出家，不一定要吃素，你斷貪瞋

癡就成佛，這話對不對呢？完全對，斷了貪瞋癡一定成佛。請問：你斷貪瞋癡了沒有？第一、我先問你，斷了吃肉的心了沒有？你貪吃眾生肉，你斷了貪瞋癡，騙誰？要是你發了菩提心可以吃肉，可以度眾生，你有這本事吃了眾生肉才來度牠嗎？我問他：我發菩薩心的，你肯讓我吃你的肉嗎？這簡直騙自己、騙眾生，我重重的呵斥，誰叫你來受菩薩戒作什麼？這不是正思惟。我們不是批評人，不是隨便罵人，這就是令諸位要去正思惟。

「聞佛如來說此三昧」，前面是跟普賢菩薩講，修菩薩如幻三昧，方便漸次，令諸眾生得離諸幻。第一、離幻境，第二、離幻心，第三、離幻智，第四、離幻覺。「心生迷悶」，迷，迷而不知。悶，悶而不通，不能了知，不能通達，怎樣的下手法呢？離幻境怎麼離？我講方便講得很清爽，你要堅固執持遠離心，怎樣堅固執持遠離幻境呢？「即於圓覺不能悟

入。」要開悟，先悟入圓覺之理，再修圓覺之行。

願興慈悲，為我等輩及末世眾生，假說方便。

「願興慈悲，為我等輩」，我等輩，就是當會的諸菩薩。「及末世眾生，假說方便。」，「假」字作「權巧」講，「假」字就是「權巧」的「權」字，就是權說方便。前面因為聽佛開示普賢菩薩：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眾生迷悶不知，還是請如來大慈大悲，本來沒有方便，說一個方便，權巧的說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又是請法的恭敬，下面如來就開示了。

爾時，世尊告普眼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

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修行漸次，思惟住持，乃至假說種種方便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普眼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」先讚歎他，「善男子」，善哉是讚歎之詞。「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修行漸次」，如來修行，他的因地法行，修圓覺說出來了，圓覺怎麼悟入？怎麼修行？有漸次，要請問漸次。還要問「思惟住持」，云何思惟？云何住持？「乃至假說種種方便」，乃至你請求我大慈大悲權巧的說有種種的方便。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你好好的聽，我應該給你說。

時普眼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這兩句跟前面一樣，不必解釋了，下面是佛言：

善男子！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欲求如來淨圓覺心，應當

正念，遠離諸幻。

「善男子！」叫一下當機者。「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欲求如來淨圓覺心」，前面說請求是為當會的諸菩薩，當會的諸菩薩都到淨土入三昧來聽法，可知並不是為他們，他們聽了出了法會還要去轉法輪。為當時也是新學的菩薩，所以這地方註明為當時新學的菩薩，還為末世的眾生，有發大乘心要求如來的清淨圓覺妙心。求證如來的圓覺妙果，要先發清淨的圓覺妙心，所以求如來的淨圓覺心，「應當正念」，八正道以正念為體，你的念不正，下邊七個道都不正。第一、先求正念，什麼叫做正念？求圓覺心，求清淨圓覺心，這個念就是正念。「遠離諸幻」，這就是正念，這一切幻化的境界要遠離，再遠離幻化的心，遠離幻智，連幻化的覺，都要遠離。這告訴我們方便中的方便，完全告訴我們初發菩提心的，要學圓覺

妙行的人，下手的次第。

先依如來奢摩他行，堅持禁戒，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。

告訴我們末法時代的凡夫，你要修行用功從哪裡下手，這裡要問清爽了，「先依如來奢摩他行」，先依如來所開示的奢摩他行，梵語奢摩他，此云止，止觀的止，就是修定，還要持戒，下邊才能開智慧，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。應該說先持戒，後修定，持戒是時時都要持，你發心要修止，修奢摩他行，你隨時就要持戒，而持戒要「堅持禁戒」，要堅固執持禁戒。奢摩他的他字一定要念「ㄊㄨㄛ」，社會上古音這個字也念「ㄊㄨㄛ」，後來這個他（ㄊㄨㄛ）就是他（ㄊㄚ），以後都念「ㄊㄚ」不念「ㄊㄨㄛ」。可是梵音得依著他（ㄊㄨㄛ），有很多同學還念奢摩他（ㄊㄚ）的，我一再的糾正。比方現在最普通的名詞維那師，那（ㄋㄨㄛˋ）字，就是那字，你不

能念維那（ㄋㄚˋ）師，一定要念維那（ㄋㄨㄛˋ）師，要合梵音。一定要學著念奢摩他(ㄊㄨㄛ)行就是止，要堅持禁戒，《圓瑛法師講義》上，把禁戒二個字分開，禁是禁止，就是止持，戒是戒法，包含有作持，戒律有止、作二持。

前面講到普賢菩薩那一章，你要注意堅執持三個字，那就是方便，不然普賢菩薩章只有漸次，四個漸次，他請問開示的方便在哪裡。「堅執持遠離心」就是方便，於是我就講怎麼樣堅執持？你們聽了《起信論》，我就把《起信論》修行信心五種行門引出來，我告訴你將來當法師的方法，該開的要開，不該開的不能濫開。我那個地方就是該開：堅執持遠離心是方便，是我研究出來，不是我開悟悟出來的，還是依文解義研究的。就是在普眼菩薩這一章研究出來的，我開示《起信論》的修行信心五種行門，也是依著普眼菩薩這兩句說的，不是隨便濫開。

當法師的看的注解多了，講經講得多了，想到哪裡，講到哪裡，亂開一通，開了還不合經文，還合不起來，不負責任，尤其是歡喜罵人。那剛才我不是也在批評嗎？不是批評他們，我是警策諸位同學。密宗不可以輕視，但是你不要迷信，也是依著這個地方說的，你要堅持禁戒。剛才批評學密宗的人要吃肉，吃肉還要你學嗎？不學佛的什麼人不會吃肉，還要你學？可是我們很多學顯教的都吃素，去學密宗，吃了幾十年常素開葷，這不是罪過嗎？為什麼要去開，想即身成佛，就是偷心不死，吃肉的心沒有死。那麼沒有學密宗的，沒有吃肉，吃雞蛋，現在很多出家人吃雞蛋，說現在養的雞是生雞蛋的雞，根本沒有跟雄雞交合，那是生不出小雞的蛋。戒律的大律上有講，哪樣的可以當牛奶吃，牛奶也是治病的，不是隨便濫吃牛奶，何況你去吃雞蛋呢？你為什麼要去吃不生雞子的雞蛋呢？還是偷心不死。受了菩薩戒，五辛不吃，有的五辛馬馬虎虎，不害生命，喜歡吃

韭菜的吃韭菜，喜歡吃蔥的吃蔥，為什麼？就是不能堅持禁戒。要堅固持執持，你不能隨便把持戒的心使它活動，動搖、動搖，動搖、動搖怎麼樣呢？一濫百濫，統統濫下去！

我剛才說，當法師的隨便批評人罵人，不可以這樣，為什麼要說呢？還是警策諸位同學的，不是批評別人，不是批評哪一個出家人吃雞蛋，是怕諸位同學吃雞蛋。諸位同學在這裏住了三年了，沒吃雞蛋不也過得很好嗎？為什麼要吃雞蛋就長得胖一點嗎？現在營養夠了，以前醫藥不發達有藉口，現在你吃多種維他命藥丸，不是比吃雞蛋好嗎？為什麼要去吃雞蛋呢？沒有第二個理由，就是偷心不死。不曉得你一吃雞蛋的心一開就濫了，慢慢慢慢你就會偷偷的吃肉。你要營養，吃雞蛋哪有吃雞腿來得營養呢？吃雞腿哪有喝雞湯來得營養呢？你慢慢的濫，何必出家呢？到社會上不是什麼都可以吃嗎？有誰說你不對，是不是？出了家就要堅持禁戒。你

們諸位當了法師要記得，該開的開，不能濫開，不能想到哪裡，就說到哪裡；不能隨便批評人，隨便罵人，想起來就罵人家一頓，尤其現在在台北有幾位法師專會罵出家人，那麼道源也在罵出家人了嗎？不是，道源不敢罵，是警策諸位同學的，你要堅持禁戒，要修止。你不堅持禁戒，止修不來，天天在打妄想，怎麼修得來？

「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。」宴座，也是安坐，也是靜坐。靜室，現在在我們中國禪宗修行的禪堂。安處徒眾這一句要記著，行菩薩道，要修大家修，你們同學發心上佛學院，常常跟諸位開示，挽救現在的佛教，除了辦佛學院，沒有第二個方法。說的方法很多，都不是根本辦法，根本辦法就是辦佛學院。你看現在幾個知名的法師，沒有一個不是佛學院出身的，離開佛學院沒有地方求佛學，連佛學都不知道，怎樣弘法呢？所以現在是叫你修奢摩他，修止，你得安處徒眾，在中國是開禪堂，這個地方不是參

禪，是修止，所以叫靜室。帶徒眾可是打閒岔了，一個人去住山、住洞、住茅蓬不好嗎？不好，怎麼不好呢？因為我們是末法時代的凡夫，你沒有善知識親近，沒有徒眾一起修行。你一個人去住茅蓬，最初是精進，定的功課很多，你用不了一段時間，第一你先是打妄想，打著打著，妄想剛落下來，你就打瞌睡。我要修止，我要修奢摩地，我一天最少靜坐三支香，現有鐘點了，我靜坐三小時，一次坐一點鐘。不盤腿瞌睡不來，盤上去就瞌睡，一點鐘過去了，一支香坐完了，瞌睡也睡醒了。你一天靜坐了三支香，也是靜坐了三點鐘，實際是坐在那裡睡覺睡了三點鍾。每天如此，弄成習慣，永遠不能用功，瞌睡是愈睡愈多，叫做睡魔。說我瞌睡睡完就好了，不會好的，愈睡瞌睡愈多，所以你要隨時警策自己，要帶領徒眾做什麼呢？這叫依眾靠眾。你是個住持，你是大和尚，開一個道場，開一個禪堂，誰願意靜坐跟我來，你定了規矩了，一天坐幾支香，都跟你去坐，你

叫別人坐，你不坐行嗎？大陸上知名的叢林，上殿，過齋堂叫過堂，上殿過堂，大和尚都得親自到，大叢林才能維持規矩。上殿你不去，這個殿上不好了；過齋堂，你不去，這個齋堂過不好。所以你既然想修行辦道，得守規矩，你定的規矩，叫你的徒眾守，你得領著徒眾守。要依眾靠眾，依著大眾靠著大眾，你是管徒眾的，徒眾無形之中管教了你，有這個好處。你定的規矩，一天坐幾支香，按中國禪堂的規矩，有行香的看著，誰打瞌睡，走過去就打一下香板。規矩是你是大和尚定的，你自己還敢打瞌睡嗎？你自己打瞌睡，人家看到禪堂的大和尚在打呼，那還像話嗎？你自己就要管自己，誰管了你了，不是徒眾管了你，有這個好處。就是你辦學堂，你在發菩提心；你辦禪堂，也在發菩提心，這樣才叫菩薩。要安處徒眾，安處徒眾是利益大眾，實際是利益自己，大乘要以利他為自利。

恆作是念：我今此身四大和合，所髮、毛、爪、齒，皮、肉、筋、骨，髓、腦、垢色，皆歸於地；唾、涕、濃、血，津、液、涎、沫，痰、淚、精、氣，大小便利，皆歸於水；暖氣歸火；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

「恆作是念」，常常這樣叫恆，不是念了一下不念了，下面先作二空觀，我也空，法也空，小乘怎麼叫做小呢？他用功只作我空觀，不了解法空，如來沒有跟他說法空的道理，就是小學課程，沒有講到這個地方他不知道。大乘菩薩聽到了我也空、法也空，他一下手就修二空觀，我也空、法也空一起修，修起來還是先空我，後空法。這個我怎樣把它空掉？前面說把幻身、幻心都要遠離，幻身怎麼樣離法？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。」大家修奢摩他行，怎麼修法？「恆作是念，我今此身四大和合」，這是作二空觀，我也空、法也空，但是先空我，後空法。空我，我就是外面的一個身體，內邊一個心，合起來是我。先空身，後空心，先把身體把它觀空。眾生執著一個我，就是身見厲害，見就是知見，執著身體就是我，先把身體觀空。前面說：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」，我這個身體是什麼成功的呢？四大和合的，地水火風叫做四大種，大者是普遍之意，它不但給一切眾生的身體作種子，它予一切世界山河大地作種子，內四大、外四大，統統是四大種合成的，所以叫做大。種呢，種子能生之意，能生出身體出來，地水火風四大和合。先觀察，身體把它觀空了，前邊是總說，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」，這底下你得打坐，靜坐坐下來觀想，

這叫做正念，正思惟。

「所謂髮、毛、爪、齒」，這是堅硬性的東西，都屬於地大。頭髮，身上的毛，除了頭髮以外，身體上有很多的細毛。爪，手指甲，腳指甲。齒，牙齒。「皮、肉、筋、骨」，連皮膚帶長肉，連裏面的筋，現在叫血管，還有骨頭。「髓、腦、垢色」，骨頭裏邊有一種的油質叫骨髓，還有腦子。垢色，就是身體上的一種塵垢之色。「皆歸於地」，歸是歸納，都把它分開來，把這些東西歸到地大。「唾、涕」，唾就是口水，涕就是鼻水。「膿血」，身體裏面有濃、有血。「津、液、涎、沫」，口裡舌頭下面生出來的水叫津液。涎沫，是吐的口水，也就是總說前面的唾，再詳細的分，有津液、涎沫。「痰、淚、精氣」，你咳嗽吐的叫痰，眼睛流的水叫淚。精氣，就是精液。「大小便利」，大便小便是水份，「皆歸於水」，皆歸於水大，這一部份有水性的東西，皆歸於水大。還有火大，還有風大，

就簡單了，「暖氣歸火」，身體上有暖氣，暖氣歸到火大。「動轉歸風」，出入的鼻息叫風大，四肢會動，也屬於風大。你的一隻手一隻腳不會動，這叫中風了，就是風大出了毛病，所以身體能動轉，也屬於風大。「四大各離」，你把身體分開分成四大分，把它分離開了。

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」修觀想，自己提出疑問，自己追究，在中國禪宗也叫話頭，你提出來問，現在我的身體，你當成是真實的，佛說是幻妄的，現在你知道幻妄，就是不實在，我這妄身應當在那裡呢？這叫做析空觀，析是分析，把它分析開來觀想，這身體是在什麼地方？身體把它觀空了，這就是我們初發心的凡夫一個下手處。前面說：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應當遠離幻境，身體也是幻境，怎麼遠離？這麼樣遠離，一個初發心的菩薩修大乘行，開示一個下手的方法，這真是一個方便，權巧假說的方便。

即知此身畢竟無體，和合為相，實同幻化。

「即知此身畢竟無體」，你恆作是念，今天這樣觀想，明天也這樣觀想，你畢竟知道身體當體就是空的，這叫體空觀。體是體會一下，不一定要像西醫醫院給你解剖，把你的身體解剖成四大分。那叫分析、析空觀，我們不是醫學，是佛學，也是心裡觀想分析的。分析好了，你一體會就知道，叫體空觀，你應當會知道身體，沒有實在的身體，沒有本體自性。

「和合為相」，沒有身體，我怎麼現出來一個身相呢？是四大種和合起來的假相，不能說沒有身體之相，但是身體不是真實的。「實同幻化」，跟會幻術的人念幻術的咒，變化一個人出來一樣，他變化一個人出來不是也會動，也會做事，也會說話。你看像真的一樣，當體就是空的，它幻化出來的，所以叫做幻身，就這樣觀想，如幻術叫幻化。

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，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

下面再觀妄心，「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」，身體觀空，我還沒有空，為什麼？裏面還有一個能執著的心在，這是什麼心？叫六識。得有六根，才能生出來六識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叫六根，由這六根對著外邊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，中間才生識的，六個識就是我們的心相。

先說「四緣假和」，四大種因緣假合起來的，一切法從因緣生，四大種怎麼成了我的身體呢？也有合成我身體的因緣，叫做四緣，由四大種的因緣假合起來的一個身體。「妄有六根」，六根生在哪裡呢？生在我身體上，我的身體是四大假合的，六根還能真的嗎？所以是虛妄而有，有沒有六根？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頭、身體都有啊！是妄有的，是妄有六根。

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」，「中」作「內」字講，內外合成的。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身體上的六根。這四大，不指著身體上的四大，是外面六塵境界的四大，這是外四大。內外合成，內邊的六根，外邊的六塵，六塵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也是四大種生出來的，所以中外合成。

「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」，虛妄有個心相，就是前面六塵的緣影，這邊說有個東西，說實在一點，再翻譯成氣，實實在在的心沒有個東西，前邊說緣影，這邊說緣氣，虛妄而有的。於中積聚起來的，它不散滅，積聚起來有個緣氣。

「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」緣，是緣慮，攀緣思慮，能攀緣外邊的六塵境界，能思慮外邊的六塵境界叫緣，有能攀緣思慮的相，叫做假名為心。這是佛教講的心，講的什麼心？就是六識心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生起來六個識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這六個識實實

在在就是第六識，因為前五識只能緣慮現境，不能分別。眼能觀色，是什麼色分別不出來，但是沒有眼識可不行，沒有眼識瞎子根本看不見，還分別什麼？眼識只是見色的一種助緣，他看見色法，看見色塵了，什麼色塵，得有第六識跟它同時而起，叫同時意識。耳識呢，耳識緣於聲塵，聾子聽不見聲音，他沒有耳識起作用，耳根壞了，耳根才能發耳識，發出來耳識才能緣慮聲塵，是什麼聲塵，得第六識跟它同時走出去，喔！聽見了，是法師在講經，或者是聽到在打大鼓、打鐘，分別是第六識的同時意識。沒有跟前五識同時起分別作用，單單一個人起分別打妄想，這叫獨頭意識。說是六個識，實實在在功力最強是第六識，第六識就是妄想心。第六識是什麼東西呢？前面說六塵緣影，它沒有個東西，攀緣六塵落下的影子，這個地方說實在一點是緣氣，有一個氣體跟著，哪有個氣跟著呢！實實在在不屬於色法，不是我們心臟的肉團心，肉團心屬身體上的一部分，屬於色

法。

講到這裡，跟同學再說一兩句現代的學問，現在的科學家研究出來，知覺不屬於心臟的心，完全屬於腦子，腦子還分大腦、小腦，科學家分析得很清楚，腦子裏面有一部分是屬於知覺的，要是把那一部分割掉，這個人完全沒有知覺了，跟木頭、石頭一樣。那不是第六識，我有一個思想，要想現在的佛教昌明，非要度科學家變成佛教徒，要度科學家變成佛教徒，必須我們佛教徒研究科學，把科學研究通了，我們給它融會貫通，才能把科學家說服。我們現在不懂科學，只能講我們的佛學，你現在叫我道源，我可以講到這裡為止，我不敢批駁科學家不對，科學家是實證的。佛學說得再玄再妙，你拿證據來，緣影，你拿個證據來？緣氣，你拿個證據來？拿不出來，就是叫玄學，只說玄奧之理而已，不是科學，科學得有個東西證明才行。但是我們不敢毀謗科學，科學一天到晚在進步，科學家很

用功，要找證據，一天到晚在化驗室裡用功，他研究心是什麼東西，不是腦子，還有個什麼東西？科學得有個東西發明，證明六塵緣影、六塵緣氣及第六識的心，得拿出證明。我們現在不懂科學，根本腦子是怎麼知覺的，我只說個大意，因為我也沒有去專門研究科學，我只看過書知道，不是全部腦子有知覺，只有一個地方屬於知覺，你把那個地方切除掉了，人一點知覺都沒有，科學家得有證據。我們現在不管，因為我們不懂科學，融會貫通，穿鑿附會，瞎講一氣，講的結果，科學不是科學，佛學不是佛學，完全扯爛了。我們現在講佛學，依著佛學講，不屬於腦子，腦子屬於身體，它是色法。按現在屬於精神，精神有個什麼東西嗎？沒有，它有個精神的作用。按西洋學說，科學進步，哲學也進步，哲學家另外研究他的哲學，他不完全迷信科學，科學家盡管批評哲學拿不出東西來，他也不能不承認哲學有道理，哲學一天到晚進步，分各門各派，我也不懂，看點常識哲學

也記不清楚。我看見有一本西洋哲學叫本體論，道理跟我們佛教講的本體一樣，但也不能拿它來穿鑿附會，隨便去解，把哲學家說服，叫他歸依佛學。我們也不能投降哲學家是不是？哲學的本體論，只有一部份對，還有不對的，我來講講你聽，這樣才能把他說服。我們不懂全體哲學的本體論，你怎麼說服它呢？我們不去穿鑿附會，過去在印度弘揚佛法的人，沒有不懂外道法的，尤其是婆羅門，當國王的行灌頂禮，得請婆羅門灌頂，他的地位比國王地位還高，你不懂他的道理還還行嗎？但是把他的道理都懂了，才能把婆羅門說服，很多婆羅門都跟著佛出家的。

佛法到了中國，那些弘揚佛法的大法師，沒有不懂得孔孟老莊之學的，儒教家孔孟之學沒有不懂得的，道家老子莊子哲學沒有不懂的。但是懂得了，拿它方便解說，最後才拿出來佛學道理，叫你相信，叫你佩服，很多儒家道家都出家來當和尚的很多。最有名的朱子，也是偷偷研究佛學

的，不過他我執太深，要執著他的儒教，人家研究學問的，一看就知道這完全是偷佛教的東西，是不是？現在你一定得懂得科學、懂得哲學，才能教化這些科學、哲學學者。我們現在缺這種人材，缺這樣的法師，所以當法師光研究學問，前程遠大得很，大家要發大心，道源有這個思想，但年齡老，六根不伶利，眼睛都壞了，看經都看不清楚，看什麼科學、哲學！我說給諸位聽，你們還年輕發大心，我們講只講佛學，不穿鑿附會。但是你不要迷信科學，不要說現在還講什麼六塵緣影、六塵緣氣，第六識的妄緣，科學家老早證明是腦筋。我們開口也是講印象，寫起文章也印象，印象是什麼？腦子裡的印象，根本不是佛學。我剛才說，現在的法師隨便批評，隨便罵人，罵出家人，道源不敢。我說都是警策諸位同學的，我公開講經時，用不著講這些話。

香港出版佛教雜誌，第一篇論文叫做「火頭僧」，他就迷信了現在的

科學，他硬說：沒有「去後來先作主翁」的第八識，因為人是精蟲轉的，是科學家證明的。硬說沒有個西方極樂世界，地球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轉了一個轉，根本沒有個東方、西方，哪有個西方極樂世界？把佛學整個打倒推翻了，這要你寫論文作什麼，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跟諸位說過，我已經證明他錯，但是人是精蟲轉的，我們講到「去後來先作主翁」，還是講第八識轉的，我們不能講精蟲轉的。我們不懂科學、生理學，但是我們還是要研究，我研究了一部份跟同學說過，就是精蟲跟卵子合起來成胎的時候，它把尾巴脫掉了，我找出這點證據。拿證據來，要把整個精蟲去投胎，它怎麼把尾巴脫掉呢？它的尾巴可不簡單，因為它除了頭就是尾巴，尾巴就是整個的身體。它把整個的身體脫掉，入胎只假藉精蟲頭的部分。我還要再跟生理學家請教，看看卵子有生命嗎？要是證明卵子也有生命，那兩個生命合起來才成了一個胎，更不是精蟲轉的。還沒有問出來卵子有生命

沒有？就說精蟲有生命，也是藉它頭的一部分，得藉它的有機體是不是？不能藉石頭、木頭是不是？得藉個有生機的機質嘛，就是藉它的頭。但是我現在也不懂，跟同學的說，就是你們注意研究，你不要迷信科學，只是精蟲轉的不是八識轉的。還要研究究竟人是怎麼轉生的？我們不反對科學，不迷信科學，這樣你才能研究學問。不然你一講，你自己把佛教破壞，現在我們講這些話都是勸告同學的，希望同學發大心研究，研究科學、研究哲學，來幫忙宏揚佛法。

這個地方，我們依著佛學講佛學，什麼叫做心？就是六根起了六種的作用叫做緣，緣是攀緣思慮，攀緣思慮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分成六塵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個妄有，虛妄而有，有一個緣氣於中積聚起來，好像有一個相，看著經文，叫做「似有緣相」，攀緣思慮有一個作用，這就是「假名為心」，假名字叫做心，實際沒有心。

講到這裡，你就把身體觀空，把心觀空，下面再叫一聲當機者。

善男子！此虛妄心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，四大分解，無塵可得，

「善男子！此虛妄心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」，這個妄心還沒有觀空，還得進一步觀，要是外面把助緣六塵取消了，沒有六塵根本不能生起來緣氣，因為攀緣思慮六塵落下來影子，好像有個東西，要是沒有六塵，根本不會有個思慮的心。

「四大分解，無塵可得」，這是外四大，身體以外的四大，六塵是地火水風合成的。你把四大分解，跟分解身體一樣，作析空觀，析就是分析、分解開，把外面的六塵，把四大種分解開，沒有六塵了，無塵可得，沒有六塵實體可得。

於中緣塵，各歸散滅，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。

「於中緣塵，各歸散滅」，在這個中間，外面所緣的六塵，內邊能緣的六識心，各歸散滅了。「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」，你再去觀察六塵緣影的影，也沒有了；似有緣氣的氣也沒有了，究竟沒有能緣之心可得，可以令你見到，觀到這裡才把心觀空。

善男子！彼之眾生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；

「善男子！彼之眾生」，彼之眾生是誰呢？就是發心修圓覺行的這個眾生，「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」的這個眾生，在那「恆作是念」的這個眾生。他在作觀想，把幻身觀空，身相滅了；再觀幻心，幻心也滅了，這個眾生死了沒死？還在那修觀想嘛，他沒有死，他把它觀空了。

「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」，它是彼此對待生起的，前面說：「此虛妄心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」，沒有幻化的六塵，根本沒有幻心；要是沒有幻心，根本不知道有外面的幻塵，他說道理，一句話不能頓說，得按次第說，實實在在是頓時生起的，彼此互相為助緣，沒有外面六塵，不能生起六識；沒有六識，不知道有外面的六塵。這個時候觀想，把能攀緣能思慮的幻心滅了，幻境也滅了，沒有幻心，誰去分別了？

「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」，這個時候再觀察到前邊普賢菩薩章第三個次第，第一個次第，先滅幻境，這個地方先作空身體，身體對著心說，它還是個境界，外面的六塵也是外境，這是普賢章第一個次第。第二個次第，遠離幻心，第三個次第，遠離幻智。這個時候幻滅亦滅，就是能作觀想身體滅，觀想心滅的幻智。幻滅亦滅，能以滅前邊如幻之身，如幻之心，都把它觀滅了的幻智也滅，因為病好，藥不要了。

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，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

「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」，這個時候，能觀想的智慧心，也把它空掉了，這個人死了沒有？這個人還在那修觀想，誰支持他呢？他有個圓覺心在，圓覺心不是幻化的，非幻則不滅。因為談的就是二空觀，先空一個我，就不簡單，底下怎麼樣幻滅滅了，不是幻的就不滅，這說個譬喻。

「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」磨鏡，是古時的鏡子，不是玻璃鏡是銅鏡，銅鏡上面生了鏽叫做垢，照人照物照不見。磨鏡子，鏡子上生了繡，你把鏡子上的垢磨盡，幻化不實在的才能把它磨滅，鏡子的光明是本來有的，不是你磨出來的。垢盡，光明就顯現了，這時候叫非幻不滅，圓覺妙性顯出來了，智慧統統顯出來了。所以修行是滅除幻化的塵垢，圓覺妙性本來有，圓覺妙性具有的智慧光明，也是本來有，不是你修的。等於磨鏡子是

磨垢，要不具足光明，它不叫鏡子。你不相信，古時候有個譬喻，磨磚作鏡，你磨磚頭，能磨成鏡子嗎？怎麼磨也不會磨成鏡子，因為它沒有光明嘛！既然叫鏡子，它有本體，有光明在，不過現在有垢看不見光，垢盡了明現叫非幻不滅。

善男子！當知身心，皆為幻垢，垢相永滅，十方清淨。

「善男子！當知身心，皆為幻垢」，等於鏡子上生了垢，垢是幻化不實在的東西，你先把身觀空、心觀空。「垢相永滅，十方清淨」，身、心這兩個垢相，障礙到我們的圓覺妙性。圓覺妙性本來遍滿十方界，現在我們看不見遍滿十方界的真心妙性，就是你執著有個我，有我的身體、有我的心，被這兩個東西給障蔽到了。你把垢磨盡，就是把執著身心的妄念去掉，馬上圓覺妙心現出來，遍滿十方界，一點染垢都沒有，它本來清淨，

十方都清淨。

善男子！譬如清淨摩尼寶珠，暎於五色，隨方各現，諸愚癡者，見彼摩尼實有五色。

再說個譬喻，圓覺妙心怎樣生出來差別相？譬如摩尼寶珠，它是清淨本體，一點顏色都沒有，隨著五方，五種顏色，現出來五色，這五種色就譬喻五趣眾生。六道，把阿修羅道分開叫五道，五道的眾生各有身心，人道是什麼樣子，天道是什麼樣子，愚癡人把它都認為真實有的，他認為摩尼寶珠實在有五種色。

善男子！圓覺淨性，現於身心，隨類各應，彼愚癡者，說淨圓覺，實有如是身心自相，亦復如是。

這個圓覺，聽過《起信論》，就知道在《起信論》叫做真如，真如有

兩種義理，一種不變，二種隨緣。它不本體不變，但是能隨緣，隨眾生之緣，而現其相。「圓覺淨性」，圓覺之心，本來是清淨之性。「現於身心」，把身心之相隨眾生之緣，現出身心之相。「隨類各應」，隨著天上的眾生，現出來個天上眾生的身心；隨著人道的眾生，現出人道的身心；隨著畜生道的眾生，現出畜生道的身心；隨餓鬼道的眾生，現餓鬼道的身心。

「彼愚癡者，說淨圓覺，實有如是身心自相」，愚癡人認為淨圓覺心，實在有身心之相。「亦復如是」，等於愚癡人認為摩尼寶珠實在有五種顏色，也是這個道理。

由此不能遠於幻化，是故我說身心幻垢；對離幻垢，說名菩薩。

「由此不能遠於幻化」，眾生怎麼不能遠離幻化呢？他執著身心是實

有的，就這麼一認真執著，他就起了惑，起了惑就造業，造業受報，永遠流轉生死。你一把它觀空，就不起惑，不起惑就不造業，不造業就不受報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下邊還有一句結詞，「是故我說身心幻垢」，大科要把它記到，前面講第一章文珠章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。」就好了，頓教大乘，頓超法門，要上上根才夠得上，上根人恐怕就夠不上，何況中下根。

於是第二章普賢菩薩還請問，一定要說方便，要說漸次。世尊慈悲，有問必答，就說了四個漸次，裏面含了一個方便。第一個漸次，就是你要遠離一切幻化的外境，幻境是無始劫來執著慣了，怎麼能以遠離掉？得加

一個方便，你要堅固執持遠離心，才能遠離幻境，不然五欲的境界，六塵的境界，你怎麼能離開呢？第二個漸次，要離幻心，離幻境、離幻心要用智慧，但是你執著有智慧還是錯誤的，第三個漸次，遠離智慧。第四個漸次，有了智慧就證得圓覺，但是你證得圓覺不能執著，你說有覺，還是如幻；說無覺，則有無字，這個地方先離開有覺，說覺還是幻化，這樣才把它遠離得清清淨淨，這個時候圓覺才清淨，不然你留個覺在還不清淨。那麼結詞結上：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還是希望我們頓超。

等到普眼菩薩第三章替我們請求，不但說方便，說漸次，還得說下手的方法，初發心菩薩從哪裡下手呢，尤其到了末法時代的眾生，沒有方便，沒有漸次，怎樣能入圓覺呢？所以普眼菩薩請問，怎麼樣思惟，怎樣住持，怎樣能開悟，問了好幾個問題。如來給他解答，把普眼菩薩這一章的大科

記到，下手的方便，第一持戒，第二修定，這是下手的方便，「堅持淨戒，安處徒眾，晏坐靜室」，是持戒，修定。第三、觀慧，戒定慧三無漏學。講到觀慧，就是你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，在那打坐，坐在那兒作什麼？不是在打妄想，不是打瞌睡，你得觀想，也叫觀行。先觀二空，作二空觀，就是我空，就是法空，再作法界觀。

前天經文講到二空觀，還有幾句結詞還沒結上，第一、先觀我空，第二、再觀法空。觀我空，我就是外邊一個身體，內邊一個心，你觀我身體是個什麼東西，四大假合的，身體空了。心是六塵緣影，你怎麼會知道有六塵呢？身體上有六根，對著六塵發的六識，這樣一執著六塵，攀緣六塵，落下虛幻的影子，好像有個東西，「似有緣氣，於中積聚」，這就叫心，你把身體都觀空了，六根沒有地方立腳！沒有六根誰去對六塵呢？所以外邊四大空了。你身體空了，六塵也是外四大，六塵空了根本沒有心，身空、

心空，這合起來叫我空觀。

我空，還有法呢，法也空，這就告訴你法空的道理，到最後是講得玄奧一點，清淨圓覺裏邊沒有一切法。我們眼見都有法，尤其我們是凡夫的境界，這五趣的凡夫都在，說一個譬喻，像摩尼寶珠本身沒有顏色，它對著五種顏色，就現五種顏色。愚癡人執著摩尼寶珠有五種色，實際摩尼寶珠本身沒有色。我們圓覺妙性裏面，本來沒有五趣眾生之相，沒有學到大乘佛法的這些愚癡眾生，他認為是實有這五趣的眾生。你這樣觀，把法觀空了，可是你執著有五趣的相，結詞前天講到最後，因為你執著圓覺妙性裏面實實在在有身心之相，明明白白有我的身體、有我的心，怎麼沒有呢？你這一執著，不能遠離了。

「由此不能遠於幻化」，明明是如幻如化的境界，你把它當成是實實在在的境界，這樣子起惑，起惑就造業，造業受報，輪轉生死。前天就講

到這兒，大科的意思講過了。

今天再接著，「是故我說身心幻垢」，身心本來是幻化的，幻化的變成了染垢之法，等於鏡子上生了垢一樣。本來清淨的圓覺，被你執著幻化的身心，變成一個染垢，染得不清淨。這樣你把身心幻化都觀空，我也空、法也空。

這是圓頓大教，底下還要再進一步，你在此地上佛學院，你要是聽到《金剛經》《起信論》，這道理並不難懂。「對離幻垢」，對治遠離一切幻垢，這一個眾生，不是普通的眾生，他能對治遠離一切幻垢，「說名菩薩。」這就叫做菩薩，下面菩薩的相給它取消了。

垢盡對除，即無對垢，及說名者。

「垢盡對除」，你把幻垢統統斷盡，垢盡了，對治幻垢的觀行、法門

還要不要呢？不要了，就是病好了，對治病的藥也不要了。對除，對治的觀行不要了，也除掉了。

到這裡怎樣呢？「即無對垢」，對治幻垢的觀行的智慧統統沒有。「及說名者」，圓瑛法師解釋者字，是指人之詞，就是前面「說名菩薩」，者就是菩薩，說名叫做菩薩的那個人的名字也沒有了。

這個道理常常講，會聽得懂的，不是普通的凡夫，他在對治幻垢，這個人叫做菩薩，而且他不是小乘人，他是教化一切眾生，對治幻垢的人叫做菩薩。等到沒有凡夫，沒有眾生了呢？菩薩的名，還安立得住嗎？建立不起來了。這一句話就是《金剛經》上「實無有法，名為菩薩。」哪裡有實實在在的法叫做菩薩呢？沒有，這都是些對待的假名詞。

有人常常問：極樂世界沒有女人，盡是男人？那當然啦！對於不學經的人，只好這麼說，實實在在極樂世界既沒有女人，則男人的名字怎麼建

立起來呢？那麼極樂世界都是什麼人呢？都是菩薩。不但極樂世界，上二界男人的名字都建立不起來。欲界天有天女的，有天女就有天男。色界、無色界是修四禪八定化生上去的，不是女人生出來的，上二界沒有女人，沒有女人哪有什麼叫男人的呢？這個名字建立不起來。那麼色界、無色界叫什麼的呢？天人。所以這些名字都是假的，都是對待安立的。你把那一方面的對相觀空，這邊能對的這一方面自然空，講到這裡二空觀講完。

下面就講法界觀，先講一真法界觀，再講三重法界觀，第一、先觀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本體，無二謂之一，不妄謂之真，一切法的本體自性叫做法界，沒有差別，叫做無二；沒有妄法對待，絕對的真。一切法的本性，法界就是法性，《華嚴經》上說名本體，《圓覺經》就是圓覺妙心。先做一真法界觀，還是依著《華嚴經》取的名字，所以《圓覺經》叫略本華嚴，實實在在就是圓覺妙心的法性，再看著經文：

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眾生，證得諸幻，滅影像故，爾時便得無方清淨，無邊虛空，覺所顯發。

「善男子！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此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此菩薩，就是初發心的菩薩，以及末法時代學大乘的眾生。「證得諸幻，滅影像故」，這一切身心，有沒有一個身心呢？有，如幻如化，都是影像。有沒有一切法呢？有，有沒有實在的法？所以我也空、法也空，說個有，如幻如化。這個時候，這個菩薩修觀行修二空觀，我也空，法也空了，末世的眾生修行修到這裡，證得二空的理了。於是證得諸幻，一切我、一切法都如幻，他證得這個理了。滅影像，以前執著實有的，現在知道是影像，都把它滅除了。

「爾時」，正證得二空理的時候，「便得無方清淨，無邊虛空，覺所

顯發。」到這裡為止，這叫一真法界觀。

「便得無方清淨」，無方，就是下面無邊，沒有邊際的，按空間說有十方，怎麼不說十方，說無方呢？沒有邊際的清淨，因為說十方還在虛空之內，虛空還在圓覺性裏邊，所以沒有邊際、沒有的清淨。

「無邊虛空，覺所顯發。」虛空之大，一切眾生都在世界裡，一切世界都在虛空裡，虛空包羅萬象，除了虛空大，沒有更大了，不曉得無邊的虛空，由圓覺妙心給顯發出來。在《楞嚴經》上形容虛空更小：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」虛空大不大呢？在大覺性裏面，它像大海裡的水泡一樣，這是《楞嚴經》的形容詞。所以這裡說「無方清淨」，這就是證得一真法界的本體。下邊再講這三重法界。

第一、真空絕相觀：先要觀真空，佛教講空，不是講頑空，虛空是頑空，也不是斷滅空，不是沒有了，它是真空。真空絕一切相，一切相都要

遠離，都要斷絕，叫真空絕相觀。

第二、理事無礙觀：真空之理，與一切事相不發生障礙，叫理事無礙觀。

第三、周遍含容觀：一法含容多法，多法含容一法。

這就是《華嚴經》上所講的一真法界裏面有四個法界：一、事法界，就是眾生的境界，一切事相都是差別不同，這不用作觀想，眾生觀想成就了，你要作觀想，先把事法界空掉。二、理法界，一切事相雖然差別不同，但都是同一個理體。三、理事無礙法界，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。四、事事無礙法界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

第一個觀想，真空絕相觀，先要觀真空之理，絕除一切事相，依著那四個法界的理法界，修真空絕相觀。

第二個觀想，理事無礙觀，依著理事無礙法界，修理事無礙觀。

第三個觀想，周遍含容觀，依著事事無礙法界，修周遍含容觀。

這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，我們中國華嚴宗用功就修這三種觀想，你們聽過《賢首五教儀開蒙》，最後講到圓教，圓教講到華嚴宗的三觀，你們不妨把它揀出來溫習一下。所以《圓覺經》叫略本《華嚴經》，也就是按這一段經文上講的，跟《華嚴經》上所修的觀法一樣的道理，下面三種觀想的科，你們自己對，一真法界觀到這兒為止，下面很長的一段文，是真空絕相觀。

覺圓明故，顯心清淨；心清淨故，見塵清淨。見清淨故，眼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眼識清淨。識清淨故，聞塵清淨；聞清淨故，耳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耳識清淨。識清淨故，覺塵清淨。如是乃至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

這個時候，是由一真法界觀起的，你把那些幻化的影像都滅除掉了，你的圓覺妙性變成光明之體，圓滿光明，它是無邊清淨。這是「覺圓明故」，你的覺性圓滿光明之故，「顯心清淨」，顯出來覺心周遍圓滿，無邊清淨。

「心清淨故，見塵清淨」，這兩句經文是開始的一個功夫，要記清楚記實在，這個心是個什麼心呢？八識心，妄想心的根本，也是生死的根本。你聽過《起信論》就是九相的第一個相業相，也叫業識，就是第八識的本體。「覺圓明故，顯心清淨」，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，圓明，是大圓鏡智，跟相宗講的一樣，第八識本來是一切種子，像一個倉庫一樣，紛亂擾相。到這時候都把它觀空了，覺性圓明，把第八識的妄想心的紛亂擾相統統清淨了。覺心一清淨，則「心清淨故，見塵清淨。」這個見要注意，不是眼識起的見，它在眼識前面，跟著心清淨來的。這就是第八識的見分，第八識分四分，證自證分是多添上去的，實際它的本體就是自證分。見分、相

分、自證分，這就是見分，就是《起信論》上第二個相叫做見相，也叫能見相，它起一個能見的功能，這一能見，起了相分，一切相都生出來。先是在內心裡起了境界相，再執著執著到心外面去了，所以一切法都是唯識變現的。這是唯識宗講的高深的道理，它叫唯識，唯是唯獨，唯獨一個第八識，沒有外境，叫唯識無境。外面我們看見的境界，都是你的第八識變出來的。八識的相分，怎麼執著一個相分？有個能見的見分在裏面，八識紛擾不清，見也紛擾不清，沒有相硬執著一個相，這就一切煩惱都生出來了。這個時候他的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，轉成圓覺妙性了。覺圓明故，就顯八識心清淨，這個識清淨，它的本體清淨了，見分清淨了，見就是見塵，它是染污性的見。能見的見清淨了，這時候見塵不染污，變成清淨了。下邊的文都是這樣下來的，只要把這兩句記清爽。

「見清淨故，眼根清淨」，說次第說得很囉唆，因為你能見見分已清

淨了，你所起的相分，先說眼睛眼根，也是你第八識現出來的。這時候眼根變清淨了，「根清淨故，眼識清淨」，眼根一清淨，眼識清淨了。你用功最初就得天眼通，就是沒有完全清淨，清淨了一部分，就得天眼通，上觀天堂，下觀地獄，無遠弗見，得天眼通，就是眼識清淨，眼識怎麼會清淨？因為眼根清淨了，清淨了眼根，把眼識也清淨了。

「識清淨故，聞塵清淨」，要講方便、講次第，就是《楞嚴經》上選一門深入，六根你找出一個根用功深入，把這一個根清淨了，六個根都帶著清淨了。下面一大串的經文，對著《楞嚴經》的二十五圓通研究，二十五個圓通下手不同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十八界，再加七大，結果都得圓通。如觀音菩薩從耳根下手，耳根一圓通，統統圓通了，就是這樣子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識清淨故，聞塵清淨」，眼識清淨了，怎麼聞塵也清淨了呢？這就是用功要問次第，先找一個根下手。這地方先說眼根，因為是由「見塵清淨故」說下來的，跟眼睛能見是通的。按《楞嚴經》，文殊菩薩抉擇是耳根第一，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第一，觀音菩薩是由耳根下手用功的，「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脫。」你一個根得了圓通，六根統統解脫了。《楞嚴經》上還有兩句話：「原依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。」本來是一個精明心，把它分開來分成六識，實際分而不分，六個還是六和合。所以凡夫用功一門深入，找著一個根下手，一根返本源，六根都得解脫了。心法現在說是精神體，不是物質，不是像我們切西瓜切成六塊，再把它合合不攏來，不是這個樣子。觀音菩薩是從耳根下手的，聽了《楞嚴經》了，耳根圓通，文殊

菩薩抉擇為第一，所以他說的很清爽、很詳細，耳根怎麼樣得圓通呢？「反聞聞自性，入流亡所。」就這麼用功。我們的耳根發耳識，是聞所聞的聲塵，愈聞愈起分別，好的聲音，就起貪心，起愛心；不好的聲音，就起憎惡心，起瞋恨心，就起惑造業，造業就受報。現在用功反聞，我不要往外聞，我叫它聞到我的自性上，反聞聞到自性上，入了流就亡所。把所聞的聲塵空掉了，外面所聞的聲塵，現在我聽不到了。聽到哪裡去了？聽到自性上。等你聽到自性，得到圓通了，這是耳根得圓通，六根統統圓通了。這地方跟那個道理一樣的，你眼識清淨了，聞塵清淨了，都是這個道理。

「聞清淨故，耳根清淨；根清淨故，耳識清淨；識清淨故，覺塵清淨。」這是總說，應該一個識一個識，一個根一個根說，這個「覺」是包括見、聞、覺、知那個覺，除了眼、耳，下面還有四個：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都屬於覺。（按：眼識之用為見，耳識之用為聞，鼻舌身三識之用為覺，意識

之用為知。）

「如是乃至鼻舌身意，亦復如是。」六根統統清淨了，鼻子所聞的香塵：鼻根、鼻識；舌頭所嚐的味塵：舌根、舌識；身體上的觸塵：身根、身識；意根所緣的法塵，意根清淨了，意識也清淨了。這四個根、四個識、四個塵統統亦復清淨，這就六根、六塵、六識都清淨了。

善男子！根清淨故，色塵清淨；色清淨故，聲塵清淨；香味觸法，亦復如是。

「善男子！根清淨故，色塵清淨」，這是說根、塵、識，還沒有說到外面的色塵清淨。而我們看見外面的色塵是染污性，因為我們眼根發的眼識，都不清淨。你的眼根、眼識清淨，外面的色塵都變成清淨，所以我們看見娑婆世界，是染污世界，佛看見是清淨的。「色清淨故，聲塵清淨，

香味觸法，亦復如是。」這六塵都清淨了。

善男子！六塵清淨故，地大清淨；地清淨故，水大清淨；火大風大，亦復如是。

「善男子！六塵清淨故，地大清淨」，六塵是外四大，身體是內四大，因為外面六個塵都清淨了，那四大種都清淨。先說地大清淨，「地清淨故，水大清淨；火大風大，亦復如是。」四大種都清淨了。

善男子！四大清淨故，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清淨。

三界以內的凡夫法，不出於十二處、十八界。前邊說六根、六塵，這叫十二處，再加上六識，這叫十八界，這十八界清淨了，一切眾生都清淨。

三界的眾生叫有，記著這專門名詞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三界叫三有。我們念經、拜懺，下邊有個迴向的結詞：「四恩總報，三有均資」，

那三有是什麼？三界的眾生，我統統迴向給他們，有字怎麼講呢？有因有果，有生有死，三界以內的眾生，造什麼因，結什麼果，有因有果，有生有死，它是輪迴的一個範圍，凡夫超不出這個範圍。

三有再分，分為九有，三界分九地，欲界叫五趣雜居地，上二界分八個地，色界分四個，無色界分四個。色界分四個：離生喜樂地、定生喜樂地、離喜妙樂地、捨念清淨地。無色界分四個：空無邊處地、識無邊處地、無所有處地、非想非非想處地，一共九地。九地都沒有出三界，都有因有果，有生有死，所以叫九有。我們天天做早課，不是念迴向偈：「四生九有，同登華藏玄門，八難三途，共入毘盧性海。」這就是替三界的眾生迴向，三界的眾生受生方法，不出胎生、卵生、溼生、化生四種，按得的果報，不出於九地叫九有。四生九有，同登華藏玄門，華藏玄門就是《華嚴經》最高最深的玄妙之門，都叫他證入華藏玄門。

三界再詳細分，分二十五有，有一個偈子：「四洲四惡趣，六欲大梵天，四禪四空處，無想阿那含。」這一共二十五有，不講有時候文還消不通，四洲是講人，三界以內人的果報，不出東西南北四大部洲。四惡趣，三惡趣大家都知道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加上阿修羅。阿修羅可以說三善道，也可以說是惡趣的眾生，因為他瞋恨心重，只有墮落，不能超生。三惡趣加上阿修羅，就是四趣了，連人趣四洲，加上四惡趣，就是五趣八有了。

說六道的時候，六趣，還有一個天趣，「六欲大梵天」，欲界有六層天，再加大梵天，不是七個嗎？前面八有，七加八，就十五有了。下面還有「四禪四空處」，色界天四禪，無色界四空，這八個。前面十五個有，再加這八個二十三。

這個地方消文，第一句怎麼用四惡趣？阿修羅、三惡趣。第二句「六

欲大梵天」，下面一個四禪，大梵天是誰呢？大梵天是初禪天的天王，他執著欲界的眾生都是他的兒孫，他的我執特別大，所以另外加上一個有，實際他是初禪，這樣分的。天趣裏面還有特別的，第四句「無想阿那含」，前面二十三個有，再加上無想天，再加上阿那含天，二十五有。

第四禪天裏面有個外道天，外道修無想定生到那裡去的，叫無想天。四禪天最高有五層，是三果聖人住的，三果聖人就是阿那含，翻中國話叫不還，也叫不來，三果聖人住在第四禪的天頂，詳細分五層，分成五有，實際就是三果那一有。他沒有出三界，還有生有死，還有因有果，證到四果阿羅漢超出三界才無生。二十五有，就是總指三界一切的眾生。

<table>
<tr><td>六道</td><td colspan="3">二十五有</td><td>九地</td><td>三界</td><td rowspan="20">三界九地
（三界九地開之成二十五有，合之又名六道。）</td></tr>
<tr><td>地獄</td><td rowspan="4">四惡趣</td><td colspan="2">地獄</td><td rowspan="13">五趣雜居地</td><td rowspan="13">欲界</td></tr>
<tr><td>傍生</td><td colspan="2">傍生</td></tr>
<tr><td>餓鬼</td><td colspan="2">餓鬼</td></tr>
<tr><td>修羅</td><td colspan="2">修羅</td></tr>
<tr><td rowspan="4">人道</td><td rowspan="4">四洲</td><td colspan="2">東勝神洲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南瞻部洲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西牛貨洲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北俱盧洲</td></tr>
<tr><td rowspan="15">天道</td><td rowspan="6">六欲天</td><td colspan="2">四王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忉利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夜摩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兜率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化樂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他化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3">梵天王</td><td rowspan="2">離生喜樂地</td><td rowspan="9">色界</td></tr>
<tr><td rowspan="4">四禪天</td><td colspan="2">初禪天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二禪天</td><td>定生喜樂地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三禪天</td><td>離喜妙樂地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四禪天</td><td rowspan="5">捨念清淨地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3">無想天（外道）</td></tr>
<tr><td rowspan="5">五那含天</td><td rowspan="5">三果聖人所居即五不還天，此五合為一數。</td><td>無煩天</td></tr>
<tr><td>無熱天</td></tr>
<tr><td>善見天</td></tr>
<tr><td>善現天</td></tr>
<tr><td>色究竟天</td></tr>
<tr><td rowspan="4">四空天</td><td colspan="2">空無邊處天</td><td>空無邊處地</td><td rowspan="4">無色界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識無邊處天</td><td>識無邊處地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無所有處天</td><td>無所有處地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2">非想非非想處天</td><td>非非想處地</td></tr>
<tr><td rowspan="2">六道輪轉相通，故名為道。</td><td colspan="3">二十五有偈曰
四洲四惡趣，六欲併梵天
四禪四空處，無想五那含</td><td rowspan="2">九地又言地者，住著生死不肯捨離故。</td><td rowspan="2">眾生生死往來的境界</td></tr>
<tr><td colspan="3">所言有者，有善惡因果，故名為</td></tr>
</table>

真空絕相觀，把這三界一切眾生的相，都把它觀成真空的境界，一切凡夫統統清淨了，清淨就不是凡夫了。所以拿佛的眼睛看眾生，一切眾生都是佛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他看到一切眾生都是清淨的，都是佛，這個道理好像是佛的境界，下面講到佛的境界，更玄更妙，佛的境界沒有什麼高。我們要拿慈悲的眼睛看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都是好人，這個道理很好了解。人家說社會上學職業，不要學捉賊的職業，政府的訓練這一班人捉賊，說你要學捉賊，這份職業，你看一切人都是賊，他一看你都不順眼，就像個賊一樣。所以這樣你就知道佛的眼，他怎麼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這個道理好了解。這個時候還沒成佛，菩薩修觀想，修真空絕相觀，三界以內的凡夫都清淨了。

彼清淨故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佛十八不共法、三

十七助道品清淨，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一切清淨。

「彼清淨故」，三界以內的凡夫統統清淨了，下面佛的法都清淨了。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佛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七助道品清淨」，前面給諸位介紹過，你要看圓瑛法師《講義》的注解，他是講經的老法師，按老規矩消文釋義，法相統統要消通，你不要去查《佛學大辭典》，也不用去查《教乘法數》，他都給給你解出來。

「十力」，是佛的十種智慧之力，佛證得根本智以後，就是證得實相智以後起十種的功用。智慧只有一個，力，就是力用，按它的妙用上有十種，十力名詞我現不要開開來講，一點鐘也講不完。

「四無所畏」，佛有四種無所畏。

「四無礙智」，也叫四無礙辯才，叫做法無礙辯、義無礙辯、詞無礙

辯、樂說無礙辯。得之於心叫智慧，發之於口叫辯才，這是先講內心的智慧，叫做四無礙智，也叫四無礙辯。

「佛十八不共法」，佛跟三乘聖人不共，不但跟六道凡夫不共，跟三乘聖人也不共，佛獨獨有十八種法，叫佛十八種不共法。

「三十七助道品」，三乘共修的，二乘人專修這個法，叫做三四、二五、支七、單八。三個四：四念處，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在娑婆世界修行下手，先修四念處。佛臨涅槃的時候，叫阿難尊者去請問四種依住，佛世尊在世，我們依世尊而住，世尊涅槃之後，我們佛弟子依何人為住呢？依四念處住，所以我們現在出了家了，不修四念處，沒有個住處的地方，最要緊先修四念處。詳細的名相，你們去看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。

下面的名詞你們都會背，《阿彌陀經》有五根、五力，兩個五。支七、單八，支也是單，不是一雙叫一支，一個七、一個八，就是七菩提分、八

正道分。你念佛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你念佛不修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你一心念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三個四的功夫都有了，不要修了，就從五根、五力修起。所以《阿彌陀經》上三十七道品，從五根、五力說起，前面的三個四怎麼不說呢？因為注解上講不著這個道理。四念處，頭一個觀身不淨，生到西方去了，西方極樂世界是蓮花化身，他還要觀身不淨嗎？由這個道理你就統統明白，一生到西方，前面三個四不要修，就從五根五力下手，這個道理你們將來開講《阿彌陀經》要講出來，現在不要開的太遠，三十七助道品，二乘人專修這個法就證道。大乘菩薩，三十七道品是助道，也從這個地方修起，但是他接著再修六度萬行。

「如是乃至」，乃至是超略之詞。「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一切清淨。」就是八萬四千法門，一切總持法門，統統清淨。這就是一切世間法清淨，一切出世間法清淨，這是真空絕相，不但世間的法相要絕，出世間法的法

相也要絕。

善男子！一切實相性清淨故，一身清淨；一身清淨故，多身清淨；多身清淨故，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。

「善男子，一切實相性清淨故，一身清淨」，由法再說到正報上，一切實相名詞要會消文，實相只有一個，怎麼叫一切實相呢？一切法的實相。一切法有差別相，但是它的本體叫做實相只有一個，就是一切法的本體。一切法的實相清淨了，一切法都清淨了，一個眾生的正報，他的身體清淨了。

「一身清淨故，多身清淨」，你修真空絕相，把自己的身相觀空，自己的身體清淨了，其他的眾生，多身都清淨。

「多身清淨故，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。」一切實相，就是圓覺，

從本體上觀，一切眾生染污的身相，都是如幻如化，觀到它的本體觀到它的圓覺上，統統是清淨的，眾生相都是清淨相。所以我們發大願度眾生，《楞嚴經》上有一句：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。」地藏菩薩發願：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」地藏菩薩按事相發願，到現在不能成佛。阿難尊者先成佛，他坐楞嚴大定作觀想，觀到這裡眾生度盡了。這就是我們念蒙山施食，先發四弘誓願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……。」結果自性眾生誓願度，把自性眾生度盡，你看著十方眾生都圓覺清淨了。

善男子！一世界清淨故，多世界清淨；多世界清淨故，如是乃至盡於虛空，圓裹三世，一切平等，清淨不動。

「善男子，一世界清淨故，多世界清淨」，你得觀到依報上，依報像娑婆世界，本來是染污的國土，染污國土是眾生的眼，以眾生的心分別看

見的。你修真空絕相觀，看見娑婆世界就清淨，這一個世界清淨了，多世界都清淨了。

「多世界清淨故，如是乃至盡於虛空，圓裹三世」，裹，是包含之義，在十方，講空間。在時間上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講三世。「一切平等，清淨」，你講東西南北、四維上下十方，不平等有差別相，它不清淨；你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時間上有三際，有差別相，它不清淨。現在絕相，一切差別相都斷絕，完全觀在真空理體上，一切平等都是清淨的。

「清淨」還「不動」，它怎麼會動呢？講正報，一個凡夫的身體，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講依報，講世界，成、住、壞、空，都在那動，就是你第八識的本體，業相就是動相。現在把第八識心清淨過來，圓覺妙性現前，清淨不動，眾生也清淨，世界也清淨。

善男子！虛空如是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四大不動故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。

「善男子！虛空如是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」，虛空也是如幻如化的，虛空也叫一顯色，現在你觀想到虛空平等，你要知道，根本的問題在你的覺性平等不動。

「四大不動故」，四大種也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有成、住、壞、空。現在你觀四大種清淨不動。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」，也是因為圓覺妙性平等不動。

「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。」所以你要觀想真空絕相觀，真空理體就是圓覺妙性，絕一切相，世間法的相，

出世間法的相，都把它遠離斷絕，這個時候真空理體現前，就是圓覺妙性平等不二。下面說的是理事無礙觀。

善男子！覺性遍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，當知六根遍滿法界；根遍滿故，當知六塵遍滿法界；塵遍滿故，當知四大遍滿法界；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。

前邊只講清淨不動，還沒有講到它的普遍圓滿，覺性不但清淨不動，而且普遍圓滿。「善男子！覺性遍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」，際，是邊際，比如十方，東方，東方的邊際；南方，南方的邊際；西方，西方的邊際；北方，北方的邊際。時間，過去一個邊際，現在一個邊際，未來一個邊際。這個沒有邊際，叫做圓滿無際。「當知六根遍滿法界」，眼、耳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眼睛不是耳朵，各有個界限，這個時候六根遍滿，根根遍滿法界。

「根遍滿故」，六根遍滿於法界。「當知六塵遍滿法界」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塵塵遍滿法界。

「塵遍滿故」，六塵遍滿之故，「當知四大遍滿法界」，四大種遍滿法界。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。」陀羅尼門，經文略掉「八萬四千」這數目字，應該還是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哪一個法都遍滿法界。下面說的是周遍含容觀。

善男子！由彼妙覺性遍滿故，根性塵性無壞無雜；根塵無壞故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。

「善男子！由彼妙覺性遍滿故」，六根六塵怎麼會遍滿法界呢？你觀到圓覺妙性上，因為圓覺妙性遍滿法界。「根性塵性無壞無雜」，這裡去除我們的疑惑，我們的眼根遍法界，耳根怎麼遍法界呢？耳根一遍把眼根

壞掉了？不壞掉，也混雜在一起了，無壞無雜才妙呢！

「根塵無壞故」，六根、六塵，無壞無雜。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，無壞無雜。」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每一個法門都遍滿法界，八萬四千陀羅尼門，還是無壞無雜，底下說個譬喻。

如百千燈，光照一室，其光遍滿，無壞無雜。

舉一個譬喻也是要大智慧的，講的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，一個眼睛遍法界，一個耳朵遍法界，結果還無壞無雜，怎樣無壞無雜遍滿法界呢？

「如百千燈，光照一室」，燈燈的燈光，都遍滿一個室，你說哪一盞燈光沒有遍滿？百千燈，我們講堂開了三盞燈、四盞燈，哪一盞燈光不是遍滿一個講堂呢？但是它不壞，這一盞燈光遍滿，把那一盞燈光壞掉了？不，不壞，還不混雜，各各的燈光，還是各各的燈光，所以就拿這個事相

上，它就微妙不可思議。

善男子！覺成就故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；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；不敬持戒，不憎毀禁；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。何以故？一切覺故。

「善男子！覺成就故」，到這個時候，你修圓覺的行門成就了。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」，前面講三重法界觀，第一、真空絕相觀，第二、理事無礙觀，第三、周遍含容觀。講到最後就是周遍含容觀，像百千燈光，遍照一室，周遍含容。下面觀行成就了，頓同佛境，你本來還沒有成佛，是個菩薩，你的境界跟佛一樣，現在境界同了。到你觀行成就要知道，往往學大乘經，學到這個文，學得不修行，說「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」嘛！不曉得是觀行成就以後佛的境界，「不與法縛」，不與一切法所

繫縛，佛能給一切法所繫縛嗎？「不求法脫」，佛已解脫成了佛，還求什麼解脫呢？到這個時候菩薩的境界，與佛的境界一樣。

「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」，厭，是憎厭、厭惡，菩薩對於生死不害怕，不厭惡生死。二乘人為什麼不度眾生呢？他見生死害怕得厲害，視生死如冤家。菩薩為什麼要去度眾生呢？他對生死已經觀空了，他不怕生死，不厭惡生死，也不愛慕涅槃，因為厭惡生死，才去求證涅槃；這個時候生死涅槃都是空的，既不厭惡生死，也不去愛求涅槃。

「不敬持戒，不憎毀禁」，對於持戒的人，不特別加以恭敬；對於毀犯禁戒、破戒的人，也不去憎惡。「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」，對久習佛法的老修行不特別尊重，初學佛法的人也不輕視。

「何以故？一切覺故。」這個時候，他已覺行成就，才有平等的境界，這個境界我們還沒到，很難懂，再說一個譬喻。

譬如眼光曉了前境，其光圓滿，得無憎愛。何以故？光體無二，無憎愛故。

說這個譬喻，不學唯識的人還難懂呢！「譬如眼光」，它不說眼識，這就是眼識，眼識只緣現境，他打開眼睛看見色境，是眼識所對的，它不起分別，起分別的是第六意識，第六意識跟著眼識同時起的作用，叫做同時意識。前五識都是這個樣子，只緣現量境，不起分別，起分別就是第二念的功能，都是同時意識跟著起的。這個時候單講眼識，就是眼睛發出了光，照了前境，看見現量境界，就是看見了色境。「其光圓滿」，這個光是圓滿的，「得無憎愛」，對於所緣的境界，既不起憎惡心，也不起愛樂心。

「何以故？光體無二」，眼睛的光沒有兩個。「無憎愛故」，眼睛的

光，不起憎愛二念的分別，有憎有愛，是第六意識起的分別。這個菩薩的覺行成就，他把憎愛心斷掉，憎愛煩惱，這個俱生煩惱，它與身俱來的這個厲害。我們在人說人，一個小孩子剛出胎，帶來了就是這兩個煩惱，什麼境也分別不出來，但他有憎愛兩個心在，合他的心就愛，不合他的心就憎。他怎麼表示呢？小孩會笑，小孩會哭，合著他的愛心，他就發笑；合著他的憎心，他要哭，這是與生俱來的兩個煩惱。你能把憎愛二心，不要說斷掉，能降伏就不增加新煩惱了。外面的境界千差萬別，不出一個逆境，不出一個順境。逆鏡，就是違逆妄想心的境界，不順就起憎惡、討厭；這一討厭事來了，起嫉妒、起障礙、起憎恨、起瞋恨，統統都來了。順境，順你的妄想心的境界，先起了愛心，這一愛，愛的煩惱統統現出來了，最後動貪心。觀行成就的菩薩，跟佛的境界一樣，他沒有憎愛兩個煩惱，所以前邊為什麼對那些差別境界，他不起分別？他沒有憎愛二心。

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修習此心得成就者，於此無修，亦無成就，

「善男子！此菩薩」，就是觀行成就的菩薩。「及末世眾生」，就是修圓覺行成就的眾生。

「修習此心得成就者」，修這三重法界觀的心得成就了以後，與佛同等的境界。「於此無修，亦無成就。」到了這個時候，他不起分別，跟佛的心一樣，沒有修，也沒有成就。

修這個因，成就這個果，這跟著經文要把它記清爽，此菩薩以及末世眾生，他修習三重法界觀的心得成就了，才不修不證的。前邊那句文：「修習此心得成就者」不講，就認定無修無證，你懂得圓覺圓頓大教的道理了，你不要修，也不要成就，結果你是大凡夫，打自己的閒岔，還要開導眾生，

害一切人。這是修覺行成就的境界，才說無修、無成就。

圓覺普照，寂滅無二，

這叫照寂不二，佛的境界是寂照不二，佛住的世界，叫常寂光土，常寂而常光，就是寂而常照。

菩薩是照而常寂，菩薩用功觀行成就的時候，是圓覺普照，他不動念，不動能照的念，它是「寂滅」的。「無二」，不二就是圓覺普照與寂滅，並沒有差別。要講智與理，「普照」是圓覺智慧，「寂滅」是圓覺的理體。這個時候，如如智照如如理，一如無二如，沒有兩個。

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諸佛世界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，始知眾生本來成佛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。

這個時候，現這個境界可玄妙了，先說「諸佛世界」，你看見的多了，每一個佛教化的世界，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算一個佛世界。這不是一個佛世界、二個佛世界，而有「恆河沙諸佛世界」。不是一個恆河沙、二個恆河沙數的佛世界，而有「不可說恆河沙諸佛世界」。「不可說」是大數目，不是一個不可說恆河沙數世界，二個不可說恆河沙數佛世界，而是有「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諸佛世界」。「阿僧祇」是無量數，還不是一個阿僧祇、二個阿僧祇，而是「百千萬億阿僧祇」。你接著算下去這個數目多了，有「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」那麼多的「諸佛世界」，圓覺菩薩統統看見了。看見了什麼境界呢？

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」，像空中花那樣亂起亂滅，由亂字形容紛紛然的意思，就是很多很多的生起，很多很多的滅無。由這四個字就證明菩薩的觀行是親證的，佛的境界是親證的，決不是空談理論推想出來的，推想

你怎麼想也想不到這個境界。

再料揀一下，虛空之內世界無數，前面說那個數目很大很大，還是有個數目，實際是無數的世界，無數的世界都有佛在教化，叫佛世界。佛世界分兩種，一種清淨世界，一種染污世界。清淨世界像西方極樂世界、東方琉璃世界，那也是佛世界，是清淨世界，它不生不滅，常住不動。像我們釋迦佛這個娑婆世界，它有成、住、壞、空，成住壞空的世界在我們凡夫境界更長了，二十個小劫成，二十個小劫住，二十個小劫壞，二十個小劫空，合起來八十個小劫成、住、壞、空。說它亂起來，就是這一個世界成了；說它滅了，這個世界空了，這一個世界成住壞空有八十個小劫的長時間，在虛空之內染污的世界無數之多，你這一個觀照，統統觀照下去了，紛紛然，亂起亂滅。

前面講過，我們不懂科學，不拿科學跟佛學來比配，講得穿鑿附會，

佛學不是佛學，科學不是科學。這個地方我要講一科學實證的境界，叫我們證明相信。現在科學家分各種科，天文學是一科，天文學家的境界，也就像《華嚴經》《圓覺經》的境界，都是不可思議，他看多大的虛空呢？拿光來算年，按光的年來算里程、算個單位，光走多快，你們去查《辭典》《辭海》，一秒鐘走多少里，一分鐘有六十秒，一點鐘有六十分，一天有二十四小時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，這麼合起來一年光所走的里數算個單位，那這個數起來多少的光年？就是現在天文學家看到虛空的境界，但是他還沒有看見亂起亂滅的境界。我們說諸佛的境界，就拿科學家來證明現在的星球吧，它有成、住、壞、空。天文學家在天文鏡上看見什麼境界呢？太空之中，有隕星落下來，像下雨那麼多。我們到了夏天，看到空中擦過一道光，我們就叫墜星，那就是隕石墜下來了，擦到空氣擦著光，曉得落不到地上，空氣把它磨擦完了，大的會落到地上。尤其你查隕石典故，能

把地球打個坑，落到我們地球上的隕石是少之又少，在太空之中像下雨那麼多。但是都是星球爆炸，他只看到幾個隕石，叫做隕石雨，像下雨那麼多的星球爆炸，天文學家看不見。一個、二個看見了，亂滅，天文學家也看不見，因為天文鏡沒有那麼大，天文學家的境界還不夠那麼大，亂起，更看不見。據我看報紙，看見日本一個天文學家，發現一個稀奇的星星，還沒有成功，他一提出報告，天文學家都證明了，叫某某星，剛一個世界生起，他只看見那一個，不是亂起。所以這個境界是佛的境界，不是拿科學穿鑿附會，叫我們證明相信亂起亂滅，說到這個地方作什麼呢？我們還沒有修滅，不跟你說完不行，不跟你說完，等你觀行成就看見這個境界，不知道是佛的境界，證到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，我們要曉得《楞嚴經》上：「狂心頓歇，歇即菩提。」我們的狂心妄心，頓時歇了下來，菩提心顯現了，一歇永歇，永遠菩提心現前。有時候你只要在那用功打坐的時候，會

碰到歇了那麼個短時間，在禪堂裡叫做坐一支好香，你這時候狂心忽然間歇了那麼幾秒鍾，這個佛境界現前了，你看見虛空之中，佛世界無量數亂起亂滅。你沒有學過《華嚴經》《圓覺經》，那是魔境，還是佛境呢？你知道嗎？所以你學了就是看地圖，一直看到佛的境界，你看見了，不是魔境，是佛境。

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」，是看見這個境界，虛空無邊，世界無數，每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一個佛世界。那麼清淨的佛世界是常住不動的，像釋迦牟尼佛教化的娑婆世界是染污國土，它有成住壞空。因為境界看的寬大，遍法界的世界都看到了，這個世界是成，叫做起；這個世界是空，叫做滅；看見的世界很多，叫亂起亂滅。看見這個境界，這個菩薩觀行成就，頓同佛境，他不動心，怎麼不動心呢？他「圓覺普照，寂滅無二」，他照而常寂，亂起亂滅的無量數的諸佛世界都看到了，他知道「不即不

離」，不即是圓覺，因為圓覺是妙性，圓覺妙性是清淨的，哪有這些亂起亂滅的世界呢？不即圓覺。不離圓覺，一切空花都是依虛空而有的，空花不屬於虛空，但是它也不離虛空，所以這一切幻化的世界，也是依著圓覺妙性的本體生出來的，所以它不離圓覺。

「無縛無脫」，前面講的是「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」，他證得的境界，跟諸佛的境界相同，平等無二，沒有修法界觀之前，就觀到一切法空。「不與法縛」，這個亂起亂滅還是一切法，他不會被法所繫縛。也「不求解脫」，他的觀行成就已經解脫了，還求什麼解脫？到這時候怎麼樣呢？

「始知眾生本來成佛」，這句經文很要緊，在藏經裏面那麼多的經，只有兩部經有這句話，一部是《華嚴經》，一部是《圓覺經》，眾生本來成佛的，以前不知道要修行用功、要求成佛道，到現在才知道一切眾生本來就成佛。那怎麼叫做眾生呢？眾生有生死啊！那諸佛怎麼成了佛呢？他

證得大涅槃，不是小乘的涅槃，不是偏空的涅槃，是證得大乘的大涅槃，圓滿寂滅的涅槃。

但是到現在才知道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。」就像昨天夜裡作了個夢一樣，在別個地方講，我記不得是哪一部經了，菩薩修行，如夢渡大河，菩薩發心要修行，他為什麼要修行呢？因為有煩惱，有生死。譬如他作夢，夢見有惡人、有惡獸來追逐，要害他，他就拼命的要逃命。惡人，譬喻是見惑；惡獸，譬喻是思惑，有見思二惑的煩惱，叫你流轉生死，害眾生，所以要逃命。逃到前面一條大河，非得游泳過去生命不保，就一下子跳到河裡，拼命的游泳，盡量的掙扎，好容易游泳到對岸上去了。上了岸了，忽然醒了，怎麼樣呢？作了個夢，根本也沒有什麼惡人，也沒有什麼惡獸，煩惱本空嘛！根本也沒有掉到河裡去，生死本空嘛；根本也沒有上岸，涅槃也本空。所以菩薩發心修行了了生死，證得涅槃，哈哈！才知道，我昨

天夜裡作了個修行的夢，本來成佛，本來沒掉到河裡，本來就在岸上嘛！

記著，這是佛的境界，看大乘經，上當就在就裡，他以為看懂了，這句話太好了：「哼！煩惱本空，生死本空，涅槃本空，都是像作大夢，修行作什麼呢？不是跟自己找麻煩嗎？」他不要修了，不曉得你頓同佛境了沒有？你的觀行成就了嗎？你不修，你還不是個大凡夫嗎？看大乘經打自己的閒岔，就在這些地方。不曉得這經文是在觀行成就，頓同佛境，到了成佛，五住究竟，二死永亡，證得圓滿寂滅的大涅槃以後，還有什麼生死，什麼涅槃呢？他才可以說這話，這就是頓同佛境的話，可是眾生本來成佛，是令眾生懷疑的事情。下邊接著金剛藏菩薩就問這個問題，現在不講。現在就說你修法界觀修成功，你的境界跟佛的境界一樣，雖然你沒有成佛，你已經跟佛的境界一樣，才知道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。下面再叫一聲當機者。

善男子！如昨夢故，當知生死及與涅槃，無起無滅，無來無去。

到這兒你才知道，生死涅槃，等於夜裡作了一個夢，你現在是醒了以後回想那夢裡的境界，哪有一個實在的！所以生死與涅槃，涅槃沒有起，生死也沒有滅。「無起」，涅槃根本沒有生起；「無滅」，生死也沒有滅除。「無來無去」，按時間性上講，涅槃來了，生死去了，根本沒有來沒有去，作夢的時間哪有真的！

其所證者，無得無失，無取無捨；其能證者，無作無止，無任無滅。於此證中，無能無所，畢竟無證，亦無證者，一切法性，平等不壞。

「其所證者，無得無失」，這是講能證所證，所證的圓覺之理，圓覺

之理本來現成，這個地方說眾生本來成佛，他根本沒有失掉。有所失，今天你才說有所得；從來沒有失，你怎麼好說得呢？得失是對待的名詞，無失說個什麼得呢？所以《起信論》上，圓覺妙性叫做本覺，在眾生份上本覺是本來覺，它沒有失掉，你怎麼好說得呢？所以在你所證的圓覺之理，無得無失。

「無取無捨」，你最初發心，要取得佛法，要捨棄凡夫法，要好好的修行用功，取得修行用功，捨棄一切煩惱。到這時候才知道無取無捨，有取有捨還是差別相，這個時候平等境界現前了，沒有差別，無所取，無所捨。因為生死涅槃，都是像昨天作的一個夢，你取得涅槃，捨棄生死，都是作夢的境界，有什麼好取，什麼好捨的呢？

「其能證者」，前邊是講所證之理，無得無失，無取無捨。能證的是智慧，能證的也屬於觀行，那麼你起了智慧來修觀行，才能證得圓覺之理

啦，這個能證的智慧，以及能證的觀行哪，「無作無止」，作就是我要修行用功，我起了智慧，始覺智起起來了，我要修觀行，要修行用功，要有作為，作就是要去修行。止是止一切煩惱。到這時候才知道修行也本空，煩惱也本空，修行也沒有作，煩惱也沒有止。

「無任無滅」，任，是任運自然的就可以斷除煩惱，證得涅槃，不要著相，我任他去，叫任其自然，叫這是無任。無滅，證得涅槃，滅除生死，這個時候才得到觀行，才叫能證者。根本也無任無滅，作、止、任、滅是修大乘菩薩行的四種病，在下邊有一章專問這個問題，再詳細解釋。大乘菩薩修行用功，作、止、任、滅這四種病根本也本空。

「於此證中」，包括前邊能證所證，能證的觀行，所證的理體，於這個中間，「無能無所」，沒有能證的觀行，也沒有所證的理體。

「畢竟無證，亦無證者」，畢竟無所證，亦無能證者，能證者指著觀

行、指著智慧，指人也可以，指著這個菩薩，根本菩薩這個人也是本空的，也可以講亦無能證之人。因為這個時候是平等的境界，你什麼相都空掉了，你存能證所證，有能所兩個相在，還是差別相，根本不能平等。平等境界之中，沒有能、沒有所。能所二個字，是佛經上的專門名詞，關係很重要，能所是一對，沒有能證，也沒有所證。

「一切法性，平等不壞。」一切法的本性，在眾生分上、在有情分上，叫做佛性；在一切法上說，叫做法性。佛性這個名詞意義來的窄，單指著有情眾生講，都有佛性。法性的意義包括的寬，包括一切有情、一切無情，都叫做一切法性。一切法性，也就是一切法的本體，在《圓覺經》上講叫做圓覺妙性，本來平等，沒有損壞、沒有破壞。可是有能有所的時候不平等，你證不了圓覺妙性，是你自己把它損壞，但是破壞的是虛幻之相，它的法性還是本來平等不壞。這時你證得了平等不壞了，連能所二個字，你

都把它空掉了。

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如是修行，如是漸次，如是思惟，如是住持，如是方便，如是開悟，求如是法，亦不迷悶。

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如是修行」，總結起來答覆普眼菩薩前面問的問題，前面普眼菩薩問了一大串的問題，把它總結起來一個一個的答覆。你不是問初發心的菩薩以及末世修大乘的眾生怎麼樣修行嗎？就照著我前面說的那麼樣修行。

你不是問漸次嗎？「如是漸次」，照我前面說的漸次，先修二空觀，再修法界觀，在圓頓大教裏面沒有漸次，說個漸次。你不先修二空觀，你修法界觀修不成。修二空觀，先修我空，再修法空，有個次第。修法界觀，先修一真法界觀，再修三重法界觀。三重法界觀，先修真空絕相觀，再修

理事無礙觀，再修周遍含容觀，有個漸次，照我前面說的漸次。

「如是思惟」，怎樣思惟呢？思惟就是觀想。你宴坐靜室，就這麼樣思惟，不是凡夫在分那兒別妄想的思惟，這叫正思惟，思惟到大乘觀行上。

「如是住持」，你如是思惟、如是用功，就不會再退步，不會再退轉，就安住不動，就攝持了圓覺大法。

「如是方便」，沒有方便，你叫我假說方便，前面說你修法界觀之前，要修二空觀，這是漸次。修二空觀之前，有個方便下手處，你要堅持淨戒，你要宴坐於靜室，你要持戒，要修定。二空觀法，屬於觀慧，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有個漸次。學佛要求開智慧，但是前邊一個方便，你得持戒、得修定；你不持戒，根本不能得定。所以前天我講到持戒，講到堅持淨戒，不說空，我也空，法也空，空也空，一空一切空。持戒不講空，持戒你得堅持淨戒，修大乘法不要著相，持戒非著相不可，不著相怎麼叫堅持呢？

堅固執持。為什麼？你得下手嘛，你剛入小學的學生，說考博士論文的話幹什麼？什麼不著相，你得修到不著相才不著相，到最後有個能所的相，還是不能存在，都把它空掉了。可是你最初下手的方便，非堅持淨戒不可。你戒律不清淨，修定不能得定，得了定都是魔加持的，非著魔不可。你的戒律不清淨，無始劫來的生死冤家多得很，天人有五種神通，鬼神也有五種通，你那些冤家對頭在鬼神道裡，或者到天道裡去，他看得很清爽，哦，你想修定，想開智慧，而你根本不持戒，哼！好，你要求定，叫你入定，結果就得了個定。你看《起信論》著魔的境界，魔來加被你；你再看《楞嚴經》，魔加被你使你得定。得了定，說你開智慧了，甚至還得神通，結果就得了精神病。我們佛教叫著了魔，中西醫都治不好，古時沒有西醫，現在有西醫醫藥進步了，治不好精神病。著了魔，那才害你呢！因為「不怕千生不悟，但怕一生著魔！」你一千生沒有開悟不要緊，還可以修行，

這一生著了魔，就是神經出了病，在佛教上叫失心，你修行辦道的心失掉了，平常的知識都亂了，哪能修行用功？那麼害了，這一魔魔下去，不曉得你墜落到哪裡去。所以古人警策我們用功要先求理解，求了理解，解釋明白了，你得精進用功。不求理解，單去用功修行，這叫無解去修行，結果是盲修瞎練，墮坑落塹，前面一個坑，你墮落下去；前面一個很深的水溝，你跌落下去，為什麼？你不求理解，你不了解路程，方向不知道，你就亂走，盲修瞎練，等於瞎子一樣，非墮坑落塹，非著魔不行。

但是現在我們在講堂裡講，犯一個什麼毛病呢？盡求解不修行，好！真用功，這個學生真好，天天在那研究用功，頗發道心。一開學先給你講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你發了菩提心再學佛法，你發了菩提心儘學些佛教的道理，讓你能說會道，能講講說說，結果你不修行，自己得不到實在利益，也不能引導眾生得到實在的利益，這叫做有解無行。所以如是方便，要把

它記清楚，先要持戒，堅持淨戒，再講修定，修了定了才能修觀慧，定都定不下來，怎麼觀想呢？觀慧，先修二空觀，再修法界觀。但是持戒修定，是觀慧的方便，這就是「如是方便」。

「如是開悟」，前面問怎麼開悟呢？小悟，你悟到二空之理，悟到我空之理，悟到法空之理，這還是小悟。大悟呢，悟到一真法界之理，就那樣開悟。下邊三重觀想呢，悟後起修，所以你只要開悟，悟到一真法界之理，再來修行都不著相，他是大澈大悟的人，悟後起修，那才是真修行。

「求如是法，亦不迷悶」，你前面說，不跟他講方便、不講漸次，這個眾生聽了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。」這是文殊菩薩章。講到普賢菩薩章說四個漸次，結果歸到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還是要頓超。這初發心的人，不是上上根的人就迷悶，迷而不了達，悶而不通。這個法太高了，道理恍恍惚惚知道一點點，

怎麼下手呢？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這樣就算了嗎？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，這樣就算了嗎？不行呀，這沒法子下手啊！所以依著這一章前邊佛開示的，依戒修定，再修觀慧，這樣子你就不會迷悶了。講到這裏，把長行文講完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普眼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身心皆如幻，身相屬四大，心性歸六塵，四大體各離，誰為和合者？

「普眼汝當知」，叫一聲普眼，普眼是當機，是他請問的嘛。「一切諸眾生，身心皆如幻」，先要把我觀空，我是什麼呢？外邊一個身，內邊一個心，你要曉得都是幻化不實在，身體四大假合，心是六塵緣影，好像有知覺在裏邊，實際它是六塵緣影，似有緣氣，於中積聚。你把身相觀空

了，心相容易空。

修行用功最難的是破我執，我執一破，法執容易破。說這話要記住，二乘人怎麼只破我執呢，他沒有聽到這個法，他只上小學，沒有上大學，他不知道。他要是知道了，他破法空很容易，我執難破，法執容易破。我執要破起來，身見難破，心見還容易破。所以執著我，先執著這個身體，身見最難破。講大乘佛法，什麼都空了，結果身見不空，叫你犧牲生命，為法忘軀，你都可以作得到，說空話，拔你一根毫毛你都不肯，為什麼？拔著我的毫毛了，你執著身見執著得厲害。你把身見觀空了，它是四大假合的，天天這個樣思惟，你是頓超根機，一聽就可以開悟。你不是，是漸次根機，天天這樣觀想，把身相真觀空了。地、火、水、風，把它做析空觀，分成四個方向，這裏是地大，那裏是水大，這裏是火大、風大，還有身相嗎？天天這樣觀想，把它空掉了。

空掉身相做什麼呢？身相是內裏邊有六根，外邊有六塵，中間起了六識，這就是妄想心的心相。你把身相觀空，六根沒有立腳的地方，六根是在身體上生出來的，身相空了，六根端到那裏，六根自然空了。六塵是對著六根起的，你內裏邊的六根空了，外邊的六塵它怎麼不空呢？而且你把身體上四大觀空，外邊六塵很容易空，它叫外四大。所以身相最難空，身相觀空了，心相容易空，都觀成如幻如化，身體是四大假合，你不要妄認有個身體；心是六塵緣影，你不要妄認有個心，身心一空，我空了。

「身相屬四大，心性歸六塵」，身體怎麼如幻如化？怎麼觀法呢？你叫它歸屬，屬是歸屬，把它歸屬到四大種那裏，把它分析開那就空了。那空了怎麼有個身體呢？像那變戲法的變出來的，像那學幻術的幻出來的。心性把它歸到六塵，沒有外邊的六塵境界，你不會攀緣六塵；不會攀緣六塵，不會落不下個影子，它沒有心性，這個心性不是心的本性，記到，就

是那個幻化的心性，不要解錯了，不要解到心性本性上。

「四大體各離」，四大，是四大種和合起來而有的假相，沒有實在的身體，沒有本體自性，它是幻化之體，內四大把它分開，各離。「誰為和合者」？我身體是四大和合的假相，但四大分開了，誰來和合身體呢？自然把它觀空了。內四大觀空，外四大把它觀空，哪有六塵？沒有六塵，怎麼會生起來幻化之心呢？

如是漸修行，一切悉清淨。

「如是漸修行」，你不是問漸次嗎？這就是漸次，慢慢慢慢一步步的修行，打那裡下手呢？先觀身空，再觀心空，合起來就是我空，再觀法空，這樣如是漸修。

「一切悉清淨」，你自己一個身體清淨，結果一切眾生都清淨；你再

觀到依報，一個世界清淨，一切世界都清淨。

不動遍法界，無作止任滅，亦無能證者。

「不動遍法界」，到你用功到頓同佛境，悟到一真法界這個地方，才曉得我的本性，也就是圓覺妙性，本來不動，遍於法界。

「無作止任滅」，這個菩薩用功有四個方法，叫作止任滅，到這時候根本用不著你這四個方法，這四個方法成了修行的病，根本沒有作止任滅。

「亦無能證者」，所證的這個理體，根本無所證。能證的智慧，或者能證的觀行，也指能證的人，根本沒有能證者。

一切佛世界，猶如虛空華，三世悉平等，畢竟無來去。

「一切佛世界，猶如虛空華」，這個時候看見亂起亂滅的境界，一切世界都像虛空花一樣。

「三世悉平等」，世界是方向，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平等；按時間上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三世也是平等的，圓裏三世嘛。

「畢竟無來去」，現在修行用功，證得了涅槃，涅槃了，生死去了，根本時間是平等的。空間平等、時間平等，你要觀想圓覺秒性它是圓滿周遍的。這個圓滿周遍的，我們說得粗氣點是個東西，這圓滿周遍的東西，哪有十個方向，哪有東南西北、四維上下；它這圓滿周遍的東西，哪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間，所以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平等沒有差別，所以畢竟無來無去。

初發心菩薩，及末世眾生，欲求入佛道，應如是修習。

「初發心菩薩，及末世眾生」，在圓覺法會裏，能以入三昧的那些菩薩，他們都知道了。初發心的菩薩應當曉得，這個修行的方便漸次，以及

到了佛的境界什麼樣子，全部的地理圖都給你畫出來了，你要看清爽。還有末世眾生修大乘的更要知道，末世眾生去佛遙遠，想親近個善知識親近不到。

「欲求入佛道」，初發心的菩薩以及末世的眾生，欲，是發願，願欲發願想求佛的道，求如佛的道，第一是悟入，第二是證入，先求開悟，再求證得，要悟入證入於佛道。

「應如是修習」，應當這個樣子修行，這如是二個字就是指著前文，就是如是方便，如是漸次，如是思惟，如是住持。

把普眼菩薩這一章，你要把文讀熟，把義理研究熟，把它記到心裡，你走路知道打哪裏開步走，你知道打哪個地方是終點站。二乘人不用功，全部的地理圖他沒有看。走五百由旬，他走到三百由旬，走到化城他不走了，他以為到寶所了，不曉得前面還有二百由旬的路程，全部的地圖他沒

有看完，看了一半。比如從高雄出發到總統府，總統府在台北，到台北市才到寶所，可是他到台中，一看這兒不錯就下車了，就這麼誤了事。所以大乘菩薩給你把大乘法從凡夫發心，初發心菩薩，一直說到佛的境界，你統統要把它研究清爽，記到心裡，不要拿著佛的見解，當成你的見解；不要拿聖言量，當成你開了悟，結果那不是開悟的悟，是躭誤的誤，你躭誤自己，打了自己的閒岔。儘說些大話，你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結果你一個也空不掉；一切都是幻化的，結果你幻化不掉，儘說些空話。學大乘法，犯這個病要記到，我一再地說，因為諸位都是學大乘的同學，你們學大乘的教理，是教你們把教理看明白，把路程地圖看明白。你開步走，還得持戒、修定、修觀慧，腳踏實地的走，無始劫來的生死一旦了脫，談何容易！也容易，你是上上根人則可以，不然，上根人就差，何況中根人，何況下根人！

講到這裡，知道如是修習，下邊金剛藏菩薩出來，問第四章。

金剛藏菩薩章

於是金剛藏菩薩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

下面是金剛藏菩薩，替我們出來請問。

大悲世尊！善為一切諸菩薩眾，宣揚如來圓覺清淨大陀羅尼，因地法行，漸次方便，與諸眾生開發蒙昧。在會法眾，承佛慈誨，幻翳朗然，慧目清淨。

「大悲世尊！善為一切諸菩薩眾，宣揚如來圓覺清淨大陀羅尼，因地法行，漸次方便」，陀羅尼叫總持法，前面文殊章講過「有大陀羅尼門，

名為圓覺」，大陀羅的圓覺法門，如來善於解說，這先讚歎。圓覺大陀羅尼解釋與我們什麼相干呢？這是一切如來的因地法行，那一切如來他怎麼成佛呢，最初在他的本因之中，發心修的什麼法行呢，現在如來善說，都跟我們說請爽了，漸次方便，也給我們解釋清爽了。你不是頓超的根機，慢慢的修，這麼樣下手一步一步的來，下手修行要假方便，都給你說清爽了。

「與諸眾生開發蒙昧」，蒙是初學，昧是無知，這些眾生，都是初學蒙昧無知的眾生，都給他開發，都開智慧了。

「在會法眾」，在圓覺法會的法眾，都是等覺菩薩，他還沒有成佛，還是要聽，在會的法眾，今天也得了利益。「承佛慈誨」，承蒙佛的慈悲教誨。「幻翳朗然」，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，等於眼睛生翳子，還沒有完全好，那個翳子是如幻如化，不是實在的，翳子不是眼珠子，眼睛

裏生了翳子，可以治好的。這個時候最後一層薄薄的翳子，幻翳朗然，統統清淨了。

「慧目清淨」，這個智慧眼完全清淨了，就是在會的法眾，也得了大利益。

底下他提出問題來了，前邊是讚歎如來善說圓覺妙行、因地法行、漸次修行，讚歎完，讚歎了了，還有疑問，佛前邊講到眾生本來成佛，可能懷疑的眾生很多，這個時候金剛藏菩薩不懷疑，他是替我們請問，底下這一段，提出來三個疑問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世尊！若諸眾生本來成佛，何故復有一切無明？若諸無明眾

生本有，何因緣故，如來復說本來成佛？十方異生本成佛道，後起無明，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？

「世尊！若諸眾生本來成佛，何故復有一切無明？」眾生與諸佛的不同就是多了無明，我們修行破無明、斷無明，斷了無明成佛，這個道理好懂。現在佛說眾生本來成佛，本來成佛怎麼樣會有這一切無明呢？一切無明，與根本無明，包括一切枝末無明，這叫一切無明，這是第一個疑問。

「若諸無明眾生本有，何因緣故，如來復說本來成佛？」說是無明眾生本來有，所以叫眾生啊！眾生本來有無始無明嘛，他無明沒有開始的頭，有眾生就有無明，本來有，什麼因緣如來又說眾生本來成佛呢？這是第二個疑問。

「十方異生本成佛道，後起無明，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？」假

若十方異生，異生也是眾生的別名，就是一切凡夫。異生怎麼樣消這名詞呢？異生者，異於聖人之生，不是聖人之生，異者不同，不同於聖人之生，就是凡夫另外一個翻譯。十方凡夫，也可以叫十方眾生，因為沒有看見這個名詞不曉得怎麼解，異生者，異於聖人之生，就是凡夫，就是眾生。

說假若十方凡夫，本來成佛道，後起了無明，成了佛以後又起了無明，那麼這個問題大了，這一切如來都是成了佛道的人，都是聖人之生了，那麼這一切如來在何時，什麼時間，再生起來一切煩惱呢？再變成異生呢？這是第三個疑問，第三個問實際就跟著問：本來成佛，怎麼又起了無明？那麼諸佛是本來成了佛了，什麼時候再生無明？再生煩惱呢？煩惱也是無明的別名。

惟願不捨無遮大慈，為諸菩薩開祕密藏，及為末世一切眾

生，得聞如是修多羅教了義法門，永斷疑悔。

「惟願不捨無遮大慈」，無遮大慈，就是沒有遮止的大慈，有問必答，唯願世尊你不捨離無遮大慈之心，我問的雖然不得當，還是希望世尊解。因為眾生起這一懷疑的一定很多，不解釋清爽，則貽誤眾生，所以特別請求不捨無遮大慈，遮作止字講，不遮止的大慈，有問必答。

「為諸菩薩開秘密藏」，如來知道，菩薩還有不知道的，叫做秘密藏。佛法沒有說有秘密的，佛法都是公開演講的，因為不但眾生不知，菩薩也不知，唯佛與佛才能以知道究竟，所以叫秘密藏。惟願如來、世尊，把秘密寶藏打開，跟我們說清爽、說明白。

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，得聞如是修多羅教了義法門」，修多羅叫契經，就是佛的經，如來說了之後記到經本上叫經教。你為我們還沒成佛的菩

薩，打開你的秘密寶藏，說給我們聽。還要為末法時代求大乘的眾生，聽到了你的經教了義的法門。佛經有了義的經，有不了義的經；佛法有了義的法，不了義的法。要說了義的法門，了義就是究竟明了之義，也就是圓滿之義。「永斷疑悔」，生疑才生悔啊，把眾生的懷疑斷掉，永遠不會生悔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體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這是表示請法的儀軌、請法的恭敬，下面如來就開示。

爾時，世尊告金剛藏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甚深祕密究竟方便，是諸菩薩最上教誨了義大乘，能使十方修學菩薩及諸末世一切眾生，得決定信，永斷疑悔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金剛藏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甚深祕密究竟方便，是諸菩薩最上教誨了義大乘」，你問我，叫我開甚深的秘密法門，開究竟方便法門，為諸大菩薩開一個最上的教導訓誨，了義大乘，就是最究竟圓滿的大乘了義。

「能使十方修學菩薩及諸末世一切眾生，得決定信，永斷疑毀。」你是替現在初發心菩薩請問，也是替末世學大乘的眾生請問，我把甚深的秘密法門講清爽，把最圓滿的了義大乘講請爽，不是光為這圓覺法會的十萬大眾，十方的諸菩薩都能得利益，及末世一切的眾生都得利益，得什麼利益？「得決定信，永斷疑悔」，有疑有悔，他的心動搖，沒有疑悔，信心決定了。

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還是讚歎他問的好，到了最後結詞就呵斥他問的不得當，現在說他還是問得好，因為他是替初發心的菩薩及末世的

眾生請問。

時金剛藏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下面佛就開示了。

善男子！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，聚散起止。念念相續，循環往復，種種取捨，皆是輪迴。

「善男子！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，聚散起止」，先說眾生受輪迴生死，他是取了輪迴知見，他的心是輪迴的心，輪迴的心就是妄想分別。打世界上說起，一切世界打依報說起，「始終生滅」，這一個世界開始生出來，叫成劫；暫時有這世界，叫住劫；住不能久住，叫壞劫；壞的結果，叫空劫，滅了，有始有終，有生有滅，都是眾生的妄想分別。「前後有無」，既然有始有終，有生有滅，就有前有後，

有有有無。世界生起來了，這就是前著有；世界壞了空了，就是後著無。有始有終，有前有後，有有有無，有聚有散。「聚散起止」，這個世界怎麼樣子成功的呢？一切微塵聚集起來的；這個世界怎麼壞了，怎麼空了呢？微塵散了。有聚有散，有起有止，最初聚的生起，等到壞空，壞到完了，靜止了。

前邊講依報，講世界，再講到眾生份上，講眾生的正報，他的心是妄想心，妄想心念念不停，什麼時候打妄想，無始劫來就打妄想，打到現在完了沒有？沒有完。「念念相續」，白天打妄想，夜裏睡覺還在打妄想，它是念念相續不斷的，想的什麼呢？「循環往復」，就是從它起頭到它結尾，就是由他開始到了終了，終了再開始。「種種取捨」，著了心外之相，內心起了分別，順境就取，逆境就捨。「皆是輪迴」，眾生念念相續的心念，是輪迴之心。外邊世界成、住、壞、空，輪迴的世界統統是輪迴，統

統輪迴就是「循環往復」那四個字，統統在那裏繞圈子。先說出來眾生的心，這個心要不得，你得要把妄心分別的心停止下來，才能學佛法，打這個地方答覆起的。

未出輪迴而辨圓覺，彼圓覺性即同流轉，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。

「未出輪迴而辨圓覺，彼圓覺性即同流轉」，你沒有出輪迴，你的心還是妄想分別的心，你要想辨明圓覺的妙性，圓覺妙性跟著你輪迴心轉，圓覺本來不生不滅，本來不循壞往復的，這是跟著你輪迴心轉，即同流轉。

「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」，你想免除輪迴，證得圓覺，沒有這個道理，就是妄想分別，愈分別愈遠，圓覺妙性本來不是輪迴的，跟著你輪迴。

我們當小孩子時，有一種遊戲叫轉矇矇轉，小孩子的話，大家閉眼睛

轉圈，轉一會兒，把頭轉暈了，嘴裏還念：「天轉地轉，不叫我轉！」嘴裏還念這個咒，結果咒沒有靈，還是天轉地轉，自己把頭轉暈了，天也轉、地也轉，四周房子統統轉。我們當小孩子的遊戲，這就是天地本來不動，屋還是不動的，房屋都沒有動啊！但是你把頭轉暈了，才看到天也轉，地也轉，房屋都在轉，就是你用妄想分別心來分別，都成分別妄想，你怎麼能辨到圓覺呢？

我是堅定你的信心，我當小孩子有這個遊戲說給你們聽，佛那時候的小孩子可能沒有這個遊戲，他說了幾種給我們聽，底下跟你解釋。

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；又如定眼，由迴轉火；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，亦復如是。

「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」，搖，是動搖。湛水，是不動的水，湛作一

個安靜的解，就是止靜的靜，不是清淨的淨，止靜的靜，安靜不動的水，叫湛水。不動的水，用動目一看，還是在動，就是動目。要是眼睛沒有出毛病，你一直在那兒開合，合了開，開了合，它那水也跟著動了。這個地方就說有人眼睛有了毛病，他的眼睛是一直在動，這叫做動目，有這種病眼。他這病眼是一直在動，沒有什麼東西不動的，他去看靜水，靜水也起了波浪。

「又如定眼」，前邊兩句譬喻文詞好懂，下邊名詞不大好消好懂，這定眼不是禪定的眼，是病眼。這一種人是眼睛珠子不會動，我們那地方的土話叫死眼珠子，有這種人我們都看見過。他的眼睛珠子是不會動的，叫死眼睛珠子，這定眼就是眼根遲鈍，眼珠子不容易轉動，這麼樣子定眼。「由迴轉火」，這句也不好消，由字就是上邊能搖湛水的「能」字。迴轉火，就是他看見火都在那裏轉圈，那麼這文怎麼消呢？「由此定眼，火即

迴轉」，這樣才順中國文，由作「因」字講，因為定眼，他來看火，火都跟著迴轉，譬如我們點的燈，或是點的蠟燭，一盞火；大殿供的佛燈，一盞火，他一看都是在那裏轉圈。定眼他看見的，和我們好眼看見的不一樣，他看到那盞蠟燭火，也在轉轉轉；他看到佛燈的火，也在那裏轉轉轉，這就兩個譬喻了。

再說兩個譬喻，「雲駛月運」，駛，是走得很快，運，也是在運動在走。譬如到晚上月亮出來了，本來虛空之中是晴天，可是這個時候，飛過來一大片雲彩，這雲彩走得很快叫雲駛，它是東風吹著往西飛，雲彩走得快像飛的一樣，這個地方叫雲駛。這雲彩怎麼看見的？是天空的月亮照著發亮，你看見了雲彩，可是雲彩一大片。這個時候你看見一個特別的境界怎麼樣呢？看見月亮往東運。可奇怪了，日頭月亮都是由東往西走，今天晚上他看見月亮往東走，走得很快，這就是雲駛月運的道理。那麼拍電影

的人，懂得雲駛月運的道理，他要是拍一個片子，比方一個人會在空中飛，他把這人懸到空中不要動，後頭用一塊布景，大布拉著走，拍電影的鏡頭一開，使背景的大布拉著走，走得很快。我們看電影，看見人在天空飛，飛得很快，就是他悟到雲駛月運的道理。

「舟行岸移」，你人上了船，船開了，咦！你一看，這岸移動往後走，這個境界我親自經驗過，因為我們那時候出門都是坐輪船，船要開的時候，岸上有送行的人客，還要打個招呼嘛，我們不能進到裏邊去，就在船邊上等著大家打個招呼，船好開走。一聽輪船開了，機器轟隆、轟隆一開，這境界來了，怎麼樣？這輪船很大，覺得它沒有動，送我們的人都往後退，這就是舟行岸移。「亦復如是」，什麼樣子呢？跟動目能搖湛水，定眼能看火轉圈的一樣。

善男子！諸旋未息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，何況輪轉生死垢心，曾未清淨，觀佛圓覺而不旋復？

先解決那個譬喻，你要知道現在世間的事項，我舉幾個比喻，「諸旋未息」，你那旋轉往復的心沒有停止下來。可是「彼物先住」，水是湛水不動的水，它跟著你動；火沒有打圈轉，你就看見打圈轉；月亮都是由東往西走，走得很慢，我們看不出，今天卻看到它往東跑，跑得很快，月亮沒有動呀；舟行岸移，岸沒有移呀，你就看見岸，也在那裏移。彼物那個岸也在那裏住，「先住」，你尚且不可得水、火、月、岸的住相。

「何況輪轉生死垢心，曾未清淨，觀佛圓覺而不旋復？」又何況你是輪轉生死的凡夫，你這種染垢之心，從來沒有清淨，你來觀看想辨明佛的圓覺妙性，那圓覺妙性不跟你旋復嗎？不跟你打圈轉嗎？這要證明，你先

把分別妄想心放下來，才能研究佛的圓覺妙性，這一段就解決這個道理。

是故汝等便生三惑。

「是故汝等」，他是替大家請問的，所以包括一切菩薩，一切末世的眾生。「便生三惑」，出生三個疑惑：第一，眾生本來成佛，怎麼會生了無明呢？第二，無明眾生本來有，何緣故如來說眾生本來成佛呢？第三，成了佛再當眾生，諸佛都成佛了，什麼時候再生煩惱呢？

善男子！譬如幻翳妄見空華，幻翳若除，不可說言此翳已滅，何時更起一切諸翳。何以故？翳華二法非相待故。

「善男子！譬如幻翳妄見空華」，你眼睛生了翳子，眼睛生了病，起了一個東西叫做翳子。翳子是本來如幻如化，叫做幻翳，他妄見空花，看到虛空裏生了花。

「幻翳若除，不可說言此翳已滅，何時更起一切諸翳。」這就呵斥他，他問這三個問題，最得不當的就是問：諸佛成了佛，何時再生一切煩惱？你問的實在是不得當，不應該這樣問，但是金剛藏菩薩大慈大悲是替眾生請問的，如來還是要呵斥他。譬如眼睛生了翳子，他看見空中生了花，這個時候他請大丈夫治療，把翳子的眼睛治好了，變清淨眼，空中沒有花了。你不應該問說：這個人的眼睛好，變成清淨眼了，他什麼時候再生翳子來？你這問得不得當，他翳子好了就好了，你不應該再問他什麼時候再生翳子？就是佛成佛了，你為什麼再問他什麼時候生煩惱呢？

「何以故？翳華二法非相待故。」為什麼他問得不得當呢？因為眼睛的翳子跟虛空花，這兩個法不是相待之法，不是有空中花，就生翳子；因為有了翳子，才生空中花；翳子好了，空中花沒有了；空中花沒有了，再也不會生翳子，它兩個法，不是相待之法。

亦如空華滅於空時，不可說言虛空何時更起空華。

你的眼睛好了，空中花滅了，你不應該再問：虛空的空花，什麼時候再生？問得還是不得當，何時再生？眼睛生了翳子治好了，何時眼睛再生翳子？根本都是問得不得當的問題。

何以故？空本無華，非起滅故。

因為虛空之中，根本就沒有空花，它沒有空花生起，什麼時候有滅處？沒有滅處你怎麼問：什麼時候再生起呢？這就是煩惱性空，無明性空，他把本空的無明煩惱滅除掉了，圓覺裏根本沒有無明煩惱，你不應該問：從什麼時候再生無明，再生煩惱？

生死涅槃，同於起滅，妙覺圓照，離於華翳。

「生死涅槃」，生死與涅槃，猶如昨夢。「同於起滅」，同於空中花之生起，空中花之滅，同於空花一樣，生死也空，涅槃也空，猶如昨夢。可是有個不空叫做「妙覺圓照」，妙覺圓滿普照，「離於華翳」，離於空中花，也離於眼睛的幻翳。

善男子！當知虛空，非是暫有，亦非暫無，況復如來圓覺隨順，而為虛空平等本性！

「善男子！當知虛空，非是暫有，亦非暫無」，在一切生滅法中，虛空算是最長久，所以眾生容易了解，這虛空不是暫時有的，也不是暫時無的。

「況復如來圓覺隨順」，圓覺隨順，是在眾生份上說，叫做圓覺隨順。實在如來證得的是圓覺的本體，圓覺的妙用，順著眾生用功叫做圓覺隨順。

「而為虛空平等本性」，虛空在一切法之中，是最長久的，不是暫有不是暫無。又何況以此虛空作平等本性的圓覺，當然更不是暫有暫無。既然不是暫有不是暫無，成佛永遠成，怎麼會再生無明煩惱呢？

善男子！如銷金鑛，金非銷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為鑛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，不應說言本非成就。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。

鑛字古音本來念「ㄍㄨㄥ」，現在都念「ㄎㄨㄤˋ」，開金鑛、開銀鑛，我們當小孩的時候，這個字念「ㄍㄨㄥ」叫開鑛，我們是念古音。金礦，就是金的礦石，金子要經過銷鎔，經過在鍋子鍊化了，叫銷。把它熔化了，叫熔。要經過銷熔，把它鑛金練化成純金，鍊了怎麼樣呢？把鑛石、鑛沙鍊掉了。

「善男子！如銷金鑛，金非銷有」，這一句話還沒消完，它既然叫個

金礦，金是非經過銷不能成金，但是金可不是銷才有的。這就是眾生本來成佛，問題就在這裡，眾生的佛性，不是他修出來的，本來有的。等於金鑛，它已經成了金鑛，要是沒有成金鑛，你怎麼樣銷也銷不出金來。既然能以銷出金子來，可不是因為銷才有，是它本來成的金子。

「既已成金」，金鑛經過了銷化，已成純金了，「不重為鑛」，你不應該再問，純金什麼時候再變鑛石？你問的話問得不得當，它已經成了金子，永遠不會再變成鑛石；就是已經成佛了，永遠再不會生煩惱，當眾生。

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」，金子是世間七寶之一，它怎麼成寶呢？經無窮時，金性不會再壞，不會再變成鑛石。「不應說言本非成就」，你不應該說金子不是在金鑛裏頭本來成就的，它要是本來不成就，你怎麼樣鍊也鍊不出金來，本來沒有成金子嘛，就是鑛石還沒有長成功，是不是？既然能以銷成金子，不應該說它不是本來成就的。眾生有佛性，還沒修成佛，

還沒有成就？不是，本已成佛；等於金子雖然在鑛石裏邊，它本來成就金子。

「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。」如來的圓覺妙性，在眾生份上亦復如是，說他本來成佛，一點也沒有錯。

在這一段解釋，就是要去除我們的疑惑，我們本來成佛，本來我們有圓覺妙性，圓覺妙性從來沒有一點兒損失，沒有減少一點兒，雖然在那裏輪轉生死，圓覺妙性沒有減少，本來成就的。但是你還得經過修行，就是金子雖然本來成就了，還是鑛金，還得經過銷化把它鎔鍊一番，把沙子鎔鍊掉。我們為什麼要修行呢？下邊有這一句，你不經過銷化，沙子、石頭沒有去掉，不能成純金。就是相信我們本來成佛，可是相信你還得修行，修行做什麼？斷無明煩惱，修行不是修圓覺妙性，圓覺妙性本來成就的。因為有無明煩惱，你才去修行，就是這鑛金本來成了金子，但是你還得經

過銷化銷鎔。

這個道理，再有一種好的注解，你要去研究研究天臺宗的六即佛：理即佛、名字即佛、觀行即佛、相似即佛、分證即佛、究竟即佛。天臺宗的六即佛，你把它研究一下，我們本來成佛是什麼佛，是理即佛，在我們理性上本來就是佛。你學了經教之後，懂得這些成佛的名字，叫名字即佛。你得依著如來解釋的這些名字道理去修觀行，叫觀行即佛。你證得相似三賢的位子，叫相似即佛。你證得十地菩薩的位子，叫分證即佛。究竟成了佛了，叫究竟即佛。

解釋了六即佛，它有兩個解釋，叫做「圓融不礙行布，行布不礙圓融」，說這個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：一個漸次，漸次就是行布，圓融不礙行布，這就是圓頓不礙漸次，要說六，下邊都有個即，理即佛，乃至究竟即佛，說這個即，就是行布不礙圓融，漸次不礙圓頓，可以頓超，為什

麼？你理即佛，就是究竟即佛，不是不即，而是相即的。

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，相信自己本來是成佛的，而還要經過修行用功，不修行用功還是不行。那麼懂了這個道理，現在要得利益，我們本來是佛，你為什麼不修行呢？你要是沒有成佛的本錢，沒有成佛的資格，要想成佛，在打妄想了。你既然有成佛的本錢，有成佛的資格，為什麼不去成佛，為什麼要當苦惱眾生呢？天天被煩惱轉，天天起無明，不是可惜了自己的本性嗎？又是可惜了自己的善根。末法時代，有幾個人聞到佛法的？有幾個人聞到圓頓大教的？我們不是前生修來的善根嗎？你不好好修行，在那裏天天起無明動煩惱，要做凡夫的事，對得起自己的善根嗎？更不要說對不起自己的本性。大家好好的觀照觀想，依文解義，依義顯理，自己依著所明白的道理好好用功修行修行，不但對得起諸佛，也對得起自己，更對得起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都等著你們去度的，話說多了打閒岔，

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善男子，如銷金鑛，金非銷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為鑛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，不應說言本非成就。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。」前天講到這裏。他問這三個問題，最後一個問題問得實在是不應當問，就是成了佛，什麼時候還生煩惱？什麼時候還當眾生呢？他最後一個問題，也是由前邊一個問題來的。你說眾生本來成佛，他怎麼會有無明呢？既有無明，就不應該說他本來成佛嘛，那麼既然說是他成了佛了，再做眾生，十方如來都成了佛，什麼時候再當眾生呢？一連串問了三個問題，最後的一個問題就是不應該問的，說成了佛了，什麼時候還生煩惱，什麼時候還當眾生呢？那麼他第三個問題還是跟著第一個問題來的，眾生他本來成佛，他怎麼會本來

成佛呢？這就是答覆他這個理論，比如銷金鑛一樣，金子是當然要銷過，但是金子一定在金鑛裏面已經成就，金不是經過銷鎔才有的，既已成了金了，它不復再變成鑛石，經無數劫金性都不壞。你不應該問說鍊成的黃金，它什麼時候再變成鑛石呢？你根本問的不成問題，所以你不應說言本非成就。雖然金子還沒有經過銷鎔，沒有經過化鍊，可是它在金鑛裡，已經長成了鑛了，我現在說金子已經成就了，這句話有錯誤嗎？我沒有錯誤啊，沒有錯誤你要說它本非成就，可是你錯誤了。如來的妙圓覺性也是這個樣子，一切眾生的佛性本來成就的嘛，本來成就，本來成佛嘛！前天講到這裡，今天再接著講。

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妙圓覺心，本無菩提及與涅槃，亦無成佛及不成佛，無妄輪迴及非輪迴。

這一段文就是佛教的最高的哲理，一切如來的妙圓覺心裏邊，也就是一切眾生本來具的妙圓覺心裏邊，這裏邊沒有一切相，本來沒有菩提，也沒有涅槃。成了佛了，有兩個果：一個智慧果，叫菩提果；一個理性果，叫涅槃果。但是在圓覺妙心裏邊，根本沒有菩提，也沒有涅槃，在眾生沒有成佛，辛辛苦苦修行要成佛，在圓覺妙心裏邊也沒有成佛及不成佛。不聽圓頓大教，這最高的哲理聽不到，所以古人有兩句話：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。」在平等無差別的一真法界的境界上，佛本來不度眾生，為什麼？上無佛道可成，下無眾生可度。有佛、有眾生，就是差別相，差別相都不是平等，不是一真法界的境界，也就是不是妙圓覺心了。所以到了妙圓覺心裏邊，沒有成佛與不成佛，不成佛，就是九法界的眾生，沒有成佛，也沒有九法界的眾生。

「無妄輪迴及非輪迴。」也沒有妄輪迴，噢，說輪迴虛妄流轉，眾生

受生死道，圓覺妙心根本沒有這個東西。現在要修行，要了生死出輪迴，也沒有非輪迴。

佛教最高的哲理，有一點迷信哪，但是我們現在的佛教呢，社會上批評我們就是迷信二個字，佛教的寺院，佛教徒在那做法會，表現出來的完全是迷信，社會上批評，就批評我們這二個字叫做迷信，所以佛教被迷信的毀謗實在冤枉！那麼這個最高的哲理，可並不是最深的哲理，說是現在叫作哲學之理，實際就是佛理，是最高的佛教道理，不是最深，這只說是華嚴三觀的第一個觀——真空絕相觀，按五教分配，它是始教的空宗，屬於般若宗。全部般若經你們沒有看到，《金剛經》聽過了，這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講到第二十六分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！不能見如來！」你以三十二相來求佛，你以會說法的聲音來求佛，這就著了佛相，著了法相，走了邪道，你怎麼樣也見

不到佛，所以說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眾生相虛妄的，佛相也是虛變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你才見到如來，那個法身如來，也就是這個地方的妙圓覺心。始教空宗屬於大乘的初門，它比小乘教高就是，但它高不深，它屬於真空絕相觀，絕相，不但絕一切眾生，連佛相都要把他絕掉了。

怎麼樣深呢？你悟到理事無礙觀才深，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，這個深還沒有到玄妙呢！到玄妙的地方，到到事事無礙的法界，到到華嚴第三觀——周遍含容觀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

前邊在普眼章上，講修法界觀講了，先叫他修，修到六根清淨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十八界統統清淨，一切凡夫都清淨。清淨了，六根都遍滿法界，不亂不雜，這叫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。講到最後，一即一切，一個人修成了功清淨了，一切眾生都清淨了。正報，一切眾生都清淨了；依報世界，一切世界都清淨了，這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周遍含容，那才是玄奧

呢！

就說這個深的理，玄奧的理不講，單講高的理吧，高而不深，圓覺妙心裏邊沒有這個差別相，怎麼沒有呢？這都是對待的名詞，什麼叫做菩提呢？斷了煩惱才叫菩提，跟煩惱對著說的。什麼叫做涅槃呢？了了生死，證了涅槃，它對著生死說的。什麼叫做佛呢？不是眾生，就叫做佛，它對著眾生說的。什麼叫做「妄輪迴」，什麼叫做「非輪迴」呢？在那流轉生死，在佛的境界上是虛妄不實的，可是在眾生虛妄不來，他就在那受輪迴之苦。那麼超出三界，脫出輪迴，叫「非輪迴」，都是對待的假名言相，你講這個道理，超不過這個範圍去。你叫這些對待的名相把你範圍到了，你處處起分別，拿分別心來研究圓覺，圓覺跟著你變成分別性。就是這個人頭暈了，你看見天也轉，地也轉，都跟著你轉。這就是如來告訴他，一切如來的妙圓覺心，也是一切眾生的妙圓覺心是什麼樣子，平等無差別，

一切對待的相，那些假名詞統統沒有。那麼要說是怎麼樣的一個相呢？不是對待的，是個絕得的，還是錯的。什麼叫做絕待呢？不是對待就叫做絕待，那個絕待並不是真絕待，所以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，就是這麼個境界。

這就是你要修行用功，研究如來的圓覺，你不要拿你的分別心來研究。《起信論》上信成就發心，要發三種心：第一種你先發直心，直心正念真如，《起信論》上一切法的本體叫做真如，就是這個地方的妙圓覺，你一直念到無相的圓覺上就對了。講到這裡，就是你根本不應當用分別心，來問妙圓覺的道理，再看經文。

善男子！但諸聲聞所圓境界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，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，何況能以有思惟心，測度如來圓覺境

界！

「測度」，度字念「ㄉㄨㄛˋ」，我們是三界以內的凡夫有分別心，你去測度如來的圓覺境界，測度不到。二乘聖人超出三界，脫出輪迴了，但是他所圓的那個境界，就是他證了四果阿羅漢這個境界，身心、語言，統統斷滅了，身相也空，心相也空，語言之相也空，但是他終不能以到達彼之親證所現的涅槃境界。他也是想求涅槃啊！他不能說我想求小涅槃，他也想求大涅槃，但是他終不能證得大涅槃，只證得偏空涅槃，身心語言之相都斷滅了，他還不能證得大涅槃，就是圓覺的境界。又何況你一個薄地凡夫，用你的思惟心，思惟心就是分別妄想，拿你的分別妄想心，來測度如來的圓覺境界，怎麼能測度得到呢？底下再說個譬喻。

如取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著；以輪迴心生輪迴見，入於如

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。

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著」，螢火，夏天天熱的時候，到了晚上有飛出帶光的小蟲，那叫螢火蟲，牠那個光是個火，但是牠那個火不是燒東西的火，是牠身上有的一種光體。須彌山是四寶所成的，你拿燒東西的火，還點不著，何況你拿根本不是燒東西的螢火來燒須彌山，終不能著，著就是燃著，終不會燃著。就等於打有思惟心來測度圓覺境界，你怎麼測度，愈測度愈遠、愈開。

「以輪迴心生輪迴見，入於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」，你拿輪迴心，就是分別妄想的旋復心，轉來轉去那個心，這麼個道理嘛，那個道理嘛，愈分別愈遠。以輪迴心，你起個輪迴的知見，你想悟入證入如來的大寂滅海，寂滅就是不生不滅叫寂滅。這個寂滅，不生不滅的境界，寬廣甚深，

等於大海一樣，叫做大寂滅海，也就是妙圓覺的境界。你想到達妙圓覺的境界，終不能至，你到達不了。

是故我說：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。

「是故我說：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一切初發心的菩薩，以及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。你要想先悟入如來的圓覺，再證入如來的圓覺，打那裡下手呢？先斷你的輪迴根本，輪迴根本沒有個開始，叫做無始輪迴根本。這問題下一章彌勒菩薩會替我們請問，什麼叫做輪迴根本？你先把輪迴根本先把它斷掉，你不求圓覺，自然證得圓覺。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」，所以我說：你們初發心的菩薩乃至末世的眾生，你們修大乘，要求如來的圓覺，先斷你無始以來的輪迴根本。

善男子！有作思惟從有心起，皆是六塵妄想緣氣，非實心

體，已如空華。用此思惟辨於佛境，猶如空華復結空果，展轉妄想無有是處。

「善男子！有作思惟從有心起」，你有作，就是有所作為，這個有作的思惟，就是你有個心，要想研究這個道理，這就有作思惟，從那裡起呢？從你有心起，有心不是空心，有心就是第六識心。

「皆是六塵妄想緣氣」，前邊說過，我們第六識的心是什麼東西呢？六塵緣影，是六塵妄想的一個緣氣，緣氣不是真實有，似有緣氣，你把六塵取消，第六識心沒有了。你拿虛妄的第六識心來研究，怎麼研究得到呢？

「非實心體」，它不是真心實有的心體，是妄想緣氣嘛！「已如空華」，我們第六識分別妄想，歡喜研究道理的心，已經是空花，它不是真實之體，等於空中花。

「用此思惟」，你用虛妄緣氣，像空中花那麼個第六識的心，來研究這個道理，用此來思惟。「辨於佛境」，圓覺境界是佛的境界，你想把它辨明、辨論。「猶如空華復結空果」，等於虛空花，還想結虛空果出來，空中根本沒有花，空花是虛妄不實的花，怎麼會給你結出果來呢？

「展轉妄想」，結果想來想去，轉轉，都是增加妄想。「無有是處」，沒有一點真實的道理，沒有一點對的地方。就是一下手就錯誤，用你的妄想分別，來研究佛經，還想證得佛果，哪能證得？

所以二乘人他不起分別、不起思想，身心也斷掉了，他翻不過身來，真空翻不出妙有出來，就說是超出三界，脫出輪迴，還不能到達。現在我們就知道一切外道沒有不修行啊，還是真修，結果都是展轉妄想，無有是處，他用什麼心修的呢？統統用有作思惟的心修，用第六識心修的，所以錯誤就錯誤在這裡。

善男子！虛妄浮心，多諸巧見，不能成就圓覺方便。

再加以呵斥，就說你問這個道理問得不對。「虛妄浮心」，虛妄之心是輕浮的，不純淨，不真實。「多諸巧見」，嘿，他巧見還多了，巧怎麼講？巧是小巧，不是大之見，小巧之見，也就是機巧，問些道理，問得很巧妙，但是從機巧之心來的。這就是佛教說的八難之一的世智辯聰，世間的智慧，世間的辯才，世間的聰明，結果他學不到佛法。這就是世間一切有世間學問的人，你叫他學佛法很難，他問不完的道理，結果你還答不出來，他多諸巧見，也就是孔子說的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你用小巧的智慧，學孔子之道還學不來，怎麼學佛的道理呢？所以你不能成就圓覺的方便。你想證圓覺，當然得有方便下手處，下手之處你就不要錯誤了，你不要用輕浮心，不要用小巧的智慧。

如是分別，非為正問。

嚴厲的呵斥，你這樣分別，說如來成了佛，什麼時候還當眾生，不是正當的問題。

講到這裡，講到我們自己修行用功，道源總算有一點善根，善根不深厚。二十歲出家不能算晚，但是出了家，我小廟裡沒有人懂佛法，連我師父也不懂，我師父會念經，不會講經。出了家叫我上了三年僧學，學僧學什麼呢？天天學唱讚，學打鬧缽，儘學這些。到二十四歲，去湖北歸元寺受戒，哎呀！那個生活苦啊，吃的窩米飯，就是臭腌菜，湖北叫窩米，我們河南叫糊米，台灣叫臭脯。天天吃米飯叫窩米飯，就是醃菜，臭醃菜、醃菜就醃菜，還叫臭，不怕苦，出了家要學佛、要修行，小廟裏天天念經、打鬧缽，這怎麼回事，不怕苦，一定要住常住，要討單、要修行，結果怎

麼樣呢？就逼著教念早晚課誦，沒有講就念。到了夏天教焰口，規矩很嚴，今天教這一段，我們維那師，也是我受戒的大師父，規矩嚴得很，今天告訴你這一段要背，明天叫你背，你背不到，不打香板，就跪凳，背不到打你兩個香板，再叫你跪到凳子上去念，你看那規矩多嚴！教你唱，唱到明天，問你，你唱不好，唱不好還是要打要罰，結果一句也不懂。平常他那裏做佛事，就念《金剛經》，叫念藏經。在湖北歸元寺念藏經，不是全部藏經念，就念《金剛經》一種。念經，四十八卷叫一藏，做佛事，天天去念《金剛經》，也沒人講，也不懂。可是我還有點善根，到了二十四歲受了戒住常住，戒常住的規矩。到了二十五歲，來了一個受戒的新戒，這一個新戒有點兒學問，他也是找不著人說話，碰到我，我們倆一談，可有點兒談頭，就說我們出家年紀不算不老，想學點佛法沒地方學，有點兒善根就碰見這個人。這個人也不懂佛法，可是人家的善根比我厚，他受了戒，

就到北京去上藏文學院了。那個時候北平還叫北京，因為我們倆有聯絡告訴通信地址嘛，說你學了佛法得告訴我呀！我這時候就回到我的小廟裏去了。他給我寄了一本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一看名字不錯，大乘起信，這個很好，打開看，一點也看不懂，看不懂也要看，要學佛法嘛，欸，看到前邊「非為世間名利恭敬故」，這一句我看懂了，學佛法不能貪世間的名，不能貪世間的利，不能貪世間的恭敬，我就打那兒就種了這麼個善根。看到後邊我解錯了，解錯了還想得通，怎麼樣呢？要發三種心：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。直心是正念真如，但是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真如，解不到那兒，我懂得直心就是不要彎曲的心，你要學佛法，你的心不要叫它彎彎曲曲。我又對著前邊，你貪名貪利貪恭敬，這個心都是彎彎曲曲的心，那麼我把它解釋好了，怎麼解釋好了，你學佛法，你怎麼學呢？你得學傻瓜，啊哈！我自己下了個注解。所以最初我這個人，也是輕浮之心，多諸巧見的人，

我後來怎麼樣呢？我硬學傻瓜，怎麼樣學傻瓜呢？遇著名現前的時候，你爭名讓你爭；利益現前的時候，你爭利益讓你爭；恭敬還沒有遇到，這境界也不懂。名利二個字我懂，不貪名不貪利，我在學傻瓜這裏邊又加個注解，怎麼樣學法？學吃虧。所以我從二十五歲那一年起就用功，要想修行，學傻瓜；要想修行，學吃虧，一直學到現在，覺得還沒有出錯。

講這些話幹什麼？不是開的太遠，講給諸位同學，你用功打那裡下手？你不要用分別心，不貪名、不貪利，名利境界現前，你貪不貪，名利境界現前你就動念頭，所以該我的名，叫你給我爭了去了，那我吃虧了，我就要學吃這個虧。利境現前，叫人家把我的利養奪了去，我學吃虧。這樣子你就會修行用功。所以再說一句注解，你修行怎麼修呢？要老實，老實就不是輕浮，不是巧見，這樣就與佛道相近了。不然說的太玄太妙，距離得太遠了，下面再說偈頌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金剛藏當知！如來寂滅性，未曾有始終。若以輪迴心，思惟即旋復，但至輪迴際，不能入佛海。

「爾時，世尊欲寶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金剛藏當知！」叫一聲當機者金剛藏，你應當知道。「如來寂滅性」，妙圓覺心是不生不滅的本性，寂滅者，不生不滅。「未曾有終始」，終始、始終，是對待的名詞，是在時間性上才講這兩個，有過去、有現在、有未來。在不生不滅的妙圓覺性裏邊沒有時間性，前邊說「圓裹三世」，妙圓覺性哪有終，哪有始呢？

「若以輪迴心」，就是妄想分別之心，你想來想去。「思惟即旋復」，你這樣思惟不是正思惟，就是妄想分別的思惟，圓覺性、寂滅性，都跟著你旋復，跟著你打圈轉了。

「但至輪迴際，不能入佛海」，你思惟來思惟去，研究來研究去，只能研究到輪迴所在，你逃不出輪迴的圈套。因為你在那旋復！你在那跟著轉！怎麼樣用功修行也不能入到如來妙圓覺大寂滅海。

下邊這個偈頌，佛答覆他問的問題，這個地方就說了。

譬如銷金鑛，金非銷故有，雖復本來金，終以銷成就，一成真金體，不復重為鑛。

「譬如銷金鑛，金非銷故有」，譬喻銷金鑛，金可不是你銷出來的，不是因為你銷出來才有的，它本來在鑛裏面就長成了金，它才叫金鑛，它要是沒有成鑛，你怎麼銷也銷不成金子不是？

「雖復本來金，終以銷成就」，長行上沒有這一句，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利益，學大乘經往往落空，怎麼樣呢？啊，本來是佛，修什麼呢？你本

來是佛，你是理即佛；本來是金，你還是鑛石，雖然它是本來成了金，終以銷成就，還得經過銷溶化鍊，把那些石頭沙子都練淨了，它才成金的，這叫做理不礙事，悟不礙修。不要說你還沒有開悟，你在那兒說理，就是大徹大悟以後，悟的還是理，你還要悟後起修。金子不能說它不是本來的金子，但是它還是金鑛，你還得拿到化金爐裡邊，把那些石頭砂子都銷化掉，就是煩惱無明都斷盡，才能現出你的圓覺妙心，底下再答覆他問題，成了佛什麼時候當眾生？

「一成真金體」，銷過以後的金子，成了真金之體。「不復重為鑛」，不會再變為鑛石，說成了佛，什麼時候還生煩惱，你問這個問題，不是正問。

生死與涅槃，凡夫及諸佛，同為空華相。

說個生死，了了生死，證得涅槃；說是個凡夫，凡夫修行，才能成佛，這些名相都是些對待的假名言相，你學佛當然得先了解這些名相，眾生根本不曉得生死之苦，也不曉得涅槃之樂，所以跟你說，要了脫生死之苦，要證得涅槃之樂。你是個薄地凡夫，你要成佛，要先打這裡講，但是你一執著這些名相，這叫做是執著不消化，這些對待的假名言相，根本沒有真實之體，只是虛空花相。

思惟猶幻化，何況詰虛妄？若能了此心，然後求圓覺。

「思惟猶幻化，何況詰虛妄」，詰，現在都念「ㄐㄧㄝˊ」，就是問。根本你一起分別心，就是你一思惟，已經落於幻化空花之相，何況你再問那虛妄之相呢？

「若能了此心，然後求圓覺」，你拿分別妄想心去研究圓覺，悟不到

圓覺，證不到圓覺。你先把分別妄想的心把它了脫了，然後再去修圓覺，才能證得。你有能求的心，有所求的圓覺，還是錯誤。所以佛法之難學，也就在這裡，要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。

金剛藏這一章講完，下面講彌勒菩薩章。

彌勒菩薩章

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「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」，這是彌勒菩薩這一章，彌勒是他的姓，翻到中國話叫慈氏，就是張氏、王氏的氏。他姓慈，慈悲的慈，他的名字叫阿逸多，我們天天念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裏他的名叫阿逸多菩薩，就是彌勒菩薩。這個菩薩在《圓覺經》裏面他不算第一名、

第二名，但是在我們這娑婆世界，當來下生成佛，就是這位菩薩。

彌勒菩薩的姓名講過了，還有供彌勒菩薩的像，我們中國供那個胖和尚，臉肥肥、耳朵大大、大肚子，一天到晚在那笑，那就是彌勒菩薩像？那不是彌勒菩薩像，那是唐朝的布袋和尚像，因為布袋和尚到臨命終時說了個偈子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化身千百億，時時示世人，世人常不識。」我分身分得很多，時時刻刻示現給世間人看，但是當時的人，誰也不認識我，他說了這偈就圓寂了。噢，大家知道了，這是彌勒菩薩化身，所以就把布袋和尚相供起來，就供彌勒菩薩相。說這個幹什麼呢？我們認得那個胖和尚就是彌勒菩薩，你到日本國去，日本國供的彌勒菩薩是天人像，我們要說不是人家見笑，彌勒菩薩住在第四天，當然示現的是天人相。我們說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，人家也不相信，他說是我們中國的故事，說點常識，現在不要扯得太遠！

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」，就是要請法，要行禮這底下開口請問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大悲世尊！廣為菩薩開祕密藏，令諸大眾深悟輪迴，分別邪正，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，於大涅槃生決定信，無復重隨輪轉境界起循環見。

「大悲世尊！廣為菩薩開秘密藏」，這個如來秘寶藏打開，而且廣為打開，說了很多聞所未聞的道理。「令諸大眾深悟輪迴，分別邪正」，聞所未聞的道理今天聞到了，我們現在甚深的悟到什麼叫做輪迴，我們受生死輪轉是果報法，怎麼會受生死輪轉？從你有思惟心起，你在那兒打妄想

起分別，那就是輪迴的根本。現在甚深的悟到了，你在那邊打妄想起分別，分別五欲六塵，那根本要起惑、要造業，你分別研究佛法用分別心，還是輪迴根本。現在說甚深的悟到，能以分別什麼叫做邪？什麼叫做正？現在不是佛教都叫邪教，是佛教才是正教，但是邪正二字也有深淺的辨別。都是信佛教的，你一著相，就落於邪；不要說你著了相，落了邪，你一起分別心，就落於邪，所以到現在什麼叫做邪、什麼叫著正，這二個字才分別清爽。

「能施來世一切眾生」，施，是佛布施的，這叫法布施，布施給我們來世一切眾生「無畏道眼」，我們學圓教大乘，才不生畏懼，怎麼樣會生畏懼？你不信佛，才勸你信佛；你不念佛，才勸你念佛；你不拜佛，才勸你拜佛。等到好容易發了道心，信了佛了，也知道念佛，說現在無有佛道可成，你看他害怕不害怕！你說個佛的名字，就落於邪道，你看他害怕不

害怕！到現在聽了《圓覺經》了，才得了無畏道眼，用不著害怕，講到究竟的真理上，應該是這樣講。

「於大涅槃生決定信」，如來所證得的涅槃叫大涅槃，大涅槃生起決定的信心，涅槃翻成圓寂，圓滿寂滅，前邊說菩提涅槃都是幻化之相，都是空花結空果，不能執著。這個時候生了決定信心，因為大涅槃不許你執著，一執著就錯誤了，所以在不執著上而起信心才叫決定信心。

「無復重隨輪轉境界起循環見」，再不要隨著分別妄想往返旋復，再不會隨著輪迴的境界打轉了，我知道學佛應該怎樣學，《起信論》叫直心正念真如，這裡叫直心正念圓覺。你隨著輪迴的境界，起循環往復的知見，分別過來分別過去，都不出輪迴，就是空花還要結空果。

世尊！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欲遊如來大寂滅海，云何當斷

輪迴根本？

「世尊！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前面是讚歎世尊跟金剛藏菩薩說的法說得太好，我們都聽明白了，知道什麼叫做輪迴知見。但是聽了跟金剛藏菩薩講的佛法之中，還有些不了解的地方要請問，就是為這些初發心的菩薩，尤其是末法時代的眾生。「欲遊如來大寂滅海」，圓覺的境界，不生不滅的境界，這叫大寂滅海，要想到大寂滅海來遊玩遊玩。

「云何當斷輪迴根本？」《圓覺經》是一章跟著一章來，就是我們要是有所疑惑的地方，菩薩都替我們問。前邊說你想求如來圓覺，不要用妄想分別的心，什麼叫圓覺，什麼都不是圓覺，都是你的妄想分別，你想求如來圓覺，先斷輪迴的根本，這個問題就有先後。先斷輪迴的根本，什麼叫輪迴的根本，金剛藏菩薩那一章沒有說出來，彌勒菩薩要替我們請問，

不是彌勒菩薩不知道，他替我們請問。要想證得如來的妙圓覺心，要想遊於大寂滅海，要斷輪迴，怎麼斷法，什麼叫輪迴的根本呢？

於諸輪迴有幾種性？修佛菩提幾等差別？迴入塵勞，當設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？

「於諸輪迴有幾種性？」前邊是問根本無明，根本無明就是輪迴根本，這再問枝末無明有幾種呢？「修佛菩提幾等差別？」前邊說菩提涅槃，還是分別妄想，都是假名言相，但是眾生想成佛得求菩提，菩提翻成中國話叫覺道，求佛的覺道，成了佛證得菩提果，就是智慧果，要想修佛菩提，修智慧，在沒成佛的中途道中，有幾等差別呢？這是一個問題。第一、先問生死輪迴之法，根本輪迴、枝末輪迴是什麼，有幾種？第二、再問佛法，修佛菩提沒有成佛在中途道中，有幾種差別？

再問第三個問題，「迴入塵勞，當設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？」我們學佛菩提是學大乘法，不是學小乘法，小乘人了生脫死，超出三界，他不管眾生。學大乘法，先學佛發大悲心，他得了佛法以後要迴入塵勞，塵勞就是凡夫眾生的境界，六塵境界是受勞碌之苦的境界，就是回到凡夫眾生來度眾生，有幾種教化眾生的方便法門呢？因為眾生以差別為性，眾生的根性不一，一個眾生一個性，你拿一種佛法去教化眾生，決定不行，應該用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呢？就問出來這三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：輪迴的根本，輪迴的差別性。第二個問題：學佛的弟子有幾種性。第三個問題：度眾生要用幾種方便。

惟願不捨救世大悲，令諸修行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慧目肅清，照耀心鏡，圓悟如來無上知見。

「惟願不捨救世大悲」，成佛之前，都發個救度眾生的大悲心，惟願世尊不捨棄救世的大悲心。「令諸修行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我都是為眾生請問的：為一切初發心的菩薩，尤其是為了末法的眾生。

「慧目肅清」，要令他的智慧眼睛肅清，肅清，就是把它淨潔起來，叫它一塵不染。「照耀心鏡」，眾生的心，根本像個大圓鏡子一樣，被分別妄想無明煩惱蓋覆生了垢，現在把智慧眼清淨了，也把自己的心鏡擦抹乾淨了。「圓悟如來無上知見」，如來的知見，不是凡夫的知見，不是二乘知見，不是菩薩知見，叫做無上的知見，叫做圓滿悟得，開佛的知見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這是表示恭敬，請法要虔誠，世尊就跟他說法了。

爾時，世尊告彌勒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

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請問如來深奧祕密微妙之義，令諸菩薩潔清慧目，及令一切末世眾生永斷輪迴，心悟實相，具無生忍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彌勒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」先讚歎他問的好。「善男子！」叫彌勒菩薩一聲。「汝等」，當會的大眾都是當機者，不是彌勒菩薩一個人，所以叫汝等。「乃能為諸菩薩」，為初發心的菩薩，「及末世眾生」，末世求大乘學大乘的眾生。「請問如來深奧秘密微妙之義」，請問甚深玄奧而且秘密，眾生不知，連菩薩都不知叫做秘密。微妙，很精微、很玄妙，玄妙到不可思議的義理。

「令諸菩薩潔清慧目」，令初發心的菩薩，他的智慧眼「潔清」，就是前邊的「肅清」，眼睛裏邊本來是一粒微塵都不能容納的，有了微塵眼

睛就要生病，這個時候就要給它清潔，把它肅清，叫它一塵不染。「及令一切末世眾生永斷輪迴」，前邊說要斷輪迴根本，什麼叫輪迴的根本呢？你替他們請問，我要跟你解釋，能令末世眾生永遠斷除輪迴。

「心悟實相」，實相者是無相之相，就是諸法的本體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圓覺是真實之相，所以叫他悟得無相之相。

「具無生忍」，無生忍是專門名詞，一切法皆有生有滅，是幻化不真實的。這是個空花相，等於虛空開花，虛空的花滅，等於死了，有生有滅，有生有死，這都是一切幻化之法。你要是悟了圓覺實相，對於無生法開了一種智慧，得了一種定力，得了一種忍，叫做無生法忍。忍者是忍可，忍者是安忍，就是以前對於無生法，聽了佛說一切法本來不生本來不滅，不能完全了解，這個時候完全了解了，叫忍可，這就是在無生法上開了智慧。開了智慧了解一下又迷糊了，這就是沒有得到住持，沒有得到定力，沒有

得到安忍的功夫。安忍，是安住不動了。所以無生法，按菩薩的位子上，你入了初住，就分證無生忍；登了初地，又再分證無生忍；到了八地菩薩，才究竟證得無生法忍。

無生法忍是不是佛給我們的，佛只是告訴我們說明一下是眾生本具的。這個時候開悟了，悟到本具的無生法忍，無生法的智慧，無生法的定力本來具有的，就是圓覺妙性本來具有。你替眾生請問：能令初發心的菩薩，以及末世求大乘的眾生得到利益，就是能悟到實相理體，能悟到本具的無生法忍，得到這個利益。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彌勒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靜靜的聽佛開示了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迴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際」，今生當眾生，前生當眾生，再前生還當眾生，推不出個開始，所以叫無始，從無始的邊際。說有個邊際叫無始之際，實際沒有個開頭的邊，叫做無始之際。

從無始之際，「由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迴。」告訴你什麼叫做輪迴根本，所以《圓覺經》前面講的道理，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。」都太高太深。講到普賢章說了四個次第：一、離幻境，二、離幻心，三、離幻智，四、離幻覺，結論還是要叫你頓超，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一超直入就對了。

等到普眼菩薩這一章，就告訴你，從哪裡下手，持戒、修定、起觀慧，先修二空觀，再修法界觀，還是顯得高深。

等到講到金剛藏這一章，告訴你不要起妄想分別，妄想分別，圓覺跟著你變成輪迴法，你應該先把輪迴根本斷掉，才真正找到下手的方法。什

麼叫做輪迴根本呢，還沒有說出來。

彌勒菩薩替我們請問，到這時才說到我們眾生份上，不高談理論，從事相上說起，因為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才有輪迴。凡夫從哪裡流轉生死，從哪裡受輪迴？先起愛心，你愛我，我愛你，這一愛就要你給我好處，我給你好處，這叫恩惠。得了對方的好處，就受了對方的恩；受了對方的恩，就要報對方的恩；因為要報恩，更要愛對方，這叫恩愛。恩愛從哪裡起，從貪欲心起的，貪欲心這地方叫執著，光說五欲六塵，實際是就指著婬欲，從有恩愛，有貪欲，才有輪迴生死。你根本不動恩愛貪欲之心，就不起惑；不起惑就不造業，不造業怎麼受輪迴的果報法呢！

若諸世界一切種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皆因婬欲而正性命，當知輪迴，愛為根本。

「若諸世界一切種性」，種性，就是種類，一切種類的眾生。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」，世界上一切種類的眾生，受生的方法不出這四種：胎、卵、濕、化，講《金剛經》都講過了。

「卵生」，我們看見的如雞、鴨、鳥之類，都是先放一個蛋，雞蛋、鴨蛋，就是雞卵、鴨卵，然後才生小雞、小鴨，叫卵生。

「胎生」，人是胎生，畜生之類，牛、馬、羊、狗、貓都是胎生。

「濕生」，由濕氣而生，由水而生，沒有水、濕氣，就生不出來。

「化生」，比方三界以內，上二界都是化生，不用婬欲生，是從禪定化生的。在欲界，我們看見的，像夏天在樹上叫得很大聲的蟬是化生的，不是由蟬母親生出來的小蟬，是由土裡的蟲變化出來一個小蟬，屬於化生。還有叮人的蚊子，不是由蚊子母親生出來的，是由水裏面的小蟲變化生出來的，這都屬於化生之類。

這些無論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，最初怎樣會受生死的，說這輪迴的根本。「皆因婬欲而正性命」，婬欲是生命之正法，正作「成」字講，怎麼成就眾生的生命的？都是從婬欲造來的，要是沒有婬欲心，根本沒有胎、卵、濕、化這四種眾生。

「當知輪迴，愛為根本。」一針見血，有什麼難懂？說的太玄太妙難懂，這對我們凡夫不是一針見血的話嗎？輪迴根本是什麼呢？是婬欲。怎麼會起婬欲？因為你有愛心，愛是生死輪迴的根本。

由有諸欲，助發愛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續。

愛心就是根本無明，叫做發業的無明，能發動婬欲之業，但是它還不能潤生死，能令生死相續的是潤生的無明，叫做枝末無明，枝末的無明叫做潤生的無明，要看《圓覺經直解》，講這兩個名詞講得很清爽。有了愛，

結了生死就好了，怎樣令它生死相續，不但今生還有來生，從無始劫來到現在，生死不斷？因為外面有種種的欲境，這包括六塵的境界，它能助發你的愛性，單指在人說人，男的愛女的，女的愛男的，男女對象，就是婬欲之境。男的女的都是凡夫，本來內有愛性，男人又見了女人，女人見了男人，見了欲境了，把愛心助發起來，就造婬欲業。這叫做潤生死，就像在小樹上填水一樣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續不斷。

欲因愛生，命因欲有；眾生愛命，還依欲本；愛欲為因，愛命為果。

「欲因愛生，命因欲有」，前面說「皆因婬欲而正性命」，性命就是生命。我們眾生執著有個我，內裡邊一個知覺的心，外邊一個身體，先執著這個身體，愛這個身體，愛得最厲害，莫過於愛命。命從哪裡來？從婬

欲而來，沒有婬欲不會成就生命。婬欲從哪裡生的呢？從你有愛心，欲因愛才生，命因為有婬欲才有。

「眾生愛命」，在生死因果上講，生命從婬欲有，眾生沒有不愛他的生命的。「還依欲本」，欲本，就是愛。因為生命是由婬欲而生，婬欲是由愛而生，它還依著欲本，還依著愛，由愛再生婬欲，由婬欲再結生命，所以生死相續不斷。

「愛欲為因」，由愛而生欲是因，結果成了一個生命。前面「而正生命」的「正」，作「成」字講，成了生命。「愛命為果」，眾生愛六塵境界：色聲香味觸法，只要順他的妄心，他無不愛，這是廣泛的愛。粗重的愛：財色名食睡，愛財、愛色、愛名、愛吃東西、愛睡覺，這個五欲之愛，愛得最厲害的莫過於色，色就是婬欲之色，男女之色，結果成就一個生命。

愛命愛的最厲害，他什麼都愛，比方愛名、愛利，到了他生命受了危

險，名利他不顧了，要逃命。還愛家親眷屬，上邊父母，中間兄弟姊妹，乃至於夫婦，下邊兒女都是他愛的。但是都沒有愛命要緊，等到大難臨頭時要逃命，家親眷屬他都不顧，現在普通名詞是眾生的弱點，也叫劣根性。平常顧這個、顧那個，到危險的時候什麼都不顧，他自己要逃命，就是他愛命愛得最厲害，這是眾生的結果。

由於欲境，起諸違順，境背愛心，而生憎嫉，造種種業，是故復生地獄餓鬼。

光一個愛的煩惱，還不會起這些差別的種性，這是煩惱愛心起了差別，為什麼煩惱愛心起了差別呢？「由於欲境，起諸違順」，違背了他的愛心，順乎他的愛心，境界叫做逆境、順境，也叫違境、順境，跟他的愛心相違相順。

「境背愛心」，背就是違字，違背了他的愛心，生起了憎惡之心，生起討厭的憎心，由這憎心而起嫉妒，不愛了就憎，憎了就嫉妒。從這地方要斷煩惱，你就知道，先把愛心斷掉，這是輪迴的根本，一切煩惱都斷掉。你怎麼會起嫉妒心？因為你有憎惡心。你怎麼會有憎惡心？因為你愛的不順心，叫做無愛不生憎。憎愛兩個煩惱，與生俱來，前生帶來的，但是比較起來，愛為根本，沒有愛心，根本不會起生憎心，所以愛，愛得厲害；恨，恨得厲害；恨就是憎，就是嫉妒。再說粗氣一點，愛，愛得要命；恨，恨得要死，無愛不起憎，這個地方講得很清楚。

於是就「造種種業」，前邊是起惑，內邊妄想心起的迷惑，起了迷惑他不了解，要造業，該愛的他就去愛，愛的不順心，要憎惡、要嫉妒，就造這些業。「是故復生地獄餓鬼」，他要造業，造什麼業呢？造惡業，惡業詳細分十種，以前常常的講，由身口意再分成十種惡業。他造了惡業，

要墮入三惡道，由人道為根本，於是又生出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，於是三惡道生出來了，這就是問輪迴有幾種性，凡夫有幾種種類。

知欲可厭，愛厭業道，捨惡樂善，復現天人。

「知欲可厭」，他知道婬欲可以厭離，這個不好的東西，尤其依著婬欲心，愛得不順，而造惡業，要墮入三惡道。「愛厭業道」，於是把婬欲之愛，換了厭離惡業的道，就是十善道。

這個愛得高明還是個愛，於是「捨惡樂善」，捨離惡業，而好樂善業，修十善法。「復現天人」，哪裡來的天人？由修十善道而　出來的天人。

又知諸愛可厭惡故，棄愛樂捨，還滋愛本，便現有為增上善果。

「又知諸愛可厭惡故」，惡念　ㄨˋ，惡就是很討厭，就是「厭」字。

他又知道諸愛都是令人厭惡的法，就是不但惡業應該厭惡，連善業也應該厭惡。

「棄愛樂捨」，把欲界之愛把它捨去，欲界的三惡道，人道，連天道，欲界六層天，婬欲之愛不好，把它捨去；連愛十善業道的愛也不好，諸愛都可厭惡，把欲界之愛捨去了。好「樂捨」，樂修捨法，捨指著上二界的四禪八定，好樂四禪定、四空定。

「還滋愛本」，佛法的高深，由最淺處講到最高處，講到了上二界四禪八定，已經講得很高了，這就超出一切世間法，超出一切外道法。外道都求生天，他厭惡人道，生到天道，他不弄清白天道多大的範圍。天道要分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他生了天都超不出欲界，要按耶穌教生的天，就是我們欲界第二層天；要按印度婆羅門生的天就高了，高到大梵天。但是他不曉得捨棄了欲界之愛，就好「樂捨」，捨就是禪定，還是滋養你

的愛本。你的根本愛心沒有去掉，不愛婬欲，愛禪定不還是愛嗎？佛教是講理的，現在的名字叫哲理，哲學之理是講理的，講得愈高愈深就是了。你愛禪定是不是愛？愛心不除，將來還是會墮落，所以沒有超出三界六道輪迴，還要輪迴下來。

「便現有為增上善果」，因為還滋養他的愛本，可是他不知道要修捨，修四禪八定，於是又現出來上二界的善果。上二界的善果叫增上善果，增加向上的善果，比欲界高上，但是他還是有作有為，有為增上善果，在佛教叫有漏的善果。

皆輪迴故，不成聖道。

他沒有超出三界，但是他修四禪八定，修色界、無色界的增上善果。「皆輪迴故」，把三界的果報都說完了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都沒有超出

輪迴的範圍，所以不學佛法，根本不知道輪迴這個名詞；學了外道，輪迴的範圍有多麼大，還是不知道，不成聖道。皆是在受輪迴果報之故，就是轉來轉去，像車輪轉的一樣叫輪迴。「不成聖道」，聖道是指佛道，你成不了佛。

是故眾生欲脫生死，免諸輪迴，先斷貪欲，及除愛渴。

告訴我們一個下手的方法，你求圓覺，不許你思惟，思惟就輪迴，那是高深的玄奧之理。你先斷輪迴根本，輪迴根本是什麼？彌勒菩薩替我們請問，佛說得很清爽，說眾生想解脫你的生死，「免諸輪迴」，就是要超出三界，先斷貪欲心，貪欲心來自婬欲，婬欲從哪裡來？由愛而來。

「及除愛渴」，渴字是形容詞，愛如渴思飲，像你嘴渴得厲害，想要喝水的心，釋迦牟尼佛沒輕視愛法，說得很嚴重、很實在，等於如渴思飲

的愛心，要把它除掉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免諸輪迴，先斷貪欲及除愛渴」，前天講到這裡，這就是佛答覆彌勒菩薩問，輪迴的根本是什麼？問了它的根本問題，再問它的枝末問題，輪迴有幾種性？佛就答覆彌勒菩薩，愛為生死本，欲界的愛，就是貪欲之愛；上二界，色界、無色界，是禪定之愛，還是愛。欲界的愛最粗重，欲界的愛不是愛禪定，完全是愛婬欲，欲界的欲就指著婬欲，這個地方「先斷貪欲」，就是指著婬欲。下邊這句「及除愛渴」，這兩句話分開來，帶著前邊的經文講，貪欲，就指著外面的欲境。「及除愛渴」，就是內裏邊的婬心，心境是一對，前面經文上講，因為有外面種種欲境，能助發愛性，

愛是無始劫來帶來的，今生今世再遇到外面種種的欲境，能給你助發起來，你是凡夫，自己作不了主，被境界所轉。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就知道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給我們定出家制度，就是你先把欲境遠離開，男的遠離女的，女的遠離男的。出家人不結婚，就是為斷貪欲，斷了貪欲，就是遠離開欲境，你再用功，把無始以來的愛渴的心，把它先降伏後斷掉，生死了脫，輪迴脫出了。

你就懂得我們出家的戒律，無論是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統統要斷婬欲，男女不許結婚，就是為了生死，出輪迴。可是這種問題只要學佛法的人都會知道，不要說學圓頓大乘，就是學權教的大乘也會知道；不要說學大乘，就學二乘法也會知道，聲聞、緣覺要斷貪欲。

但是社會上一般不學佛法的人不會知道，看見我們出家人不結婚，認為我們是大大的不對，第一個問題，都像你們一樣，人種不是要斷滅嗎？

所以你跟他解釋，解釋不清白，你跟他說我們要斷貪欲，要除愛渴，要了生死，出輪迴，他怎麼會懂得這些道理，你跟他說半天，等於對牛彈琴，所以這種問題很難答覆。

我以前想了很多答覆他的問題，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為貪欲熾盛，人口增加，全世界的人口都要爆炸，我們台灣過去幾年政府還不敢提倡減少人口的問題，可是台灣的人口也要爆炸，政府也不得不提倡節育人口了。現在要有人再問你，你們出家人為什麼不結婚呢？出家不結婚，都像你們這樣，人種不是要斷滅了嗎？不要答覆他，我們反過來問：現在人口爆炸的問題，你懂不懂？報紙上常登載，無論什麼人都知道這個問題，現在要在台灣提倡家庭計劃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答覆不出來這個問題，他就不要再問了。你還怕人種斷滅嗎？人口現在就要把地球弄爆炸，容納不下了。這樣就答覆他問題，實際不是為減少人口的問題，是為了生死出輪迴。

善男子！菩薩變化示現世間，非愛為本，但以慈悲令彼捨愛，假諸貪欲而入生死。

這是斷除眾生的疑惑，因為佛教講人類來受生死，前面講胎卵濕化，都是由婬欲才來受生死的。單講人轉生，叫三法和合來轉生，有父精、母血，再加上自己的八識，也就是所謂婬欲心，入了胎才受生。眾生聽到《圓覺經》這裡就起疑惑，釋迦牟尼佛示現在世間，也有父親母親，是不是動了婬欲心來入胎的呢？這是問化身佛。其他的諸大菩薩來人間的呢？《圓覺經》不講化身佛，講一切菩薩，這一切菩薩到人世間，是不是都以愛為本呢？解除這個疑惑。

「善男子！菩薩變化示現世間」，不要說是化身佛，就是登了初地以後的地上菩薩，他來人世間，都是變化示現於世間。

「非愛為本」，小乘聖人把愛心都斷除掉了，他才能了生死脫輪迴，超出三界，何況是菩薩呢？不是以愛為本。

「但以慈悲」，他是以慈悲為本，示現於世間，跟人一樣，也有父親，也有母親，等到出世以後示現八相成道，他要示現出家。「令彼捨愛」，這個彼，先指著家親眷屬，自己的父親、母親，自己的兄弟姊妹，乃至於自己結婚的太太，出生來的兒女，像釋迦佛一樣，都要勸他的家親眷屬出家。再指著一切眾生，示現出家之相，說出家的道理。「令彼」，廣指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捨除愛渴。他不以愛為本，而是以慈悲為本。

「假諸貪欲，而入生死。」假是假藉，菩薩示現於人間，就是來入於生死道中，他也得示現貪欲之相，也得有父親、母親，要懷胎十個月，也要娶妻生子。是假藉貪欲而來入於生死之道，但是菩薩老早了了生死，就等於會游泳的人，他到水裡是救渡落水的眾生，他老早學會游泳術，水不

會淹死他。所以他老早了了生死，是示現入於生死，老早斷了貪欲，他是假藉貪欲而入生死。

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能捨諸欲及除憎愛，永斷輪迴，勤求如來圓覺境界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。

「若諸末世一切眾生」，再講到我們本份上，末世一切眾生，你要「能捨諸欲」，先要遠離一切欲境，六塵之境，最粗重的財色名食睡，你統統要遠離。前邊「捨諸欲」是除欲境，最後要除欲心，「及除憎愛」，前邊講過，無愛不生憎，這兩個煩惱與生俱來，前生前世就有，再前生前世也有，無始以來就有，有愛就有憎，憎在後邊，愛在前邊。這地方你就曉得，發揮得最重的時候，就是貪心、瞋心，這個地方你把外邊的欲境能遠離了，你得再迴光返照，照自己心裡還有煩惱嗎？遇見不順心的事，你是不是還

在那動憎呢？遇見順心的事，你是不是在那動愛呢？要是還在生心動念，你這功夫還是沒有把握。你說你遠離了欲境，你沒有碰到欲境，碰到欲境你就隨著境界轉了。眾生跟諸佛有什麼差別？功夫上的差別，什麼功夫呢？眾生是被物轉，物指著一切眾生、一切境界。你見了眾生，被眾生轉；見了境界，被境界轉，你就叫做眾生。諸佛能轉物，不被眾生轉，他能轉眾生；不被境界轉，他能轉境界。所以佛了了生死，脫出輪迴，遇見什麼眾生，什麼境界，他不起煩惱。我們是學佛的，不可以生自卑感啊！我是苦惱凡夫，我是末法時代的眾生嘛，你就這樣賴下去嗎？這樣賴下去呀，你憎愛兩種煩惱，愈來愈粗重，煩惱紛煩惱亂，攪得你愈紛愈煩，愈惱愈亂，這樣子你就要造業，何必要出家呢？

前天跟諸位講過，你不是辜負了自己的善根嗎？在末法時代，人口要爆炸不講其他眾生，單講人；不講其他的世界，單講我們小地球，人口都

要爆炸，這麼多的人，才有幾個出家人呢？這麼多的出家人，才有幾個聞到圓頓大教呢？我們天天聽，家常便飯，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，不是一生二生的善根。你不好好用功修行，斷除你的煩惱，還要隨著煩惱轉，還要自暴自棄：「哎呀！我是末法時代的眾生呀，我不能斷煩惱！」不能斷煩惱，你到哪裡去呢？沒有退步的地方，你只有往前進。退步不但你出家的本位要失掉，善根要叫你辜負掉，你連人身都保持不住，一定會退落到三惡道去，那可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。所以你得聽佛的慈悲開示，你既然有善根，既然出了家，既然聞到圓頓大教，要腳踏實地用功修行，要捨諸欲，除憎愛。

「永斷輪迴」，你把外面的諸欲境離開，就不造新的業，你把憎愛二心斷除掉，無明煩惱斷掉了，不是超出輪迴了嗎？而一斷永斷，要勤求如來圓覺境界。

「勤求如來圓覺境界」，你把欲境離開，憎愛二心斷除掉，不是學小乘法，自己超出三界，你還要度眾生，要成佛呢！成佛作什麼？不是成阿羅漢，成辟支佛，要度眾生，所以要勤求如來的圓覺境界，圓覺境界是清淨境界。

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」，前面問怎麼開悟，就這樣開悟。你天天動憎動愛，就像攪渾水，憎愛二心是無始劫來帶來的，本來就一桶渾水，你要把它澄清，不要攪它嘛！你天天攪，愈攪愈渾，你怎麼開悟？覺的時候，遠離了外邊的欲境，內裡邊遠離了自己的憎愛二心，這個心清淨了，心清淨了可能碰到就開悟了，怎麼那麼快？本來具有的圓覺境界嘛，不是諸佛一個人有的，不是諸佛給我們的，是我們本來有的，開悟就這麼開的。

怎樣遠離諸欲呢？怎麼樣斷除憎愛呢？持戒修定，前邊下手的功夫不要忘記，你持戒修定，犯戒的事不做，修定把心定下來，憎愛二心不是不

起了嗎？慢慢先降伏，後斷滅，把煩惱斷了，不開悟到哪裡去呢？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由本貪欲，發揮無明，顯出五性差別不等，依二種障而現深淺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由本貪欲，發揮無明，顯出五性差別不等」，眾生本來就有愛心，有愛心就生起來貪欲心，成了本來的貪欲，助發無明，助發愛心，這叫發揮無明，把他變成一個薄地凡夫。前邊說要修行，發修佛的菩提有幾等的差別？下邊有五種性，答覆他這個問題，差別不等有五種。

「依二種障而現深淺」，眾生由本來的貪欲發揮了無明，要想修佛菩薩的圓覺，這個時候不是容易的，因為有兩種障礙。這兩種障礙眾生不一樣，有的深、有的淺，於是眾生求圓覺大道，都是一樣的求，顯出差別不

等。

云何二障？一者理障，礙正知見。二者事障，續諸生死。

「云何二障？」這兩個障礙《起信論》上也講過，「一者理障，礙正知見。」第一就是理障，在唯識宗講叫做所知障，它能礙你的正知見，所知不是障，它能障所知。你要是想開佛的正知正見，開不開，被理障給障礙到了，下面說礙，上面說障，障即是礙，礙即是障。

「二者事障」，也叫煩惱障，煩惱即是障，它能「續諸生死」，你不斷煩惱，生死流轉，永遠不會斷滅，因為這兩種障有深有淺，才顯出來五性差別。

云何五性？善男子！若此二障未得斷滅，名未成佛。

這是第一種的差別，叫凡夫性，這還是求佛菩提的弟子，也就指著我

們。我們都在學大乘佛道，但是我們兩種障一障也沒有除，未得斷除叫未成佛，未成佛叫什麼呢？未成佛就叫做凡夫，這是第一個種性。

若諸眾生永捨貪欲，先除事障，未斷理障，但能悟入聲聞緣覺，未能顯住菩薩境界。

這是第二種的種性，圓瑛法師的科上叫聞緣性，聲聞、緣覺，這個名字太專門，而且減少幾個字，我就給它取名叫二乘類，就是小乘，也就是小乘類，它有聲聞、緣覺二個名字，就叫二乘。

「永捨貪欲」，他能永遠捨除貪欲，三界以內的貪欲都捨了。「先除事障，未斷理障，但能悟入聲聞緣覺」，就是我執已經斷了，法執還沒有除，這樣他悟入了偏空的理境，證得了偏空的涅槃，這就叫做聲聞、緣覺之類。依著四諦法證得四果阿羅漢叫聲聞，依著十二因緣法而得道的叫緣

覺。「未能顯住菩薩境界」，他理障未除，法執未斷，不能顯明的住持於菩薩的境界，這是第二種的種性，叫做二乘之類。

善男子！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欲泛如來大圓覺海，先當發願勤斷二障。二障已伏，即能悟入菩薩境界。若事理障已永斷滅，即入如來微妙圓覺，滿足菩提及大涅槃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欲泛如來大圓覺海」，末世也有這一類的眾生，說不要自暴自棄，看不起自己。「泛」就是遊玩，遊玩，前邊講「遊於如來大寂滅海」，這裡是泛遊於如來大圓覺海。

「先當發願勤斷二障」，先發願再修行，依願引行，以行填願，先發大願最要緊。發大願要斷除理障、事障，兩個障都要把它斷掉，而且說斷沒有修行，這還是空願。要腳踏實地修行，精勤辦道，要精勤的斷除二障，

拿行門來填滿發的大願，還是發大願在先。

「二障已伏，即能悟入菩薩境界。」要勤斷二障，先伏後斷，先降伏叫它不起來，再把它斷掉。說個譬喻，降伏，如同石頭壓草，它不會生起來，因為用石頭把它壓住了。斷除掉呢，等於拔草除根，把草根除掉，永遠不會生。用功要斷除二障，它是無始劫來的習氣，要斷不容易，先把它降伏住，叫它不起，你就能開悟。因為理障、事障不現其行，你的心就清淨了，你的心一清淨，馬上就開悟，開悟就這麼開的。總而言之，你心裡紛煩惱亂，不會開悟，非要心裡清淨了才開悟。還要記著下手的方法，持戒、修定，心就定下來，一定下來，二障不起，就伏住了，你就能開悟，悟後再起修。

「若事理障已永斷滅」，這兩種障先伏後斷，永遠斷滅了。「即入如來微妙圓覺」，這個入是證入，前邊叫悟入，斷煩惱，先伏煩惱，淺深的

次第把它記清楚，先伏後斷。證聖果，先悟入後證入，悟後再起修，那才是真修，所以先求開悟。

我們懂得這些道理，就是把全部地理圖看清爽了，你修行不會到到化城，認為是到寶所了。你把二障伏住，煩惱不起現行，認為斷滅了，還是打自己的開岔，你草根沒有除掉，所以你還得精進辦道，要除滅二障。

你開悟了，悟得跟諸佛的境界一樣，頓同佛境，悟後還要起修，不起修還是打自己的閒岔。在中國大乘八個宗派裏邊的禪宗，到六祖以後完全成了頓教的禪宗，要了生死，得先求開悟，它不分階級，不分次第，結果它裏面不分，自然分階級、分次第。禪宗有三關，第一關，開了悟，叫做是透了頭，頭一關，也叫破本參。開了悟，還要修呢！還有第二關還沒有透過，第二關，透重關。還有第三關，末後牢關。禪宗開悟的人過去很多，現在禪宗都沒有了，誰再去開悟破本參，上哪兒找呢？你看禪宗歷史，在

過去很多開了悟的，就是破了本參，透過了頭一關，他什麼道理都明白，這個明白不是依文解義的明白，是他心裡真明白了，但是他不修了，這就打自己的閒岔了。你悟的是理，事相上還是凡夫，所以還要去除滅、斷滅它，這個時候，才能證入佛的微妙圓覺。

「滿足菩提及大涅槃」，這個時候，你發了菩提心，證了菩提果，要了生死，證得涅槃果。十方諸佛都證得這兩個果，前邊最初開始講《圓覺經》，《圓覺經》是根本的淨法，菩提、涅槃還是枝末的淨法，由大圓覺流出來的。又講到後邊，菩提、涅槃都是幻化的，等於作夢一樣。但是你這個夢還是要作，這是作成佛的夢，你沒有成佛以前，你這個夢不作還不行。所以你還要求滿足你的菩提果，叫智慧果；你要滿足你的大涅槃果，叫理性果，就是一個智慧、一個理性，這兩個果，你還得「滿足」，圓滿具足。講到這裡，這就是第三種，菩薩種性。下邊講到第四種，不定性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皆證圓覺，逢善知識，依彼所作因地法行，爾時修習，便有頓漸。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，根無大小，皆成佛果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皆證圓覺」，這個皆證圓覺，不是證入了圓覺，而是求證圓覺，一切眾生都發願求證圓覺。

「逢善知識，依彼所作因地法行」，你想著求證圓覺，得親近善知識。既然當個善知識，就是弘法利生的人，他都有下手的一套功夫，有他的因地法行。依彼，指著你所親近的善知識，他所作的因地法行。譬如你是親近參禪的善知識，他就教給你參禪；你親近修淨土的善知識，他就教給你念佛，那是他的因地法行。

「爾時修習，便有頓漸。」你發願要求證圓覺，這個願心是平等沒有

次第的，可是你親近的善知識，他們修行的因地法行不同，你跟他學著修行，就分出來有頓有漸，這叫做不定性。

「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，根無大小，皆成佛果。」假若你要是遇到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，你的根機，不管你大，不管你小，第一、你發的願發得對，我要求證佛的圓覺。第二、你還遇到善知識，告訴你如來的無上菩提正修行路，你的根機無論大、無論小，都能成佛果，不過是有頓有漸，有的很快成佛果，那是頓；有的很慢成佛果，那是漸次。

若諸眾生雖求善友，遇邪見者，未得正悟，是則名為外道種性，邪師過謬，非眾生咎。

這是第五種，叫做外道類，外道的種性，他也是想求著修道，他遇到的善友，也就是善知識，他沒有遇到正知正見的善知識，遇到邪知邪見的

人，遇見外道老師，怎麼能開正悟呢？沒有得到正悟，這就叫做外道種性。

「邪師過謬」，謬，就是過錯。雖然他入於外道種性，那是他邪師的過錯。「非眾生咎」，咎，是罪過，不是眾生的罪過，眾生他求道，他怎麼碰到外道老師，把他引到邪道上去了呢！

是名眾生五性差別。

第一、凡夫性，第二、二乘性，第三、菩薩性，第四、不定性，有頓、有漸。第五、外道性。眾生分這五大類，有五種差別。

善男子！菩薩唯以大悲方便，入諸世間，開發未悟，乃至示現種種形相，逆順境界，與其同事，化令成佛，皆依無始清淨願力。

「善男子！菩薩唯以大悲方便，入諸世間」，前邊說菩薩以慈悲為本，

他是普遍的慈悲，叫做大慈大悲，唯以大悲為度化眾生的方便，入諸世間來化導眾生。「開發未悟」，令眾生開悟，眾生沒有開悟使他開悟。

「乃至示現種種形相」，菩薩以大悲為本，依著大悲心而起的方便不一，因為眾生以差別為性，菩薩的大悲心沒有差別，方便就有了差別。所以在世間度化眾生示現種種的形相，像化身佛，有隨類化身，像觀世音菩薩，有三十二應身。

「逆順的境界」，要度眾生，有示現順境的善知識，有示現逆境的善知識，像提婆達多，幫助釋迦佛修道，到《法華經》，佛給提婆達多授成佛之記，說提婆達多是我的逆境善知識，不是提婆達多示現的逆境，種種跟我為冤作對，我的道心還不那麼堅固，精進還不那麼勇猛，那叫逆境善知識。記到這句話，有人跟你結冤結仇過不去，你不要報復他，要感謝他，他是你的逆境善知識。

「與其同事」，或者與眾生同事，這就是四攝法的同事攝。菩薩能隨類示現，他能與眾生示現同事，我們沒有神通變化，我們現的是出家相，只能度見出家相而得開悟的那種人。有的眾生根本不見出家人，甚至於提起出家人，就好像很討厭，那你怎麼能度得了他呢！所以有神通的菩薩，就隨類變化，示現種種形相，給他現同事攝。譬如屠夫，殺豬宰牛的，他什麼時候能聞到佛法呢！非有這些佛菩薩神通變化，示現與他同事，你殺牛，我也跟著你殺牛；你殺豬，我也跟著你殺豬，這樣才能跟他種善根，這就是四攝法的同事捨。

「化令成佛」，給他種了善根，教化他統統成了佛。「皆依無始清淨願力」，這是菩薩的行門，他是依願引行，皆是依著無始以來發的清淨願力，才現在度一切眾生，示現種種形相，逆順境界，與眾生同事。這些行門，都是依著他清淨願力而引發出來的。

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於大圓覺起增上心，當發菩薩清淨大願，應作是言：願我今者，住佛圓覺，求善知識，莫值外道及與二乘。依願修行，漸斷諸障，障盡願滿，便登解脫清淨法殿，證大圓覺妙莊嚴域。

「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於大圓覺起增上心」，單指著我們末世一切眾生，你聽了《圓覺經》，於大圓覺起了增上的信心。「當發菩薩清淨大願」，我們要學佛，先學菩薩，菩薩先發大願，我們也先發大願，這叫菩提大願。

「應作是言：」世尊大悲叫一切菩薩都發大悲心，我們末世眾生，教我們發大願，你不會發，世尊就告訴我們就這樣發，應當作是言，應當說這些話，這就是發願，下邊就告訴我們發菩提大願。

「願我今者」，我指著我本人，我就指著我道源，你們指著你們各人。

「今者」，現在。「住佛圓覺」，願我現在能安住於佛的圓覺境界。

「求善知識，莫值外道及與二乘。」我發願，我要安住於佛的圓覺境界，我要求佛的圓覺大法，當然要親近善知識，我發願不要教我遇到外道的善知識，不要遇到二乘的善知識。遇見外道，他教你起邪見；遇見二乘，他教你發小乘心，教我不要遇到他們。

「依願修行」，依著我的菩提大願，引導我的大行，依著願來修行。

「漸斷諸障」，要是頓超根機，諸障一下子就斷掉了；我不是頓超根機，我也願意斷諸障，理障、事障，漸漸的把它斷滅。「障盡願滿」，我把理障、事障斷盡，菩提大願就滿願了。

「便登解脫清淨法殿」，法殿，就是指著清淨圓覺的境界，清淨佛法寶殿，我要登到清淨佛法寶殿裡去。「證大圓覺妙莊嚴域」，域跟殿一樣，就是境界，我親證大圓覺不可思議妙莊嚴的境界。

現在如來告訴我們發菩提大願，我們能仁佛學院一開始，就先講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這是學佛法的根本，諸位同學不曉得真正發了菩提心了沒有？真正發了菩提大願了沒有？要是你已經發了，今天聽了《圓覺經》再發一次，發願要天天發，要是你還沒有發，你今天就發。現在我把發願文念一遍，我念一句，你們跟著我念一句，釋迦世尊教我們發願，我們就學著發，諸位同學合起掌來：「願我今者，住佛圓覺，求善知識，莫值外道及與二乘，依願修行，障盡願滿，便登解脫清淨法殿，證大圓覺妙莊嚴域。」這是佛教我們發願的文，我令諸位發一次。最簡單的發願：「我弟子某某，從今日起，發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」發菩提心是什麼心呢？梵語菩提，翻成中國話，翻成覺道，覺道就是菩提道，求佛的道，不是求二乘道，所以求佛的道，要上求佛道，一定要下化眾生。先發這個願，再依著願來修行，修行的行字，本來念「ㄏㄤˊ」，你發的願不夠大，修的行

門就不會大，實際你修了沒修？還是在修，證的果都不是佛果。二乘人不在修嗎？他不修怎麼能了生死，出三界，結果他證了小乘果。外道不修嗎？外道修起來還真正用功，結果是無益苦行，就是他發的願不對，修的行全錯誤。

一定要發菩提大願，讓我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天天這樣發願。我們天天作早課，阿難尊者不是發了菩提大願了嗎？我們天天不是依著願文念嗎？這是教我們學著他發願，想著是我發的願。你不發菩提大願，修的行門，都不是成佛的行門，由願力能引導我們修行，你發的願不真實、不懇切，大行你引導不起來，因為度眾生你要受辛苦呢！你能代眾生受苦，是你的菩提大願引起來的；你發願不真實、不懇切，代眾生受苦的行門都修不來。到熱天你怕熱，你還能講經嗎？到了冷天你怕冷，你能講經嗎？稍微有一點小小的毛病不舒服，你還能講經嗎？所以你處處顧你自己，把眾

生忘記了，顧你自己不是我執我見嗎？所以跟你的菩提大願根本就相違背。

有人說：我發過大願。你發得不真實，發得不懇切，所以天天要發，要真實的發願，懇切的發，才能引起來菩薩大行，我要上求佛道，研究佛法時間還不夠，修行用功時間還不夠，哪有時間去生煩惱呢？哪有時間去動貪欲呢？你的時間多得很，沒有事生個煩惱，沒有事起個貪欲心，都是證明你沒有修行。

你出了家怎麼不修行？上了佛學院，天天聞佛法，你沒有發菩提心，你說我發了，發得不真實、不懇切。發願就是孔老夫子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」的志，志願。他不是到十五歲才學認志，十五歲而立志求聖人之學，他要做聖人。下邊說他的修行，他要修聖人的行門，從十五歲到了三十歲，「三十而立」，十五歲就是認真修行腳踏實地，修什麼行？修世間聖人的

行。到了「四十而不惑」，在我們佛教來講就是開悟了，他對於聖人之理完全明白。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天命，就是一切因果報應，他統統明白。「六十而耳順」，六十歲，他一聽你說話，心裡決不會答不出來，心裡所答覆的跟耳朵聽的相順，不起違逆，一問一答，十問十答，百問百答。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，到了七十歲，他心裡所想的，都跟聖人之道相合不逾矩。就是從十五歲立了志願，孔夫子一生都在受苦，他要推行仁道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的仁，一車兩馬，周遊列國，又沒有錢，還有一班的弟子跟著他，走在路上遇到難事，跟弟子被人家沖散了，有人從他門口經過，看見他的形相如喪家之犬，像狗沒有家一樣，那不苦嗎？他不苦，甘心受的苦，他是為眾生受的，一生一世不懈怠。到了七十歲以後，他研究《易經》，還想多活幾年，因為《易經》還沒有研究透徹，就是一生求學一直到死，他不起懈怠。

我前天講圓瑛老法師著《圓覺經講義》，是一九五０年，就是民國三十九年，大陸淪陷以後一年多才開始著，著了以後他就生病，可能也是七十五歲或七十六歲圓寂（一九五三年）的，我記不清爽了。一直到他死的時候，他還在著《圓覺經講義》，他哪裡懈怠放逸，這都是有菩提大願支持住的。

這是佛勸我們，我帶著勸諸位同學，學佛法從哪裡下手？先發菩提大願，依著你的菩提大願來修行，依著行門來填願，因為他有菩提大願來領導，前邊說「根無大小，皆成佛果」。

這是講幾句勸修的話，現在說偈頌，再重宣偈言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彌勒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不得大解脫，皆由貪欲故，墮落

於生死。若能斷憎愛，及與貪瞋癡，不因差別性，皆得成佛道。

「彌勒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不得大解脫」，一切眾生為什麼不能得到圓覺的大解脫？一切眾生本來成佛嘛，這就說出病在哪裡了。「皆由貪欲故」，就是由你的貪欲心給障礙到了，於是就「墮落於生死」。前邊講到一真法界得起三個法界觀，第一真空絕相觀，就夠高的了，再理事無礙觀更深，再事事無礙觀，再修周遍含容觀，更是玄妙莫測。這個道理好懂，我們怎麼流轉生死呢？怎麼墮落於生死道呢？由你的貪心起的。

那麼你怎麼修行呢？「若能斷憎愛」，一切諸欲是外面的境界，內裡邊有憎愛二心，順乎你的愛心，就愛；不順乎你的愛心，就憎。憎在後邊，愛在前邊，所以愛為生死本。現在因為有憎有愛，得先斷憎再斷愛。

「及與貪瞋癡」，有憎、愛兩個心起來，就起貪瞋癡這三個根本煩惱，這樣說起來，好像貪瞋癡在先，憎愛在後。不是的，先有憎愛二心以後才起貪瞋癡。愛，愛得厲害，就變成貪；憎，憎得厲害，就變成瞋。不應當貪而貪，不應當瞋而瞋，就是愚癡，這三個根本煩惱都把它斷掉。

「不因差別性，皆得成佛道。」前邊說有五種種性，五種種性不以差別性，皆得成佛道。只要你發了菩提心，了解無明生死的根本，你先斷憎愛二心，再斷除貪瞋癡三個根本煩惱，不管你什麼根性，根無大小，都得成佛道。你不斷煩惱，不除憎愛二心，你修什麼道怎麼妙，一方面騙眾生，一方面騙自己。

二障永銷滅，求師得正悟，隨順菩薩願，依止大涅槃。

「二障永銷滅，求師得正悟」，你修行用功，要斷除二障，消滅二障，

事障、理障，也就是煩惱障、所知障，要把它永遠消滅掉。你要勤求善知識，你要發願，不要遇到外道的師父，不要遇到二乘的師父，要真正遇到大乘的善知識，可以得正當的開悟。

「隨順菩薩願」，善知識引導你先發了菩提大願，他指導你的行門，是不是隨順你的菩薩大願，隨順真正的善知識，你一定得開到正悟。

「依止大涅槃」，以大乘的涅槃，為你的依止，要求證大涅槃。前邊說：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」，那是在佛的境界上說的。我們沒有成佛之前，是凡夫眾生，在生死當中，你不要求小乘涅槃，要依止大涅槃。

十方諸菩薩，皆以大悲願，示現入生死。現在修行者，及未世眾生，勤斷諸愛見，便歸大圓覺。

「十方諸菩薩，皆以大悲願，示現入生死。」十方諸菩薩都是這樣子，

依著他最初發的大悲願，示現入於生死道中。「現在修行者，及末世眾生」，現在修圓覺大行的人，以及末世求大乘的眾生。

「勤斷諸愛見，便歸大圓覺。」修行用功，煩惱多得不可開交，都是枝枝葉葉，最根本的煩惱，就是一個愛心，無愛不起憎，憎還在後邊。無愛、無憎，不起貪瞋癡，由貪瞋癡生起來種種枝枝葉葉，八萬四千煩惱，一片樹葉、一片樹葉摘掉，這棵樹很難拔掉；一根樹枝、一根樹枝的斷，這棵樹很難拔掉。找出它的樹根，一下子就截掉。樹根在哪裡呢？貪瞋癡三個根本，還有一個總根，就是愛。欲界的眾生，愛婬欲；色界、無色界的眾生，愛禪定；到了三界以外，二乘眾生，愛他的偏空涅槃；大乘菩薩，還愛他的法，名字叫做法愛，就是愛見，你把愛見斷得乾乾淨淨，就成佛了。

這個地方有個料揀，什麼叫做九法界的眾生，什麼叫做佛，佛沒有愛

見，九法界的眾生愛見都沒有完全斷除，要把它認清爽。佛的大悲心，不是愛見，我們眾生要發大悲心要度眾生，你要記得，不要叫愛見給你的大悲心轉掉了。我們發了大悲心去度眾生，結果不是大悲，而是愛見，怎麼知道呢？大悲心是平等的，對於眾生不起分別，就是不起愛、不起憎。你發大悲心要去接引眾生，這個眾生很順乎你的心，你對於他生了歡喜心，這就變成愛見；那個眾生不順乎你的心，你就憎惡、討厭他，憎是由愛見起的，所以你的大悲心變成愛見了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是欲界眾生，我們是愛婬欲的，前面我講過，釋迦佛為什麼給我們定出家制度呢？斷婬欲，這把彌勒章講完。

再談一點現在世界上的邪說，講這個話不合時代，因為現在是提倡愛的時代，有它一套理論：「眾生要是沒有了愛，世界社會就發生了停頓，大家沒有進取心，所以要提倡這個學說，要獎勵眾生要發展愛。把愛心發

展開了，這一切人類都有了進取心，它能刺激人類進取心，一切人類都有進取心了，文明會進步，不然文明停頓、文明要退化。文明一進步怎樣呢？生活提高，享受增加，大家都享了人類的福了。」

這一套理論，叫做邪知邪見，怎樣邪知邪見？依著佛教講，當然是邪知邪見。就依世間法講，現在還拿事實證明，一切世界上的人類生活都提高，享受都增加，我們住的房子跟以前不同，我們穿的衣服，吃的東西，用的傢俱，都跟以前不同，都有了進步，這就是文明進步，生活提高，享受增加，人類都享了福。怎樣能得到福氣呢？就因為提倡人類的愛，才得到好的結果。那麼我們依著世間法講，怎樣說這是邪知邪見呢？

他不曉得文明進步，生活提高，享受增加，不是提倡愛的結果，那是研究科學，科學家的功勞。不依著佛法講，但依著世間法講，證明它是邪知邪見，住的房子，有一層樓、二層樓，現在可以住在幾十層樓，上樓梯

不走台階，可以乘電梯，都是科學家發明的。我們現在煮飯，不要燒柴、燒炭，有瓦斯、有電爐，都是科學家發明的。現在織布，不要人手來紡棉線，不要手穿梭子，愈織愈快，愈織愈好，穿衣服進了步，這是科學家發明的，不是提倡愛的人發明的。

相反的研究科學的人，都沒有時間研究愛，愈是大科學家，差不多都是獨身主義，為什麼？因為他一天到晚在化驗室裡化驗，白天沒有時間講愛，到了夜晚睡在床上，還在想化驗室的問題，到夜晚也沒有時間講愛。所以他要是結婚娶了太太，太太也不能跟他過著好日子，討厭他討厭死了，白天不能跟他談情說愛，晚上也不能談情說愛，所以他乾脆不娶太太，都是獨身主義。不但科學家如是，什麼大文學家、大哲學家，差不多都是獨身主義。生活提高，文明進步，享受增加，是科學家的功勞，不是你提倡愛的結果。

提倡愛的結果是怎樣呢？在美國產生出來些嬉皮，在台灣發生很多輪暴案，這是提倡愛的結果，除了增加罪惡以外，沒有一點兒利益可得。這叫做邪說，這叫做邪知邪見，由邪知邪見而提倡的邪說，這邪說增加了人欲橫流，用這個字眼來形容，別的字眼沒有法形容，叫甚於洪水猛獸，不足以形容。猛獸最厲害，老虎吃人，這個地方發生老虎，只有這個地方受損害，但是他的這個損害全球。洪水，我們中國發生洪水，在西洋過去也發生過洪水，洪水犯濫於天下。在中國的天下，就是中國一個內部；西洋的洪水之災，也只是淹到一個西洋，它不能以犯濫於全球。

現在提倡性欲之愛，這個邪說，這個害流，流遍於全世界，它是依著眾生的根本煩惱性才發展開的。所以現在要想阻止它，用什麼學說，把這個邪知邪見的邪說挽扭過來，很不容易。怎麼樣？它是眾生的生死根本，把它發展開了，他根本不接近佛教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儒教家，他要打倒

你，儒教家講禮教，可以範圍人類的性欲。他給儒教加個罪名，叫吃人的禮教，它要打倒孔家店，所以不行儒教。西洋是依著宗教而行，現在西洋的宗教頗差，誰也不去禱告上帝，誰也不去禱告耶穌，簡直沒法範圍，就讓他洪流下去了，所以洪流的結果怎麼樣？簡直不堪設想，這就是邪說害人。

我們學了佛法，慶幸自己有點善根，不會學它的邪說，我們要度眾生，也得度有善根的眾生，有緣的眾生。我們不能說挽救不過來，就不要弘法了，眾生難度，我們還是要度，隨我們的力量，隨我們的本分，我們學多少，就弘揚多少，度一個眾生，也盡了責任；度二個眾生，也盡了本分。發菩提大願要緊，依著菩提大願修行要緊，成佛不是一天的事，隨我們的菩提大願修行，盡未來際的修就對了。

這是依著彌勒菩薩這一章，講愛為生死本，說不合時代，當然不合時

代。合時代，佛法不老早興起來了嗎？但是要證明它是邪說，你不要迷信它。

現在彌勒章講完，接著再看下一段。

清淨慧菩薩章

於是清淨慧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，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。我等今者，蒙佛善誘，身心泰然，得大饒益。

「於是清淨慧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」，如來說《圓覺經》是為當時的大菩薩。「廣說如是不思議事」，廣說，不可思議的事情說的很多。「本所

不見，本所不聞。」初發心的菩薩根本沒有見到這個道理，根本沒有聞到這個道理。

「我等今者」，我等現在聽到了。「蒙佛善誘」，善誘，是善巧引導我們，循循善誘。我們現在聽到這個道理，「身心泰然」，身心很安定、很自在，叫做泰然。「得大饒益」，饒就是多，我們得到大而且多的利益。

願為諸來一切法眾，重宣法王圓滿覺性，一切眾生及諸菩薩、如來世尊，所證所得，云何差別？令末世眾生聞此聖教，隨順開悟，漸次能入。

「願為諸來」，諸來，就是諸方來者，「一切法眾」，一切學大乘法的眾弟子等。「重宣法王圓滿覺性」，還請世尊慈悲再說說，如來就是法中之王，於法自在，稱為法王，圓滿的覺性再跟我們說一說。「一切眾生

及諸菩薩、如來世尊所證所得」，說什麼呢？清淨慧菩薩也是替我們請問，請如來說一說，一切發大菩提心的眾生，一切修行的諸大菩薩，還有一切成了佛的如來世尊，他所證得、所得到的。

「云何差別？」前邊彌勒菩薩問的輪迴有幾種性？輪迴的根本問題是什麼？枝末問題是什麼？修佛菩提幾等差別？這是問有眾生發了菩提大願起，以及成菩薩，以及成佛，中間有何等的差別？

「令未世眾生聞此聖教，隨順開悟、漸次能入。」請如來還是把眾生發了菩提願要修菩薩行，一直成菩薩、一直成佛，這個地理圖再說一遍，好令未世的眾生不見佛，有此聖教在，聖教就是《圓覺經》。能叫他隨順《圓覺經》的道理，能叫他大開圓解，圓解就是大徹大悟。「漸次能入」，先開悟，漸次再能證入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這是清淨悲慧菩薩替我們請問的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爾時，世尊告清淨慧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末世眾生，請問如來漸次差別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前天講到清淨慧菩薩出來替我們請問，講到佛的究竟道理，沒有佛，也沒有眾生，但是現在眾生是有眾生相，有眾生相就得有佛相，都是對待而起的。現在一般初發心的菩薩，以及到了末法時代，求大乘法的眾生，從他發菩提心求菩薩道，一直到成佛，中途路上有多少差別呢？也就是諸佛如來都是過來人，你們最初也是凡夫，也是眾生，到你們成佛中間有多

少差別相呢？還是替我們請問，現在佛就先讚歎清淨慧菩薩，你問得好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」叫他一聲。

「汝等乃能為末世眾生，請問如來漸次差別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清淨慧菩薩前面請問的是為諸菩薩以及末世眾生，這個地方佛讚歎他，就說：「汝等乃能為末世眾生」，單指著末世眾生，就是與佛同時的那些菩薩已經都知道，末世的眾生苦惱離佛太遠，親近個善知識親近不到。要修行用功，中途路上有多少漸次差別？你問得好，「請問如來漸次差別」，頓超的沒有漸次、沒有差別，可是頓超也是由漸次才能頓超的，所以一定要問由凡夫位，到佛的位子上，有多少漸次的差別，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清淨慧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大家都靜靜的聽，底下佛就開始解釋，科文你們自己去對，我只說個大意，我眼睛看不見，前邊是略標大意，後邊才詳細解釋漸次差別，前邊這一段經文，就是把大意說一說。

善男子！圓覺自性，非性性有，循諸性起，無取無證，於實相中，實無菩薩及諸眾生。

「善男子！圓覺自性，非性性有」，圓覺自性，也就是圓覺的本體，在圓覺本體的自性上「非性」，它沒有差別性。可是在眾生分上，差別「性」是「有」的。圓覺在《起信論》上就叫真如，真如有兩種義：一種不變，一種隨緣。圓覺也有這兩種義：本體自性不變，它不隨著眾生起變化，但是它能隨緣，它本來非是差別性，可是現在在眾生沒有成佛這個中間，差別性有了，叫做非性性有。

「循諸性起」，循作順字講，起是緣起，順著眾生的差別性而緣起。可是「無取無證」，在圓覺自性上它不變的，在修行用功之中，它沒有取相；在證果的時候，它沒有證果之相，圓覺自性它不變。雖然循順著眾生的差別性而緣起有差別相，但是在圓覺本體自性上，它是無取無證的。

「於實相中，實無菩薩及諸眾生。」實相，就是圓覺之相，圓覺之相是真實之相。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實相是真實的，真實它是無相之相，圓覺實相之中，實實在在沒有一個菩薩，沒有一個眾生。順著上一章講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。也就是《金剛經》上的道理：「實無有法，名為菩薩」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哪裡有菩薩相，哪裡有眾生相，所以圓覺自性，本來是清清淨淨。

何以故？菩薩眾生皆是幻化，幻化滅故，無取證者。譬如眼

根不自見眼，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

解釋實相之中，為什麼實實在在沒有菩薩，沒有眾生？「何以故？菩薩眾生皆是幻化」，菩薩眾生是對待假名言相，像變化術幻化出來的一樣，有個相沒有呢？有，眾生相有眾生相。你發了菩提心修菩薩道，你叫做菩薩，有菩薩相了，但不是真實之相，是幻化之相，既然是幻化，就根本沒有真實之相。

「幻化滅故，無取證者。」等到幻化之相完全斷滅，就是成佛的時候，沒有能取的菩薩，也沒有所證的佛果，沒有取相者，也沒有證得者，無能也無所，這個道理很不容易懂，打個比喻，說個比方。

「譬如眼根自不見眼，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」譬如我們的眼根，能觀一切色法，眼根是能見，色法是所見。但是你自己的眼根，就是我們的

眼睛珠子，你看見自己的眼根珠子沒有？沒有看見，為什麼呢？單在眼根上講，它不分能所，沒有能見，沒有所見。

先用比喻，下邊再用法來合，「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」圓覺自性沒有差別相，是平等相，它本性自然平等，沒有一個什麼菩薩把它平等，沒有平等的人，也不是佛把它平等的。怎麼成了佛？完全發現的，這叫證得，證得了圓覺。可是在眾生份上一點兒沒有減少的圓覺；成了佛，它也沒有增加一點。那麼是不是在眾生份上，圓覺性起了差別，到成了佛，佛都把它平等起來？不是這個樣子，是完全發現它平等自性，這個樣子成了佛，不是佛把圓覺自性把它平等，它本性自然平等，無平等者。

眾生迷倒，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，於滅未滅，妄功用中，便顯差別。

上面說既無菩薩相，也沒有眾生相，現在怎麼有菩薩、有眾生，有了差別相呢？這就說出來大意，眾生怎麼叫做眾生？他迷惑顛倒。「眾生迷倒」，現在他聞到佛法，悟到佛理，要修行，這個眾生迷惑顛倒，「未能除滅一切幻化」，未能除滅幻化之相，一切幻化他不能除滅，你說是假的，他不知道是假的；知道是假的，要把它除滅，還真不是容易的事，為什麼？無始劫來的習氣，還真不容易把它除滅。

這樣佛就告訴我們用功的方法來修行，這就顯出差別相了。「於滅未滅」，於將要滅除還沒有滅除，這就是在菩薩位中，還沒有成佛之前，從你初發心起，有十信位的菩薩、三賢位的菩薩、十地菩薩、等覺菩薩，還沒有成佛，這叫將滅還沒有滅的中途路中。「妄功用中，便顯差別。」在用功修行的中途道中，顯出差別相來了，怎麼說妄功用呢？這就是前邊講的，一切都是幻化的。菩薩，怎麼叫菩薩？他在修行用功，修行用功也是

幻化的，虛妄不實的。在普眼菩薩章講，等你真正成佛那一天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，菩薩修行等於夢渡大河，所以在修行用功之中，叫做妄功用中。妄功用這一句名詞裏面你要記著，既不可以執著有，也不可以執著空，一執就錯。哦！原來用功修行，都是幻化不實，我今天明白了佛理，一切都是幻化，修行作什麼？你著了空還不是佛境哪！著了斷滅空，那麼不修行你是個什麼呢？不修行你是個凡夫。前邊講過，若不修行，本來就是個大凡夫。開示我們用功修行就好，修行為什麼說是妄功用呢？怕你起法執。佛法難學就在這裡，你著就錯，著就不是。不執著中，你還要用功修行，這樣對的。夢渡大河，你上了岸了沒有呢？你了上岸了，你這個夢才醒。你還沒有上岸，不還得努力的游泳，不上岸不行嘛！所以你還要修行用功，但是你不要起執著。起執著有什麼不好呢？你說我執著五欲六塵生煩惱，那麼我執著修行用功，那問題多了，為什麼呢？一著了法相，你修行

用功，就拿我們現在的佛弟子說吧，或者你參禪，或者你念佛，乃至於你拜懺，乃至於你打坐，你只要一著相，就增加無明、增加煩惱。不是貪圖五欲六塵之境，在修行用功上起的煩惱，這才是真冤枉事。所以你說你在那修行用功，實實在在你在養無明。這個話跟同學講三、四年了，大概都聽得差不多，都記到了，不許你起法執。所以用功修行有的，但是給你加一個妄，本來是幻化的是虛妄不實，可是這中間起了差別相，這是說大意。

若得如來寂滅隨順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。

「若得如來寂滅隨順」，寂滅這個名詞，不生不滅叫做寂滅，你要得到如來的寂滅隨順，這是一個功夫的名詞，就是與寂滅的境界完全不相違，這叫寂滅隨順。到這時候你就知道，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」，沒有寂滅之法，也沒有能寂滅之人，所以叫做無取無證。可是中間在妄功用之中，

還是有差別相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由妄想我及愛我者，曾不自知念念生滅，故起憎愛，耽著五欲。

前邊大科是略標大意，本來沒有差別相，但是在妄功用的途中，是顯出差別相出來。下邊就分差別相分四個位：第一、十信位，第二、三賢位，第三、十聖位，第四、佛果位，這四個位屬於終教漸次的道理，跟《起信論》一樣，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就是依著《起信論》講的。諸位同學聽過《起信論》了，把《起信論會閱》找出來研究，我們現在是依文解義，學這些名相，學這些教理。我們當了法師沒有什麼困難，並不一定開了悟才能當法師，你名相熟、教理熟，就可以講給別人聽了。但是你不要怕用功，圓瑛法師著《圓覺經講義》是一九五０年著的，好像是七十五歲了，我記

不清爽了，大概是這個年齡，他著完《圓覺經講義》就圓寂了，一直到臨命終的時候，他還在研究。當然作注解，他能把《起信論》引證出來，他是記得《起信論》的道理。但是要著《講義》，必須把《起信論》找出來，那些名相不對正怎麼行呢？有一個字錯誤就不對，七十五歲的老人也沒有嫌麻煩，你們年紀輕輕怎麼怕麻煩呢？我時常勸修，都是勉勵同學用功，你不要怕麻煩，就是我們認清自己是在作什麼的，我們是在學佛法的，是在讀佛學院的，你怕看參考書，什麼時候能學會法師出來呢？

所以我勸諸位，我不能替諸位看，你要自己把《起信論》找出來對著看，《起信論》的道理，我能記到，能背下來，它把無明分四種：生、住、異、滅四個相。要滅除無明，由本覺理而起始覺智，還不是容易起來的，遇見師教之緣，才起起來的。一切眾生都有本覺，怎麼沒有起始覺智呢？沒有遇見善知識，沒有聞到佛教，遇到師、遇到教，遇到師教之緣，以前

不知今天知，就開始起了智慧，叫始覺智。由始覺智就分四個：名字覺、相似覺、分證覺、究竟覺，就分四個位次有差別相。十信位子，就是滅滅相無明，十信位子怎麼入了十住位的？他也得用功修行，滅掉最初的滅相無明。三賢位的菩薩，叫做相似覺，他用功修行，就滅異相無明。到了登地以後，就稱聖人，十地菩薩，也叫十聖位的菩薩，他用功修行，叫做分證覺，一地、二地……，分分證得，分證覺滅了住相無明。到了成佛，叫究竟覺，滅的是生相無明，跟《圓覺經》講的道理次第一樣的。前邊判教的時候，《圓覺經》屬於頓教大乘，但是兼帶的有漸次的教理，就是在這個地方。用功修行，從眾生到成佛，先說眾生，什麼叫做眾生一直說到成佛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」，怎麼樣叫做眾生呢？前生是眾生，再前生也是眾生，推不出開始，所以叫做無始以來。由無始以來就叫做眾

生，怎麼叫做眾生呢？「由妄想我及愛我者」，前邊講過，眾生他有個身體有個心，眾生身體跟心都是幻化不實在，但是他把它當成真的，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」身體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的，他妄認為真實；心是六塵緣影，也是幻化不實，他認為是真有個知覺的心。外邊有真實的身體，內裡邊有真實的心，這個我成就了。我是怎麼來的？是妄想出來的，根本沒有我，取個名詞，就叫妄想我，由妄想我，他起我執我見。「及愛我」，愛我就起了我執我見，執著有我，要愛我，就起了我見，一切煩惱都從這裡生出來。

「曾不自知念念生滅」，佛經上給我們說明白了，我們這個心是妄想心，沒有一個本體，沒有一個自性，完全是生、住、異、滅這些念頭，念念生滅，把住相、異相包括在生相、滅相裏面。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把它斷了，就叫滅相。一生一滅，一念裏邊含有九十個小念頭，一念具足九十剎

那；一剎那裏邊含有九百個小念頭，一剎那就是九百個生滅。一剎那具足九百個生滅，我們知道不知道呢？我們是依著佛經講的，你坐在那打坐，你觀想看看，能觀想得出來嗎？沒有，一剎那具足九百個生滅那個小念頭觀察不到。一念具足九十個剎那，可以觀察到嗎？你坐在那兒打坐靜下心來，迴光返照照照看，還是照不到。九十剎那的念還觀不到，那麼講一念一念的粗念，念念生滅的念，觀察得到嗎？還是觀察不到。他怎樣觀察不到？粗心粗慣了，粗心怎麼粗呢？天天攀緣外境，白天想來想去，想的心外的六塵境界；晚上睡覺作夢，還是想著心外的六塵境界，從來沒有迴光返照，照過自己的心，所以你怎麼樣打坐，我的心念念生滅，你觀照不出來。等你觀照出來念念生滅了，那你一定用功大進步了。

所以「曾不自知」，從來他不知道「念念生滅」的妄想心。「故起憎愛」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是妄想心，哪裡知道我是妄想我呢？於是就起了

憎、愛兩個煩惱，這叫與生俱來的煩惱，有眾生就有這兩個煩惱，順乎妄心，就起愛；不順妄心，就起憎。憎愛兩個煩惱與生俱來，還是先有愛後有憎，無愛不起憎，這個話說得太多了，你要記到。我們用功修行，你要斷煩惱，先斷哪個煩惱？你把愛斷掉，根本不起憎，無愛不起憎，這個愛很厲害！前邊說「及愛我者」嘛！

「耽著五欲」，耽是堅固，著是執著，堅固執著五欲之境，心外之境界是假的，他假不了，把它當成真的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五個境界，叫做五欲，能引發你的欲心。眼睛，堅固執著好看的顏色；耳朵，堅固執著好聽的聲音；鼻子，堅固執著好聞的香氣；舌頭，堅固執著好吃的滋味；身體，堅固執著好的接觸，叫做觸塵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五欲之境，他認為是五欲之樂，眾生要求快樂，求五欲之樂，真正順著他的妄想心，他覺得很快樂，所以他執著不捨，叫做耽著五欲。愛的不順，他起憎惡，

就這樣根本的煩惱，愛為生死本，底下告訴我們要學佛法。

若遇善友，教令開悟淨圓覺性，發明起滅，即知此生，性自勞慮。

「若遇善友」，善友，就是好的道友，教你佛法的道友，我們現在就說老師是我們的善知識，佛經上不分的，善友就是善知識，善知識就是善友，不一定坐在法座上給你講經說法，才是你的善知識，你的同學能幫助你了解佛法，那就是你的善知識，你遇到了。

「教令開悟」，第一步功夫還是先悟佛理，教令你開悟，悟什麼呢？「淨圓覺性」，清淨圓覺妙性不從外來，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，所以佛法者，心法也。圓覺妙性在我們自己心裡，心外求法，名曰外道。佛法的高，隨便提出來一句，都是高的道理。一切世間上的無論什麼宗教，都是心外

求道；無論什麼哲學，都是心外求法，沒有從自己心裡去找。佛法，在自己心裡，台北送人的有一本語錄，是大珠和尚的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，我看過一遍，他講有兩句話：「有智慧的人，求心不求佛；愚癡的人，求佛不求心。」外道，心外求道；我們是佛弟子，你得心內求道，愚癡人天天求佛不求心，愚癡人叫求佛不求心。你求開悟嘛，他不求，這是在佛門裡修外道，你是心外求佛。佛在哪裡？佛在你心裡，所以有智慧的人求心不求佛，佛法的道理高，就高在這裡。

於是「發明起滅」，等你一開悟，悟到淨圓覺性了，才發明你念念生滅的妄念，起滅，就是生起滅無，起也是生。「即知此生」，到你開悟的時候，你悟了淨圓覺性，悟了教理，才知道你此生，包括無始以來的生。「性自勞慮」，按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上，圓覺自性本來沒有起滅，你在圓覺妙性中自生勞慮。勞慮，就是起滅，你在那兒自生勞慮，所以眾生在

受苦，是冤枉受苦，本來是佛，圓覺妙性一點沒有欠少，你為什麼要在那勞慮呢？單講勞慮這二個字，眾生的狀態，分開來講，身勞心慮，身體奔波勞碌，高上的人是為名，中下的人為利，乃至於貪圖五欲，從早起到晚上奔波勞碌，身體上受勞，心裡邊憂愁思慮，再說粗氣點，天天在打算盤，未得患得，既得患失。我們現在就說鈔票，那只是五欲之一，貪財，實際其他的五欲，沒有得到，都再那起憂愁，憂愁叫做患，憂患，要怎樣能得到，既得到了又怕失掉，還是在憂愁思慮，所以永遠心裏面沒有快活。你看社會上沒有鈔票的人，天天在那憂愁思慮；發大財的人可得到快樂嗎？還是在那邊憂愁思慮，未得患得，既得患失，要憂愁思慮，身體沒有得到自在，心裡也沒有得到自在，這都是冤枉事，圓覺妙性本來沒有勞慮，你在自生勞慮。

你怎麼知道了呢？遇到善友、善知識，給你開示佛理，你依著佛理開

悟，悟到自己的圓覺妙性以後才知道的。現在我們彷彿知道，是依文解義，依著佛說的話我們知道了，你不依文解義知道，怎麼會修行用功、會開悟呢？但是這個知道，不是真知，一定要開了悟以後才算真知。

若復有人勞慮永斷，得法界淨，即彼淨解為自障礙，故於圓覺而不自在，此名凡夫隨順覺性。

「若復有人勞慮永斷」，把勞慮的妄念，永遠的把它斷滅了。「得法界淨」，這個時候十信位的菩薩就圓滿了，他的勞慮永斷，就是把滅相無明滅掉了。前邊是開悟，這個地方更是加一個深的悟，忽然間遍法界清淨，這個理他悟到了，得了法界淨了，這時候他剛十信圓滿，還沒入住位，他起了一個執著，就是起了一個法愛。

「即彼淨解為自障礙」，解字念「ㄒㄧㄝˋ」，解字作開悟的「悟」字

講，法界淨的解悟，我今天得到了。就這一念起了愛，所以愛為生死本，是分斷生死之本，也是變易生死之本。沒有成佛之前，愛弄不清楚，欲界眾生是貪圖五欲，上二界的眾生愛禪定、愛空定，還是愛。超出三界以外的菩薩呢，是法愛。哈哈！我今天可好，得了法界淨，這就一念愛心生了障礙。所以還要進步，要看地理圖一樣，你不要走到這一站就下車，前面還遠，還有好幾站路呢！「即彼淨解」的「彼」，就指著十信位的菩薩，法界淨的解悟，他一起執著，便生障礙了。

「故於圓覺而不自在」，他悟到圓覺性，有淺有深，所以到這個時候對於圓覺自性不能得自在，不自在就是生障礙了。「此名凡夫隨順覺性」，這個名字叫做十信位的菩薩，十信位的菩薩在大乘上叫教外凡夫，他還是凡夫位。在《起信論》的始覺智叫名字覺，名字覺《起信論》跟著下注解，即是不覺。他還是個凡夫，可是他能隨順覺性，已經悟到法界性，也不是

簡單的事，也要好好用一番功夫，還得努力用功。

善男子！一切菩薩見解為礙，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，覺礙為礙，而不自在，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菩薩見解為礙」，見，就是三賢位菩薩起的正知正見。解，就是前面「淨解為自障礙」的「解」，他現在觀察到了，解悟還成了個障礙。三賢位的菩薩精進用功，「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」，住就是執著，他用功修行，把十信位菩薩的解礙斷掉了，雖然進了步，又起了個執著，執著「見解為礙」的見覺。「覺礙為礙」，見覺，是覺到前面「雖斷解礙」的礙，這個覺了不得，但是你一起執著，又住於見覺，你一執著，覺變成了礙。「而不自在」，順著前文說，對於圓覺妙性，他還是不得自在。

「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」，沒有證入十地的菩薩，什麼菩薩呢？

三賢位：十行、十住、十迴向，有三十個位子，都包括在一個階段裏面。按《起信論》，叫做相似覺，滅的是異相無明，還要用功修行、還要進步。

善男子！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。

照，就是前邊十信位解悟法界淨淨解的「解」，這個地方換個字叫照。有了十信位的照，有了三賢位見覺的覺，俱名為障礙。

是故菩薩，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同時寂滅。

由十信位的菩薩，講到三賢位的菩薩；由三賢位的菩薩，講到十地位的菩薩，十地位的菩薩用功怎麼用法呢？

「是故菩薩」，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薩，「常覺不住」，住就是執著，常常求覺，但他不執著。登地以上的菩薩，豁破一分無明，親證一分法身，他功夫來的正確，常覺而不起執著，只用功修行，決不中途停止。

「照與照者」，能照的智慧，與所照的理境，「同時寂滅」，沒有能照者，也沒有所照者，底下再說一個譬喻。

譬如有人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；則以礙心自滅諸礙，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。

「譬如有人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」，這個譬喻譬喻得好像粗氣一點，但是不打這個譬喻，你還有點把能所放不下。譬如有人自殺，拿一把快刀把自己頭斬斷了，頭已經斷下來，人也死了，還有能斷的人嗎？所斷的頭已經斷了，能斷的人也沒有了，所以能所雙亡，同時寂滅。

「則以礙心自滅諸礙」，菩薩用功還沒有成佛，他還有障礙的心在，十地菩薩跟地前的菩薩障礙的心當然微細，微細他還是有礙心，以他的礙心來滅諸礙（解礙、覺礙）。就是前邊十信位的礙，三賢位的礙，乃至初

地菩薩、二地菩薩滅的礙，地地精進，這叫做滅以前的諸礙。

「礙已斷滅」，他所要斷滅的障礙，已經滅除了。「無滅礙者」，也就等於「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」，沒有能斷的人了。

講到這裡，把十地位的菩薩用功講清爽，他是能所雙亡的，底下恐怕我們生疑惑，又舉了一個譬喻。

修多羅教，如標月指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畢竟非月。

「修多羅教」，修多羅就是契經，佛說的一切經教。「如標月指」，因為眾生不知道天上有月亮，用手標指給他，天上有月亮，你看見沒有？沒有，你視著我的指頭看，一看，看到了，如標月指。

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畢竟非月。」真正見了天上的月亮，你就知道所標的指頭，畢竟不是月。這是個譬喻，我們放燄口，至心信禮……，等

到皈依法的時候，它就如標月指，就是依著這譬喻說的。

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，亦復如是。

「一切如來種種言說」，就是一切的經教，是「開示菩薩」的，開示菩薩做什麼？叫你悟到自己的淨圓覺性，等於標月指，沒有見到天上的月亮，用指頭標指給你。等你見到天上月亮，標月指可不是月亮，你不要再執著經教。說這一段話作什麼呢？就是你不要起法執，經典都是標月指，你不學經典，不明白佛理，學了經典要迴光返照，照你自己的心，照你自己的圓覺妙性，你不要執著到經典上去。

好像是在《五燈會元》上有這麼一段，我現在記不得了，這個老師收了個徒弟，徒弟到外面去參學，學大乘的禪宗開了悟，要報他剃度恩師的恩，他心裡想：我師父還沒有開悟，就回來給他師父要講他所學禪宗的道

理，師父聽到是不錯，但是也聽不到心裡去。這個師父是用功的老修行，歡喜看藏經，一本一本的在看，不看可放不下。這一天他師父在那看藏經，古時候的窗戶，都是用紙糊的，有一隻蜜蜂要出去出不去，蜜蜂的智慧少，他看見窗戶上的亮光糊紙的，以為是空的地方，怎樣碰，也碰不出去！他的徒弟看見這個境界，就在旁邊說話，說外面的境界這麼樣寬廣，你為什麼儘在這裡鑽故紙呢？窗戶糊的紙，是故舊的紙，你為什麼不到外面去，但為這窗戶上鑽故紙呢？他師父聽了這句話，聽到心裡了，忽然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，站起來就向他徒弟頂禮：「你是我徒弟，今天你可是我的善知識！」就是你天天在那看經典，著這法相，等於蜜蜂在那裡鑽古紙，經典是標月指，開示來開示去，都是開示我們自己的心，你不迴光返照，照自己的心，大徹大悟了，不是寬廣世界你都見到了嗎？你在那裡鑽故紙作什麼？這就是要不要看經看教呢？不要你怎麼明白佛理呢？但是你不

要著經教之相起法執，這再把它接起來。

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。

這個位子的菩薩「已入地」，入是證入，證入十地以上的菩薩，他們「隨順覺性」，在《起信論》上講叫隨分覺，隨他的地位一分一分的覺，初地菩薩覺一分，二地菩薩覺一分，斷了無明，叫住相無明。

最後講到佛的位子，叫究竟覺，斷了無明，叫生相無明，再看著經文。

善男子！一切障礙，即究竟覺；得念失念，無非解脫；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；智慧愚癡，通為般若；菩薩外道所成就法，同是菩提；無明真如，無異境界；諸戒定慧及婬怒癡，俱是梵行；眾生國土，同一法性；地獄天宮，皆為淨土；有性無性，齊成佛道；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；

「善男子！一切障礙，即究竟覺」，到了佛的境界，佛的境界不是對待的名言相。一切障礙，無不是究竟覺，這就等於理即佛，即是究竟即。「得念失念，無非解脫」，就是你得了正念，或是失去了正念，都是解脫的境界。

「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」，你證得涅槃，成就了佛法；你破壞了佛法，根本不能證得涅槃，可是皆名涅槃，成法、破法，不出涅槃的境界。

「智慧愚癡，通為般若」，般若就是智慧，智慧是本來具有的智慧，現在對著愚癡而起的智慧，愚癡不是智慧，但是同是本具的般若。

「菩薩外道所成就法，同是菩提」，菩薩是佛的弟子，他成就的法才是佛法；外道是心外求道，他所成就的法不是佛法。但是到佛的境界上都平等了，菩薩、外道所成就的法，都是覺智，梵語叫菩提。

「無明真如，無異境界」，妄法的根本叫無明，淨法的根本叫真如，

兩個是敵體、對待的。到了佛的境界上，無明真如沒有差別的境界，「無異」是差別，沒有兩個樣子，無明沒有本體自性，當體就是真如。開悟怎麼開呢？凡夫沒有開悟以前無明用事，他怎麼開悟？無明沒有自性，當體就是真如。

「諸戒定慧及婬怒癡，俱是梵行」，沒有成佛以前要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貪這個地方，貪得最重的就是婬。瞋，表現出來就是怒。再加個愚癡，就是貪瞋癡，又叫婬怒癡。到了成佛的境界了，婬怒癡跟戒定慧都是清淨的梵行，這個道理都是佛的境界，很不容易懂。

譬如成了佛了，他有時候要示現婬欲之相，拿我們釋迦佛作例子，他不能從天上走下來就是個佛，他要度人間的眾生，得示現於人道之中成佛。他有父親、母親，前邊說過，他是以慈悲為本，不是以愛欲為本，他來入胎，在大乘佛法，他在母親肚子裡還轉法輪度眾生。他長大了，父親

給他結婚，釋迦佛是太子，一娶就娶了三個太太，一個正夫人，二個差侍，他結了婚，有婬欲，你說釋迦佛有婬欲，不是謗佛嗎？他結了婚與太太行婬欲，也是清淨梵行。所以如此類推，他表現的貪瞋癡，也是清淨的梵行。

「眾生國土，同一法性」，沒有依報，沒有正報之分，在眾生分上，他的覺性叫佛性，國土叫法性。但是眾生的佛性，也就是法性，眾生是正報，國土是依報，眾生、國土，正報、依報，同一個法性，都是一個圓覺本體。

「地獄天宮，皆為淨土」，我們作惡，造十惡業，造了上品十惡，最粗重的十惡，你得的果報到哪裡去呢？到地獄裡去。你修十善，生天堂，這個地方叫天宮，你生到天宮裡去享天福，墮到地獄受無量苦，但是同為清淨國土。佛到地獄度眾生，地獄不是佛的淨土嗎？在我們中國最有名的地藏王菩薩，常在地獄中度眾生，地藏菩薩到地獄裡去度眾生，地獄不是

淨土嗎？這個道理你都懂了，所以地獄跟天宮沒有兩個分別，而同是清淨國土。

「有性無性，齊成佛道」，有性，是有佛性的，佛性就是指著信心，信仰三寶的心。無性，就是闡提，他對三寶不發生信仰，叫做一闡提，一闡提他不能成佛。到了佛境界，管你是有信仰的佛性，或是無信仰的闡提性，皆成佛道，齊成佛道。

「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」，煩惱有自性嗎？煩惱性沒有自性，你一執著，它可是昏亂腦亂，真能以轉人；你不執著，當下把它觀空了，不當下解脫嗎？所以一切煩惱，都是解脫境界。

法界海慧，照了諸相，猶如虛空，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。

成了究竟覺成了佛，他證得的智慧，是遍法界的智慧，廣大甚深，猶

如於海，這叫做「法界海慧」。「照了諸相」，他有法界海慧，來照了一切諸法之相，就是對待的這些名相，「猶如虛空」，等於虛空一樣，虛空裏面根本沒有一切相。

「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」，這是成了佛、成了如來的隨順覺性，這叫究竟覺，把生相無明滅掉了。

大概小科到這裡為止，下邊還有亡心頓證的科，你們自己對。

善男子！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辯真實。

這是叫我們把分別心忘掉，你就可以頓時悟到圓覺。你有一個心它就起分別，因為我們的心本是妄想心，就是分別心，所以有初發心的「諸菩薩及末世的眾生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」，居作「在」字講，在一切時不要

起妄念。「於諸妄想亦不息滅」，不要起妄念，就是要一直觀想到一念不生的境界。有了妄想，你不要求著息滅它，妄念本空嘛，妄想心你再求個息滅，就是妄想上加妄想。「在妄想境不加了知」，遇到妄想的境界，也不要起分別，不要加以了知。「於無了知不辯真實」，在無了知的境界，也不去辯論是真實、不是真實。

彼諸眾生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不生驚畏，是則名為隨順覺性。

「彼諸眾生聞是法門」，你聽到頓超的法門。「信解受持不生驚畏」，你對前邊說亡心頓證的法門，信仰了解，如是受持，觀想一念不生的境界，對於前邊所說的道理不驚、不畏，這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說的不驚、不畏、不怖。「是則名為隨順覺性」，圓覺自性上根本沒有那些差別相，你這樣

用功，頓時就與覺性相隨順了。

善男子！汝等當知！如是眾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及大菩薩，植眾德本，佛說是人，名為成就一切種智。

尤其今天到了末法時代，聞到頓超法門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能如是修行用功這個人很少，怎麼樣很少？這個人為什麼會亡心頓證呢？他種的善根深厚，過去無量劫以來，他統統親近過、供養過百千萬億恆河沙數諸佛，供養過大菩薩，就是供養過大乘僧。「植眾德本」，植是種植，德本是善根，種了大善根。

「佛說是人，名為成就一切種智」，智慧分三等：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一切智，二乘的智慧；道種智，菩薩的智慧；一切種智，佛的智慧。佛的智慧怎麼叫一切種智呢？就是一切種種類之諸法，佛無不了

知。他得了一切種智，佛說這個人一定成佛，他已經得到佛的智慧了。

講到這裡，最後一科，還是希望我們亡心頓證，這就是次第，即是無次第。再合到前邊，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」這個道理。再合普賢章，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」，所以前面說十信位，三賢位，十地位、究竟位怎樣，那是漸次差別，你能一念不生，於此頓超佛境，隨順覺性。這是最後的一段道理，長行文講完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清淨慧當知！圓滿菩提性，無取亦無證，無菩薩眾生。

「清淨慧當知」，這是清淨慧菩薩出來請問的，告訴清淨慧菩薩，你應該知道。「圓滿菩提性」，菩提，就是佛的覺，佛的智慧，圓滿菩提之性。「無取亦無證」，取、證，包括能所。沒有能取所取，也沒有能證所

證。「無菩薩眾生」，在圓覺妙性裏邊，沒有這些差別相，根本也沒有眾生相，也沒有菩薩相。

覺與未覺時，漸次有差別，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

可是說平等相，是按佛的境界，究竟的道理，在你要求覺，還沒有完全究竟覺，前面長行文上「於滅未滅」時，指著無明說，你要滅除無明，還沒有完全滅除掉，就有漸次差別。這個是指著佛的覺說，你還沒有到了究竟覺的時候，就有漸次差別之相。

「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」這裡要對著長行文看，這個眾生就是十信位的菩薩，叫教外的凡夫，是凡夫眾生，十信位的菩薩他解悟了，解悟了一執著起了障礙，叫做解礙。「菩薩未離覺」，這菩薩是三賢位的菩薩，他見到十信位菩薩的解礙，把它斷滅了，起了能覺的心，能覺的心他

沒有離開，還起障礙（覺礙）。

入地永寂滅，不住一切相，大覺悉圓滿，名為遍隨順。

「入地永寂滅」，入地是登入菩薩地，證入菩薩地，永遠寂滅，解礙、覺礙，都滅了。「不住一切相」，常覺不住。「大覺悉圓滿」，到了究竟覺、到了成佛，叫大覺，一切都圓滿。「名為遍隨順」，遍法界性的隨順。

末世諸眾生，心不生虛妄，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

「末世諸眾生」，單指著我們。「心不生虛妄」，這就是要用亡心頓證，你不要生虛妄心，生了虛妄心就有能有所。「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」佛說這個人，現世就是菩薩，這個菩薩就是等覺菩薩，他決定成佛，才叫做一切種智。

供善恆河佛，功德已圓滿，雖有多方便，皆名隨順智。

「供善恆河佛，功德已圓滿」，末世的時候，怎麼有這麼個大善根的人呢？善根是前生培來的，前生前世供養過恆河沙數的諸佛，功德都圓滿成就了，底下是總結起來。

「雖有多方便，皆名隨順智」，雖然有多種方便，統統叫做隨順智慧，隨順圓覺的智慧統統名字叫始覺智，始覺智有差別，但統統是隨順覺性。

講到這裡，把這一章講完，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上》講完，《圓覺經》分卷上、卷下，卷上講完。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下

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

威德自在菩薩章

於是威德自在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！廣為我等，分別如是隨順覺性，令諸菩薩覺心光明，承佛圓音，不因修習而得善利。

「於是威德自在菩薩在大眾中」，這是威德自在菩薩這一章，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！廣為我等，分別如是隨順覺性，令諸菩薩覺心光明」，先讚歎佛在前章的開示，「承佛圓音」，佛說法音聲叫圓音，就是圓滿周遍的音聲，圓音裏邊分別開來有八種音，這裡不講八音，就講圓音。佛前面以一音演說，眾生隨類各得

解，「不因修習而得善利」，佛前面的開示，亡心頓證，次第即是無次第。你能一念不生，頓超佛境，隨順覺性，已經識得自己的心即是圓覺，不因修觀行，而得到如斯善利。這裡威德自在菩薩讚歎完了還要請問。

世尊！譬如大城，外有四門，隨方來者，非止一路；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，非一方便。

「世尊！譬如大城，外有四門」，譬如有一座大城，外邊有四個城門。「隨方來者，非止一路」，隨著東西南北四方來入城的人，那就不止是一條路，他由東方來的，就入東門；由西方來的，就入西門；南方北方來者，亦復如是。不能城只開一個門，叫各方來的人在那打圈轉，非轉到那個門進來不行。這就是《楞嚴經》上說的：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。」歸元沒有兩條路，但是方便有多種門，其目地都在入城，但是諸方來的眾生，

各種根機不同，得有個方便。

「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，非一方便。」這一切菩薩想發菩提心修菩薩行，來莊嚴佛的淨土，及成就自己的菩提大道，那就不能只有一種方便。因為菩薩不是一個菩薩，一切菩薩根機根性決定不一樣，所以非一方便，就請問世尊了。

惟願世尊廣為我等，宣說一切方便漸次，并修行人總有幾種？

「惟願世尊廣為我等，宣說一切方便漸次」，再跟我們說方便、說漸次的法門。「并修行人總有幾種？」再跟我們說明，都是修圓覺妙行的，修行人修起來，他的根性不一，究竟有幾種人呢？

令此會菩薩及末世眾生求大乘者，速得開悟，遊戲如來大寂

滅海。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「令此會菩薩及末世眾生求大乘者，速得開悟」，令現在法會的菩薩，還是先求開悟，悟佛理。「遊戲如來大寂滅海」，大寂滅海，就是如來的大涅槃境界，也就是圓覺的境界，能到如來大寂滅海的圓覺境界之中遊戲遊戲。「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如是方便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」佛先讚歎威德自在菩薩，「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如是方便。」再為初發心的菩薩，為我們請問如是方便。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佛答

應給他說。

時威德自在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下邊佛就開示了。

善男子！無上妙覺，遍諸十方，出生如來，與一切法，同體平等，於諸修行，實無有二。

佛說了：「善男子！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無上妙覺」，就是佛的覺，佛的覺不可思議叫妙覺，佛的覺沒有再在上的了。「遍諸十方」，如來的無上妙覺，是遍滿十方的。「出生如來，與一切法」，一切佛，一切法，都從無上妙覺流出來的。

「同體平等，於諸修行，實無有二。」一切佛統統從妙覺性流出來，妙覺性是平等的，十方佛都是平等的。這一切法都是從妙覺性裡流出來

的，妙覺性跟一切法沒有差別，也是平等的。開示你們修行的法門，哪有差別，哪有漸次，如是修行實實在在沒有二，沒有差別，就是沒有兩個樣子。

方便隨順，其數無量，圓攝所歸，循性差別，當有三種：

「方便隨順，其數無量」，也講方便，講方便是隨眾生機，不是在佛的圓覺妙性上這一邊講。佛經這些道理要學著講，怎麼一會這麼說，一會那麼說，是不是自相矛盾？沒有，你沒有聽懂，沒有研究通，講起來也講不清爽。在佛的無上妙覺上是平等的，無二，一切法沒有兩樣，沒有差別。

要方便隨順，是隨順眾生之機，在眾生那一方面可就有差別了，那就「其數無量」，所以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還是總其大數，實實在在無量數。因為眾生無量，根機無量，佛的法門也無量，現在要說的大家得利益。

「圓攝所歸」，現在把無量數的方便，把它圓滿收攝起來、歸納起來。「循性差別」，把無量數的方便，既然是應眾生之機有差別性，而就其大概的差別性，循者順也，順著一切方便法門的差別性，把它歸納起來，「當有三種：」應該有三種：下面就說三種法門，都是方便法門，第一、奢摩他，修止。第二、三摩鉢提，《起信論》上叫做毘鉢舍那，是修觀，這個地方就是修如幻的三昧。第三、禪那。這一章就是講這三種，先說第一種。

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取靜為行，由澄諸念，覺識煩動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」，包括末世學大乘的眾生在內。「悟淨圓覺」，這句記到！下面統統是從這地方開始的，先悟圓覺之理，悟後再起修。「以淨覺心」，先求開悟，悟到清淨的圓覺，你依著清淨的圓覺心，

再去修行。「取靜為行」，你下手修行，前邊是悟理，這是事修，在事相上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走，這得取相，取什麼相呢？取靜的相，要靜下來。就是在無量數的差別方便之中，歸納起來有這一類的法門，也就是有這一類的眾生歡喜靜。以靜為他的行門，記到！取靜為行，不怕著相，為什麼呢？他是悟後起修，曉得這是方便不會著相，他開悟悟到圓覺之理才起的事修。在那事相上，你不能講一空一切空，還是腳踏實地的修行。你歡喜靜的，不妨從靜入手，那要取著靜為行門。

「由澄諸念，覺識煩動」，這三個觀，圓瑛法師《講義》上用三個科目，都是依著圭峰大師取的名字，這叫泯相澄神觀，滅除掉叫泯，泯一切相，你看《起信論》上修止，止一切境界相。澄神，澄字有二個音，一個它本來清淨，叫做澄清，譬如我們晚上念阿彌陀佛的讚佛偈，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，佛的眼睛是紺青色叫做紺目，紺目澄清，它是本來清叫做澄清，

但是眼睛很大，像四大海那麼大。這個澄字念「ㄉㄥˋ」，是眾生的心念本來渾濁不清，要把它靜下來，要把它澄清。眾生這一盆水，本來是有泥沙的，叫做渾水。渾水你把它靜下來，就澄清了，「取靜為行」，就是為澄清諸念。我們苦惱，苦惱在哪裡？本是一盆渾水，天天用手來攪，它怎麼渾濁不清？貪瞋癡，你天天還去動新的貪瞋癡，等於用手來攪渾水，愈攪愈渾。到這個時候，他用功修行，把一切妄念都停止下來，用這個靜功，要取靜為行，也不是簡單的事。

你最初打坐靜不下來，要強制叫它靜，我們現在早起上早殿下來，叫你坐三十分鐘，有的同學不耐煩，大眾的規矩，也不好意思不坐，腿盤不上去就不盤，盤上去痛嘛！怕痛就把它放下來，你什麼時候才學會盤腿呢？一個出家人連半點鐘都不能坐，你不慚愧嗎？不慚愧，那有什麼辦法，千佛出世也沒有辦法，不要說我道源了，誰的腿不是娘生的呀！自己

的娘生出來的腿，都是肉造的，哪個人的腿不疼！你得練習練習就不疼了。出家人雙腿不能盤，盤單腿總要的啊！半跏不坐，你總會坐兩個小時腿不疼！打禪七現在台灣很少，打念佛七的很多，參加了念佛七，現在出家人少，是出家人都是僧寶。人家居士很多要來打念佛七，請你出家人去領導，你的腳盤不上去，盤上去連三十分鐘都不能坐，這叫什麼話！你不慚愧嗎？要練習，腿練不疼了，這還是調身。你還要學會要調息，調鼻息，還要學會調心。

這是第三步調心的功夫，把妄念停止下來，你坐那個地方，要打妄想。你不打坐還沒妄想，一打坐，妄想就來，東想西想，不曉得打哪兒那麼多的事都想起來了。你不用功，那就隨它亂想一氣；想得不想了，打瞌睡了。兩個大煩惱，一個掉舉，一個昏沈，聽了三、四年了，沒有聽懂這兩個名詞嗎？聽不到你的耳朵裡去，聽不到你的心裏去。你耳朵都不聽，

怎麼能聽到心裡呢？打我們閒岔的煩惱很多，最大的一個掉舉，一個昏沈。你不用功不知道，你坐那個地方就掉舉，掉舉就是打妄想，東想西想；剛剛不想了，瞌睡來了，昏沈，這個樣子就能了生死，就能成佛道嗎？要生慚愧呢！

這個時候，就是悟淨圓覺的菩薩，當然不是沒有慚愧的人，他已經開過悟的，他會調身、會調息，現在就是調心了，他要把妄念澄清下來，澄清下來了找到自己的妄想心了。

「覺識煩動」，我前天跟諸位說過，念念生滅，一念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，都是妄想心。我們坐下來迴光返照，照照看，一剎那九百個生滅，觀照不出來；一念九十剎那，也觀照不出來，就說念念生滅的粗念頭，還是觀照不到，為什麼觀照不到呢？我們的妄想心，從來就是攀緣外邊的六塵境界，習慣了！你坐那兒要打坐，閉著眼睛，沒有看到外面

的境，耳朵也沒聽到什麼聲音，還是要打妄想，想的不是法塵嗎？你得用功，把聽到的法相都對上，你說我沒有對著外塵，你沒有對著五塵境界，你的分別妄想卻是法塵，妄想心緣的法塵還是外境，沒有觀照到自己的心。

這個時候觀照到了，怎麼觀照到了？「由澄諸念」，把妄念伏下去了，喔！「覺識煩動」，覺到自己的妄想心，就是第六識在那兒煩動，一覺到它，它就沒有了。再對《起信論》，你覺到異相無明了，念無異相；覺到住相無明了，念無住相；你覺到生相無明了，心無初相，沒有初相可得。就怕你沒有覺照到它，你覺照到它，就被你觀空了，妄想心本來是六塵緣影，它沒有本體、沒有自性，等你覺到妄識在那煩動的時候，它空了。

靜慧發生，身心客塵，從此永滅，便能內發寂靜輕安。

妄想心一空，「靜慧發生」，學佛法學的是心法，般若智慧在那裡？

不是佛給我們，本來具有的，這個時候發生出來了，因為修靜功，所以叫靜慧，靜慧就發生出來了。你學佛法能學到這裡，才得到真正的法樂，才曉得佛說的法，都是我的心法，般若智慧本來現成。

「身心客塵，從此永滅」，執著身體、執著心，前邊聽過了，四大假合的身體，把它執著到是自己的身相；六塵緣影，把它執著是自己的心相。不曉得四大種以及六塵，都是客塵。客，不是主人，不是我，是我圓覺自性以外的一個東西，客是從外面來的。你不覺識煩動，不靜慧發生，你把它滅不掉，它也是無始劫來的習氣。所以我們學佛法，若不腳踏實地的用點功，說我的身體是四大假合，儘在那裡說，打你一巴掌，就受不了，還沒有拿刀子刺你一下呢！身相假的嘛！假的打到了你，就假不了！這是無始劫來的習氣。沒有打你，人家罵你兩句就受不了，說你兩句不好聽一點，心裏面起了分別，心是六塵緣影，那是說說，心還是我的心。他說我的壞

話，我還是聽見起煩惱嘛！所以客塵沒有滅，你要用功修行，身心客塵，從此永滅，把它滅掉了。

「便能內發，寂靜輕安」，這是功夫的名字，輕安者，身心輕安，得一種自在的法樂。你不用功，不曉得這身體之重，不曉得心裏面的煩；等到你用功，才知道這個身體臭皮囊一百多斤，天天背著它走路，你看苦惱不苦惱！心裏面呢，它不會安，你愈叫它安，它愈不安；你愈不叫它打妄想，它愈打妄想，它不會安，身不輕，則心不安。到這個時候，得一種寂靜輕安，心裡不動，身體份量沒有了，輕飄飄的，好像會駕雲到天空那樣的境界，叫做寂靜輕安。從哪兒來的呢？外道師父說，是外道師父傳授給你的。這是內發的智慧，也不是佛給我們的，這叫做一種定功的前方便，叫做輕安，是內發的。

前邊說你能自己內發般若智慧，就能得到真正的法樂。還沒有得到輕

安的享受，自在解脫，解脫自在，那都是法樂的形容詞，怎麼解脫？把身體粗重的煩惱解脫掉了，把心裡頭煩動的煩惱解脫掉了，身體不重了，變成輕的；心裏面不動，變成安了。身心輕安，就是解脫自在，佛法不儘講空理，得兌現，你得腳踏實地用功。佛只是告訴我們他走的路，不能替我們修行。

這話跟諸位講夠多了，修行你自己修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法樂。在家當居士沒有修行，那真是可憐，他得去顧生活，北平話叫奔生活，奔就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有了飯吃才能修行，他不是一個人吃飯，一大家人生活的重擔，擔不動，也得擔。我們出家人，上不養老，下不養小，就你一個人，把嘴巴插到大眾飯鍋裡，不要買米買菜就有飯吃了，好修行嘛！嘿，有飯吃了正好睡覺，不要奔了！有生活了，還奔啥勁，那麼完了！剛才說了好幾遍，千佛住世也沒有辦法！你有飯吃，你的目地就在吃飯，那還有

什麼問題好商量呢？所以你要好好用功，我們不要去奔忙生活，靠三寶加被，我們有碗飯吃，不好好的修行用功？修行用功怎麼修？沒有聞到圓頓大教，你還有點善根，不要對不起自己的善根，你聽到圓頓大教，開示的多清爽呀！你怎麼不好好用功？打坐、修靜，這有什麼弄不清爽？，你不要修，有什麼辦法呢！

由寂靜故，十方世界諸如來心，於中顯現，如鏡中像。

這是第三步功夫，第一步、內發智慧，第二步、內發輕安，第三步、十方世界諸佛如來的心，跟我的心通了。所以前邊引證大珠和尚的語錄：「有智慧的人，求心不求佛；愚癡的人，求佛不求心。」天天去求佛，不知道求自己的心，求來求去佛還在心外，在佛門裡學外道，心外求道，名曰外道。你求自己的心，我們的心跟佛的心，無二無別，沒有兩個樣子。

怎麼有了兩個樣子呢？被無明煩惱給障蔽到了，這個時候用靜功，把那一盆渾水澄清，跟十方諸佛的心通了。

「於中顯現」，於什麼中？於我自己的心中顯現出來，顯現什麼樣子？如鏡中現出來的像那個樣子，這個時候看見一個特別境界，不給你先說清白，到你打坐時，忽然有這個境界，是佛境、是魔境，你弄不清了。你要修靜功，修到這時候，就是佛境現前，這個方便叫什麼名字呢？

此方便者，名奢摩他。

這叫修止，就叫修靜，這是一類。你們同學哪一個根性歡喜修靜的，就照這一段用功。

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知覺心性及與根塵，皆因幻化；即起諸幻，以除幻者；變化諸幻，而開幻眾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」，這是開了悟以後，悟了理再修。這是第二大類，它是總攝歸納起來的，有人歡喜修行要弘法利生，先行菩薩道，先來度眾生，有這一類的根性，照這個修，他悟了淨圓覺之理明白了。「知覺心性及與根塵」，這個「知覺」是悟出來的，不是分別心分別出來的，我自己的心性以及六根、六塵。心性，就指著圓覺妙性（就指著六識）；根塵，指著六根、六塵。「皆因幻化」，統統是幻化的。圓覺妙性怎麼是幻化的？對著根塵說，說個覺也是幻化的，前邊有明文，都是因幻化而有的。

他明白這個理了，「即起諸幻，以除幻者」，他就起幻化的行門，要行菩薩道，除幻者，除這一切幻化，幻者就是幻化的境界。這就是前面菩薩問過的，這叫以幻修幻，以幻除幻。

於是他就「變化諸幻」，他變化一切幻化的法門。「而開幻眾」，他

去教化眾生，講經說法，弘法利生，眾生如幻如化，要開示、開悟他，叫開幻眾。

由起幻故，便能內發大悲輕安，一切菩薩從此起行，漸次增進。

「由起幻故，便能內發大悲輕妄」，他得了一種功夫，也得了輕安的境界，這個輕安的境界叫大悲輕安，他是由大悲心來行菩薩道，他自己知道一切幻化，眾生不知道，天天為這些眾生辛苦，是由他的大悲心而起的菩提心，觀眾生苦發菩提心，你看《普賢行願品》裏邊加了一個功夫，觀眾生苦起大悲心，由大悲心而起菩提心，起了菩提心就要講經說法利益一切眾生，一切如幻如化他知道，眾生不知道。廣設一切道場，安處一切徒眾，開大道場，建大叢林，有眾生出家，有多有少，統統收來。不能出家

的，先皈依三寶、受五戒，受在家菩薩戒，天天做如幻如化的事。古人有兩句話：「廣開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。」開了道場，就像水中的月亮，我知道還要廣開，就怕我因緣不夠、福報不夠，我開不開，開第一個道場，開第二個道場，開第三個道場。

像民國最近幾年，出的大善知識很多，一個虛雲老和尚，他把這個道場興建好了就走，比方他去修鼓山湧泉寺，興建好了就走；他到曹溪去修六祖的道場南華寺，修好又走了；再去中興雲門，這就是替我們作的榜樣。

還有一個倓虛老法師，這兩個人，虛雲老和尚出家得早，二十歲出家，但是他出透很晚，到了七十歲以後才出透。倓虛老法師出家晚，四十三歲才出家，你看他的《影塵回憶錄》，出了家就去到寧波觀宗寺，親近諦閑老法師上佛學院，天天吃臭冬瓜，真是苦的要命。他在那裏住三年，畢了業才出來，出來了他就修營口楞嚴寺，他是營口的人，要報地方上的恩，

楞嚴寺修好，請人當住持，他就走了。去修長春般若寺，修好了就到青島修湛山寺，後來時局亂了不能住，才到香港。這都是給我們作榜樣，廣開水月道場，就怕沒有因緣，有因緣你盡量去開，大作夢中佛事，這都是眾生在作夢，菩薩修行如夢渡大河，夢中佛事還要大作，不作這個夢不會醒呢！你天天去講經說法，度這如幻的眾生。這樣你度來度去，自己得了利益，由大悲心，而得了大悲輕安。

「一切菩薩」，就指著修毘鉢舍那，如幻三昧的菩薩，天天去講經說法，度如幻眾生。「從此起行」，他天天去做度如幻眾生的行門。「漸次增進」，愈做愈多。

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；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，幻相永離。

「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」，他是悟了淨圓覺的人，知道一切幻化不實，

來說幻化的法，來度幻化的眾生。他是觀幻術的人，人家在變戲法，他在那兒看，他不是變戲法的人，也不是被變的戲法，「非同幻故」，他不同於跟眾生一起幻化的。

這再進一步，「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」，非同幻法的觀想，也是不實在的，也同幻。再進步，到「幻相永離」，觀幻者的幻相也離開了。

是諸菩薩所圓妙行，如土長苗，此方便者，名三摩鉢提。

「是諸菩薩所圓妙行，如土長苗」，這才實在呢，要種菩提樹生菩提苗，得種在好土裏邊，像土裏邊生個菩提苗出來。

「此方便者，名三摩鉢提。」梵語三摩鉢提，翻成等至，等持一切法，能至無上菩提。但是《圓覺經》上講的功夫，跟普通梵語的翻譯都不一樣，所以圓瑛法師不翻譯，他消文釋義不消這個文，跟普通講的等至不一樣，

他叫做「如幻三昧」。

圓瑛法師《講義》上用的科目，還是用三個觀行的名字，名字是圭峯大師取的，圓瑛法師就說了，第一個觀，叫泯相澄神觀，神就是心神，把一切相都泯滅，把你的心神澄清起來，開發了智慧，內發了輕安，就與十方諸佛的心相通了。第二個觀，叫起幻銷塵觀，你起如幻的行門，結果把自己的塵勞消滅了，塵勞就是煩惱，這是第二個觀想。「三摩鉢提」翻成等至，跟《圓覺經》上講的意思不相同就不翻，就叫起幻銷塵觀，這叫三摩鉢提，要是好說一點，就叫如幻三昧。

下邊第三個觀門，也就是第三大類把它歸納、圓攝起來，這是第三種，下邊解為禪那，圭峯大師取個名字叫絕待靈心觀，絕諸對待，自己的靈性現前。

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不取幻化及諸靜相，了知身心皆為罣礙。無知覺明，不依諸礙，永得超過礙無礙境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」，悟了圓覺之理之後，悟後起修。「以淨覺心」，你悟了清淨圓覺之理的心，「不取幻化及諸靜相」，不取第二個觀門，不取幻化的三昧，也不取第一個觀門，「奢摩他」，奢摩他是修止，這地方叫做「靜相」。前邊兩個觀行，他都不要。

「了知身心皆為罣礙」，了達了知，知道自己的身心，都是一種罣礙的東西。「無知覺明，不依諸礙」，無知覺之明，也就是無明，不依著諸礙。「永得超過，礙無礙境」，這是第三個行門的高明，永遠超過礙者與無礙者這兩方面，礙者與無礙者是對待的，所以圭峯大師是絕待，礙與無

礙都要超過。

受用世界及與身心，相在塵域，如器中鍠，聲出於外，煩惱涅槃，不相留礙。

「受用世界及與身心」，你所受用的依報世界，以及你正報的身心。「相在塵域，如器中鍠，聲出於外」，他知道身心如幻如化，是一種塵勞妄想，可是我身心之內，有一個靈知靈覺的心。這就是第三類修禪那觀的人，相是在塵域之中，等於器中鍠，器是樂器，樂器中有個發出聲音的東西叫做鍠。笙簫、笛管的笙，是一根一根小竹竿對起來的樂器，裏面有個小銅片，名字就叫做鍠。我學過吹笙，你把小銅片弄掉，吹不響了。鋼琴裏面有一個滑輪，也叫做鍠。就是樂器裏有個發聲音的東西叫做鍠，這是個譬喻，器中的鍠在器之內，它的聲音就超出器外，不被樂器所障礙住；

笙裏面鍠，銅片的聲音，不會被小竹竿給障礙；你按鋼琴裏邊的鍠，也不會被鋼琴障礙。「相在塵域」，就是我們靈知靈覺的心，在塵勞幻相之中。「聲出於外」，但是它的功用可以發出塵域之外。

「煩惱涅槃，不相留礙。」凡夫，為煩惱所留礙；二乘，為涅槃所留礙，都是著相著出來的。凡夫，你不執著煩惱，就不叫做凡夫；二乘，你不執著涅槃，就不叫做二乘。所以煩惱與涅槃，你一執著，它就留礙；你不執著，它不相留礙。

便能內發寂滅輕安，妙覺隨順寂滅境界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，眾生壽命皆為浮想。

「便能內發寂滅輕安」，這個名詞跟前邊名詞都要記著，前邊叫做寂靜輕安，這裡叫做寂滅輕安。寂滅，連靜相也滅掉，幻化之相，前邊兩個

觀想都把它滅掉。寂滅者，不生不滅，這個名詞梵語叫做禪那，翻成中國話叫靜慮，跟《圓覺經》講的也不對，就叫做寂滅。

「妙覺隨順寂滅境界」，這個時候與妙圓覺性相隨順，寂滅的境界，不生不滅的境界現前了。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」，自，自己的身心之相，達不到這個境界。他，是指一切眾生的身心之相，也達不到這個境界。這就是像器中鍠，聲出於外，一切身心之相，障礙不住靈心。

「眾生壽命皆為浮想」，一切眾生相，壽命相又叫做壽者相，都是浮想，不實在的妄想，叫做輕浮之想。

此方便者，名為禪那。

解釋第三個觀想的名詞，禪那翻成中國話叫做靜慮，跟前邊講的功夫不一樣，而且講到下面二十五輪的時候，很多的地方就指著靜觀，叫靜慮

更不對，所以不能翻譯，要翻譯就翻成寂滅。

善男子！此三法門，皆是圓覺親近隨順，十方如來因此成佛，十方菩薩種種方便，一切同異，皆依如是三種事業，若得圓證，即成圓覺。

「善男子！此三法門」，把它大類歸納，圓攝起來有這三種方便行門。第一個奢摩他，第二個三摩鉢提，第三個禪那。「皆是圓覺親近隨順」，等到說到第三個，把前面兩個都駁掉了嗎？不是，它是各自適合一類的根機，實實在在這三個法門，都是圓覺的親近隨順。你一用功，就證圓覺，不叫你繞遠路。這就告訴我們都是圓覺的親近隨順，就是一定走到城門口，再一邁步，就進城門。

「十方如來因此成佛」，也是如來的因地法行，如來是眾生成的佛，

他的根性也不一樣，歸納起來不出這三大類，都是因這三個行門成佛。

「十方菩薩種種方便，一切同異，皆依如是三種事業」，一切菩薩來行菩薩道，他的方便法門多了，他要度無量的眾生，就有無量的方便。種種方便，有同的，有異的，這個菩薩與那個菩薩相同，這個菩薩與那個菩薩不相同，一切同一切異，但是歸納起來不出這三種，都依這三種法門為根本方便，其他都是枝末方便。

「若得圓證，即成圓覺。」這三個方便，無論你用哪一個，因為親近隨順，結果你只要精進用功，都能成就你的圓覺。這就是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，無論你從哪那一個城門進來，結果都進到城裏面。

善男子！假使有人修於聖道，教化成就百千萬億阿羅漢、辟支佛果，不如有人聞此圓覺無礙法門，一剎那頃隨順修習。

「善男子！假使有人修於聖道」，假若有這個人發了心要修聖道、修佛的道。「教化成就百千萬億阿羅漢、辟支佛果」，你這個人發心要弘揚佛法，要弘揚佛的聖道，但是你沒有依著前面這三個法門來教化眾生，你是依著四諦、十二因緣法門來教化眾生，教化得的結果很好，有百千萬億的眾生，都成了阿羅漢果，成了辟支佛果，你的功德大嗎？不大。

「不如有人聞此圓覺無礙法門，一剎那頃隨順修習。」都沒有我們的功德大，我們有什麼功德呢？我們現在就得了功德，前邊開示這三個法門，你都聽到了，「一剎那頃」，很短的念頭、很短的時間。「隨順修習」，不是長時間的修習，聞就是聽，聽了相信，就是聞慧；聽了如實思惟，這叫思慧；就如是修行，這叫修慧。很短的一剎那頃，隨順修習，你沒有違背教理，講到那裏，你信到那裏，這就是隨順，隨順就是修習用功。那你的功德，就是我們現在講堂大家的功德，就超過教化百千萬億眾生成阿多

漢、辟支佛果那一個人的功德。為什麼超過他呢？你種了成佛的種子，決定能以成佛；你去弘法利生，皆能令眾生成佛，你決定不會弘揚小乘佛法。前邊那個人，教化眾生百千萬億眾生，證了阿多漢、辟支佛，沒有一個成佛的，他入到偏空涅槃，掉到死水坑裏去了，就是禪宗說的：死水裏面不藏龍，永遠不會成佛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威德汝當知！無上大覺心，本際無二相，隨順諸方便，其數即無量。

「威德汝當知」，威德自在菩薩，你應該知道。「無上大覺心」，也就是無上妙覺心，也就是圓覺心。「本際無二相」，在它的本際上，就是在圓覺妙心的本位上，沒有差別相，沒有兩個相。「隨順諸方便，其數即

無量。」隨順眾生的根機，方便就多了，就有無量數的方便。

如來總開示，便有三種類：寂靜奢摩他，如鏡照諸像；如幻三摩提，如苗漸增長；禪那唯寂滅，如彼器中鍠。

「如來總開示，便有三種類：」把它歸納圓攝起來，便有三種種類。「寂靜奢摩他」，這是第一種。「如鏡照諸像」，結果能得到十方諸佛的心，就像鏡子裏現像。「如幻三摩提」，他修如幻三昧，三摩鉢提，「如苗漸增長」像土裏面種的種子生苗，菩提苗漸漸的增長。「禪那唯寂滅」，修不生不滅的行門，不生不滅的寂滅，不是小乘家的偏空寂滅。「如彼器中鍠」，像樂器裏面的鍠一樣，結果聲音超出器外。

三種妙法門，皆是覺隨順，十方諸如來，及諸大菩薩，因此得成道，三事圓證故，名究竟涅槃。

「三種妙法門，皆是覺隨順」，這三種微妙的法門，皆是圓覺的親近隨順。「十方諸如來，及諸大菩薩，因此得成道」，十方如來，因此三個行門成佛道，一切諸大菩薩，將來成佛也是依著它。「三事圓證故，名究竟涅槃。」這個三種事，就是前邊三種觀想圓滿證得，這就叫做究竟涅槃，得了佛的大涅槃。

威德自在菩薩這一章講完，這一章是總開示，三個親近的隨順妙行，第一奢摩他，第二、三摩鉢提，第三禪那。

辯音菩薩章

於是辯音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下面是辯音菩薩，替我們出來請問。

大悲世尊！如是法門，甚為希有！

先讚歎世尊說法說得好，「希有」，就是少有，聞所未聞，從來沒聽見過。

世尊！此諸方便，一切菩薩於圓覺門有幾修習？

歸納起來有這三種，修行用功的時候，還要有方便，再問「此諸方便」，就是這三種方便。「一切菩薩於圓覺門有幾修習？」一切菩薩於圓覺法門之中，有幾種的修習？不是三種以外再問，就是這三種是一個人統統要修三種？還是三種法門，三種人修，一個人只修一種？是不是有個前、有個後，一定要依著前邊說的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這樣修，還是可以超越過去修呢？是一次修的，還是越級修呢？問這些修習的方便，好令我們末法的眾生知道。

願為大眾及末世眾生，方便開示令悟實相。

問這些修習的方便，好令法會大眾和末法的眾生知道，使眾生開悟圓覺妙性真實之相。「實相」，也就是圓覺妙性，圓覺妙性是真實之相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這還是表示請法的儀軌、請法的恭敬，下面如來就開示了。

爾時，世尊告辯音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如是修習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問如來如是修習」，就是要修這三種觀行的時候，是怎麼修法？是一個人三種都要修？或是三種人修三種？或是一次的修，或是越次的修？

「越」是超越。

時辯音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下面佛就開示了。

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圓覺清淨，本無修習及修習者。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依於未覺幻力修習，爾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。

「善男子！」叫一聲當機者。「一切如來圓覺清淨，本無修習及修習者。」先說根本的道理，怕我們著了相，這一切圓覺清淨的妙行，怎麼叫做清淨呢？遠離諸相，才叫清淨。沒有修行的人，也沒有所修行的法，沒有能所之相，沒有修習及修習者。要是「修習」，指著能修習的人。「修習者」，就是指著修習的法。往往「者」字，是指人之詞，就是上邊指著

法，下邊指著人，也可以。沒有所修習的法，也沒有修習者，也沒有能修習的人。無論怎樣講，只要意思不講反就可以，總而言之，無能無所，才叫圓覺清淨。

「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一切初發心菩薩以及末世求大乘法的眾生。「依於未覺幻力修習」，還沒有證得圓覺之前，他修習用功，都是依著幻化之力修習。

「爾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」，有這三個觀門把它交絡起來，就有二十五種，這二十五種都是圓覺的行門，圓覺清淨沒有相，這二十五種法輪也沒有相。這二十五種叫二十五種觀行，觀就是定，也叫定輪。「輪」字，怎麼不叫觀叫輪呢？輪有兩種義：一種是摧輾義，二種是運載義。輪就是車輪子，底下有亂七八糟的東西把它輾平了，叫摧輾義。是車輪子就有一個車，車能運載物品，運載眾生，由此路到彼路，這是運載義。如來

的法叫法輪，觀行也叫法輪，它能摧壞一切煩惱。你修這觀行做什麼呢？斷煩惱，它能給你摧壞掉，能運載你由凡夫位到佛位，這是運載義。雖然有二十五種觀輪，觀即是定，都是定輪，二十五個定輪都是清淨的，都是圓覺隨順，圓覺無相，定輪也不能著相。

這二十五種定輪，記著大綱，就是前邊三個觀門把它套起來的，單修三種，不是一個人修三種，一個人修一種就可以。有三個，單修奢摩他，單修三摩鉢提，單修禪那，就有三個。

下邊第一大段，依著奢摩他，依著靜觀為首，把它交絡起來有七種。第二大段，依三摩鉢提，依幻觀為首，交絡起來有七種。第三大段，依著禪那，寂滅為首，交絡起來有七種，這三、七，二十一，再加前面三種單修的就二十四，最後圓修三觀，叫二十五。

這二十五種清淨定輪，就是二十五種觀門，都有一個名字，《圓瑛法

師講義》都把它定成一個科目，這二十五個科目的名字是依著圭峯大師的《疏鈔》抄過來的。在圭峯大師的《圓覺經大疏鈔》上，他講不是他取的，是古人舉出來的二十五種譬喻，就是在圭峯大師注《圓覺經大疏鈔》、《圓覺經略疏鈔》以前，也有注《圓覺經》注解的法師，依著二十五種定輪，找出來二十五種譬喻。

現在就說二十五種定輪，因為我眼睛看不見科目，不能講科，只好依文解義，把文消過去。

若諸菩薩唯取極靜，由靜力故，永斷煩惱，究竟成就，不起於座，便入涅槃。此菩薩者，名單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唯取極靜」，「極靜」就是奢摩他，翻成中國話就是寂靜的意思。「由靜力故，永斷煩惱」，修行做什麼？三種行門方法不一樣，

目的只有一種，都是斷煩惱的。它有什麼力量？有極靜之力，極靜，靜到極處了，發生一種力量，把煩惱給斷掉，永斷了。

「究竟成就，不起於座，便入涅槃」，究竟成就大涅槃，不要起座，就入了大涅槃，就像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，沒有起坐就成佛了，就這麼快。

「此菩薩者，名單修奢摩他。」這是第一個法輪，第一個定輪，單修奢摩他，不是一個人要修三種，修一種就夠了，他不起於坐，入了大涅槃，就成了佛了。

若諸菩薩唯觀如幻，以佛力故，變化世界，種種作用，備行菩薩清淨妙行，於陀羅尼，不失寂念，及諸靜慧。此菩薩者，名單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唯觀如幻」，這就是三摩鉢提的意思，不能翻成「等至」，他是觀察如幻，修的如幻三昧。「以佛力故，變化世界，種種作用」，他是悟了淨圓覺的人去修觀行，再趁佛力的加被，所以依著佛力，能變化世界種種的作用。「備行菩薩清淨妙行」，「備」就是完備，就是圓滿修行，是菩薩的清淨妙行，他都行了。

「於陀羅尼，不失寂念」，在陀羅尼總持法門之中，他的寂靜之念，並不為外邊如幻的境界而失掉，就是他觀幻者，不同於幻化，他度如幻的眾生，不被眾生所轉。我們現在末法時代，學著發心弘法利生，這個功夫要記得，你弘法利生是度眾生的，不要被眾生把你度了，你去度眾生的，結果被眾生轉了，你沒有度到眾生，眾生把你度了。你要度眾生成佛的，眾生把你度了，把你度到三惡道裡去。

「及諸靜慧」，他修的是三摩鉢提如幻三昧，但是他修如幻三昧是總

持法門，這陀羅尼門，不失於寂念，不失於禪那之念，也不失於奢摩他的靜行，他動中有靜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單修三摩鉢提。」

若諸菩薩唯滅諸幻，不取作用，獨斷煩惱，煩惱斷盡，便證實相。此菩薩者，名單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唯滅諸幻」，他一切幻化都滅，也「不取作用」，他不去行幻化法門，去度幻化眾生。「獨斷煩惱」，就是一門深入，專為斷煩惱，先把煩惱斷掉再來度眾生。「煩惱斷盡」，他獨斷煩惱，把煩惱斷盡了。「便證實相」，結果實相證得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單修禪那。」這二十五個定論有三個了，單修，看你是什麼根機，跟哪個相應，就修哪一種。

若諸菩薩先取至靜，以靜慧心，照諸幻者，便於是中，起菩薩行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先取至靜，以靜慧心，照諸幻者」，下邊有七個定輪，都是依奢摩他為首領、為第一，中國的意思就叫「至靜」，先取於至靜，依這個為頭，由至靜就發生了智慧，靜中得的慧，以靜慧之心，再去照諸幻者，再去度如幻的眾生。「便於是中，起菩薩行」，起了菩薩行度眾生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先修至靜的功夫，開了智慧，內發了智慧了，再來修如幻三昧，度如幻的眾生，這一個人修兩種。

若諸菩薩以靜慧故，證至靜性，便斷煩惱，永出生死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靜慧故」，記著，都是以靜慧為首的，一共有七個，這是第二個。「證至靜性」，證得了至靜之性，也就是內發了輕安。「便斷煩惱」，獨斷煩惱是禪那的功夫，他有至靜的功夫把煩惱斷掉，禪那的功

夫他也得到。「永出生死」，超出生死了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」

若諸菩薩以寂靜慧，復現幻力，種種變化，度諸眾生，後斷煩惱，而入寂滅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寂靜慧」，還是以寂靜為首，以寂靜之慧。「復現幻力」，再現出來第二種的如幻三昧之力。「種種變化，度諸眾生」，變化種種世界，變化種種如幻的法門，度如幻的眾生。「後斷煩惱，而入寂滅。」後來而斷煩惱，而入於寂滅，這就是第三種觀門叫做禪那，斷煩惱而入寂滅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」先修奢摩他，中間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

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斷煩惱已，後起菩薩清淨妙行，度諸眾生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」，還是以靜力為首，「斷煩惱已，後起菩薩清淨妙行，度諸眾生。」把煩惱斷了，再修菩薩清淨妙行，度如幻如化的眾生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心斷煩惱，復度眾生，建立世界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」，還是以靜為首。「心斷煩惱」，把煩惱斷掉，就屬於禪那了。「復度眾生」，同時的斷煩惱度眾生。「建立世界」，要度眾生，就建立種種變化的世界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」，就是先修靜功，修了靜功，下邊兩個一起修，「齊修三摩鉢提，禪那。」就是一

方面斷煩惱，一方面度眾生。

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資發變化，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」，還是先修靜功。「資發變化」，「資」是助，助發了變化，助發了如幻三昧。「後斷煩惱」，斷煩惱是禪那的功夫。以他的靜慧，至靜的力量，來助發變化。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」，兩個一起修的，「後修禪那」，最後才斷煩惱。

若諸菩薩以至靜力，用資寂滅，後起作用，變化世界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奢摩他、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」，還是以靜力為首。「用資寂滅，後起作用，變化世界。」兩個一起修，用至靜力，來資助寂滅禪那之力，後再起變化

的作用，變化世界。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奢摩他、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這二十五輪，前面單修的三個講完，下面有三段，以至靜為首的七個講完，這就講了十個了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繼續講辯音菩薩這一章，辯音菩薩請問修持前邊這三個觀門，修持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，有沒有方便次第，或者一個人必須修三種，或者是一個人修一種就可以，或者是按次第修這三個觀，或者可以超次的修，問這方便次第。如來就說，展轉交絡起來有二十五個法輪，法輪也叫定輪，一個人單修一種就可以，前邊叫做單三。這個中間，一個人修兩種也可以，修三種也可以，展轉交絡起來就有二十一種。就是第一個，是以奢摩他為

首，有七種。第二個，就是第二個階段，以三摩提為首，有七種。第三個，以禪那為首，有七種。三、七，二十一種，再加上前邊單修的三種，二十四。最後一種，是圓修三觀，一共二十五種。前邊單修的三個觀，以奢摩他為首的這七個講過了，接著講以三摩鉢提為首，有七個定輪。看著經文。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隨順，而取至靜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隨順，而取至靜」，下邊七個定輪，統統以三摩鉢提為首，三摩鉢提修的是如幻三昧，他由神通變化，以變化力來教化眾生，他能變化世界，變化道場，都能變化出來。他以種種的方便，而來隨順至靜，至靜就是奢摩他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」這是七種的第一種。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境界，而取寂滅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」，還是從三摩鉢提為首，以變化力變化出來的「種種境界」。「而取寂滅」，寂滅就是禪那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」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而作佛事，安住寂靜，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而作佛事」，所謂：「廣建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。」種種都是變化出來的，做出來度眾生的事，都叫佛事。「安住寂靜，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」這中間這個寂靜，也就是至靜，就是奢摩他；斷煩惱是禪那的功用，後修

禪那。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無礙作用，斷煩惱故，安住至靜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無礙作用」，他有種種神通妙用，沒有障礙的作用。「斷煩惱故」，他斷煩惱也不起障礙，斷煩惱就是禪那。「安住至靜」，就是安住在奢摩他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方便作用，至靜、寂滅，二俱隨順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齊修奢摩他、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方便作用，至靜、寂滅」，他以變化力方便作用，這是三摩鉢提的作用，再同時修至靜，就是奢摩他；寂滅，就是禪那。

「二俱隨順」，「至靜」的奢摩他，「寂滅」的禪那，兩個觀門統統隨順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齊修奢摩他，禪那。」「齊修」，後邊兩個觀門：奢摩他，禪那，一起修的。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起用，資於至靜後斷煩惱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、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起用，資於至靜，後斷煩惱。」以三摩鉢提，種種變化的作用，來資助、資發奢摩他的至靜，後來再斷煩惱，再修禪那，斷煩惱。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，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」他是以變化力資助資發奢摩他，所以齊修三摩鉢提、奢摩他二個，後再修禪那。

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資於寂滅，後住清淨，無作靜慮。此菩

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資於寂滅」，寂滅就是禪那，以三摩鉢提的變化力，而來資助資發禪那的寂滅，這兩個一起修的。「後住清淨」，後住於清淨的境界，「無作靜慮」，清淨到沒有作為，無所作為的靜慮。前天講過，禪那就翻靜慮，但是在《圓覺經》則不能翻，這個「靜慮」，就是奢摩他，所以翻了反而不對。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」，這兩個一起修的。「後修奢摩他」。

前邊講了七個了，就是第二個七個，以變化力為首，以三摩鉢提為首，七個講完了。再最後的七個，就是第三個七個，講以禪那為首，禪那就是寂滅。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而起至靜，住於清淨。此菩薩者，名先

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」，這個定輪以禪那寂滅之力，「而起至靜」，起發出來奢摩他的至靜力。「住於清淨」，這個至靜，叫無所作為清淨的境界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而起作用，於一切境，寂用隨順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」，還是以禪那為首。「而起作用，於一切境，寂用隨順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種種自性，安於靜慮，而起變化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，以寂滅力」，以寂滅力的「種種自性」。「安於靜慮」，靜慮還指著奢摩他。「而起變化」，就是三摩鉢提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無作自性，起於作用，清淨境界，歸於靜慮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，以寂滅力，無作自性」，沒有作為的自性。「起於作用」，起了作用，就是妙用。「清淨境界，歸於靜慮」，清淨的境界，歸到奢摩他上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種種清淨，而住靜慮，起於變化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種種清淨，而住靜慮，起於變化。」這就是以

禪那寂滅之力，住於奢摩他的清淨靜慮的境界，再起變化，起三摩鉢提的神通妙用。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齊修奢摩他，三摩鉢提。」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於至靜，而起變化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、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於至靜」，這是齊修禪那，奢摩他，資助資發至靜，就是奢摩他。「而起變化」，最後修三摩鉢提，起變化妙用。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、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一起修禪那，奢摩他兩個，最後再修三摩鉢提。

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於變化，而起至靜，清明境慧。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、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於變化，而起至靜，清明境慧」，「至靜」，

就是清淨，也是清明，清明境界的靜慮之慧。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，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前邊以禪那、以寂滅力的這七個講完了，這個三、七，二十一，再加上前邊三個單修，二十四講完。最後講到圓修三觀，就是二十五輪最後一個。

若諸菩薩以圓覺慧，圓合一切，於諸性相，無離覺性。此菩薩者，名為圓修三種自性，清淨隨順。

「若諸菩薩以圓覺慧，圓合一切」，把這三個觀門，也就是三個定輪，圓合起來。「於諸性相」，這三個觀門的法性、法相。「無離覺性」，統統不遠離圓覺妙性。「此菩薩者，名為圓修三種自性，清淨隨順。」就是三種觀門的自性清淨隨順。

善男子！是名菩薩二十五輪，一切菩薩修行如是。

「善男子！是名菩薩二十五輪」，這是總結，前邊二十五個定輪說完了。「一切菩薩修行如是」，過去的一切菩薩修行都這樣修的。

先給諸位道歉，這二十五個輪，只是消文，把它消過去了，連釋義也沒有釋。要消文釋義，為什麼沒有釋義？前邊那一章，三個觀的意思都講過了，所以二十五輪，只順著文消一消，不必要再釋其義。這樣等於念過去一樣，這跟同學講則可以，要是公開跟四眾弟子講，這個樣子則不可以，怎麼不可以呢？四眾弟子聽你這樣子消文，連釋義都沒有就念過去了，他們跟著經文還看不來，不曉得你念到哪裡去了。而且聽一座經，聽了一個半小時，聽不出來一點興趣，可能第二天他不來了，所以在公開演講的時候，這個樣講法則不可以。

以前我跟諸位講講經的方法：消文、釋義、顯理、勸修、舉證，這是五個大綱，裏面消文、釋義，你的字句要清楚，開合要顯明，這都是些講經的方法。講經的方法裏面還有一種叫做技巧，怎麼叫做技巧呢？就是你講的使聽眾能啟發他的興趣，所以你這樣只消文不釋義，把文念過去，他聽不出興趣就不來了。

那麼這二十五輪怎麼樣消文釋義呢？依著科文當作注解來解釋。我怎麼不依科文給諸位解，我眼睛看不見，只好跟諸位道歉。你們將來講《圓覺經》則不可以偷懶，你得消文，還得釋義，前面那一章已經釋義，一個一個的觀都釋義釋好了。這個地方有古時候的大祖師，給我們舉出來二十五個譬喻，你就依著科文來解釋，聽者才有興趣。還有一種技巧使他起興趣，這二十五個科文，是二十五個故事，你消文是簡單的消過去，這二十五個故事裏邊，你看哪一個故事最有興趣，把故事發揮一下，這二十五輪

能以挑出來三個，乃至於到五個故事，詳細的解釋解釋，聽經的人就會啟發興趣，而且聽著你講得很熱鬧。不會這麼樣簡單消文，消的他聽不懂，跟著念也念不來。

這是個技巧，釋義沒有釋的，你照著科文解釋，而科文不是普通的科文，是古時候祖師給我們找出來二十五個公案，就是二十五個故事。你看著故事裏面，最有興趣的故事，你講一個、講二個，乃至於三個到五已經夠了，不必要詳細說二十五個故事。二十五個都詳細說，又說得嫌多了，講好幾天講不完。講到這裏，我就跟諸位道歉，看不見二十五個故事的科文，你們的眼睛看得見，不可學我這樣講。

現在把它結束起來，尤其是末法時代的眾生，你要想依著這二十五個定輪來修行，得有個下手的前方便。

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依此輪者，當持梵行，寂靜思惟，求哀懺悔，經三七日。

「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就是現在初發心，以及末法時代修大乘的眾生。「依此輪者」，依著這二十五輪來修。「當持梵行」，告訴我們下手的方便，先持戒。「寂靜思惟」，再修定。這二十五個定輪，本來是定，但是裏面包括的有觀慧，你修這觀慧的二十五輪，必須先持戒後修定。前邊都有，都講過了，這再告訴我們，下手非要持戒修定不行。梵行，就是清淨行，清淨行最嚴重的就是不可以犯婬戒，因為在戒律上，婬戒叫做不淨行；梵行，才是清淨行，那是的即相違的，絕對不能犯婬戒。在家的二眾弟子，平常持的不邪婬戒，但是你要是發心要修這二十五輪，這個時候你得持出家不婬戒。不婬，不然你不叫梵行。這個記到，出家人是絕對不

許犯婬戒，在家弟子，不邪婬的戒，要改成出家的不婬戒，這是梵行。這是的指，的的確確指著不許犯婬戒叫梵行。再廣持一切戒，你出家受比丘、比丘尼戒，一條不能犯，犯了就不清淨。你是一切戒律，都要嚴格的守持，叫做當持梵行。戒律的功用，就是防非止惡，你犯了戒，就是為非做惡。你一方面為非作惡，一方面想修觀行，怎麼樣能成功呢？你不修還好，一修，非著魔不行。因為戒律不清淨，你無始劫來的冤家對頭，他看得很清爽，不要說天上的魔王來魔你，那鬼神魔很厲害，鬼神都有五通，他看見你戒律不清淨，還要修行用功，非魔你不行，所以你不用功則已，用功就著魔。那麼你再靜下來打坐，坐下來思惟，叫做寂靜思惟，這就是修定。

「求哀懺悔，經三七日」，這一句更要緊，要經過三七日，在你沒有修二十五輪之前，你要先打三個七，懺悔七。懺悔者，懺其前愆，悔其後過，愆也就是罪過，以前造的罪過，都把它懺掉。悔其後過，以後的新罪

業我不造。這個樣子懺悔二十一天，你再去修二十五個定輪，這是很要緊的下手方法，我們聽《楞嚴經》也是這樣，你要修楞嚴大定，也得先二十一天求懺悔。

有人問：要懺悔，我怎麼懺悔法呢？我跟諸位同學說過，你就依著作晚課的《八十八佛大懺悔文》，作得最好的懺悔法，而且三十五佛、五十三佛，一共八十八佛，犯五逆大罪，都能給你懺掉；犯四根本大戒，當然也能懺掉，其他的輕罪，更能以懺掉。《八十八佛大懺悔文》，最後一個法界藏身阿彌陀佛，那是八十九個佛，你念一句阿彌陀佛，能消除八十萬億劫生死重罪，《十六觀經》上說的有，佛的金口良言還能有錯誤嗎？你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就可以消八十萬億劫生死重罪，什麼罪都可以懺掉。

不過你要真想修學二十五輪，你要是拜懺拜八十八佛，不要像作晚課跪著念，每一尊佛，每一尊佛，你都拜。一個佛名，拜一拜，拜八十八佛，

連阿彌陀佛八十九佛拜完，跪下來再念懺悔文，就這麼樣做，一天最少作六枝香，就是拜六次。那麼作二十一天，除了《八十八佛大懺悔文》以外，什麼懺都可以，古時候作懺，都是叫我們求懺悔，叫我們用功的。拜《水懺》也可以，拜《梁皇懺》，又叫《慈悲懺》也可以，《大悲懺》也可以，看你跟哪一個懺起興趣，就拜哪一種懺。

現在到了末法時代，到了今天，我們出家人很可憐，過去祖師費了好多的心血，給我們作的懺本，教我們求懺悔的，我們現在給人家去天天拜、天天念，賺幾個錢回來，真是對不起過去的祖師。尤其對不起自己寶貴的光陰，你自己不去求懺悔，天天給人家求懺悔，求習慣了，有人請我拜懺，我才拜。拜《梁皇懺》，一拜七天，拜三個《梁皇懺》二十一天，沒有人請我拜，他一天也不拜。這麼好好的休息休息，拜懺累死了，拜懺就是為拿錢，這個樣子不是太對不起自己寶貴的光陰嗎？所以你依著哪一部懺法

都可以，這是用功的前方便。最要緊，持戒、修定、求懺悔。

再拿我自己閉關，不懂這個方便，當時要閉關，就要精進用功，這個道理我懂。我閉的是閱藏關，要看《大藏經》看三年，結果沒有看到三個月，就得吐血病，要治呀，差一點沒斷了氣。把吐血治好了，不能看經，看經頭疼，我要看《大藏經》根本不能看，頭疼！這就拜佛，才想起來要求懺悔，拜佛不能拜，這一拜拜下去，頭要炸開，轟！疼一下子，頭彷彿要炸開的那樣疼。哎呀！我現在才知道了，業障發現了不說，魔魔倒我了，我就跟佛菩薩求哀懺悔，我說：「弟子業障發現，藏經不能看，我要拜佛求懺悔，這麼不能拜，不能拜我懺悔不能懺，就等著墮地獄嗎？佛菩薩一定要加被我，也就是三寶要加被我，讓我弟子拜佛求懺悔。」禱告了拜下去，頭還是疼啊！我的關房是地板，地板上攤蓆子用功的，不要用拜墊，用蓆子在那拜，拜著頭就疼！我想著懺悔不能懺，要等著墮地獄，墮到什

麼地獄，恐怕比頭疼還要厲害！赫，這個色穀子，就是這個臭皮囊我不要了。你疼，疼死吧！我把頭拜下去了，轟隆一下子頭疼，我就把頭扣著地板上撞下去。鼓咚！鼓咚！撞下去，疼！好好的疼，疼個死，等到疼一陣子了，好一點起來，再拜下去，再疼，再撞下去。耶！撞這麼幾天，三寶加被我了，好像把魔趕走了，頭不疼了，看經還是不行，看經還疼，拜佛不疼了。拜佛不疼就好了？於是我最初一天拜十二拜，拜三回，都不行。後來我閱藏關，改成拜佛的關。愈加愈多，後來一次能拜三百拜，一天拜四回，拜一千二百拜，拜佛我有功夫了。可能是真實求了懺悔，業障消除，我身體本來不健康，二十幾歲就病奄奄要死，等我閉關圓滿，身體還變好了一點。那麼一直活到天今天八十一歲，可能是那時候拜佛的功德。我說給諸位聽，就是不知道先懺悔這二十一天，要先懺悔這二十一天，可能閉關閱藏不發生病魔。諸位聽了要記到，你要是用功的時候，一定要先打三

個懺悔七，二十一天的懺悔七以後怎麼樣呢？

於二十五輪，各安標記，至心求哀，隨手結取，依結開示，便知頓漸，一念疑悔，即不成就。

「於二十五輪，各安標記」，你用紙條把這二十五輪的名字都把它寫上，把它捲成卷，這就是二十五輪各安標記了。「至心求哀」，以至誠心求哀懺悔，求得痛哭流涕，叫求哀。怎樣子求佛加被？我弟子不曉得修哪一輪合我的機。「隨手結取」，結就是標記，還有個名字平常叫拈鬮，你把紙捲成一個卷、一個卷叫鬮，拈鬮，這個地方叫結。隨手，就是信手拈一個出來。「依結開示，便知頓漸」，你依著結裏邊的開示，叫你修哪一個，你就修哪一個，就知道是頓修、是漸修。

「一念疑悔，即不成就。」這時候完全靠信仰力，既不能作空觀，也

不能起疑惑，完全靠信仰力，我相信三寶會開示我，開示我修哪一個，我就修哪一個。就像藕益大師一樣，他禱告：「我要弘揚佛法，現在中國有大乘八宗，我應該依著哪一宗來弘揚？」他把八個宗，都寫成一個紙條，把它捲個卷，就是準備了八個結，他禱告了，隨手拈個結，結果要弘天臺宗。所以藕益大師的注解，完全依著天臺宗解釋，就是他拈結拈出來的，決不起疑惑，是三寶開示的。但是藕益大師那時候門戶之見很重，尤其是天臺宗跟賢首宗互相毀謗。他注解、講經、寫文章，統統依著天臺宗的法嗣，他不承認是天臺宗的子孫，就是你們打仗，我不參加，我是弘揚佛法的。這就是藕益大師決不生疑，拈出那個結就那個結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辯音汝當知！一切諸菩薩，無礙清淨慧，皆依禪定生。所謂

奢摩他，三摩提、禪那，三法頓漸修，有二十五種。

「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：長行說完，說偈頌。「辯音汝當知！」這是辯音菩薩請問的，佛叫一聲當機者，你應當知道。「一切諸菩薩，無礙清淨慧」，一切諸菩薩，他的智慧清淨，都不起障礙。「皆依禪定生」，那個智慧不是世智辯聰，不是依文解義求學問，我的學問大了，我以前不會作文章，現在會作了；我以前不會講經，現在我會講了。你開悟了沒有？沒有，你那個智慧就叫世智辯聽，切不可執著，一執著變成八難之一，學佛法遭了難。所以你要曉得清淨無礙的智慧，從哪裏生出來呢？統統依禪定生出來的。你們聽過《楞嚴經》：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。」沒有禪定，你發的智慧，就叫狂慧。什麼禪定呢？底下有：「所謂奢摩他，三摩提、禪那」，就是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，這是偈頌，所

以略了一個「鉢」字。這三個定輪，就是定功，都依這個生的。「三法頓漸修，有二十五種。」或頓或漸，交絡起來一共有二十五種法輪，二十五種定輪。

十方諸如來，三世修行者，無不因此法，而得成菩提，唯除頓覺人，并法不隨順。

「十方諸如來」，過去的十方諸佛，沒有一個不是依著這個法成菩提，得了菩提大道的。「三世修行者」，就是過去的菩薩、現在的的菩薩、未來的菩薩，你們還沒有成佛以前，沒有其他的法，統統都依此法，「而得成菩提」。

「唯除頓覺人，并法不隨順。」有兩種人不要用這二十五輪，一種是頓超的根機，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，受彼生死，修什麼二十五

輪呢！用不著這二十五輪。到了普賢章說了四個次第：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還是頓超的人，也用不著這二十五輪。除了頓覺的人，頓時可以覺悟，上根的利智的人，不要用這個二十五輪，其他修行的都用。還有一種怎麼？「并法不隨順」，他不相信這個法，叫一闡提，又叫做信不具，根本不相信，他怎樣用這個法呢，當然把他除開。

一切諸菩薩，及末世眾生，常當持此輪，隨順勤修習，依佛大悲力，不久證涅槃。

那麼初發心菩薩及末世眾生，除了是頓超根機，你統統得依著這二十五輪拈個結出來作開示，「隨順勤修習」，隨順開示精勤的修習。「依佛大悲力，不久證涅槃」，成了佛得兩個果，一個叫菩提果，一個叫涅槃果，菩提果，叫智果、智慧果；涅槃果，叫理果、理性果，實際就是一個佛果。

成菩提、成涅槃一樣，你依著這二十五輪精勤修習，還有佛的大悲力加持你，一定會成功。辯音菩薩這一章講完。

淨諸業障菩薩章

於是淨諸業障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這一章是淨諸業障菩薩當機，這些菩薩的名字，都是他的德號，他一切業障都淨除了，才成為一個菩薩，同時他的德號也是給我們講開示的，我們要想成一個菩薩，你得淨諸業障。你要懂得這個道理，這一句話也就夠你修行，夠你成個菩薩了。這就是說，你天天在為非作惡在造新業，舊的業沒除，造一些新業，怎麼當菩薩？新業不造，前生前世無始劫來帶來的業，都把它淨除掉，這個時候成菩薩道，成菩薩道後還要成佛呢！「淨

諸業障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」

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，一切如來因地行相，令諸大眾得未曾有，覩見調御，歷恆沙劫勤苦境界，一切功用，猶如一念，我等菩薩深自慶慰！

「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」，輩者類也，就是我等之類。「廣說如是不思議事」，本來只有三個觀門就聽得很清爽，展轉交絡起來有二十五輪，真是不可思議。「一切如來因地行相」，你廣說不思議事，也就是廣說一切如來在因地中，所修的行門相貌，一切如來最初也是凡夫，他就在本因地中，因地，就是最初發心，他修的行門是什麼樣子，相，就是樣子、相貌。「令諸大眾」，我們都聽得很明白，「得未曾有」，就是從來沒有聽

到過，今天才聽到。

「覩見」，就是看見，我們今天聽到，也就是等於看到了。「調御」，就是佛，就是如來，稱為調御師，十個德號之一，佛能調順駕御一切眾生，等於調御師。佛怎麼成的佛？也是苦修出來的。長時間苦修，「歷恆沙劫」，經歷過恆河沙數這麼長劫，「勤苦境界」，勤苦修行的境界。「一切功用」，怎麼用功，怎麼修行的？「猶如一念」，恆河沙數劫的長時間的境界，我們今天在短短的時間，猶如一念之間，都聽明白了。

「我等菩薩深自慶慰」，我們今天大家都很歡喜，很慶幸自己得了大安慰，就是出家以來，沒有聽過《圓覺經》，不知道圓頓大法什麼樣子，《圓覺經》講的才真正是佛法，我們今天聽到了，也是深自慶幸！前邊是讚歎世尊說的法，我們都得到大法的利益，現在還要替眾生請問，下邊是淨諸業障菩薩請問的。

世尊！若此覺心本性清淨，因何染污？使諸眾生迷悶不入？惟願如來廣為我等開悟法性，令此大眾及末世眾生，作將來眼。

「若此覺心本性清淨，因何染污？使諸眾生迷悶不入？」問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，前面我們聽明白了，一切眾生本具的有清淨圓覺妙性，圓覺妙性本來清淨，怎麼到眾生份上染污了，是什麼因緣給它染污的呢？第二個問題，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初發心學佛法的菩薩，想悟圓覺悟不到，開悟悟不來，我們迷悶不入，為什麼我們不能悟入圓覺境界呢？

「惟願如來廣為我等開悟法性」，我們沒有開悟，佛多說說使我們開悟，悟到諸法的本性，也就是圓覺妙性。「令此大眾及末世眾生作將來眼」，佛一開始，就是開發我們的智慧眼，現在初發心的菩薩不會走錯路，為什

麼？因為他開了眼了嘛。尤其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去佛遙遠，離開佛離開得太遠了，他想修行，得先開智慧眼，所以作一個將來的眼目，也就是慧眼。這就是你想修行，就像走路，由凡夫的此地，走到佛的涅槃寶所，到達目的地。要走路，你得先開眼睛，沒有眼睛走路，盲修瞎練，墮坑落塹。外道不是不用功，他還真不怕苦呢，都沒有開到真智慧，結果都不會成佛，因為他沒有開智慧眼，他要走路，就是要修行，都在盲修瞎練。

說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「說是語已」，他明知故問，是替我們請問的。不是淨諸業障菩薩不知道，「五體投地」，行禮。「如是三請」，表示恭敬。「終而復始」，請三遍。

爾時，世尊告淨諸業障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

乃能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，諮問如來如是方便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淨諸業障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」先讚歎淨諸業障菩薩。「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」，就是現在初發心的菩薩們，以及末法時代的眾生。「諮問如來如是方便」，諮，也就是問，諮問如來的如是方便，就是請問如來，清淨圓覺是什麼因緣給它染污的？眾生想開悟悟不到，怎麼迷悶不入的？這就是請問這個方便開示。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

下邊佛就開示了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與壽

命，認四顛倒為實我體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與壽命」，這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說的四個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這個地方叫做壽命相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說的壽者相。但是你要注意看科文，先講迷識的四相，後面還是這四個相，那個意義高深了，叫做迷智四相。你要不看科文，就看淨清業障菩薩這一章，佛的開示你簡直弄不明白，怎麼前面、後面講的不一樣？這四個相，前邊是從我們凡夫份上說起，我們是迷識，對於第六識是妄想心，我們不知道就起了迷，起了迷就生這四個相，這叫迷識的四相。到下邊講到的是修行的菩薩，他起了始覺智慧，還沒成佛，還有迷，是迷智的四相，淺深大不相同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你要注意科文，先講迷識的四相，清淨圓覺怎麼樣染污的？先答覆這個問題。

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」，前生還有前生，前世還有前世，推不出個開始，所以從無始以來就是個凡夫。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與壽命」，因為他一開始就執著這四個相，四個相都是妄想出來的，本來沒有四個相，他妄想執有。

「認四顛倒為實我體」，這四個相本來沒有，他妄想執著實實在在有的，這就是顛倒執著，本來是空的，他妄想執著是有的。

把這四個相的名字解釋一下，迷識的四相：

第一、我相：他執著這身心，以為有個我，就是前邊講的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」外面的身體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種元素合成的假相，他認為是真實的身體；內邊的心，是六塵緣影，他認為是真實的心。這麼身心組合起來，就執著一個我。心要再開，就有受、想、行、識四種作用，合起來叫五蘊。《心經》上觀音菩薩用功，照見五蘊皆

空，本來是空的，我們凡夫執著是有的，這就執著五蘊和合的假相為我。把受、想、行、識合起來叫心相，內邊執著個心，外邊執著個身，身心合起來的一個假相，認為有一個我。

第二、人相：人相怎麼解釋呢？他執著一個我，也知道有六道輪迴，六道輪迴都是我在那兒轉生的。對著我，叫做人相，流轉於諸趣的相，就叫做人相。

第三、眾生相：在那流轉諸趣，有盛、衰、苦、樂種種的差別相。譬如我們在人說人，你轉一個人，有的升官發財，這就很盛。有的貧窮下賤，這就是個衰；富貴則生樂，貧賤則生苦，這是盛、衰、苦、樂等等的相，就是眾生相。

第四、壽命相：一期命根不斷，叫做壽命相，他執著這個命執著得厲害，我要活到，這就是壽命相。這一期，在人說人，不過一百年，執著這

一期命根住世不斷，所謂：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」認為他要活一千年，這麼樣子就是壽命相。怎麼樣執著呢？我們是依著佛經上解釋的道理，懂得這四個相，才不應當執著，實際我們無始劫來執著習慣了，這就是壽命相。人家一見面，我們台灣話說：「你吃一百二十歲！」你聽見以後歡喜不是？是不是你能活到一百二十歲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願意聽順耳朵的話。要是有人說你：「恐怕你快死了！」你高興聽這個話嗎？本來是假的，本來壽命相本空，無始劫來執著習慣了，誰說你能活得壽命長遠，活到一百二十歲，或活到二百四，你愛聽。說你馬上就死，你一聽見，就不高興！就知道這個東西厲害，是無始劫來的執著。

這個四個相都是妄認出來的，本來沒有，本來空，他執空為有，這就是四個顛倒相。把這四個顛倒相合起來，就是一個我執，本來沒有我，妄執有我，執四顛倒為真實的我體。

由此便生憎愛二境，於虛妄體，重執虛妄；二妄相依，生妄業道；有妄業故，妄見流轉；厭流轉者，妄見涅槃。

「由此便生憎愛二境」，要是順著前文講是憎愛二心，這個地方講憎愛二境，境界都是從心裡生的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境界都是《起信論》上三種細相：業識、轉識、現識，這三個細相都在心裡，可是有了現識現出相來，就變到心外出去了。外面的境界，都是我們唯識變現的，但是眾生不知，他內裏邊執著一個我，外邊執著一個我所，我所就是我所有。外邊的境界，就是五欲的境界，順他的妄想心，他就愛；不順他的妄想心，他就憎。眼睛看見色，順他的妄想心，他認為是好色，就起愛心；不順他的妄想心，這個色是惡色，就起憎心。耳朵裡聽的聲音，順他的妄想的聲音，他就愛；不順他的妄想心，他就憎。如此類推，五欲六塵的境界，都

是這個樣子，合起來就是憎愛二境。這就是由執著有個實實在在的我，又執著外面有個實實在在的順境、不順境這兩種境，可愛的境、可憎的境。

「於虛妄體，重執虛妄」，我這個體本來是虛妄不實的，在這個虛妄體上，重，重字念「ㄔㄨㄥˊ」，重是更加執著有個虛妄的境界，於是愈來妄想愈深了。

「二妄相依，生妄業道」，兩個虛妄相依起來，由虛妄之體，而起來虛妄之境；由虛妄之境，再資發你虛妄之心，於是這二妄相依，二妄相依這還屬於起惑。起惑要造業，愛的境界，我要取得；憎惡的境界，我要把它除掉，於是要造業，一造業，就生出來虛妄不實的業道。

「有妄業故，妄見流轉」，苦果，流轉生死的苦果，造的業本來虛妄不實的，由虛妄不實的業，而生出虛妄不實的流轉生死出來。「妄」字都是釋迦佛給我們加上的，叫我們警覺，實際眾生根本不知道是虛妄的，他

要是知道是虛妄的，又何必造業呢？他不造業，還受什麼流轉之報呢？不知道。說到《圓覺經》上，要叫我們成佛的，從凡夫性上說起，處處加上一個妄字，處處叫你開悟，你知道圓覺的心清淨，怎麼會染污的呢？就是你執著有個實實在在的我，再執著心外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境界，這個樣子清淨圓覺染污了。

再講到為什麼迷悶不入，想開悟悟不了呢？再由凡夫，講到二乘的境界。「厭流轉者，妄見涅槃。」二乘人他看見生死流轉太苦了，厭惡流轉生死，要了生脫死，他就取得一個涅槃，他不曉得涅槃跟生死，是對待的假名言相。前面講到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，生死是假的，等於作夢；證得涅槃，還是假的，等於作夢。但是凡夫不知，二乘人也不曉，妄見一個涅槃可得，於是他要厭惡生死，要求證涅槃。

由此不能入清淨覺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，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。是故動念及與息念，皆歸迷悶。

「由此不能入清淨覺」，他怎麼迷悶不入呢？起了虛妄的知見，本來是虛妄不實的境界，他都當成真實的。凡夫執著生死，二乘人執著涅槃，一起執著，想悟清淨圓覺，不能入了，解釋不能入的所以。

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」，再反過來解釋，你說為什麼圓覺妙性本來都有的，怎麼迷悶不入？不是圓覺違拒到諸能入者，諸能入者，包括凡夫、二乘。不是凡夫二乘人要入圓覺，圓覺不叫他入，不是這個樣子。清淨圓覺沒有相，沒有生死之相，也沒有涅槃之相，它才叫清淨；也沒有出相，也沒有入相，它才清淨。不是圓覺拒絕你不要入，不是圓覺不叫你入。諸能入者，包括凡夫二乘。

「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。」這兩句消文你可要注意，我的眼睛看不見，還要負責任，我看了好多種注解，看過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憨山大師的《直解》，跟我會的意思不大一樣，心裡不踏實。找圭峯大師的《疏鈔》看，找出來根據了；又看諦閑法師的《講義》，更找出來根據，找出什麼根據？「有諸能入」這一句話，有諸，有能入的那個人，他才入圓覺的，就是有能入圓覺的本事，才入圓覺的。「非覺入故」，既不是覺性，拒絕你不入，也不是圓覺能牽引叫你入。圓覺是個理體，它沒有出入之相，那麼什麼樣的人能入圓覺呢？「有諸能入」者，有這個本事，什麼本事呢？在圭峯大師《疏鈔》上，有信、解、行、證這個人，就是依著前邊開示的，如是信、如是解、如是行，決定能入圓覺。這信解行證，不說證，證就是入了嘛，信解行等入圓覺。又看見諦閑老法師《講義》更找出根據，「有諸能入」，是有能入的這個人，這個人有入圓覺的本事，什麼本事呢？圓

修三觀的這個人，就是前邊你修奢摩他，修三摩鉢提，修禪那，可是圓修三觀，這一個圓字，有點語病，諦閑大師說得很明白，圓修三觀是二十五輪最後一個輪，其實前邊單修一個觀也可以。這就是說，你能修前邊三個觀門，而不著相的這個人，就是個能入者。我想用白話作個注解，能修前邊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三個觀，而不著相這個人，是個能入者，他能入者，一定入圓覺。是這個能修行的人能入，不是圓覺把他接引起來，牽引起來，不是覺入。就是你不入圓覺，或者你入圓覺，圓覺不負責任。不入，是你自己著相，著了凡夫相，著了二乘相，凡夫著生死的相，二乘人著涅槃的相，都不能入；你大乘菩薩、權教菩薩也不能入；你修三觀，著了三觀的相，也不能入；修三個觀想，無論你修哪一個，或者單修一觀，或者圓修三觀，而不著相，這個人能入。

「是故動念及與息念，皆歸迷悶。」為什麼迷悶不入？凡夫天天在那

兒打妄想、動念頭，他不能入。二乘人要息滅他的念頭，他要修滅盡定，一念不生。他一念不生，不是像中國禪宗講的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他要反轉過來，一念不生變成佛了。二乘人一念不生把它滅盡，他要灰身泯智，灰身，他證得四果的時候，覺得身體很討厭，他入了三昧，放了三昧火把身體燒掉。泯智，能證四果的智慧，他也把它滅掉，這個眾生沒有了，歸入偏空涅槃，二乘人以為他得了大涅槃，大乘者說他證得偏空涅槃，那叫息念。你動念，你也迷悶；你息念，你也迷悶，不是圓覺叫你迷悶，你自己迷悶不入。

何以故？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，一切眾生生無慧目，身心等性皆是無明，譬如有人不自斷命。

「何以故？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」，這再推到你無始以來，妄

執有個我，他怎麼會妄執？由你無始以來本起的無明，這就是生相無明，最初生起的無明它給你做的主，在眾生份上這就是八識，它是「無量　來生死本，癡兒喚作本來人。」生死流轉就是無明，就是阿　耶識，它替你作主的。

「一切眾生生無慧目」，我們眾生都有一個生盲，生盲就是母親生出來就是瞎子，天地日月，他都沒看見什麼樣子，五顏六色怎麼分辨？我們眾生的眼睛不好使喚，生來就沒有智慧眼。

「身心等性皆是無明」，因為生無慧目，我們身體的性，我們心裡的性，都是虛妄之性，不是圓覺之性。虛妄之性，統統是無明的本體，由生相無明那個根本無明，再起枝末無明，這麼起出來身相、心相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統統是無明，但是眾生不知道。

「譬如有人不自斷命」，譬如有個人他貪心執著，五欲六塵他都貪都

執，但是沒有執著他自己的命厲害。你看見社會上的人，你拿這個經來對，貧苦下賤的人，已經沒有人生的樂趣，他不肯死，他愛他的命，要活下去。命就是他的命根子，所以叫做命根，什麼都可以不貪，命得活著。這就是眾生以無明為主宰，什麼都捨掉，可捨不掉他的無明。眾生不知道命是假的，當成真的，他才執著。我們也不曉得無明沒有自性，本體是空，所以被無明所轉，不肯斷無明。

是故當知！有愛我者，我與隨順；非隨順者，便生憎怨。為憎愛心養無明故，相續求道，皆不成就。

怎麼知道你有個我執呢？考驗一下，你要學佛法，佛經上說的你得兌現，你是無明用事，妄想執著有個我，你還不承認，試驗看看，一試驗就試驗出來，「是故當知！有愛我者，我與隨順」，我本來有愛心，要愛人，

人家要是愛了我，我就跟他隨順。你沒有個我，怎麼跟人家隨順？這一試驗，就試驗有個我。

再試驗一下，「非隨順者，便生憎怨。」對方那個人不愛我，就是非隨順者，不隨順就憎惡、討厭、怨恨他，就起憎怨，就是合起來一個恨。你沒有個我，怎麼恨？這憎愛二境，就試驗你憎愛二心，那不是個我是什麼呢？

「為憎愛心養無明故，相續求道皆不成就。」不看《圓覺經》不知道，我們不是學外道，是學佛法。我們依著中國大乘來修行，或者參禪，或者念佛，或者學密宗持咒子，或者天天依著懺法來拜懺，或者天天來拜佛，或者念佛、念菩薩的聖號，這都是大乘法門。你以無明為主宰，一著相，結果你不是在那兒用功修行，用功修行是要破煩惱，斷無明，才能證菩提入圓覺。你在那兒著相用功修行，都在養無明，愈養愈高，愈養愈深，這

才真正是可憐愍者！

不懂佛法的人，他天天起惑造業，貪圖五欲之樂造了業，他不懂佛法嘛！我們懂了，五欲之樂不貪，要出家要修行，五欲之樂沒有得到，天天修行用功，在那兒養無明，不會用，你看冤枉不冤枉！你貪圖五欲之樂，五欲之樂我貪了，將來墮落到三惡道裏受苦，也還值得。我們出了家，五欲之樂都不貪，不貪了，修行用功不修行，天天在養無明，已經跟諸位講了三、四年了，我們在大陸上佛門有兩句土話：「當法師的架子大，老修行的鼻子長！」這是個經驗之談，講經說法的法師不好款待，架子大，一聽說請法師講經都頭疼，這樣招待不好，那樣招待不好，法師發脾氣，講經的法師架子大！

老修行不會講經，他會用功，或者參禪，或者念佛，或者拜佛，或者持咒，老修行鼻子長，身體上碰到哪裡，他還不發脾氣，碰者他的鼻子，

他要發脾氣。這個老修行的鼻子特別長，離他很遠，怎麼就碰到他的鼻子了，喔！發起脾氣來，無明火燒了三十三天，怎樣跟他求懺悔，他還不答應呢！

當法師不是在講經說法嗎？下邊會講的，講經說法，你怎麼愈講愈架子大呢？架子大，不是貢高我慢的煩惱嗎？我慢，是五根本煩惱之一，你天天貢高我慢，不是養無明是什麼？愈養架子愈大，愈養貢高我慢愈高，就是你在那裡養無明。

老修行你天天參禪、或者念佛、或者持咒、或者拜佛，修行煩惱會減少，你怎麼動不動就發脾氣？你在養無明，愈養無明火愈大，發起來還站不好，你給他求懺悔，他還不答應，你看看無明火多大，都是不會用功真是可憐！

所以《圓覺經》你要聽，我平常跟諸位講三、四年了，你考驗一下，

我們聽佛法，聽了一年了，是不是比聽佛法以前，我的貪瞋癡減少了一點？各人的煩惱不一樣，或者貪心重，或者瞋心重，或者愚癡心重。我的貪心重，是不是聽了一年佛法，我的貪心減少了一點，減少，那就進步了。愈來貪心愈大，這顛倒了！我的瞋恨心重，動不動發脾氣，管不了我自己。現在聽了大乘經，我求懺悔，再不要動瞋恨了，聽了一年，比去年瞋恨心減輕一點，這就進步了。他愈來瞋恨心愈大，這不是在養無明，養的什麼？

學佛法不要學顛倒，聽到這些文要聽到心裡去，要會用功，怎麼用功？天天修行，不要著相；不著相，還要天天修行，這樣就對了。你要天天在那兒養無明，無明相續不斷，就這麼相續下去了，你修什麼法，求什麼道，皆不成就。

善男子！云何我相？謂諸眾生心所證者。

下邊講迷智的四相，前邊是講的凡夫二乘四個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迷識，迷第六識，迷妄想心而起的，不知道自己是妄想心，隨妄想心轉，動念、心念，都是迷悶不入。這個地方講到大乘菩薩起了始覺智慧，對於智慧上還要起迷，迷智的四相。佛法之高，佛法之深，就在這裡。講那麼高那麼深作什麼？迷識的四相還沒有轉過來，不跟你說完，到這裡你還起執著。把這四個相文消一下，怎樣叫做我相？菩薩迷智，他有個所證，你不修行用功則已，修行用功則就有個所得，境界有一個聖境現前，有一個所得，一得執著，執著有一個所證的，你有個所證，有個能證的我，這叫做我相。這個菩薩怎麼有我等四相？你修行用功有個證得的聖境，你一起執著，就是個我相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淨諸業障菩薩這一章，淨諸業障菩薩替我們請問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，圓覺是本來清淨，什麼因緣把它染污了？第二個問題，我們聽了佛法，想著悟入圓覺，證入圓覺，怎麼迷悶不入？怎麼悟也悟不了，證也證也不了呢？提出這兩個問題，現在佛就答覆他。前天已經講了一段，再溫習一下。

佛叫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與壽命，認四顛倒為實我體。」這就是眾生執著有四個相，《圓覺經》上這四個相，前天跟諸位說，你要注意科文，先講的凡夫、二乘迷識的四相，對於自己第六識不明白不了解，起這四個相。到後邊講到菩薩還有四個相，叫迷智的四相，這兩個科你要把它看清爽，才能消文消得通。

現在先講凡夫、二乘迷識的四相，迷識什麼時候迷的呢？自從無始以來就迷，找不出開始的時間，今生迷，前生也迷，再前生也迷，推不出個開始，所以叫無始。無始以來，一切眾生都一樣，不是說哪一個迷，哪一個不迷，一切眾生統統迷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這四相。

第一、他執著有個我相，就是我自己有個身體，我自己有個心，這就是前邊講的：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」身心合起來，就叫我。第二、執著一個我，相信六道輪迴，是我在那轉六道輪迴，我生天堂，我墮地獄，對著我，這就叫人相。第三、在這流轉生死，有盛、衰、苦、樂種種差別的感受，這就叫眾生相，眾生相就是種種差別相。第四、種種的差別相，每一期有一期住世的壽命，比方我們一個人住世一百年，他都執著我有一個命在，這就叫做壽命相。

這四個相都是顛倒，本來沒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，眾生妄執出來的。

「認四顛倒為實我體」，這是真實我的本體，本來虛妄不實，他執著實是我體，不是起顛倒嗎？執著有四個相，就四顛倒。

「由此便生憎愛二境」，順乎你的妄想心，就起愛心；不順你的妄想心，就起憎心，為什麼要愛、要憎？因為外面的境界有這兩個境界，有可愛的境界與不可愛的境界。前天跟諸位講過，你要注意，憎愛二境，是由憎愛二心生出來的，三界惟心，萬法為識，初聽大乘佛法聽不懂，聽習慣了很平常，除了心，沒有外邊的境界。你把這些名相聽懂了，要深一步的研究，聽懂了是聞慧，你深一步的研究要起思慧，怎樣這個境會由我的心生出來的呢？這樣追究一下，你就追究到心裡去了。這外邊的境界，沒有什麼可愛、不可愛，可愛、不可愛是由你心裡起的分別。比如同是一個人，你認為他可愛，這就變成你的愛境；你認為這個人很討厭，憎惡就是討厭，你就起憎惡心，實際是你內裏面有憎惡心，外面還是那一個人呀！所以外

面的境界沒有個境界，完全由我們的心生出來的。

再拿社會上說，社會上的人穿衣服，時常變顏色變花紋，今年流行什麼顏色，流行什麼花紋，你看人家都穿這種衣服，就起了愛心，你認為這種顏色、這種花紋很可愛，那個衣服是你的境界你可愛；等到明年變了，或者說得太快，明年還沒來，就說去年你做了這一件衣服，是因為社會上都流行這種顏色、這種花紋，你就覺得可愛，這件衣服太好。等到今年社會上流行變了，變了另一種顏色，變另一種花紋，這件衣服你穿不出去，不合時代、不流行了，你就覺得這件衣服可憎，太討厭了，實際還是那一件衣服，境由心生，就是從這兒起的。境界沒有什麼憎愛二境，是內裡邊有憎愛二心，你把你的憎愛二心降伏住，境界不是沒有憎愛二境了嗎？我們修行用功都從這個地方用的，不然，大乘佛法聽了再熟，這些名相一聽都懂，沒有聽到自己心裡，不能降伏煩惱，先伏後斷，伏都不能伏，還能

斷嗎？

再接著講，因為起了四個顛倒，這四個顛倒合起來就是個我執，內裏邊有了我執，外邊就生出來憎愛二境，「便生」二個字講了半天你要注意，是由你心裡生出來的。

「於虛妄體」，你認為有個真實的我體，這就是個虛妄不實的，由虛妄不實的起分別心，生出來憎愛二境，憎愛二境是虛妄的，也執著當成真的。「重執虛妄」，這就是虛妄上加虛妄，內裏邊虛妄是我，外邊的虛妄是境。

「二妄相依，生妄業道。」二妄，有個虛妄的我體，再起個虛妄的境界，由虛妄的境界助發我執，由我執更要執著外面的妄境，二妄相依，要造業了。可愛的把它取過來，不可愛我把它除掉，於是就要造業，造業還是虛妄不實的。

「由妄業故，妄見流轉」，就起惑，本來沒有我，你執有個我；本來沒有外境，你執著個外境，這就迷惑，起惑你要造業，造了業要受報，流轉生死，都是虛妄不實的。但是眾生可在這個圈套裏邊出不去。在流轉生死，你還起惑，起惑還造業，造了業還得流轉下去，盡未來際永遠沒完沒了，這叫做惑、業、苦三法流轉，就是苦報。惑業苦三法流轉，沒有多大的問題，只有三個法，三個法都是虛妄的，你把它觀空了，不是天下太平了嗎？但是眾生觀不空，起惑造業受流轉之報，這是說凡夫說到這裡。

再說到二乘，「厭流轉者，妄見涅槃。」厭，就是憎，討厭流轉生死，我要了生脫死，了生脫死你得求得涅槃啊，不曉得涅槃也是假名言相，對著生死，才叫做涅槃，生死本空，哪有涅槃呢？但是因為妄見生死，才妄見涅槃，這是二乘的境界。

前邊講到「妄見涅槃」，這一套這一大套的妄，就把清淨的圓覺給染

污了，佛答覆淨諸業障菩薩的問題，淨諸業障菩薩替我們問，叫我們明白，我們人人都有一個圓覺自性，圓覺自性本來清淨，何因緣故把它染污了呢？你先執著一個我，再執著一個我所，我所就是外邊一個我所有的境界，可愛、不可愛，這就造業，造業就受報，就這樣把它染污了。那麼二乘人高明一點，妄見生死，再妄見涅槃，本來沒有涅槃，妄見個涅槃，圓覺自性還是不清淨呀！到妄見涅槃這裡為止，佛正答覆他，何因緣故，不能入清淨圓覺。

底下這兩句是結詞，就是佛答覆第二個問題，怎麼樣不能入清淨圓覺，想悟不能悟入，想證不能證入。「由此不能入清淨覺」，你執著有個我，你執著有個我所，這是凡夫不能入。二乘執著有生死，執著有涅槃，他不能入。

底下再告訴你，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」，圓覺清淨自性沒有分別，不

是清淨圓覺違拒我們，現在普通名詞叫拒絕你，好像把門關起來，不讓你進來。圓覺自性沒有分別，不是圓覺自性，違拒了諸能入者，不叫你入。那麼怎麼樣入？怎麼樣不入呢？「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。」你不入，不是圓覺違拒；你入，也不是圓覺叫你入的。有諸能入者，就是有入圓覺的本事這個人，他就入圓覺，也不是圓覺叫你入的。那麼是什麼本事呢？前天我就講過了，就是你依著前邊開導的修那三個觀行：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，還要不著相的修，那三個觀行就是悟淨圓覺以後修的，開悟以後再修，他怎麼能著相，他能入，他能入的時候，不是圓覺叫他入的，入不入跟圓覺不發生關係。

「是故動念及與息念，皆歸迷悶。」眾生怎麼迷悶不入呢？你動念，想入圓覺，迷悶不入；你息念，想入圓覺，也是迷悶不入。動念是凡夫，息念是二乘，圓覺本來沒有個念，沒有個念，並不是息念沒有個念，息念

是動了念才息念的。圓覺根本沒有動念，也沒有息念，它是清淨圓覺，所以凡夫動念迷悶不入，二乘息念迷悶不入。

「何以故？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」，你動念是怎麼動的？由你根本無明動的，根本無明什麼時候起的？無始以來就起的，說個一念妄動，起了無明，一念從什麼時候妄動的，還是無始。因為我們無始以來就當凡夫，凡夫就有無明，無明無始。無始以來本起的無明，也就是生相無明，也就是《起信論》上三細六粗九個相，第一個相，業識。由業識，而轉識而現識，這三個細相還是八識的本體。再轉到智識、相續識，轉到心外出去了，變成心外的境界了。可是為己作主的主宰，就是阿賴耶識，就是第八識，第八識就是本起無明。

「一切眾生生無慧目」，一切眾生生來就沒有開智慧眼。「身心等性皆是無明」，身體的性是四大種，心的性是六塵緣影，這都是虛妄不實的，

統統是無明生出來的。由本起無明，而再生出來身相、心相，這就屬於枝末無明了。「譬如有人不自斷命」，這個譬喻，譬喻有個人怎麼樣堅難困苦，他捨不得自己這一條命。這譬喻你修行用功，用無明用功，這本起無明可最難斷，等於眾生愛命一樣，怎麼樣艱難痛苦，他還是要活下去，愛命厲害！我們用功修行，不知道觀照無明，來破無明，你以無明作主來用功，你什麼時候能證到圓覺呢？可是無明最難斷，等於眾生不自斷命一樣。前天九講到這裏。

「是故當知，有愛我者，我與隨順；非隨順者，便生憎怨。」外邊憎愛二境，是由你內心生的，內心就是你的無明在作主，你得考驗考驗，試驗試驗，有愛我的人，我就跟他隨順，我就跟他好，他很愛我；非隨順著，也就是跟我不隨順很厭的這個人，可憎惡的，於是便生憎怨。憎怨合起來就是一個恨，我要恨他，恨心從哪兒生來的呢？因為有不隨順的境界我才

恨。這麼一考驗就知道，你天天在那修行用功，你的憎愛二心降伏不住，不要說斷，降伏都降伏不住，你常被境界轉。有個愛我的，我就跟他隨順；不愛我的，我就起憎怨，那不是無明在那兒作主嗎？你天天用功修行，用的什麼呢？這就是開示我們這些話。

「為憎愛心養無明故」，你自己天天用功，依著無明作主來用功，憎愛二心，這就講到心裡了，不講憎愛境，由憎愛心，養你的無明，你依著憎愛心來用功修行，愈養無明愈高，愈養無明愈深，這就不會用功了。

「相續求道，皆不成就。」怎樣我要求悟入圓覺悟不了？證入圓覺證不了？你用無明心來用功來求道，求證圓覺，怎麼能成就？

所以講到這兒，我們自己要迴光返照，聞慧要起思慧，我是不是天天生憎愛二心？你天天生憎愛二心，你怎麼樣用功，我天天念多少阿彌陀佛，天天念多少觀世音菩薩，我拜懺拜多少懺，念經念多少經，結果在那

兒養無明，為什麼？你用無明心來求道，怎麼能成就呢？所以要降伏憎愛二心，降伏怎麼降？我們凡夫外面的境界觀不空，這個人可愛，我不要愛；這個人討厭，我不要討厭，這慢慢會用功，就會把心降伏住了。先伏後斷，能降伏住，不起憎愛二心，慢慢就把生相無明給斷掉了。

「善男子，云何我相？謂諸眾生心所證者。」這講到迷智的四相了，前邊起憎愛二心，以無明為主宰，都是迷識的四相，從凡夫的境界講到二乘，還高了一步，帶著說凡夫、二乘。大乘菩薩呢？大乘菩薩起了始覺智，他沒有究竟覺還是迷，所以《起信論》始覺智，要分四個階級：名字覺，相似覺，分證覺，才究竟覺。他起了智慧才開悟，怎麼還迷呢？講到講到高深的地方，尤其是末法的眾生，去佛漸遠，想親近個善知識，親近不到，《圓覺經》看看你就明白了，不然下面會講到，得了一點點小小的境界，就認為你成佛了，不是打你自己閒岔嗎？所以說的不是我們的境界，但是

要預先告訴我們。我們的什麼境界呢？你先降伏你的憎愛二心，你得用那個功，現在還沒有，先告訴你。你要用功，可能就會起這個境界，菩薩的我相是什麼我相呢？他心有所證，你不用功則已，用功就有所得，它就現一個特別的境界。譬如說，我們念佛，要求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是什麼樣子呢？天天念，有這麼一個時間，念著念著，怎麼樣呢？與一心不亂的境界相應了，怎麼樣一心不亂呢？按事相上講，一心不亂，不念自念，我沒有念呀，心裡好像有個錄音機錄出來的阿彌陀佛，那錄音帶在開著一樣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，外面什麼境界都走不進來，打不了我的閒岔，不念自念，這就是事一心不亂了。念著念著，忽然間明白了，明白了什麼呢？哦！我的心，就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就是我的心，這叫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。明白了這個就開悟了，這就是理一心不亂現前。這就有所證，你一起執著，可就不對。但是凡夫執著慣了，哎呀，得了個好

境界，參禪，坐了一支好香，就認為大徹大悟，就是心有所證，這就是我相。你要是沒有個我，誰能證得？道理是高深，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，你要沒有個我，哪有我所，哪有我所證的，你得有個能證的心呀！能證的心不就是個我。

善男子！譬如有人，百骸調適，忽忘我身；四肢弦緩，攝養乖方，微加針艾，即知有我，是故證取，方現我體。

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」，這再給你舉個證明，心有所證，證得什麼呢？證得我空，這是初步的境界，你的我相可沒有斷，給你說個譬喻，你就知道，「百骸調適」，骸，是身體，百骸，就是通身、全身。調適，很舒服。「忽忘我身」，忽然間把我這個身體忘記了，他以為沒有我了。

「四肢弦緩」，四肢，兩隻手、兩隻腳，忽然筋發了弦，弦就是急起

來、緊起來；緩，忽然間不大活動，就是遲緩，怎麼了？手腳出了毛病，你「攝養乖方」，平常百骸調適，你攝養得很好，飲食起居，樣樣都調養得很好，才百骸調適，才忘了我身。忘了我身了，你可不調養、不攝養了。「攝養乖方」，飲食不照規矩，睡覺也不照規矩，飲食起居都乖了方，這就出毛病了，不是手腳發緊急的弦，就是發遲慢的緩。

「微加針艾，即知有我」，考驗一下，你說你沒有我了，沒有我了再來考驗一下，試驗、試驗，先說針艾二個字，針，就是中國醫生扎針。艾，叫做艾灸，現在這個名詞大家叫針灸，其實針灸是這兩個治療的方法，現在中國醫生扎針很普通，艾灸就不大見到。先講針艾，消這個文，扎針是講穴道的，這一個身，什麼穴什麼穴都有名字，按穴道扎的，札錯了不得了。艾灸也是講穴道的，灸是上邊一個久，底下加個火字，艾灸怎麼灸的呢？講穴道，譬如你的腿不隨和，走路不方便，醫生叫你躺下來，找出那

個穴道，把生薑切成片，艾，漢藥店有賣的，把艾揉一揉，揉碎了，粗的桿子、莖都不要，單要艾絨，細的留下來，團成一個灸，像藥丸一樣，擱在生薑片上，把火點上。我看見過還問過，說起來給諸位同學一個常識，不然你就針灸針灸，針是針，灸是灸，怎麼灸法你不知道，就這麼灸的，灸是火燒的，用艾燒的，把艾團成一個丸子，就像一個藥丸擱在生薑片上，生薑片貼在你的穴道上，點上火，燒，耶，把病燒好了，這就叫灸法。

把這二個字消文消好了，你懂了，現在就考驗你有我沒有我？扎你一針，哦！你疼了；用艾點個火，灸你一下，你疼了，知道有個我了！這是個比方，比方什麼呢？這就是說你用功修行，你有所證，證得我空了，剛把我相伏住，我沒有斷，給你考驗一下就知道，你還有個我在。下邊還有文，你遇見憎愛二境，還生憎愛心，哪裡會斷了我呢。

「是故證取，方現我體。」這麼給你考驗證明一下，叫你知道還有個

我體在，才能把我體給現出來。

善男子！其心乃至證於如來，畢竟了知清淨涅槃，皆是我相。

這就是我們證得了如來清淨涅槃，你有所證，就有能證，有能證那就是個我相。所以真正證得了如來的涅槃，他不會起我執，也不會起法執，我法二執都空掉，才能證得清淨涅槃。你認為現在證得如來清淨涅槃，實際你是我執執著出來的，這就是有所證，一定有能證，有能證就是我相未除。

善男子！云何人相？謂諸眾生心悟證者。

「善男子！云何人相？」對著我相叫人相，這是對待的名詞，不是有一個人對待我就叫做人相。

「謂諸眾生心悟證者。」悟證者，這是兩步功夫，人相，就是他悟到

了前邊第一步那個證者，有所證就有能證，有能證就是我相未除，他現在開悟，進了一步。

善男子！悟有我者，不復認我；所悟非我，悟亦如是。悟已超過一切證者，悉為人相。

「善男子！悟有我者，不復認我」，他把第一步的錯誤把它糾正過來，悟有我，你有所證必有能證，有能證就是我，那麼他不復認我了。「所悟非我」，你所悟的那個證不是我，可是你現在執有個悟，「悟亦如是」，悟也應該非我，但是他執著有個悟。「悟已超過一切證者」，前那個證者，證得淺、證得深，我統統給它超過了，我統統悟到了。「悉為人相」，這就是你這個悟也不是我，悟不是我，可是你一起執著，不是我相，變成人相，這是第二步。

善男子！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，心存少悟，備殫證理，皆名人相。

再更進一步說，你乃至於圓悟到涅槃，都是我相。前面你證得如來清淨涅槃了，有所證必有能證，有能證就是我相。現在你統統悟到了，悟到那個涅槃也是個我。可是你心裏邊存了一個少少的悟在，悟這個相沒有去掉，少悟不多，存了一點點。「備殫證理」，殫，是盡，把前邊那個證，有所證必有能證，有能證就是我，那個道理完全悟盡了，完備殫盡，一點沒有錯誤，可是「皆名人相」，為什麼？因為你錯誤，錯誤在執著心存個少悟。

善男子！云何眾生相？謂諸眾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。

第三步功夫，你心裡用功，用到什麼樣子呢？用到前邊第一步的證，

「不及」，趕不到；用功用到第二步的悟，悟也趕不到，就是超過了。你的心裡用功，超過了第一步的證，第二步的悟，給它取個名字，就叫做眾生相。眾生相費解釋，下面先說個譬喻，說了很多的話，跟這個功夫不相干，是解釋眾生相的名詞，為什麼超過了前邊的兩個功夫，叫做眾生相？

善男子！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我是眾生，則知彼人說眾生者，非我非彼。云何非我？我是眾生，則非是我。云何非彼？我是眾生，非彼我故。

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我是眾生，則知彼人說眾生者，非我非彼。」這個人他說：我是個眾生，那就知道你這個人，不是我，不是彼。

「云何非我？」怎麼說他不是我呢？「我是眾生，則非是我。」這就超過第一步的功夫，超過那個證，證叫我相。

「云何非彼？我是眾生，非彼我故。」他既然說：他是眾生，不是彼那個我了，這就超過第二步悟的人相，所以給它取個名叫眾生相。這一段就是解釋，為什麼第三步功夫叫做眾生相。

善男子！但諸眾生了證了悟，皆為我人，而我人相所不及者，存有所了，名眾生相。

「善男子！但諸眾生了證了悟」，前邊是解釋眾生相的名詞，再說到功夫上，第三步功夫，就是這個菩薩用功用到第三步，他明了第一步的證，叫「了證」；明了第二步功夫的悟，叫「了悟」。「皆為我人」，他明了第一步的證，叫我相；第二步的悟，叫人相。

「而我人相所不及者」，我相、人相，第一步功夫、第二步功夫的證、悟，都趕不上這個菩薩，趕不上這個眾生，這個眾生是用功的菩薩。那麼

這個菩薩用功用得很高，他就超過了前邊的證相、悟相的我相、人相。

「存有所了，名眾生相」，可是他心裏邊還存了一個「所了」的相，我用功用到這裡很高深了，我對於前邊的證，我明了了；對於前邊的悟，也明了了，但是心裏邊存了一個「了」，既不是我相，也不是人相，就叫做眾生相。

善男子！云何壽命相？謂諸眾生心照清淨，覺所了者，一切業智所不自見，猶如命根。

「善男子，云何壽命相？」這是迷智的第四個相。「謂諸眾生心照清淨，覺所了者」，他用功再用功，精進再精進，用到心裏邊用到最高深的地方、最精細的地方，心裡起照了清淨的境界，起了一個覺知。覺知前邊存了個「了」，還是要不得，「覺所了者」，覺是能覺，了者是所覺，覺

到第三步的功夫的「了」，還是錯誤的。

「一切業智所不自見」，這就是最細的一個智相，還是個相，叫業智，就是三細六粗的第一個相叫做業相，業相就是生相無明，智是智，但是它還屬於業，叫業智。「猶如命根」，我們人人都愛命，什麼都捨了，捨不了命，你的命，你看見了嗎？誰也沒有看見，就是起第四個覺，還是個業智，自己見不到，就是這個相太細了。

善男子！若心照見一切覺者，皆為塵垢。覺所覺者，不離塵故。

「善男子！若心照見一切覺者，皆為塵垢。」用功用到這個地方，能用智慧照見一切覺者，這個時候完全是覺悟的境界，超過前邊三個功夫，第一超過「證」，第二超過「悟」，第三超過「了」，還有個「覺」還是

塵垢，為什麼還是塵垢呢？

「覺所覺者，不離塵故。」因為你最後還有能所分別。上邊的「覺」是能覺，有能覺、有所覺，是前邊的證、悟、了，是自己所覺的。你現在有個能覺，統統不離塵，所以還是個塵垢，垢是染污，你的圓覺不清淨。這就譬喻說：「金屑雖貴，入眼成塵。」我們人身上六根，只有眼根最清淨，它一塵不染，眼睛裏邊你放一粒沙子不行，不要放一粒沙子，放一粒很小的微塵，還是受不了，眼睛珠子是最清淨的東西，所以沙塵不能以容受。你說沙塵這是垃圾，金屑是黃金的細粉很名貴，把它放進眼睛裡還是受不了。金屑雖然名貴，可是入眼變成塵，跟沙塵一樣。用功用到這個地方，用到一個證、悟、了、覺，最高的一個覺，你存個能覺所覺，還是塵垢。底下再說個譬喻，譬喻怎麼樣存個覺，還是個塵垢。

如湯銷冰，無別有冰知冰銷者。存我覺我，亦復如是。

「如湯銷冰，無別有冰知水銷者。」湯，就是熱水，有一塊冰，我要把冰銷化，用什麼東西銷化？用熱水、熱湯來銷化。把這一塊冰銷化，冰就沒有了。可是另外還有一塊冰，知道這個冰銷的嗎？沒有了，這一塊冰銷了，沒有另外還有一塊冰知道這塊冰銷的，因為總共只有一塊冰，銷了就沒有冰了。

「存我覺我，亦復如是。」現在你要破我，人我執，法我執，這個地方就是要破法我執，法我執還是我。你存我，你來覺我，上面這個「我」是你所覺，下面這個「覺」是能覺，你有能覺有所覺，亦復如是，總共一塊冰銷了，哪裡另外還有一塊冰，知道冰銷的呢？總共只有一個我，把我空掉了，哪裡另外還有一個知道空我的我呢？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了四相，雖經多劫勤苦修道，但名有為，終不能成一切聖果，是故名為正法末世。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了四相，雖經多劫勤苦修道，但名有為，終不能成一切聖果」，一切聖果，就是佛果。不是說你不用功，也不說你不修行，但是你不會用功不會修行，雖然勤苦修行，經過很長的時間，都是不出有為法。有為法，有所作為，就是有為的心，沒有完全空掉，所以你終不能成就佛果。

毛病就出在你不了迷智的四相，就是證、悟、了、覺這四個相。這四個相是菩薩的境界，先說給我們聽，下邊會有明文，你小小的證得起執著，這個道理「證」就難得，還是我相；「悟」，更深了一步，還是人相。了證，了悟的「了」，更高深，還是眾生相。最後一個「覺」相，高深到極

點，還是壽命相。

說到最高深的地方，你只要細心一思惟，很容易了解，為什麼？因為它都是塵垢之相。怎麼容易了解呢？圓覺是清淨的本體，清淨本體上面放了些「證」，放了些「悟」，放了些「了」，放了些「覺」，亂七八糟，堆了一大堆的好名詞，是不是把清淨理體給染污了呢？這個道理不是很容易懂嗎？我時常講，清淨的覺體，等於一塊鏡子，我們起貪瞋癡，我憎、我愛，這是往上擦黑墨，要不得。現在證、悟、了、覺，是好的佛法，你起執著，還是個相。你現在不往鏡子體上抹黑墨，往上面抹白粉，抹了一個「證」一塊白粉；再抹了個「悟」一塊白粉；再抹一塊「了」一塊白粉；再抹一塊「覺」一塊白粉。證、悟、了、覺，你抹了一大堆的白粉，鏡子還清淨不清淨呢？所以你不學《圓覺經》，不了解最高的四相，你勤苦修道，終不成就，這個道理不是很容易明白嗎？

「是故名為正法末世」，可憐愍者，就是在這兒，末法時代你修正法，末法時代的眾生，誰能修圓覺行呢？你在那想求證、悟、了、覺這個圓覺，你修的是正法，然而你不了四相，起執著，就是法執。你在正法之中，又變成末世，所以叫可憐愍者。不知道修圓覺行的人，不要談他，不足掛齒。修圓覺行，修末法時代的正法，可是正法又變成末法，因為你不了四相。

何以故？認一切我為涅槃故，有證有悟名成就故。譬如有人認賊為子，其家財寶終不成就。

「何以故？認一切我為涅槃故」，如來的涅槃，它是清淨的圓覺，沒有一點點相。你把四個相合起來就是我相，這叫做法我。迷智的四相，就是法我執，證、悟、了、覺合起來，還是一個我相。這個我，你把它當成涅槃了，不是正法的末世嗎？

「有證有悟名成就故」，我以前沒有證得，我今天證得了聖境了，得了一個特別的境界，聖人的境界；我今天開了悟，你執著有一個悟，有悟有證，你以為成就了如來的大涅槃，實際你還是在那執著一個我。

這再說個譬喻，「譬如有人認賊為子，其家財寶終不成就。」譬如有個人把一個賊，當成他自己的兒子，那你家的財寶，能不失去嗎？他本來是個賊，你把它當成你的兒子，家裡財寶你都交給他了，那你怎麼能成就呢？結果都給盜了去，就是你認「我」當成涅槃，怎麼能成佛呢？

何以故？有我愛者，亦愛涅槃，伏我愛根為涅槃相。有憎我者，亦憎生死，不知愛者真生死故，別憎生死，名不解脫。

《圓覺經》說到最高深的地方，實際不見得最高深，這就是對著二乘講的開示，二乘超過了凡夫，他怎麼落到二乘，不能成佛呢？凡夫的生死

根本就是愛，愛為生死本，你不曉得愛有深有淺，三界以內都是凡夫，愛為生死本。凡夫的生死本，欲界的愛，是愛婬欲，愛五欲。上二界的愛呢，愛禪定，愛空定，你能說它不是愛嗎？所以前邊說「棄愛樂捨，還滋愛本」，滋養你愛的根本，出不了三界，因為你有個愛。到到二乘人愛涅槃的愛是不是個愛？大乘是講理的，講得最高最深最究竟，你愛涅槃是不是我愛？「有我愛者，亦愛涅槃」，所以你的我愛，是生死之本，你愛心沒有除掉，才愛涅槃。

「伏我愛根為涅槃相」，你用功修行，把我愛根給降伏住，你認為清淨了，實際裏邊潛伏的有我愛的根，降伏了你以為證得涅槃了，這是涅槃相。

「有憎我者，亦憎生死」，你內裏邊有個憎心，憎愛二心是根本煩惱，與生俱來的煩惱。凡夫的憎愛二心，是憎愛心外之境，現在你有憎心沒有

除掉，才去憎惡生死，才討厭生死是不是？

「不知愛者真生死故」，你愛的涅槃，可真正是個愛根，那是真生死。你不怕愛涅槃的心把它斷除掉了，你別去憎惡生死亦不憎涅槃，你的生死永遠不能了脫。

「別憎生死，名不解脫。」先有愛後有憎，你不去斷除愛涅槃的愛心，別去憎惡生死，永遠得不到解脫，就是二乘人，證了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還是不能成佛。

云何當知法不解脫？善男子！彼末世眾生習菩提者，以己微證為自清淨，猶未能盡我相根本。

「云何當知法不解脫？」不是我不解脫，我法二執，這是法我執，法不解脫，就是法我執，云何當知我對於佛法不得解脫呢？

「善男子！彼末世眾生習菩提者」，不說當時的菩薩，單開示末世的眾生，因末世的眾生去佛太遠，親近不到善知識，所以《圓覺經》上要詳細說明，末世眾生都起惑造業，哪有一個修習菩提的呢？習菩提，就是修菩提，有這一個人，不是有大善根的人嗎？「以己微證為自清淨」，末世眾生沒有佛在身邊，也沒有善知識在身邊，自己修行用功，也是苦修。微證，小小的一點證得，就以為得了清淨圓覺。

這樣的人，我還碰見不是少數，比方參禪的人，因為參禪用功，很容易見得到特別的境界。在禪堂叫坐一枝好香，譬如說禪堂的香，短的三刻鐘，長的一點三刻鐘，尤其五板香最長，一點三刻鐘。止靜，或是打三板一鐘，一天有三枝，四五十天，板不打了，叩木魚，叩三槌木魚，止靜，一槌引磬開靜。不要說坐一點三刻鐘，就是坐一點鐘，也是坐的很久很長。蓬！篷！篷！三槌木魚一叩，止靜了，這一止靜自己就入定。那麼叮……

一槌引磬開靜了，哈！剛剛止靜，怎麼就開靜了？這就是有微證，你證得時間相的空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個時間沒有個時間。一點鐘、一枝香，剎那之際就過去，就以為了不得，以為自己參禪開了悟了。

這樣子的同參，我還不是碰見一位、兩位，很多，都是自己生自己的障礙。你坐了一支好香就開了悟了，這麼樣坐了一支好香，你第二支香還有這個境界沒有呢？那不是真功夫。在禪堂還有句話叫做透消息，給你透點消息，告訴你時間性是空的，給你透這麼一點消息，不是你真正證得的功夫。你要真正的功夫，每一支香都是這個樣子，才是你得到了功夫。根本就不是得到的功夫，就起執著，起執著就不進步了。到末法時代修習菩提大道的人，小小的一點微證，就以為得了清淨的圓覺。

「猶未能盡我相根本」，自己我相的根本沒有斷盡，怎麼知道他已經得了清淨的境界？怎麼知道他還有我相沒有斷呢？考驗考驗他，前邊那個

人，百骸調適，忽然忘了我，他以為沒有我了，扎他一針看，艾灸一下看，詅！痛，不是我是誰？這個地方考驗一下，你那個我完全存在，怎麼考驗呢？

若復有人讚歎彼法，即生歡喜，便欲濟度；若復誹謗彼所得者，便生瞋恨；則知我相堅固執持，潛伏藏識，遊戲諸根，曾不間斷。善男子！彼修道者不除我相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

「若復有人讚歎彼法，即生歡喜，便欲濟度」，譬如我是個參禪的，來一個人讚歎我：「哎呀，你參禪可太好啦，明心見性，頓時就成佛道啦。」耶！心裡就生歡喜，就覺得這個人真正有善根。「好啊，你也跟我參禪不好嗎？」耶！這就拉親戚，要度他。

「若復誹謗彼所得者，便生瞋恨」，來了一個人，這個人不順人情，

看見你在那參禪用功，他說：「哈！這什麼時候，末法時代你還參禪呢！參禪，自己著了魔還不知道，你還參禪用功呢！」這就毀謗他，毀謗他所得的法，當時就生了瞋恨。

「則知我相堅固執持」，有人讚歎你，就生歡喜；有人毀謗你，就動瞋恨，裏邊不是有個我，有個什麼東西呢？這就是札你一針，艾灸你一下子，當時我相就現出來了，所以就曉得，你的我相沒有除掉，而且堅固執持著。

「潛伏藏識」，你用功修行，怎麼有微少的證得呢？是你用功精進把它伏住，它沒有起現行，我根可沒有拔除掉。等於石頭壓草，把它壓住了，石頭一搬動，草就生出來。拔草要除根，你草根沒有除掉，潛伏於藏識，藏識就是第八識。第八識有我的種子起現行，起了我的現行了。這時候用功修行，把我給降伏住不起現行，你以為我斷掉了，其實它在第八識潛伏

住，遇見境界，就起現行，有人讚歎你，就生歡喜；有人毀謗你，就動瞋恨。

「遊戲諸根」，它又起現行了，遊戲諸根就起現行，當時在你的六根門頭，就表現歡喜，表現瞋恨。「曾不間斷」，還從來沒有間斷，因為草根沒有除，隨時就可以發現。

「善男子！彼修道者」，尤其指著末法時代，指著我們要修道的人。「不除我相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」佛再答覆淨諸業障菩薩問的，怎樣不能入清淨覺呢？凡夫的我相要除，二乘的我相，菩薩的我相也要除。凡夫是我法二執的我執，二乘的我執去掉，還有法執；菩薩的法執沒有完全斷盡，還是法執。不能完全把我相完全除掉，我相包括我法二執的相，你不能入清淨覺，不是覺違拒你，不叫你入。

善男子！若知我空，無毀我者；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。眾生壽命，亦復如是。

「善男子！若知我空，無毀我者」，還是拿前邊考驗你的文，再給你解釋，知，是真正了知。你要真正了知到我空，我也空，法也空，誰毀謗你呢？沒有我，他毀謗虛空啊？有人毀謗你，你動瞋恨，就證明你的我在嘛！

「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。」你存了一個我，你在那兒說法，你這個我根本沒有斷，說法要說，誰在那兒說？我在說法，我在說法你這個我根本沒有斷。

「眾生壽命，亦復如是。」我相不斷，包括人相、眾生相、壽命相都是這個樣子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說病為法，是故名為可憐愍者！雖勤精進，增益諸病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說病為法，是故名為可憐愍者」，末法時代的眾生講經說法，不是講的佛法，天天說的病，把說病當成一個法，說來說去都是增加我執、增加法執，天天說病，當成是說佛法。釋迦牟尼佛說法怎麼說的？《金剛經》上有明文：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你不起我執，不起法執，我終朝說法，天天說法，年年說法，我不起我執，不起法執，這才叫說法。你一執著有個我、有個法，你在那兒說的法，不是法，說的是病，增加我執、法執嘛！所以這才叫做可憐愍者。

怎麼叫可憐愍者？末法時代眾生，誰聞到佛法呢？聞到佛法就不容易，聞到佛法誰能以講經說法呢？誒！你居然能在末法時代講經說法，這

不是稀有中的稀有嗎？可是你不了解我等四相，你起我執、起法執，天天在那說法，結果在那裡養無明，所以叫做法師的架子大，難侍候難招待，因為你說法說犯了過，你天天說的病，你把你當成說法，還擺架子呢！所以真正是可憐愍者。

這說給諸位聽，是勉勵諸位同學的，你要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在末法時代要能講經說法，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我天天說，我年年說，不起我執、不起法執，這才叫說法。

「雖勤精進，增益諸病」，當法師不容易當，得勤勤精進，你不好好研究，不好好看注解，怎麼能講經說法呢？也是精進用功嘛。如此類推，你就是念佛也是精進用功，參禪要精進用功，結果你不除我等四相，都是增加諸病，增加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「是故」才「不能入清淨覺」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了四相，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，終不成就。

這幾句話更要注意，我們求學的同學，你沒有學過大乘經，不曉得如來的境界是什麼樣子，你最初聽聽不懂，聽得久了，家常便飯，什麼你都懂了，你也能說會道，也能講經說法，可是你不了解我等四相，以如來的解釋，為自己的解釋；以如來的修行，為自己的修行。不曉得你所解釋的那些道理，都是聖言量，聖人所說的言語，以聖言量解釋的，並不是我們開了悟的。如來的行處，是經上說的，不是我們修行到的。但是末法的眾生，看了經，學得多了，說得多了，很流利，以為自己開了悟，以為自己證道了，所以以如來的解，為自己解；以如來的行，為自己行，你怎麼能成就呢？

或有眾生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見勝進者，心生嫉妒。由彼眾生未斷我愛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

「或有眾生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這是打大妄語的另外一類的眾生，還是末法時代的眾生，他沒有得到聖人之法，他說他得到了；他沒有證到聖人之果，他說他證到了。譬如念佛，沒有得到一心不亂，他說得到了；沒有得到不退轉，他說他證到了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參禪，沒有開悟，他說開悟了；沒有證到菩薩果位，他說他證得了；修密宗的，天天吃眾生肉，他說他要斷貪瞋癡，都在大打妄語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

考驗你一下，「見勝進者，心生嫉妒」，有一個人超過他的功夫，他就生嫉妒心，你這個法師比他講得好，非嫉妒你、障礙你、破壞你，叫你講不成功，便生嫉妒，嫉妒就生障礙。念佛比你念得好，參禪比你參的好，

修密宗比你修的好，見有勝進的，一定要嫉妒他，要障礙他。

「由彼眾生未斷我愛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」他怎麼見人勝進，超過他的功夫，就生嫉妒、生障礙，因為他沒有斷我愛，才起我憎，嫉妒是由我憎起出來的，是故他不能入清淨覺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希望成道，無令求悟，唯益多聞，增長我見。

這更是開導我們同學，你要學了大乘佛法，教理通了，你要求開悟，悟到自己的心。禪宗的專門求悟，學教的人叫大開圓解，解字念「ㄒㄧㄝˇ」，解就是悟，大開圓悟，你要求悟，不然你所說的道理，都是如來的解，不是你自己的解；你所說那些功夫，都是如來的行，不是你自己的修行。

「末世眾生希望成道，無令求悟」，無令求悟者，不令他求開悟。「唯益多聞」，單單增加多聞，天天研究文字，結果增加我見，我見愈來愈大。所以當法師的人要是起了邪見，難得挽救，等於水裏邊生火，起了火用水來澆滅，水裡生火，怎麼燒法？他什麼東西都懂，起了邪見，你去跟他辯論，辯論不過他，他能說會道，所以這就增加了我見，一定要用功修行。

但是不要另外走一條錯路，我們中國禪宗，一下手用功夫要破相、要掃相，掃是掃除，尤其掃除文字相。他們說：「你天天研究經，等於鑽故紙，你為什麼不悟到自己的心呢？」掃文字相掃到什麼樣子呢？掃到連自己的名字，他都不認識，一個大字不認識，硬要開悟，這不是拿六祖大師頓教禪宗簡直開大玩笑，說六祖大師就不認識字，六祖大師不認識字，你跟六祖大師一樣的善根嗎？

有個人念《法華經》，見六祖大師頂禮頭不挨地，六祖大師一看就曉

得毛病，他一定有點功夫生起障礙：「你見我頂禮，為什麼頭不著地，你平常用的什麼功夫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我念《法華經》念了三十年了！」「喲，那你功夫不錯啊，《法華經》裏邊講的什麼道理呢？」他說不來，念了幾十年的《法華經》，就執著貢高我慢，這能學到佛法嗎？六祖說：「《法華經》你會念了，你念給我聽聽！」這個人就念，他念有功夫了會背，背了一段，「啊，好好，夠了！」《法華經》上講的什麼道理，六祖大師明白都給他說出來，他不認識字有這個功夫。你不認識字，念《法華經》會懂嗎？所以弄到不認識字，還要冒充是六祖，禪宗怎麼會興盛呢？

在中國大乘佛教，禪宗是一個核心，現在弄的禪宗一點影子都沒有了，掃文字相，有文字相，就掃文字相，不認得一個字，還在那兒掃，真是盲修瞎練。我們現在學教的人，學教的人，立意多聞增加我見，你要了解道理，不是不叫你多聞，多聞了你要求大開圓解，要求個悟處，不能以

如來解，為自己解；以如來行，為自己行，這樣就不對。不是不叫你多聞，不多聞你怎麼知道有如來解、如來行呢？你不要把如來解，作成你自己的解；不要把如來行，當成你自己行，這個樣子就不會起我見，那麼應該怎麼樣子呢？

但當精勤降伏煩惱，起大勇猛，未得令得，未斷令斷。貪瞋愛慢，諂曲嫉妬，對境不生。彼我恩愛一切寂滅，佛說是人漸次成就。

末法時代用功，把這一段經文記到，前邊說那些功夫，一直說到成佛的功夫，不過告訴我們地理圖。開步走，你可得一步一步的走，從哪裡走起，把這一段《圓覺經》的經文，當成你的開步走的方法，就不會走錯路，不然你以如來解為自己解，就發狂解了。

末法時代的眾生，「但當精勤降伏煩惱」，你應該精勤用功，要降伏你的煩惱，煩惱就是貪瞋癡，下邊再加我愛、我慢等。你要降伏你自己的煩惱，「起大勇猛」，前邊精勤用功，精進再精進起大勇猛。「未得令得」，未得令它得到，要求個悟處，我沒有開悟，要悟；我沒有大開圓解，求大開圓解，我們現在還早，你沒有了解的佛理，你要求了解，還是未得令得，但是未悟令他悟，未證令他證。「未斷令斷」，煩惱是應該斷的，你要斷煩惱，我們天天學佛法，學教理，這是未得令得，你的煩惱不斷，它會生障礙，你佛法學不到心裡去。所以你天天研究佛法，天天要修行用功，但是你煩惱應該斷，什麼是你應該斷的？底下再說清爽。

「貪瞋愛慢，諂曲嫉妒」，對末法時代的眾生開示，這就是應該斷的，最粗重的煩惱，貪心、瞋恨心，愛心、慢心。諂曲心，直心是道場，你心裡不直，彎彎曲曲，見了有錢有勢的人，就諂媚人家，都是諂曲心。嫉妒

心，看到有人勝進了你，就嫉妒障礙，這些境界現前，你用功要斷，怎麼樣呢？「對境不生」，貪境現前，我不動貪心；瞋境現前，我不動瞋；可愛的境界，我不起愛心；會起我慢的，我不起我慢；會起諂曲的，不諂曲；會起嫉妒的，不嫉妒。這樣功夫進步了，降伏煩惱，對著境界，煩惱都是境界引生的，對著境界從心裡生，但是凡夫用功外邊境界觀不空。觀不空先降伏它，對著境界，不要被境界轉，境界本來是空的，你為什麼把它當成真實的？對境不生！

「彼我恩愛一切寂滅」，前邊說彼我的恩愛，就是生死的根本，把這恩愛心都把它寂滅下來，我要求佛法。「佛說是人漸次成就。」你不是頓超的根機，才跟你詳細的這樣說，你漸次就可以成就了。

求善知識不墮邪見，若於所求別生憎愛，則不能入清淨覺海。

「求善知識不墮邪見」，你發這樣的道心，要未得令得，你去求善知識，不會墮落於邪見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上次講到「求善知識不墮邪見」，這是完全開示我們末世的眾生，末世的眾生應該怎麼樣子呢？應該「勇猛精進，未得令得，未斷令斷。」什麼是應該斷的呢？貪、瞋、愛、慢、諂曲、嫉妒，這一切煩惱都應該斷掉，還有一切恩恩愛愛，都要把它斷掉。這是發心，發了心要修行，恐怕修不好，你得去尋訪善知識，也就是所謂善友，要尋師訪友，佛經上的善友，跟善知識是一樣的。求善知識作什麼呢？恐怕自己修不好，墮落於邪見，所以求善知識，才不墮邪見。

今天接著講：「若於所求別生憎愛，則不能入清淨覺海。」你親近善知識，一切就聽善知識的指導，你對於善知識這個人，「若於所求」，前邊那個善知識是你求到的，不指著什麼法、什麼行，完全指著善知識這個人。「別生憎愛」，別是另外，就是你尋訪到善知識了，對於善知識生了另外一個憎愛之心，那你不能入清淨覺海。求到善知識，對於善知識不能另生憎愛之心，這就是不得觀法師的種姓。《梵網經菩薩戒本》第二十二條，你親近一個善知識，親近一個法師，或者法師是卑門、小姓，或者相貌醜陋，而實有德。你就不能看他的相貌怎樣醜陋、不醜陋，他家裡出身高明、不高明，你只講他有德、沒有德。這個地方就是講他的知見正不正，他的知見正那就是個善知識，你尋訪到了。怎麼樣知見正呢？前邊講過，這個善知識他所修的皆不住相，一住相就落於有為，就偏墮於凡夫。而又不偏住著聲聞緣覺的境界，他一住著聲緣覺的境界，就又偏墮於二乘。既

不偏墮於凡夫，也不偏墮於二乘，這個善知識就是正知正見，你算是尋訪到了，尋訪到了不要再看他的鼻子、眼睛長得好不好，另外生憎愛之心，那他在說法，你就不耐煩聽啦。所以你對於所求的善知識，不得另生憎愛之心，梵網經上有這一條戒。

這個地方對於尋訪善知識，在沒有親近他之前，你要用抉擇智慧，得用分別心，看看他是不是正知見，是不是個善知識，不是的，我不親近他。有個原則要記著，要是你打齋供眾要齋僧，齋僧得用平等心，你不可以用抉擇智慧。抉擇者，抉斷揀擇，你不可以抉斷揀擇，說哪一個出家人應該受我的供養，哪個出家人不應該受我的供養，那樣你今天齋就供不好了。你對於打齋供眾齋僧，都發平等心，你把他們都當成僧寶來供養，甚至於把他們都當成活佛來供養，你才能求到福。打齋是求福的，齋僧要用平等心，你不可以去較量哪一個出家人有修行，哪一個出家人沒有修行，這完

全錯誤。甚至於你今天打齋供眾，有你親近的善知識在那裡應供，也得平等，不可以給你善知識另外弄點好菜，另外多加點供養，這樣就求不到福。在家菩薩戒本上有這一條，恐怕居士起分別心，他的皈依師父在這個地方應供，多給他一份，譬如吃齋，今天打齋，他單挑兩塊苳菇，挾到他師父菜碗裡；分水果，一個人分一個蘋果，給他師父二個；或者一個人分一個，他不敢給師父二個，給師父挑一個最大的，這都求不到福，一定要發平等心。這個原則要記到，打齋供眾，你把出家人都當成是僧寶，甚至於都把他都當成是活佛，不管他修行不修行，只要是出家人，都是僧寶，都是活佛，我以平等供養。可是親近善知識，得用抉擇智慧，就是要抉斷揀擇一下，你不能糊里糊塗。可是怎樣抉斷揀擇？他所修行，不著相，而又不偏墮於二乘境界，揀擇他是正知正見，既不偏於凡夫，也不偏於二乘，這就是大乘菩薩，就是正知正見。下邊還告訴我們，你不惜生命的來供養這個

善知識，要親近他，你不可以對他別生憎愛之心，就是看看法師的種姓，他家裡頭是怎樣的出身，或是他的師父並不高明。你是親近他的，不是親近他師父的；你是親近他，你不是親近他的家人；或者長得鼻子眼睛不太好看，都是別生憎愛，不能入清淨覺海了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淨業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皆由執我愛，無始妄流轉，未除四種相，不得成菩提。

「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淨業汝當知！」淨諸業障菩薩，你應當知道。「一切諸眾生，皆由執我愛，無始妄流轉」，圓覺本來是清淨的，怎麼會染污了呢？長行上說明白，偈頌上再簡單的說，皆由無始劫來執著有我，由執著我而起愛，由愛而起憎，這樣子就造業，本來沒有我，

妄執有我，就妄造一切業，妄造一切業妄去流轉。本來一切皆空，在凡夫份上，他一點都不空。我不空，業不空，流轉也不空，那麼受生死大苦了。

「未除四種相，不得成菩提。」你想成菩提大果，得先去除這四種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先把迷識的四相除掉，再除迷智的四相。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這四個相合起來就是一個我執。有我相，才有人相；有我相、人相，才有眾生相；你執著不捨，才有個壽命相，合起來就是一個我執。

愛憎生於心，諂曲存諸念，是故多迷悶，不能入覺城。

「愛憎生於心，諂曲存諸念」，這是開導凡夫，因為你執著一個我，外邊就有了境界，有我就有我所，我所是我所有的這一切境界。有可愛、有不可愛的，可愛的，生愛心；不可愛的，生憎心，愛憎兩個煩惱，你生

於心裡。

「諂曲存諸念」，諂曲則嫉妒，對於有權有勢的人，你要諂媚人家，曲曲不直。對於人家勝過你的，不耐他榮，而生嫉妒心，就諂曲嫉妒，存於你的心念之中。

「是故多迷悶，不能入覺城。」圓覺屬於一個境界，有一個境界，譬喻是個城。你想入圓覺的大城入不了，迷悶不入。答覆這個問題，為什麼清淨圓覺會染汙呢？你執著有我就染汙了。為什麼迷悶不入？你四相不除，生出來憎愛二心，再諂曲嫉妒，這樣你怎麼能入圓覺呢？不能入覺城。

若能歸悟剎，先去貪瞋癡，法愛不存心，漸次可成就。

「若能歸悟剎」，悟剎，剎就是一個世界，也就是境界。跟前面的「覺城」對上，是個形容詞。你要開悟，歸到開悟的境界，前邊覺城，本來沒

有個城，圓覺的境界就叫做覺城。開了悟，本來沒有個剎，就是你開悟了一個境界，叫做剎。

你假若能要回到開悟這個地方，你得用點功，「先去貪瞋癡」，貪瞋癡是三個根本煩惱。前邊長行文上是「貪瞋愛慢」，貪瞋癡，你得先去掉。去掉了還有事情呢！「法愛不存心」，你把我執去掉，不要起法執。哎呀！佛法太好了，這是起法愛，起了法執。愛為生死本，這一個愛字，徹始徹終，自從你當凡夫，就從愛字起，這樣妄流轉生死。二乘厭生死、愛涅槃，還是個愛。菩薩怎麼還沒有成佛呢？法愛還沒有斷盡。所以徹始徹終就是一個愛，愛為生死本，不但是分段生死之本，也是變易生死之本。超出三界以外的菩薩，還有變易生死，變易生死什麼煩惱呢？法愛。

佛法難學，也就在這裡，最初要告訴你佛可愛，法可愛，換掉你凡夫的愛、二乘的愛。等到你凡夫的愛、二乘的愛，那些貪瞋癡統統去掉了，

涅槃也不執著了，還有一個法愛，法愛也不存於心。「漸次可成就」，你要是頓超的根機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，那沒有這些囉唆事了；你要不是頓超的根機，一樣可以成就，就是慢一點，漸次也可以成就。

我身本不有，憎愛何由生？此人求善友，終不墮邪見，所求別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

「我身本不有，憎愛何由生？」聽了佛法是聞慧，你得思惟，要起思惟、要觀想：我的身體沒有，憎愛從哪裡生出來的？是因為你執著一個我，順著我，才起愛心；與我不順，則生憎心。我是本來沒有，它是四大假合的，身是四大，心是六塵緣影，身心本空，怎麼會生出憎愛煩惱出來呢？你這樣思惟，這樣就修空觀，把我空觀給他觀成就了，我觀空了，還生什麼憎愛煩惱呢？

「此人求善友，終不墮邪見」，你發心好好修行，要破我執，要破憎愛，這樣你去求善知識，請善知識再給你作依止，再開導你修行，不會墮落於邪見。

「所求別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」，你求到善知識，就死心塌地捨生命來供養，不要對於善知識，別生憎愛之心，不要觀法師的種性，不要觀善知識的種性，你要是再別生憎愛之心，他怎麼樣開導你，你不愛聽呀，所以究竟非成就。

到這裡，淨諸業障菩薩這一章講完。

普覺菩薩章

於是普覺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「於是普覺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」，這是普覺菩薩這一章，還有些問題要替我們眾生請問的。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」還是先讚歎後請問。

大悲世尊！快說禪病，令諸大眾得未曾有，心意蕩然，獲大安隱。

「大悲世尊！快說禪病」，快，是很暢快，沒有滯礙，說得很暢快，我們現在普通話就是說得很痛快，聽得很痛快，叫做快說。禪病，就是迷識的四相、迷智的四相，都是參禪的病，不然你想開悟，開不了悟。

「令諸大眾得未曾有」，過去只聽說有迷識四相，還沒有聽說有迷智的四相：證、悟、了、覺。這迷智的四相都是我們凡夫求之不得的，我們現在想證，證不得；想悟，悟不得；想了，了不得；想覺，覺不得。可是

你求得了，一起執著就是法愛，那就成了病了，所以過去沒有聽見這麼暢快的說法，今天聽到了，真是得未曾有。

「心意蕩然」，因為佛說得暢快，我們聽得很暢快，我們這些聽法的這些菩薩，心意蕩然，蕩然，就是很清淨、很暢快的意思，一點懷疑的地方都沒有了。「獲大安隱」，佛經上過去都是耳朵旁，是個「隱」「ㄧㄣˇ」，但是古時候，隱就念「ㄨㄣˇ」，現在都用禾木旁，禾木旁同音同義，現在都用安穩，得到大安隱「ㄨㄣˇ」，就是兩種生死都可以了脫了，這還要請其後。

世尊！末世眾生去佛漸遠，賢聖隱伏，邪法增熾，使諸眾生求何等人？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除去何病？云何發心？令彼群盲不墮邪見。

「世尊！末世眾生」，記著，菩覺菩薩悲心特別重，他不是為現前在法會的菩薩請問，是單為我們請問，這是跟前邊不同的地方。前邊都是「令諸現前諸菩薩以及末世眾生」，為諸菩薩和末世眾生請問。這裡不是，單為末世眾生請問，因為佛在世的那些大菩薩沒有這些問題，專為末世的眾生請問，怎樣關念到末世的眾生呢？

「去佛漸遠」，末世的眾生，去佛愈來愈遠，漸次的遠，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就兩千年，而末法一萬年，入到末世了。釋迦佛涅槃兩千一百年，去佛遠了；兩千二百年，不是去佛更遠嗎？到現在按我們中國佛教歷史，佛入涅槃已經三千年出頭了；按南洋的佛教歷史已經是兩千五百多年，不是去佛漸次的遠，漸漸的遠嗎？

「賢聖隱伏」，正說到現在，賢聖這些大菩薩都隱伏了，因為他們出來說法沒有人聽，眾生的善根不夠，有沒有住世呢？有，你得去尋求、訪

問，不容易看見善知識，賢聖就是善知識。

「邪法增熾」，外道增強熾盛，拿我們台灣現在說，弘揚佛法的善知識有幾個人？天主教、基督教合起來就是耶穌教，天天講道，民國三十八年我們到了台灣，信耶穌教的人很少，現在信耶穌教的人愈來愈多，這還是公開傳外道。秘密傳外道的一貫道，也叫鴨蛋教，增熾得厲害，遍地都是。甚至於到我們佛教寺院裡來傳道，甚至於有出家人就去信一貫道的，想起來真是悲痛！出家人怎麼相信一貫道呢？因為佛法沒有人講沒有人說，他雖然出了家，想求道，沒有道。現在好的道場，早晚功課還在做，出了家了做什麼呢？學早課、學晚課，學好都過背了，過背了就做嘛，一句也不懂，還有什麼修行呢？沒有了，就做早晚課就是修行了。那麼剩下來什麼事呢？剩下來的時間抹桌子、掃地、煮飯、洗衣，就做這一套事，修行用功沒有人開導。來了一貫道，根本沒有經，把我們中國三教的好話

抄一段一段的，把佛經偷一段去，把儒教好的話抄一段，把道家的話抄一段。一貫道能講，一講一聽很有道理就相信了，這真是害人無邊，這叫做邪法增熾。

諸位同學你們要發菩提心要講佛法給人聽，不要說給所有的人聽，也要說給我們出家人聽嘛，就是我們能仁佛學院，來一個傳一貫道的，你們相信他嗎？絕不會相信，為什麼？因為你聽了佛法了。你要去講給我們出家人聽，你要發菩提心，弘揚佛法。

「使諸眾生求何等人？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除去何病？云何發心？」這一連串有五個問題：

第一個問題，「求何等人？」就是令末法時代親近善知識，這是跟著前邊問下來的，前邊說求善知識，不墮邪見，最要緊是求善知識，求何等樣的人叫做善知識？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去佛漸遠，賢聖隱伏，他自己沒有

智慧，不曉得哪個是善知識，碰見一貫道就認為是善知識，所以普覺菩薩替我們請問。佛一開示，你就這樣去找善知識，這個樣的人就叫做善知識，他就不會墮落邪見，這是第一問求何等人。

第二個問題，「依何等法？」要修法，修什麼法呢？

第三個問題，「行（ㄒㄧㄥˊ）何等行（ㄏㄤˋ）？」這個行「ㄏㄤˋ」之音，在現在社會上不用這個音，佛經上有，你不能見了一個「行」字都念「ㄏㄤˋ」，它如果是動詞，要念「ㄒㄧㄥˊ」；如果是名詞，要念「ㄏㄤˋ」。不是說我們佛經上都念「ㄏㄤˋ」，不是這樣說。該念「ㄏㄤˋ」才念「ㄏㄤˋ」，譬如觀行（ㄏㄤˋ）、法行（ㄏㄤˋ）、行（ㄏㄤˋ）門，都是名詞，所以都念行「ㄏㄤˋ」。上邊就是行動的行（ㄒㄧㄥˊ），是動詞，譬如修行（ㄒㄧㄥˊ）。「行（ㄒㄧㄥˊ）何等行（ㄏㄤˋ）呢？」修什麼行（ㄏㄤˋ）門，修什麼觀行（ㄏㄤˋ），修什麼法行（ㄏㄤˋ）。

第四個問題，「除去何病？」末法時代的眾生，修行用功還有病，要去什麼病？

第五個問題，「云何發心？」第一發心要緊，怎樣發心呢？「令彼群盲，不墮邪見。」這是結問詞，下邊世尊答覆，第一、先告訴他求何等人？要求善知識，求什麼樣的人。中間這三個，是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除何等病？是總答覆。最後再答覆怎樣發心？問是有五個問題，佛只答覆三個問題，中間三個是總答覆。由這五個問題，佛說明白了，才令諸末世的這些「群盲」，群，就是眾生，很多叫做群，不是一個、二個。盲，就是不開智慧眼，等於瞎子，才不會墮坑落塹，不會墮落於邪見，普覺菩薩問好了，是單為我們末世眾生請問的。

作是諸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下邊世尊要答覆普覺菩薩，先讚歎他問得好。

爾時，世尊告普覺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諮問如來如是修行，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，令彼眾生得成聖道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普覺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」讚歎普覺菩薩。「善男子！汝等乃能諮問如來如是修行」，如是修行，就是前面那五個問題。「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」，你一請問，我一說，等於你們在行法布施，能布施給末世眾生。普覺菩薩專為末世眾生請問的，能布施給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，對於修佛道，而不生畏懼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他怎樣對於修佛道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他開了智慧眼，對著前面群盲說的，群盲沒有得到無畏道眼，得到無畏道眼就看見正道了。「令彼眾生」，就是令彼末

世的眾生，「得成聖道」，得成於佛道。你問得好，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普覺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下面佛就答覆他的問題了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將發大心，求善知識，欲修行者，當求一切正知見人，心不住相，不著聲聞、緣覺境界；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將發大心，求善知識」，普覺菩薩單為末世的眾生請問，佛也就專為末世眾生開示，將要發大菩提心，想求佛的聖道，你先去求善知識，答覆他第一個問題，「求何等人？」求善知識作什麼呢？「欲修行者」，欲就是他願意，願意要修行。「當求一切正知見人」，前邊說你求善知識不墮邪見，求什麼樣的人才叫做善知識？正知正見的人就

是善知識，怎樣是正知正見呢？

「心不住相，不著聲聞、緣覺境界」，前邊講求善知識，不墮邪見，我就拿這兩句解釋的，這個地方有明文，善知識正知正見，我們現在抉擇一下，抉斷揀擇，哪一個人是善知識？正知正見的人。怎麼樣是個正知正見的人呢？得有尺寸，我們台灣話叫做寸尺，就是拿尺子量一量，夠尺寸不夠尺寸，第一、他不住相，住也就是著，這個善知識給我們講的修行用功的佛法，都開示我們，教我們不住相，他自己也不住相，不住相用功。修行用功住相不是很好嗎？你一住相，就落於有為，落於有為你得一些人天福報，你想超出三界，都超不出去，何況能成佛呢！所以修行用功，第一、不住相，也就是不著相，不著凡夫相，不著有為相，還不著聲聞、緣覺的境界。

善知識開導你用功，沒有開導你不住相，這個善知識不夠。再者，苦

苦巴巴的開導你，教你自己了生死，不要去行菩薩道，不要去弘法利生，這就著了聲聞緣覺的境界。他有個道理，你去弘法利生，不是令眾生了生死，你自己的生死了脫了嗎？這一句就把你問倒，你就跟他去修小乘法了。所以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，這是菩薩發心，看看他是不是住著於聲聞緣覺，他不住。既不住有為之相，不落於凡夫，又不落於二乘，這就是正知正見。底下再開導我們，你對於正知正見的善知識，不要另外生憎愛之心。

雖現塵勞，心恆清淨；示有諸過，讚歎梵行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。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雖現塵勞，心恆清淨」，善知識，有出家善知識，有在家善知識。塵勞二個字是塵垢勞慮，就是還沒有出家，在塵垢勞慮之中，他現的是居

士身，可是他所行的，心裏邊恆常清淨。

「示有諸過，讚歎梵行」，善知識他的知見正不正，親近了以後還得考慮，他示現有諸過，就是他自己好像是示現一個在家居士，或者是示現一個出家的法師，他對於戒律不完全清淨，有地方犯齋破戒，但是他讚歎梵行，他不引導你去作罪過事。雖然示現有塵勞，他心裡恆常清淨；雖然示現有諸過失，但是他讚歎梵行。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」，是親近他的人都是眾生，他不令親近他的眾生，入於不律儀之中。

講到親近的善知識，只要他的知見正，對於行為上，你得有擇法眼，揀擇佛法的眼睛看善知識，不要另起憎愛之心。就是他「雖現塵勞，心恆清淨」，這你有擇法眼了。他「示有諸過，讚歎梵行」，也是你的擇法眼揀擇出來的。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」，善知識不使親近他的眾生，入於不律儀之中，不叫你學他的過，他教你學梵行，不叫你入不律儀。

「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你求得如是人作你的善知識，一定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中國話叫做無上正等正覺，就是佛的菩提大道，就能成就了。

末世眾生見如是人，應當供養，不惜身命。

「末世眾生見如是人」，你要是見了正知正見的人，他自己雖然有點小小的毛病，他開示你決不教你犯小毛病。你遇到善知識了，「應當供養，不惜生命。」你應該供養這個人，怎樣供養呢？不惜身命的來供養。

彼善知識四威儀中，常現清淨，乃至示現種種過患，心無憍慢，況復摶、財、妻子、眷屬。

「彼善知識四威儀中，常現清淨」，你得具擇法眼，揀擇善知識，他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常常示現很清淨。你看他有點小小的毛病，那是示

現的，四威儀中，實在很清淨。「乃至示現種種過患」，四威儀中，恆常清淨，那是令人欽佩，他示現的有種種過患，有不合戒律的地方。「心無憍慢」，你再考校他的心，沒有憍慢之心，憍傲、我慢沒有。

「況復摶財、妻子、眷屬。」這就是說假若他是在家的善知識，況復摶財，摶「ㄊㄨㄢˊ」字，就是飲食的食，翻譯的人當時按梵語翻過來，沒有翻清爽，應該翻飲食的食，因為印度人吃飯是用手捏著吃的。你聽過比丘戒都會了解，他是用手捏著吃，就叫摶食，印度人說話多叫摶食，說簡單一點，說一個摶，就知道是食。在我們中國則不同，中國人吃飯用筷子，就不對了，就是翻譯的人沒有注意到，就是吃飯的食。或者他貪吃，或者貪財，或者有妻子眷屬，那麼這個善知識就不對了，他是示現的種種過犯。你只看他是不是心裡恆常清淨，是不是他在讚歎梵行，是不是他叫你也貪吃，也叫你貪財，也叫你娶太太有點眷屬，他沒有叫你做這過患的事，那

就是善知識。

若善男子，於彼善友不起惡念，即能究竟成就正覺，心華發明，照十方剎。

「若善男子！於彼善友不起惡念」，善友，就是善知識。你親近了善知識，你已經抉擇過，就是研究過了他的知見很正。等你一親近他，發現他這個毛病、那個毛病，起了惡念，這就是你起了另生憎愛，有了憎心。你對於這個善知識不起惡念，還是照常親近他。

「即能究竟成就正覺」，成就正覺，就是無上正覺，也就是阿耨多羅三菩提，也就是佛的大道，一定能成就。

這一段開示，是開示末法眾生，你怎樣去尋訪善友、善知識，考究他的正知正見。你親近他以後，發現他有好多毛病，種種過患，你不要起惡

念，只要他不起邪見，不引導你去犯齋破戒，就還是真正的善知識。這是開導末法時代的眾生尋訪善知識，尋訪善友，諸位同學都要學講經說法，你們都要給眾生當善知識，你能把戒律持得完全清淨，沒有一點過患那是難得了。假若你有一條戒、二條戒還不清淨，你可不要護短，不要歪著道理講，講佛制這一條戒，是在二千五百年以前，或者三千年，根本不合時代，這條戒律應該取消，這就是你引導著眾生跟你生過患。

我們要學到，我們怎麼當善知識，譬如我們現在出家人不能持銀錢戒，你沒有銀錢，出去坐公路局的車就坐不上，怎麼到台北；坐火車坐不上，怎麼到台北，台北都到不了，怎麼到高雄呢！你到基隆去，坐市內的車，還得有五塊錢給他，所以沒有錢現在是寸步難行，還得買米、買菜。托鉢乞食的法，在中國根本沒有行通，沒有錢怎麼生活呢？你需要用錢，銀錢戒不能持清淨，你就依著蓮池大師《沙彌律儀要略》的開導：「必也

知違佛制，生大慚愧，念他貧乏，常行布施，不營求，不蓄積，不販賣，不以七寶粧飾衣器等物，庶幾可耳。如或不然，得罪彌重。」就是你破了銀錢戒，已經不得了！你再破見，說佛制戒制錯了，不合時代了，那你得罪重了。

還有持午這條戒，你能持午持得清淨，去開導學人，當然引導他們過午不食。假如你不能持午，不要護短，我們是犯了戒，應該依著蓮池大師在《沙彌律儀要略》上開導我們：「必也知違佛制，生大慚愧，念餓鬼苦，常行悲濟，不多食，不美食，不安逸食，庶幾可耳。如或不然，得罪彌重。」你給他講些歪理，說佛制這一條戒是在印度，印度為什麼叫過午不食？因為要托鉢乞食，上午也托鉢，下午也托鉢，惹得眾生生煩惱，吃一頓可以修行辦道，下午不要出去托鉢，就為這個事。現在中國根本不托鉢，在寺裡煮點晚飯吃，有什麼不對呢？這就是破見，講些歪理。

他還看戒律，每一條戒都有制戒的因緣，有一個大德他寫文章登上香港佛教雜誌，他說過午不食這制戒的因緣，是因為迦留陀夷尊者長得叫漆黑亮光，他叫做黑光尊者，黑得發亮，到晚上肚子餓，要去化飯吃。天已經很暗了，他還要打著人家的門去化飯，這個信徒是個孕婦，肚子懷幾個月的身孕，聽見外面有人叫門，就去開門，天黑得厲害，這個時候天要下雨還沒有下，沒有聽見雷響，先閃了一道電光，碰巧這一道電光照到黑光尊者，黑黑的發亮，孕婦當成是來了鬼了，一驚，驚倒地下，不得了了！把小孩子驚小產了。這就罵出家人，你餓死也不應該晚上出來化飯。有慚有愧的比丘聽見了報告世尊，世尊才制過午不食戒，這只是制戒的因緣而已，實際過午不食，對於修行辦道，尤其參禪打坐，有種種的利益。

不過佛制戒，得有犯戒的因緣，他拿犯戒因緣就扯上了，說我們現在根本不出去托鉢化飯，怎麼會把人家帶著肚子的信徒嚇得小產！我們給我

們自己寺院煮點晚飯，根本不會嚇到信徒去流產，講這些歪理還寫到文章上。這就是引導眾生入不律儀，這就是跟佛結冤仇！跟戒律作對頭！認為佛不對，戒律都不對，只有你貪財才對，你貪吃才對，你為什麼說佛制銀錢戒不對？你要貪財；你為什麼說佛制過午不食戒不對？你要貪吃，所以這根本就是惡知識，哪裡叫善知識！

我們現在諸位同學都是學善知識，現在是出家人都是僧寶，出家人少，尤其男眾同學，要給人家當戒師父，你是去傳戒，不是去破戒是不是？因為你不能持午，就講這一條戒佛制錯了，你不是去傳戒，是破壞戒律去了，引導著新戒去吃晚飯，不能給新戒種持戒的善根，你引導去破戒，這個罪過不是很重嗎？所以你自己吃晚飯，一定要知道這是違背佛制，要生大慚愧，不多食，不美食，不安意食，庶幾可耳，決不能說佛制戒制錯。你去傳戒，要開導新戒，叫他過午不食，他出了戒期不能持午，那是他自

己的事，他總知道應該過午不食，善根是你給他種的。你在戒期當戒師父不講，受戒的戒子糊里糊塗受了戒，他根本不知道有過午不食這一條戒，他怎麼能引生他過午不食的道心，所以你自己有了什麼過患，不要令眾生入於不律儀。

這是在勸導諸位同學，你們要給眾生當善知識，你自己有什麼戒律不清淨，切不可以護短，破了戒，不要再破見，一定要引導眾生，叫他起持戒的心，叫他要持清淨戒，行住坐臥要合威儀。講太多，扯太遠了，把這一段開示結束。

再講到你遇見這個善知識，只靠正知正見，在示現「搏、財、妻子、眷屬」，在佛經上引證維摩詰居士，簡稱叫維摩居士，有一部《維摩詰經》，他可示現有妻子眷屬，而常行梵行，完全示現的。你得有擇法眼，我就揀擇出來一個善知識，不過現在不在台灣，這個人已經別世了。在北平我遇

見一位胡居士，我送他個外號，叫現代的維摩，他沒有出家，完全過的清淨梵行，他長年過午不食。我還勸他，我說：你當居士，這是出家戒，你不應該……。他跟我說：今天沒有第二個人在，我跟你法師說，我持的沙彌戒。我說：你為什麼持沙彌戒？他說：我到日本高野山去學密宗，高野山的規矩很嚴，你要是個在家的人，只傳結緣灌頂跟你結個緣，就是隨便教你一個咒子，一個印名，跟你結個法緣。你要是想傳大灌頂，就是你還可以當灌頂的師父，那你非出家人他不傳，最少你得是沙彌、沙彌尼。他說我想受大灌頂，我可以受沙彌戒，就在高野山受的沙彌戒，沙彌戒有不非時食戒，從那時他就過午不食。我們現在出家人晚上吃飯很多，他是居士，受了戒就不犯，他有個太太，常行梵行這是不知道？但是我們相信他是常行梵行，他過去有兒子、有女兒。兒子跟佛法不太接近，老早離開他。他的三個女兒都教她出家了，有個孫子也教她出家了，除了他和太太，沒

有現出家相，等於全家人都出了家，那不是維摩居士是什麼？所以他雖示現的搏、財、妻子、眷屬，心常清淨，而且讚歎梵行。不讚歎梵行，怎麼叫他三個女兒、孫子都出家，你對於他生惡念就不對了。

「即能究竟成就正覺，心華發明，照十方剎。」求善知識，要求開悟，心華發明，華是譬喻，心裏面忽然間啟發出來智慧，等於開了花，這就是大徹大悟，照了十方世界。

善男子！彼善知識所證妙法，應離四病。云何四病？

佛在下邊總開示那三個問題，前邊是求何等人？這個問題答覆清爽了。再答覆那三個問題，就是「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去何等病？」這三個問題是合起來答覆。你看善知識他所修的什麼妙法，應該離這四種病。這個善知識他既然是善知識，他一定知道有這四種病，他只開導法，不會

開示叫你患病。這四種病，只有《圓覺經》上講，在其他的經上有講，不太具足，只有一條、二條，沒有四條，叫做是作、任、止、滅四種病。

一者作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我於本心作種種行，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非作得故，說名為病。

「一者作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」假如這個善知識說這樣的話，就不成善知識，他就是說病為法。作，是有所作為的作，就是他心裏面分別妄想，打妄想打出來的道理。他這樣講：「我於本心作種種行，欲求圓覺。」要作種種行，他自己認為是對的，他開示人也是這樣開示。

底下說這成了病，「彼圓覺性，非作得故」，圓覺性是無為法，你有作有為的行門怎麼能得到圓覺？不是你有所作為才能得到的。「說名為病」，所以成了病，叫做作病。

這一條很不容易了解，現在我們聽的大乘法，開導諸位同學，你都要弘法利生，建立道場，安處徒眾，前邊也有這個文，怎麼通呢？這毛病出在哪裡？他是依著前邊三摩鉢提「作」的如幻三昧上過來的，三摩鉢提要「作」，「作」到結果，就成就圓覺。他不曉得三摩鉢提那個「作」，建立種種道場，以如幻的法門，度如幻的眾生，結果成就圓覺，他是悟入淨圓覺以後，開了悟以後才來作的，他的作決沒有執著，決不著相。你看著他有所作為，他無所作為，他是悟了淨圓覺以後作的事。

現在他出這個毛病，出在什麼地方呢？沒有開悟這樣去作，《圓覺經》上也有，沒有開悟之前，也要堅持禁戒，也要宴坐靜室，去行種種的菩薩道，你不要著相。他的毛病出在著相上，比方作種種行，修塔建寺、造佛像、供佛、齋僧，乃至於講經說法，都著相去作。認為這樣就是真正的大乘修行，將來能成就圓覺，結果是有所作為。不能說你做了壞事，你只是

作些人天福報，毛病出在他是分別妄想出來的作為，他沒有空相。

我們現在要去作，不要作出病來，怎麼樣呢？你建立寺院，儘管建立；建立寶塔，儘管建立；造佛像，儘管造；供佛齋僧，儘管供佛齋僧；講經說法，儘管講經說法，不要著相。這個樣子做來做去，你就會悟淨圓覺，就會開悟，開了悟了再來打坐，才能成就圓覺。即沒有悟了淨圓覺，就不能作，要作只是學，學怎麼學呢？不住相來作，你一住相來作，就成了病。

二者任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我等今者不斷生死，不求涅槃，涅槃生死無起滅念，任彼一切隨諸法性，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，非任有故，說名為病。

「二者任病」，任病好了解，就是對於前邊普眼菩薩章的「觀行成就，頓同佛境」那一段經文，他誤解了。前邊是修觀行，觀行成就了，頓時與

佛的境界相同。「覺成就故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；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；不敬持戒，不憎毀禁；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。何以故？一切覺故。」他把它誤解了，他不曉得那是觀行成就以後的佛境界，也就是這時他誤解了以後，以凡夫濫同聖人，以佛的見解，為自己的見解；以佛的行持，為自己的行持，他以為了解了大乘佛法。

「任」就是任意，就這麼樣過下去，也就是平常講的隨他去，他開示眾生也這樣開示。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我等今者不斷生死，不求涅槃」，生死本空，斷什麼生死？涅槃也是本空，求什麼涅槃？也不求涅槃。「涅槃生死無起滅念」，我對於生死、涅槃，沒有起滅的念頭，或者生死之起，而涅槃之滅；涅槃生起，生死即滅除，這個念頭我不起。

「任彼一切」，任，就是任意，聽憑自然，這樣過下去就對了。「隨諸法性，欲求圓覺。」隨一切法的差別性，比方像火熱本來熱，水濕本來

濕，也就是我餓了，該吃飯，我就吃飯；該睡覺，我就睡覺，用什麼功？修什麼行？這個樣子去求圓覺，你怎麼能證到圓覺呢？

任病，誤解了大乘的空理，誤解到佛境界的法門，在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叫做「豁達空，撥因果」，他把因果都撥掉了，「莽莽蕩蕩遭殃禍」，禪門裡叫做莽蕩漢，就是依著證道歌說的。你不去了生死，可是生死永遠在；你不去求涅槃，涅槃永遠不能證得。你是隨諸法性，隨著凡夫法性，你永遠當凡夫，當凡夫儘造業，你不要墮落三途嗎？

「彼圓覺性非任有故，說名為病。」這一條病，學大乘法學犯了過，很容易犯，但是很容易了解。不像前邊「作」，我們是大乘法門，不要去作一切善事，不要建寺，不要修塔，不要造佛像，不要供佛齋僧，不要講經說法，那「作」不是圓覺，不是這樣講，你著相「作」就不對，就是有所作為就不對。作儘管作，不要著相，一著相就是病。任病好了解，就是

你不要發狂就對了。

三者止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自心永息諸念，得一切性寂然平等，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非止合故，說名為病。

這一條也不大好了解，這個止，就是前邊的奢摩他觀，你怎麼止，而得到止靜的功夫了，就證到圓覺，那是悟了淨圓覺以後的止。我們現在沒有開悟要不要止呢？你一著相就生病；你不要著相，儘管止，前邊開導我們的《圓覺經》上其他的經文多得很，你不要邊止，邊一天到晚生煩惱，那怎麼能修行呢？所以你要持戒，修定，修觀慧，才能成就觀慧。要持戒、修定，不止怎麼行呢？這文都是對的，但是你一著相，就成了病。應該怎樣呢？

應該：「我今永息諸念，得一切性寂然平等，欲求圓覺。」我應該永

息諸念，應該得一切法寂然平等的本性，這樣求圓覺沒有錯誤，錯誤在你著相。你認為這一止，就得到奢摩他，那得不到，這是前方便。你開了悟再來止，才能得到。這樣解釋，你止儘管止，不要著相。

「彼圓覺性非止合故，說名為病。」圓覺自性本來遠離諸妄念，何必用止念來合圓覺，所以就成了病。

四者滅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永斷一切煩惱，身心畢竟空無所有，何況根塵虛妄境界，一切永寂，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非寂相故，說名為病。

「四者滅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永斷一切煩惱」，我要斷除一切煩惱。「身心畢竟空無所有」，身是空的，無所有；心是空的，無所有。「何況根塵虛妄境界」，六根、六塵，是由身心上生出來的，六根六塵更

是虛妄的境界，我應該把它寂滅下去。「一切永寂，欲求圓覺」，應當一切永遠寂滅，以求證圓覺。

「彼圓覺性非寂相故」，圓覺性本體上非是寂滅的，它大用現前了，是妙用無方，不完全是寂相，所以「說名為病。」

這個病從哪裡出來的呢？就是他在修禪那，永斷煩惱，就證得圓覺。他不曉得修禪那，也是先悟了圓覺妙性悟淨圓覺之後修的禪那，永遠的寂，寂到結果才能證到的圓覺。

我們沒有悟淨圓覺以前，要不要斷煩惱？要。前邊淨諸業障菩薩章結詞上有開示，你應該勇猛精進，未得的令它得，未斷的令它斷，但是你不要著相。你斷煩惱，要持戒，持戒你一著了相，先起貢高我慢，一起貢高我慢就自讚毀他，你看到別人都不持戒，就只有我持戒；別人出了家不知斷煩惱，只有我知道斷煩惱，這樣怎麼能證圓覺呢？你一著相就成了病，

斷煩惱要斷，不可以著相，著相就生病。

以上是講作、任、止、滅這四種病。

離四病者，則知清淨。作是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

「離四病者，則知清淨」，你能遠離作、任、止、滅這四種病，就是修的清淨行。「作是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」前邊開示三個觀想：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，這個地方就是說，你一切不能著相，離開了作、任、止、滅這四種病，再去修觀，就是正觀；否則，就是邪觀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修行者，應當盡命供養善友，事善知識。彼善知識欲來親近，應斷憍慢；若復遠離，應斷瞋恨。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修行者」，就是末世眾生要修行，「應當盡命

供養善友」，前邊說不惜生命的供養，盡你的生命地來供養善友、善知識。「事善知識」，你不惜供養善友，應當盡命的供養善友，應當盡命的承事善知識。

「彼善知識欲來親近，應斷憍慢」，善知識，你要請求他，他才給你說法。善知識有時候會作不請之友，有時候會來找著你說法，這時候你不要起憍慢之心，應該慶幸自己有善根，善友、善知識來找我開示嘛，不要起憍慢心。

「若復遠離，應斷瞋恨。」善知識有其他的因緣要離開你，你不要動瞋恨心：善知識怎麼捨棄我呢？善知識有他的弘法因緣，他應該遠離就遠離了，你不要生瞋恨。

現逆順境猶如虛空，了知身心畢竟平等，與諸眾生同體無

異，如是修行方入圓覺。

「現逆順境猶如虛空」，善知識有順境的善知識，有逆境的善知識，前面都講過。順境的善知識，是教給你怎樣持戒，怎樣修定，怎樣修觀慧；逆境的善知識，示現犯齋破戒，種種不順的境界，跟你為冤作仇，那是逆境的善知識。你要曉得，都是等於虛空，沒有什麼實在的相可以執著。

「了知身心畢竟平等」，應該了知身心之相都如空中花，而且本來平等的。「與諸眾生同體無異」，與諸眾生本來同一個體性，沒有差別相。「如此修行方入圓覺」，你要這樣修行，才能以悟入、證入圓覺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得成道，由有無始自他憎愛一切種子，故未解脫。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，不得成道」，末世眾生修行的還有，但是能成

就佛道的很少，為什麼呢？「由有無始自他憎愛一切種子，故未解脫。」憎愛這兩個煩惱它要起現行，因為有種子才起現行。在無始以來，我們自己八識，等於一個田地，叫做八識田中有這一切憎愛的種子。它遇著境界就起現行，遇見順境，就起愛；遇見逆境，就起憎。你學了《圓覺經》，應該防護著，我自己八識裡邊有憎愛的一切種子，不叫它起現行；你使它起現行，起憎愛心，起了煩惱，永遠不得解脫。

若復有人觀彼怨家，如己父母，心無有二，即除諸病。於諸法中，自他憎愛，亦復如是。

「若復有人觀彼怨家，如己父母，心無有二，即除諸病。」這是告訴我們觀想，要怨親平等，怨家是有冤仇的人，父母是有恩愛的人，對於父母應該起愛，對於怨家應該起憎。我不起憎，不起愛，心無有二，你就遠

離諸病了。

「於諸法中，自他憎愛，亦復如是。」對於冤家父母，不起憎、不起愛，如是類推，對於一切諸法，不起憎、不起愛，也是這樣觀想。

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求圓覺，應當發心作如是言：盡於虛空一切眾生，我皆令入究竟圓覺。於圓覺中，無取覺者，除彼我人，一切諸相。如是發心，不墮邪見。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求圓覺，應當發心作如是言：」這再開示最後問的「怎樣發心？」你這樣發心，就這樣發願，發心就是發願。「盡於虛空一切眾生，我皆令入究竟圓覺。」我自己要求證圓覺，我要先發大願，盡於虛空的一切眾生，我發願都把他度成佛，換一句話這樣講：願一切眾生成佛。像地藏菩薩，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；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。」

就是願一切眾生都入究竟圓覺，願一切眾生都成佛。

「於圓覺中，無取覺者」，你還不要著相，對於圓覺妙性之中，沒有能滅的取覺者。「除彼我人，一切諸相。」把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都把它除掉。「如是發心，不墮邪見。」你遠離我人一切諸相，發菩提心，就不會墮於邪見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普覺汝當知！末世諸眾生，欲求善知識，應當求正見，心遠二乘者。

「爾時，世尊欲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普覺汝當知：」叫一聲普覺菩薩。「末世諸眾生，欲求善知識，應當求正見」，先開示求何等人，末世諸眾生，想求善知識，應當求正見的人。「心遠二乘者」，這個善知識，他不

偏墮於二乘，還帶著前文講不住相。

法中除四病，謂作止任滅。

跟你講經說法，他沒有作任止滅這四種病，偈頌上顛倒一個字「作止任滅」，長行上「作任止滅」，一樣的。

親近無憍慢，遠離無瞋恨，見種種境界，心當生希有，還如佛出世，不犯非律儀，戒根永清淨。

「親近無憍慢」，善知識來親近你，你不要起憍慢心。「遠離無瞋恨」，善知識遠離你，你不要動瞋恨心。「見種種境界，心當生希有」，善知識有時候現順境，有時候現逆境，你都作希有想就對了。「還如佛出世，不犯非律儀」，你親近善知識，等於活佛出世一樣，不要犯行住坐臥一切律儀。「戒根永清淨」，戒根，就是根本戒，永遠清淨不犯。

度一切眾生，究竟入圓覺，無彼我人相，當依正智慧，便得超邪見，證覺般涅槃。

「度一切眾生，竟究入圓覺」，要發願度一切眾生，都叫他入淨圓覺。「無彼我人相」，你去度眾生不要起我相、人相等等。「當於正智慧」，依著正智慧，就要遠離我人等相。「便得超邪見」，就不墮於邪見，越出於邪見。「證覺般涅槃」，般涅槃，就是入涅槃，證得圓覺入於大涅槃。

善覺菩薩這一章講完。

《圓覺經》一共有十二位大菩薩當機出來請問，現在講到圓覺菩薩，就是第十一位大菩薩。全經分三大分，第一、序分，第二、正宗分，第三、流通分，正宗分剩圓覺菩薩這一章，把這一章講完，就是正宗分講完，最後第十二個菩薩是賢善首菩薩，就判到流通分裏了。

圓覺菩薩章

於是圓覺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下邊所說的白詞，還是先讚歎以前的開示，再請問以後的開示。

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廣說淨覺種種方便，令末世眾生有大增益。

「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廣說淨覺種種方便」，前邊說了再說，說了很多叫廣說。廣說清淨圓覺如何能悟入，如何能證入，有種種的方便法門，「令末世眾生有大增益」，尤其是講到前邊普覺菩薩這一章，單為末世眾生請問，前邊是哪一個菩薩，也都沒有忘記了末世眾生，不過兼帶著替末世眾生請問。到普覺菩薩這一章，專為末世眾生請問，所以這個地方接著

普覺菩薩那一章讚歎。「令末世眾生有大增益」，能大大的增長利益，下邊再請示。

世尊！我等今者已得開悟，若佛滅後，末世眾生未得悟者，云何安居，修此圓覺清淨境界？此圓覺中三種淨觀，以何為首？惟願大悲，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，施大饒益。

「世尊！我等今者已得開悟」，我們現在圓覺法會的菩薩統統是開過悟的了，都悟到清淨圓覺。「若佛滅後，末世眾生未得悟者，云何安居，修此圓覺清淨境界」，這裡還是專為末世眾生請問，世尊住世滅度以後，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過去了，這就入於末世，末世有一萬年的法運，二千年過後入於末世，到末世的眾生，去佛漸遠，賢聖隱伏，而且邪說橫行，外道猖獗。到了末世眾生怎麼修行呢？一定要請佛多開示開示，到了

末世眾生想學佛法，想學《圓覺經》，他還沒有開悟。這個地方就要注意，你想證入圓覺妙性，必須先悟入圓覺妙性，這是第一步功夫，非開悟不可。前邊講到那三種觀行：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，都是腳踏實地的修行，但是都是悟了淨圓覺以後的修行，悟後起修，第一步先叫他開悟，他沒有開悟，得用什麼方法叫他開悟呢？要想開悟，云何安居，如何能叫他安居在道場，修道場的加行，能以安居，能住下來，修此圓覺清淨境界？

「此圓覺中三種淨觀」，圓覺菩薩替我們關心，第一、怎樣安居道場，修加行的功夫能以開悟，要修這三種淨觀就是：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、禪那，「以何為首？」記著，下手的方便從哪個地方入手呢？首是最先，以什麼方便法門為這三種淨觀的最先呢？圓覺菩薩關心我們，替我們請問這個功夫。

「惟願大悲，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，施大饒益。」這一句「為諸大眾」

是附帶著說的，實在請問是專為「末世眾生」請問，不為現在現前的大眾。前邊說圓覺法會的菩薩已經開悟，只是翻譯經文的時候，沒有注意到這裡。我們現在順著文消，就附帶著說為大眾，前邊的那些菩薩問，是問正當機者是現前的菩薩，附帶著替末世眾生問。圓覺菩薩這兩句經文則不是，專為末世眾生請問，附帶著為大眾請問，說這麼一句，「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，施大饒益。」要行法布施，最大最多的利益叫做饒益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爾時，世尊告圓覺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等乃能問於如來如是方便，以大饒益施諸眾生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圓覺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問於如

來如是方便」，世尊就先讚歎他，再許可給他說。你們問如來過去是怎麼修的，如是方便，請佛開示方便法門，就是沒有開悟，有什麼方便使他開悟，修這三種淨觀，前邊問有什麼方便法門為首，「以大饒益施諸眾生」。

在經文上我們要特別注意，菩薩是讚歎如來施大饒益，施諸眾生以大饒益。佛反過來讚歎菩薩，你們請我開示方便法門，我一開示眾生得了大饒益，是我行的法布施，實際就是大菩薩你們行的法布施。你不請問，我不說，我說了眾生得大饒益，是你們布施的大饒益。

這就是徒弟讚歎師父，師父讚歎徒弟，互相讚歎，我們佛門裡有一句流行的話：要得佛法興，還得僧讚僧！在這個經文上，你都要學到，佛法怎麼樣興呢？出家人讚歎出家人，你讚歎我，我讚歎你，佛法興起來了。現在末法時代的現象，互相毀謗，你說我的壞話，我說你的壞話，說誰的壞話呢？說的出家人的壞話，哪一個出家人呢？都是叫出字號來的出家

人。坐在那兒閒聊天，一聊就是出家人的壞話，聊沒名沒姓，叫不出字號來，誰聽得沒有興趣，說這個什麼法師，什麼大法師，什麼老法師，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才愛聽呢！聽了不講好的，儘講壞的，這就那一個出家人，他容易叫出字號來，我說叫出字號是個土話，好容易能以出了名，好容易叫大法師、叫老法師，他有他的功德。不讚歎他的功德，儘說他的壞話，最好這一句話把它打到十八層地獄，那麼你把幾個有名有姓叫出字號來這些老法師、大法師，都給打倒，佛教怎麼不衰落？所以這是一個大病，我們學到這裡，你看世尊讚歎菩薩，菩薩讚歎世尊，這樣佛法就興了。

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這許可跟他說。

時圓覺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下邊開始答覆圓覺菩薩的問題，佛開始講開示，叫一聲當機者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，若佛住世，若佛滅後，若法末時，有諸眾生具大乘性，信佛祕密大圓覺心，欲修行者。若在伽藍安處徒眾，有緣事故隨分思察，如我已說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，若佛住世」，佛講開示了，要是佛住世的時候，現前大眾都跟佛同時住世。「若佛滅後」，佛出世，按我們釋迦牟尼佛，他一共住世八十年；按他成佛說，三十歲成道，八十歲入涅槃，一共說法四十九年。滅度以後，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這個把它略過去了。「若法末時」，佛滅度二千年以後，佛法垂末，到了末尾。正法時代，與佛住世無二無別。像法時代，與佛住世差了一點，叫相似正法。到二千年以後，佛法就不興，慢慢衰落了，這叫做法末時，也就是末世眾生的時候。

「有諸眾生具大乘性」，在這個地方，你就懂得佛教說的一萬二千年

的法運，你要了解得清爽，不是世間上批八字算命的定命論，定命論是獃定的，八字給你算好了，你的命運應該大富大貴，他給你下應該二個字。你八字我給你算了，你的命運應該貧賤，也下應該二個字。應該富貴，決定會富貴，你是富貴命；應該貧賤，活該吃苦，命運是這麼個貧賤命，這叫定命論。佛教裡說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、末法一萬年，這是定命論嗎？你一解解釋錯了，佛教講因緣生法，到了末法時代，還有具大乘根性的眾生，你能不叫他學圓覺行嗎？不是末法時代的眾生都不能成佛，都不能成佛那就沒有佛法了，那還叫做什麼末法！末法，法之垂末，還有佛法在嘛，我們就自己勉勵自己，我們還有大乘性，沒有大乘性怎麼歡喜聽大乘經呢？這是說誰呢？就是說你、說我，我們都是末法時代的眾生具有大乘性，不過你具大乘性了，是不是對圓覺妙行起了信仰，這就要自己勉勵自己了。

「信佛秘密大圓覺心」，秘密二個字，以前這個名詞解釋過，就是九法界的眾生不知，唯佛了知，所以叫秘密。佛教裡無所謂秘密，不像外道，什麼法不傳六耳，什麼不能見三光，這才傳你真法，外道鬼鬼祟祟，法不傳六耳，六耳不能傳，只有他一個人傳，你一個人聽。不能見三光，白天有日光不能傳，晚上有月光不能傳，在房間裡有燈光不能傳，把燈關起來才傳。這都是外道變鬼把戲、不做人事做鬼事，不能見光明嘛。佛教的秘密不是這樣，佛教的秘密就是九法界的眾生皆不了知，唯佛了知，這叫做秘密。所以信佛的秘密大圓覺心，圓覺心是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，但是我們不知，所以算是佛的大圓覺心。現在聽了《圓覺經》，自己相信自己也有圓覺妙性，要發心修行。「欲修行者」，欲就是願意、發願，要修行，他是末世眾生為什麼要修行？他具足有大乘根性、大乘善根，他要發心修圓覺妙行。

「若在伽藍」，伽藍是梵語，翻成中國話叫做眾園，眾是大眾的眾，就是僧伽的翻譯。伽，就是僧伽，藍，翻成花園的園，這裡不作花園的園，也不是種水果的果子園，是大眾僧住的一個道場，是僧伽園。僧伽，中國話翻成眾，你看《金剛經》上「與大比丘『眾』一千一百五十人俱」，就翻譯過來了；《阿彌陀經》上「與『僧』一千一百五十人俱」，眾，就是僧的翻譯，眾園就是僧伽園，叫做伽藍，就是在出家人住的寺院。

「安處徒眾」，寺院裡就不只你一個人，有徒眾，這個徒眾不是死死板板指定你的徒弟，就是大眾僧。你是比丘，與大眾比丘共修；你是比丘尼，與大眾比丘尼共修，這就是清眾，都叫徒眾。

下邊佛還說話，有很多的方便在裏邊，「有緣事故隨分思察」，你既然住在伽藍一個寺院，你雖然出家當了菩薩，你還是凡夫，衣食住都免不了，三寶的事也免不了。譬如供佛，你得造佛殿，得造佛像，還得買香、

買花。你供養法寶，你得蓋藏經樓，印藏經，印其他的經，很多的事。你供養僧寶，僧寶要吃飯，你得買米、買菜、買油、買鹽，這都是出家人的有緣事故，不能不辦。你是個凡夫，這些事都要辦，不能專門修行用功，你「隨分思察」，這個經文要注意！把它轉過來講，不能說為「有緣事故，不思察」。我們現在末法時代的眾生，不但去佛漸遠，去善知識也遠，出了家住在寺院裡，儘被這事務打岔，成了一個變相的在家人。大家都要注意，一天到晚就忙這些事務，你怎麼不用功修行呢？沒有空嘛，那麼我們為什麼出家呢？一天到晚柴鹽油米醬醋茶，就忙這些事，那麼何必出家呢？所以你不能把道心忙掉了，你要隨分思察，在你空下來的時候，還要思察思察圓覺妙性。佛說話不是死板的，說你出家當圓覺菩薩，非得專門用功不行，用功修行要了生死，要成佛道，吃飯有什麼關係，不要管，這叫什麼話，那還像佛說的話嗎？佛說的話圓融無礙，有緣事故，你去辦，

不過你不要被事務所轉，你要隨力隨分用功，不要把道心給忙掉了。

我們到今天，都是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出家都有一點道心，古人給我們形容的，這道心叫做露水道心，像草頭上那點露水珠，像樹葉上一點露水珠，像念珠一樣，還沒有念珠大，圓圓地一點兒露水，太陽一出來就完了。我們出家都有一點露水道心，但是經不得事務打岔，一打岔都給打掉了，天天忙事務去了，這是說當住持的，當當家的。當清眾的呢？忙著趕經懺，把那點露水道心給忙乾掉了。所以要隨分思察，忙裡偷閒，還要用功，思察圓覺妙性，不要對不起自己出家的善根。

「如我已說」，怎樣思察法？照我前面所講過的，跟那十個大菩薩講的，你多溫習溫習，照前邊已經說過的來思察。

若復無有他事因緣，即建道場，當立期限；若立長期百二十

日，中期百日，下期八十日，安置淨居。

「若復無有他事因緣」，沒有其他事因緣打閒岔，正好用功，你就該建立一個道場。建立道場，就是要精進用功的辦道之場，拿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得到的打七，這就叫建立道場。剛才說，有事被事務打岔，把道心給忙掉了。沒有事了，他也不去修行，沒有事了不是難得有閒之身嗎？我前天講經，時常帶著講這些開示，你到社會上天天忙生活，生活擔子很重，把你壓得喘不過氣來，你還怎麼用功修行？可是出了家，生活問題很容易解決，怎麼容易解決？沒有家庭之累，上不養老，下不養小，一個人吃飽了飯，一家人都不餓了，這不是很簡單嗎？那麼你吃飽了飯作什麼呢？你不得修行用功嘛是不是？有人說：啊！我們現在要起大殿，那有事忙呀，有事隨分思察；大殿起好了，欸！休息休息吧！休息休息這麼樣子，你出

家一輩子不就完了嗎？有事忙事，沒有事休息，根本沒有用到功。所以你出家是有善根，不容易出家，尤其出了家能聞見圓頓大教，更是有大的善根，更證明自己具有大乘根性，沒有其他緣事，你應該建立道場。

佛是跟我們講開示，我也帶著跟諸位講開示，「建立道場」，這叫加行，加行者加功進行，就是要加點功夫，要精進修行。「當立期限」，另立一個期限。建立道場，不是前邊那個伽藍，沒有一個伽藍建立，伽藍已經有了，道場就是辦道之場，我們現在叫做打七，你得立期限，有個日期的限制。

「若立長期，百二十日」，定一百二十天，這就是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得見的打七，這個地方是講打長七，打一百二十天的長七。「中期百日」，中期一百天。「下期八十日」，下期八十天，自己定出期限來。

「安置淨居」，既然打七，你住的房子，修行的佛堂，都得把它安置

好，清淨的居處。前邊還帶著安處徒眾，你看有多少人參加打七，不是七天啊，最短八十天，中期一百天，長期一百二十天，大家宿舍，飯廳我們叫齋堂，參禪叫禪堂，拜佛叫佛堂，這都屬於淨居，你都得安置好。這底下告訴我們怎麼安置。

若佛現在，當正思惟；若佛滅後，施設形像，心存目想，生正憶念，還同如來常住之日。

「若佛現在，當正思惟」，要是佛還在世，你應該正思惟，不要另外立佛像，起正當的思惟，思惟到佛，也就是觀想到佛就可以。「若佛滅後」，其實前面說「若佛現在」，還是附帶著說的。開示末世的眾生，當然佛滅度以後，而且是正法、像法過去以後。「施設形像」，你就一定要在你道場裏供一尊佛像，供佛像作什麼？「心存目想」，存想二個字是連上的，

你心裏面要存想到佛，眼睛看到佛，眼睛看，不是叫你起分別，眼睛就是目，目看到，也是心裡想到，所以叫目想。

「生正憶念」，供佛像對我們修行用功有大幫助，耶穌教毀謗我們拜偶像，因為他們的十條戒名裏邊，有一條不許拜偶像，拿他們的規矩套到我們頭上，說我們拜偶像，再跟著他的道理罵我們，說我們是拜泥塑木雕的假神，結果不知道我們拜的什麼神，他弄不清白。我們不但不拜假神，連你的真神我們也不拜，我們拜的是佛。是佛，你要拜真的佛，你拜泥塑木雕的假佛作什麼？這有妙用，你不懂。心存目想，能引發你的正觀念、正憶念。譬如我們打妄想，你到大殿一看見佛像，你的妄想就歇落下來，妙用就在這裡。末法時代建立道場，一定要供佛像，生正憶念。

「還同如來，常住之日」，等於活佛住世一樣，把泥塑木雕的佛像，當成個活佛在那兒坐著，這樣你的意念就正了。

懸諸幡華，經三七日，稽首十方諸佛名字，求哀懺悔，遇善境界，得心輕安，過三七日，一向攝念。

還要掛供養品，「懸諸旛華」，旛，就是幢旛寶蓋之類都包括裏頭。華，包括香、塗、燈、果這些供養品之類，用旛華二個字包括四種供養都有了，就是盡你的力量，隨力隨分，懸掛旛蓋，獻諸香花。

「經三七日，稽首十方諸佛名字，求哀懺悔」，前邊經文上都有要記到，建立道場行加行，修圓覺觀行，你要先求二十一天的懺悔。

前邊拿我的例證講過，你把懺悔的階段略過去，你用功用不好的，而且還會遭魔事，第一、病魔，我在大陸閉關時，沒有經過懺悔的階段就生病，這叫病魔。第二、事務魔，你不用功修行還沒有事，要用功修行事多了。

我閉關到兩年快圓滿這個時候，河南的淨嚴法師、性徹法師，兩個人寫信要請我出關到察哈爾省涿鹿縣的觀音寺，請我去做住持，有兩千畝種麥子的地，養活三十個學生，不靠外緣，還有兩部大藏經，一部明藏，一部清藏，要請我去作主持。我回信說：「閉關三年，我好容易二年快滿，還有一年就圓滿，等我出了關再商量，現在不能出關。」過了沒有好久，這兩位法師到我關房來，非叫我出關不行，說我們辦佛學院辦不起來，就是因為沒有錢，現在有人家送我們這一個道場，招三十個學生不要化緣，上哪兒去找！在河南佛學院辦不起來，就是因為沒有錢吃飯，法師有了，沒有錢，沒有錢供養學生吃飯，你非去不行。

說什麼我不答應，不答應怎麼樣呢？我關房鎖著門，他們要把鎖給拉掉，把關房的們給打開，要我非出關不行。我說：「這不是勉強的事，請我出去是開道場，開佛學院，這樣勉強，我沒有發心，道場辦不好。我好

容易三年關，閉了二年，我吃了多大的苦呀！死沒有死了，到現在還有一年，決不能放棄，可能我這一輩子就閉這一次關，我一定要求圓滿。」他們非叫我出關不行，我是在武昌閉關，回河南得經過漢口坐火車，我說：「你們要是強迫我，要過江，我就跳江去死。」他們說：「不要緊，過江我們一個人捉住你一隻手，叫你跳不下去。」我說：「那可以的，過江要不了一點鐘就過去了，可是由漢口上了火車，就算到了河南開封，要坐兩天兩夜的火車，我說我要跳火車，非死不行，我死了是你們兩個人害死的，你們兩個人不是叫我去開道場，是要我的命！」鬧得這麼僵，看看沒有辦法，兩人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沒有達到他們的目地，這一關過去了呢！太虛大師接了奉化雪竇寺，給我寫了信，叫我去當家，我給他回了信，也是照這樣說：我不能出關。第二天太虛大師派了兩個同學為代表，說：「我們太虛大師辦佛學院辦好，就是沒有道場，沒有錢吃飯，現在接了雪竇寺，

有道場可以做我們教育的根據地，可是我們太虛大師的學生，寫文章的人有的是，會當家的人沒有，大家都知道你會打算盤、會寫帳，非你去不可。」說什麼我也不答應，我又寫了信請他們帶回去。到了第三天太虛大師自己上了山，哎呀，那這個當面關過不去呀！（註：當面關：遇到順境就愛，遇到逆境就憎。）沒有辦法的時候，我臨時想了一個辦法，白聖法師跟我一同閉關，我請他給我招待，我有病不見客，叫白老替我去擋了這麼一陣。太虛法師沒有見我的面，也沒有辦法，他算白跑了一趟，這說起來都叫做順境的魔。

那逆境的魔，你還容易觀察到，順境的魔，結果你關閉不圓滿，我閉了三年關很不容易，這些魔事，都是自己沒有誠心求懺悔。所以你們要是發心打七打長期的，這個地方是講《圓覺經》，當然是求悟圓覺、證圓覺，無論你用什麼功都可以。比如你念佛，打長期念佛；你參禪，起緊七參禪，

一定要經過二十一天求懺悔。怎麼懺悔法呢？

我前天講過，你拜懺，你就依著《八十八佛大懺悔文》拜，或者祖師做的懺，都是叫我們求懺悔的，不是叫我們給信徒拜懺的。這個地方佛開示的指定，你拜十方諸佛的名字，在現在我們中國有流通的《千佛懺》、《萬佛懺》。《千佛懺》，實際是《三千佛名經》編出來的懺法，不是一千個佛名，是三千個佛名，你就去拜《千佛懺》。《萬佛懺》，裏面一句一句的，有一萬一千一百多句，實際裏邊不是一句一個佛，比如說，頂禮同名同號二十億釋迦牟尼佛，那一句就是二十億個佛，那裏邊的佛，無量數的佛。你拜《千佛懺》也好，拜《萬佛懺》也好，這是《圓覺經》上開示我們的，可是要求哀懺悔，要求世尊哀憐我、憐憫我，我要求懺悔，懺其前愆，悔其後過，可是要至誠懇切求哀懺悔。

「遇善境界，得心輕安。」你在求懺悔的時候，懺其前愆，悔其後過，

就會遇到好的境界，好的境界什麼樣？或者見佛現相，聽佛說法；或者見佛放光，或者看見天花亂墜，這都是好的境界。身體上得輕安的境界，身心輕安，輕安這名詞是一步功夫，前邊都講過，正當的功夫沒有現前，先得輕安的境界。我們天天在犯齋破戒，無始劫來的罪業又深重，現在又加些新的罪業上去，不知道求懺悔，罪業無形無相，可是它壓人壓得厲害。罪業深重的人，他的心裡煩亂得厲害，而且身體沉重得厲害，就好像擔了一百二十斤的重擔一樣。身體粗重，心裡邊煩亂，一點事都沒有，他心裡亂七八糟。煩惱二字，是昏煩惱亂，你現在求哀懺悔了，雖然煩惱沒有斷，可是給降伏住了。你在求哀懺悔的時候，當然新的罪業不造，舊的罪業要在那兒懺悔，就等於我們穿的衣服，你天天往上面弄些骯髒的東西，愈來衣服愈髒。現在不弄新的污垢到衣服上，我還在那兒洗，愈洗愈清淨，把舊的污垢都給洗掉了，衣服不是清淨了嗎？求哀懺悔，當下就得利益，第

一、遇到善境界，好的境界，或者見佛，或者聽法，或者見光明，見到天花。心裡邊、身體上得了輕安，叫做身輕心安。身體，粗重的煩惱懺悔掉了，好像把一百二十斤的重擔給丟掉，走路很輕鬆，這叫身輕。沒有亂七八糟的妄想，心裏邊很安定，就好用功，這是第一步得到的輕安境界，

「過三七日」，過了三七日，你懺悔這二十一天。「一向攝念」，一向是一直，以後你八十天、一百天、一百二十天，要收攝你的妄念，不要叫它打妄想。

若經夏首，三月安居，當為清淨菩薩止住，心離聲聞，不假徒眾。

「若經夏首，三月安居」，先消文怎麼樣叫做夏首？前邊說的三期，注意消文，前邊一百二十天，一百天，或者八十天，不在結夏安居這個時

間。這是另外說一個因緣，遇到結夏安居的時間，單講夏首二個字，夏天的開始，首者初也，首、初都是開始，夏令開始，也就是夏天的開始，什麼時候？就是陰曆四月十六。講戒的時候，跟諸位講過，我們中國一年分四季，春天三個月，夏天三個月，四月初一，就是夏首，為什麼結夏安居要在四月十六日？你要把這個道理，這個規矩記清爽，印度一年只有三季，春季、夏季、冬季，沒有秋天。這是印度的風俗習慣，還有一個跟中國不同的，它是一個月、一個月算，要算黑半月，白半月，不是像我們從今年正月初一開始。是按我們的陰曆，在臘月十六，在十二月十六開始就過春天，春天有四個月，把這個帳要算清爽，我講完你自己再算算，然後記清爽，不然為什麼結夏四月十六開始，不在四月初一開始。印度春天四個月，從十二月十六起，到正月十五，一個月；二月十五，兩個月；三月十五，三個月；四月十五，四個月；四月十五，還是屬於春天，到四月十

六夏令才開始，夏令有四個月，我們結夏只要三個月，因為夏令有四個月，才有中安居，才有後安居，還是叫結夏，後安居結到八月十五為止。它不叫結秋，為什麼呢？印度沒有秋天。也不叫結冬，因為夏令四個月，要到八月十五夏令才圓滿。這都是印度的風俗習慣，這些事情，就是事相，要把它記清爽。

這就是經過夏首，你這個菩薩想結期用功，正趕上四月十六開始三月安居，這是聲聞眾的規矩，是比丘、比丘尼，他不受菩薩戒，不行菩薩道，都得夏三月安居，那麼你這個菩薩應該怎麼辦？「當為清淨菩薩止住」，你不要參加聲聞的安居，這個記到。

下邊有一句，「心離聲聞」，聲聞平常一個人、一個人的住，像住茅蓬，住山、住洞都可以。到結夏安居這三個月得團體行動，結一個大界，是這個大界以內的比丘、比丘尼，都得集合攏來，這個樣子就叫安處徒眾

了。要實行結夏安居的制度三個月，到七月十五，自恣以後，你才能自由行動，不然你就破了夏。這個地方就開示這個菩薩，你行菩薩道，修圓覺行，你不要去參加聲聞的結夏安居，你的心要離聲聞。「不假徒眾」，假是假藉，不要假藉大眾安居。

這個地方跟前邊「安處徒眾」那個文這麼消，記到，這是兩個菩薩，前邊那個菩薩，是有徒眾的菩薩，比如一個大法師，一個大寺院的住持，現成有清眾，你就安處徒眾。這個地方是一個人，沒有清眾，沒有徒眾，你不要假藉徒眾，就你一個去安居就好了，不要參加聲聞的安居，你自己沒有徒眾，也不要去找徒眾。這個兩種菩薩，也就算兩個菩薩。

至安居日，即於佛前作如是言：我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某甲，踞菩薩乘，修寂滅行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，以

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涅槃自性無繫屬故。今我敬請不依聲聞，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三月安居，為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，不繫徒眾。

「至安居日」，到安居日四月十六這一天。「即於佛前作如是言：」聲聞就是比丘、比丘尼，他們安居，要白安居文，今年大家安居都白過那個文。我這個菩薩我不參加他們聲聞徒眾的安居方式，自己對著佛像作白詞，這樣講：「我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，優婆夷某甲」，某甲，就是自己的名字。《圓覺經直解》上，單把當時那個出家人安居白詞，寫上個某甲，說是不通知識，「見到善知識，不稱己名，但曰某甲，是無知之甚也。」連某甲二個字都不懂，這個出家人真是可憐到極點。你說憨山大師在明朝那個時候可憐！現在還是的，現在傳戒，把傳戒的文叫新戒念，新戒照著

文念某甲，不曉得某甲、某乙，就是某一個人的名字。我比丘道源，你就把某甲換上，我比丘尼仁光，就這麼念。你是男居士優婆塞，你是女居士優婆夷，叫做什麼名，把你的名換上，某甲就是各人的名字。

為什麼前邊說「不假徒眾」，這個地方四眾弟子都有呢？聲聞安居，比丘、比丘尼安居，沙彌、沙彌尼，是隨帶著安居，不能參加安居的儀式。優婆塞、優婆夷更沒有安居的儀式。這是講四眾弟子都受了菩薩戒，菩薩戒叫通受，聲聞戒叫別受，別受是個別受持，各眾受各眾的戒。聲聞一共有七眾，出家有五眾，在家有二眾，出家是比丘、比丘尼，式叉摩那，沙彌、沙彌尼五眾，五眾的戒律各各不同，叫分別受持。在家二眾，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跟出家的戒律不同，也是個別受持，叫做別受。菩薩戒通受，七眾弟子受菩薩戒，都可以受，叫做菩薩比丘、菩薩比丘尼、菩薩優婆塞、菩薩優婆夷。

不是四眾弟子一塊兒安居，這就是你沒有徒眾的這個菩薩，加上或者二個字，或者你是個比丘，或者是個比丘尼，或者你是個男居士，是優婆塞，或者你是個女居士，是優婆夷。你對著佛就做這白詞，比方我比丘道源。

「踞菩薩乘，修寂滅行」，踞，作居住講，或作根據講。我居住在菩薩乘裡，我根據著菩薩乘，修寂滅大行。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」，我願意安住攝持在清淨實相之中，清淨實相，也就是清淨圓覺。

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」，這就是前邊聲聞安居，一定得有個伽藍，安居他聲聞的徒眾。前邊那一種菩薩他有徒眾，也得先找個伽藍，安處徒眾。這個是另外一種菩薩，他一個人，不要參加聲聞安居的規矩，自己去找一個用功的道場，或者茅蓬，或者山洞，住山、住洞、住茅蓬都可以。你以什麼為你的伽藍？我以大圓覺為我的伽藍，遍法界都是我的道場。

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」，我身心安居在什麼地方？安居在平等性智上，平等性智，也就是轉八識成四智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這就是要空我、空法，要人我、法我都空，住於平等性智。

「涅槃自性無繫屬故」，我安住在平等性智，叫做無差別的性智，涅槃的自性，就是涅槃的本體，涅槃叫做圓寂，圓滿寂滅，本來沒有繫屬。

「今我敬請不依聲聞」，我對著佛說這樣的話，今天請佛加被我，我不依著聲聞的制度安居，不參加他們的團體，我跟誰個安居呢？「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，三月安居」，我期限安居，也是定三個月，我不假徒眾，不假聲聞的徒眾，我要同與十方如來安居，我要同十方大菩薩安居，不住聲聞的道場，我以圓覺為伽藍，這樣觀想白詞。

「為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，不繫徒眾」，我一個人為什麼不參加

聲聞安居？怕他們打我的閒岔，因為用功的方法不同，要是大家用功相同，戒和同修。受的戒不一樣，他們受的聲聞戒，我受的是菩薩戒，修的行門不一樣，在一塊兒怎麼修呢？所以我為成就我這個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，不繫徒眾。繫，是繫屬，不繫屬於聲聞大眾僧。徒眾，前邊講過，不是死板的解釋為自己的徒弟，就是大眾。不繫屬於大眾，我一個人去結夏安居三個月，這是對佛的白詞，白好了你就好好的用功三個月。

善男子！此名菩薩示現安居，過三期日，隨往無礙。

「善男子！此名菩薩示現安居」，這個名字叫菩薩示現的安居，離開聲聞之外，另外安居。「過三期日」，你定的不是在結夏安居期限的三個月，或者一百二十天，或者一百天，或者八十天，圓滿了你「隨往無礙」，在結夏安居是三月安居，三個月到七月十五，因為你不是參加聲聞結夏安

居，你定的期限三期修圓滿，就可以自由行動，不必等到聲聞的結夏安居圓滿才能離開。

善男子！若彼末世修行眾生，求菩薩道入三期者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

「善男子！若彼末世修行眾生，求菩薩道入三期者」，末世的眾生要想行菩薩道，定期限入三期的。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」你懺悔三七二十一天，就有好境界現前，好境界看是不是《圓覺經》說過的？要是《圓覺經》說過的，這個境界是好境界，佛境界；不是《圓覺經》說過的境界，你不可以取著。

這個地方是說三期日，你在懺悔二十一天就有特別的境界發現了，何況你八十天、一百天，一百二十天的精進用功，一定有好境界現前。好境

界現前，跟《圓覺經》對對看，《圓覺經》說的有這個境界，你就取；不是《圓覺經》說的可能是魔境，你不要取著。那是警策話，就是你不用功則已，一用功一定有特別的境界發現，要跟《圓覺經》對對看。

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靜，不起思念，靜極便覺。如是初靜，從於一身至一世界，覺亦如是。善男子！若覺遍滿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；百千世界，亦復如是。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靜」，佛再答覆他，修這三種境觀，以何為首這個問題。你要是修奢摩他，入手的方便，先修什麼功夫，才能修奢摩他的正行。這是方便行門，你要是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靜，前邊講不可取，這個地方怎麼又要取呢？是依著《圓覺經》說的，你可以取至

靜。

「不起思念」，靜，要身靜，心靜，身體入道場，你心裡在打妄想不行，心裡不起思念。「靜極便覺」，你靜，靜到極處，忽然間就覺悟了，可是沒有一定的時間，就在各人的根機不同。

「如是初靜，從於一身至一世界，覺亦如是。」你靜，這個靜也就是入了定，你最初初靜，你最初靜下來的時候，就是這個時候入了定，你一個身的定，乃至於一個世界都入了定，忽然間覺了，覺是開悟，你一個身開了悟，一個世界都跟著你開了悟。

「善男子！若覺遍滿一世界者」，你能悟到覺悟的境界，遍滿一個佛的世界，就是一個三千大世界。「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」，這是得了他心通，是神通了，起了他心通可大了！就是你修聲聞的觀行，入滅盡定，得六種神通，有他心通，知道眾生的心念，不必開口說話，心

裡一動念，你就知道他心裡想什麼，這就叫做他心通，可是只知道一個眾生的心念。要記著聲聞的神通要假作意，不假作意神通不起，就是我一假作意起了觀想，想到你心裡動什麼念，神通就來了。菩薩用功是任運自然，他開悟以後得了神通，不假作意，任運自然，不是知道一個、二個眾生的心念，而是一個世界所有的眾生，每一個眾生只要動一念統統知道。

我看到這裡，特別找《金剛經》出來對，第十八分一體同觀分，五眼圓明下面：「如來有肉眼否？有。如來有天眼否？有。如來有慧眼否？有。如來有法眼否？有。如來有佛眼否？有。」五眼圓明，這是佛的眼睛。下邊跟著說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一恆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恆河，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寧為多不？甚多！世尊！佛告須菩提：爾所國土中，所有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」如恆河沙數的佛世

界，世界無數，眾生無數，眾生的心念無數，如來悉知，跟這段經文正對到。

你用功修奢摩他，修到這個時候頓同佛境，佛有這麼樣的他心通，你也有，不過還沒有《金剛經》說的恆河沙數世界的眾生那麼多，這是一個世界所有的眾生，他動一念，你都知道。「百千世界，亦復如是。」百千世界，還沒有《金剛經》恆河沙數那麼多，不過既然說百千世界，當然可以推廣下去。

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」這是說你得了《圓覺經》說過的神通，才能取；不是《圓覺經》說過的神通，不可取。

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三摩鉢提，先當憶想十方如來，十方世界一切菩薩，依種種門漸次修行勤苦三昧，廣發大願，自熏

成種。彼非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三摩鉢提」，這是修第二個觀。「先當憶想十方如來，十方世界一切菩薩」，你修三摩鉢提，修如幻三昧的觀想，下手的方便，你先觀想到十方如來，這叫做正憶念，再觀想到十方世界一切的菩薩。「依種種門漸次修行」，因為你起如幻的三昧，建立如幻的道場，度如幻的眾生，不假藉一個法門，是大乘法門都可以做，這叫依種種門，漸次修行。「勤苦三昧」，修如幻的三昧，用功要下手，你可不要怕吃苦頭，精勤受苦，要修如幻三昧。「廣發大願」，前邊有一個正憶念，憶念十方如來，憶念十方菩薩，你不怕勤苦，精進用功，還要發大願。

「自熏成種」，妙處得利益，就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凡夫對於外面六塵的境界攀緣落下的影子，這個影子是落到第六識，就結成妄想心。可是它

熏到第八識成了種子，種者是能生之意，怎麼叫種子呢？就是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的瓜子、豆子，它能生新的瓜子，能生新的豆子，種子是個譬喻。你熏習到第八識裡去種了個種子，怎麼叫做種子？它能起現行，我們過去的事，怎麼現在又想起來了，就是你過去把種子熏到八識田裡去，種到自己田地裡，現在它起了現行，你又想起來了。會用功就利用自己的第八識熏習，就想十方佛，想十方菩薩，想著要修種種的行門，度這些眾生。你自己熏習，把它熏起清淨的種子，可是「彼非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」

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於禪那，先取數門，心中了知生住滅念，分齊頭數。如是周遍四威儀中，分別念數無不了知，漸次增進，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，猶如目覩所受用物。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於禪那，先取數門」，這是第三個觀門修禪那，從哪裡下手呢？先修數息觀。數門者，是數息的一個法門。諸位同學一開學，我就教你們打坐，坐下來怎麼用功修數息觀，每一個人都發一本書，就是天臺宗智者的大師《小止觀》《六妙門》，學打坐怎麼打，看《小止觀》，數息觀怎麼數，看《六妙門》，一數、二隨、三止、四觀、五返、六靜。第一個就是數門，先修數息觀的法門。

「心中了知生住滅念」，我們妄想心，沒有本體沒有自性，那麼怎麼有妄想心呢？就是生住異滅生的，這裡把「異」略掉了。「生住滅」，再簡單說是一生一滅，一生一滅的念頭是連續出來。我們現在就去觀照看看，我前天講過，一念還是個粗念頭，一念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。九十剎那，觀照不來；九百個生滅，更觀照不來。生生滅滅的粗念頭，觀照不出來，依著佛經告訴我們，我們的妄想心，就是生滅的念頭，連續

不斷，它怎麼生住異滅你觀想看看，觀想不到。因為我們的心攀緣妄境習慣了，你從來沒有迴光返照，觀照自己的心，所以生住異滅念頭，觀察不到。你修的數息觀，把心定下來，你就知道，喔！我的心生出來了；喔！我的心暫時停住；喔！我的心滅了，你觀照的了知，清清爽爽。

「分齊頭數」，分齊，這一個念頭生出來，住一住，滅掉，它有一個分齊，就是有一個邊齊。那麼一個生住滅，一個生住滅，過了多少生住滅，這就是它的頭數，你統統了知。先是數鼻息，這個時候可以數你的妄念，都了知得清清爽爽。

「如是周遍四威儀中，分別念數無不了知」，先是打坐，坐下來修數息觀，心裡妄念生住滅、生住滅，分齊都觀察到了，了知的清爽。再進一步，四威儀中行住坐臥，都在修數息觀，我一方面走路，一方面做事，一方面在那兒站著，一方面在那兒睡覺臥著，行住坐臥，分別我自己的妄念，

這念數都能無不了知，都清清爽爽的。

「漸次增進」，功夫再增進，「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」，百千世界，不只是一個世界，百千世界下雨點，一滴一滴的雨點，下了多少雨點你統統知道。不是拿算數算出來的，一觀照統統知道，等於前邊說百千世界眾生的妄念，他動一個念頭就知道，不是你假作意，是任運自然就知道。

「猶如目覩所受用物」，你了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很容易，就等於你眼睛看見所受用的東西，連所受用的茶杯子，你看茶杯子並不費力，一目了然。你知道百千世界多少雨點，也是這麼容易。

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，終不可取。」《圓覺經》上說的境界，你可以取；不是《圓覺經》上說的境界，現些奇奇怪怪的境界，那是魔境，你不可以取。

是名三觀初首方便。

這是教修的三個觀，最初下手先修什麼行門。你修奢摩他，先修至靜；你修三摩鉢提，先起正憶念，念十方佛，十方菩薩；你修禪那，先修數息觀，這是初首方便。

若諸眾生遍修三種，勤行精進，即名如來出現於世。

假若你這個眾生，遍修三種淨觀，都能勤行精進，你一定成功，你就是等於活佛出現於世一樣，等於我們釋迦佛在印度出生一樣，你決定成佛。

若後末世鈍根眾生，心欲求道，不得成就。由昔業障，當勤懺悔，常起希望。先斷憎愛、嫉妒、諂曲，求勝上心。

「若後末世純根眾生」，講得再懇切一點，再慈悲一點，末世具大乘

根性的眾生，有上根、有中根、有下根。我們具大乘根性，我們的根機不是上根，是鈍根。「心欲求道」，修觀想，想修奢摩他，想修至靜，至靜不來。想修三摩鉢提，有下手的方便正憶念，憶念不來。想修禪那，先修數息觀，數息數不來。「不得成就」，這就是根機遲鈍，下等的根機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我既然想修大乘觀行，一定具有大乘善根，我怎麼修不成功呢？告訴你原因。

「由昔業障，當勤懺悔」，不只懺悔三七二十一天就算了，你得天天求懺悔，往昔造的惡業給你障到了，究竟有多少惡業呢？《普賢行願品》上說的有，造的惡業沒有形相，假設有形相，盡虛空容納不下。怎麼造那麼多的惡業呢？因為時間太久了，無始以來當眾生就造惡業，當眾生當的時間久了，造業當然造得多，你要勤求懺悔。

「常起希望」，希望心不要放下來，哎呀！我的業障太重，用功用不

好，退了心。你要曉得，修行用功，只能前進，不能後退。你後退，退到哪裏去，後退你不是退到凡夫位上嗎？無始劫來都在當凡夫，現在還當下去嗎？希望心不要歇下來，要常起希望。

「先斷憎愛，嫉妒諂曲，求勝上心。」前邊講過，你要先斷煩惱，最根本的煩惱，就是憎愛二心。遇見逆境，不要憎；遇見順境，不要愛；見了人家比我好，不要起嫉妒，嫉妒心是不耐他榮生起來的。他人有了榮華，我不要嫉妒；見了人家超過我的人，我不嫉妒。我不嫉妒，不要諂曲，不要巴結他。這些煩惱，你都要把它斷掉，斷掉了還要求勝進心，要勝進，要向上，我一定要修三種淨觀，我一定要成佛，這個心不要放下來。

三種淨觀，隨學一事，此觀不得，復習彼觀，心不放捨，漸次求證。

「三種淨觀，隨學一事」，隨你跟哪一個觀想接近，你就修哪一個。修不成呢？「此觀不得，復習彼觀」，這一個觀修行用功，經過勤苦一個階段，修不成，跟他不相應，再修第二個觀。第二觀又修不成，再修第三個觀。

「心不放捨，漸次求證。」總而言之，這一觀不成，再修那一個觀，永遠不要捨棄，一直要修下去，漸次要求證得。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圓覺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欲求無上道，先當結三期，懺悔無始業。經於三七日，然後正思惟，非彼所聞境，畢竟不可取。

「圓覺汝當知！一切諸眾生，欲求無上道，先當結三期，懺悔無始

業」，前邊長行又把它作個偈頌，就很好懂。假若是末世的眾生，你想求無上的佛道，應該先結個期限，或者一百二十天，或者一百天，或者八十天。可是先要經過二十一天的懺悔，懺悔無始的罪業。

經於求懺悔的三七日，「然後正思惟」，起正憶念修這三種淨觀。「非彼所聞境，畢竟不可取。」可是你在那懺悔的時候，有特別的境界發現；你在那正思惟的時候，也會有特別的境界發現，不是《圓覺經》裏面所說的境界，你不可以取。

奢摩他至靜，三摩正憶持，禪那明數門，是名三淨觀。若能勤修習，是名佛出世。

「奢摩他至靜」，修這三種淨觀，有下手的方便，要修奢摩他，先修至靜。「三摩正憶持」，你修三摩鉢提，先正念，正憶念持十方佛、十方

菩薩。「禪那明數門」，你修禪那觀，先明數息法門，「是名三淨觀」。「若能勤修習，是名佛出世。」修上面三種淨觀，若能精勤修習，那你就是活佛出世。

鈍根未成者，常當勤心懺，無始一切罪，諸障若消滅，佛境便現前。

「鈍根未成者，常當勤心懺，無始一切罪」，鈍根，末世的眾生，你沒有修成就，因為有無始劫來的罪業障到了，要常常求懺悔，懺悔無始劫來的一切罪業。

「諸障若消滅，佛境便現前。」佛的境界你本來具有的，我們跟佛無二無別，就是叫這些罪障業障給你障了，你把罪業懺悔清淨，佛境就現前了。

講到這裡，圓覺菩薩這一章講完，也就是正宗分講完了。十二個菩薩講了十一個菩薩，還有最後一個菩薩，屬於流通分，下次就可以把《圓覺經》講圓滿了，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向下文長，付待來日，請大家站起來迴向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全經分為三大分，第一序分，第二正宗分，第三流通分，序分，正宗分講演已竟，今當第三分是流通分。在三大分之中，一共有十二位大菩薩當機請問，上來已經講了十一位大菩薩，今當最後一位，也就是第十二位，叫做賢善首菩薩。

賢善首菩薩章

於是賢善首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

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

全章都屬於流通分，流通分分五大科，第一科是「慶聞深法，請問流通」，慶是慶幸自己，聞到甚深的圓覺妙法，還要請問流通，就是要利益一切眾生，這是第一大科。

大悲世尊！廣為我等及末世眾生，開悟如是不思議事。

不可心思、不可言議，叫做妙法，妙字怎樣講呢？不可思議謂之妙。《圓覺經》處處講到叫我們開悟，開悟就是悟到圓覺妙法的理，悟後再起修，這一步功夫要記清爽。這就是當時大菩薩們都開了悟了，末世眾生看見《圓覺經》也能開悟，所以帶著說末世眾生開悟，都開悟如是不思議事，就是圓覺妙法。下邊還要請問。

世尊！此大乘教，名字何等？云何奉持？眾生修習得何功

德？云何使我護持經人？流布此教至於何地？

這要請問流通，《圓覺經》應該給它取一個名呀？我們現在知道叫《圓覺經》，是由賢善首菩薩請問，世尊立的名字。「世尊！此大乘教」，就是教法，「名字何等？」這部經應該給他取一個名字呀？這是第一個問題。「云何奉持？」有了教法了，怎樣奉行，怎樣修持呢？這是第二個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，「眾生修習得何功德？」眾生要修習圓覺妙法的時候，能得何等的功德呢？在前邊《圓覺經》上都是講不要住相，不要著相，你所修的功德也不可住相，也不可著相，但是不住相、不著相，任運的有功德。賢善首菩薩不是不知道不著相的道理，而還要請問功德，這是利益初發心的眾生。初發心的眾生對於大乘教法還沒有修習，要先告訴你修習能

得無量的功德。等到他要是能修習得無量功德的時候，再告訴他不可以著相，所以為利益眾生流通《圓覺經》，還是要把何等的功德說清爽。

「云何使我護持經人？」第四個問題，云何使我等輩，護持受持《圓覺經》的人，使他不要著了魔，使他不要生退屈的心，一定得有佛菩薩來加護持經的人。

第五個問題，「流布此教至於何地？」若人流通宣布此圓覺大教，此人可至何等地位？一共有五個問題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第一大科是「慶聞深法，請問流通」，下邊就講到第二大科，「讚許佇聽，交感流通」，經文還是前邊那十一位大菩薩的經文，過去這些祖師、大法師們，就是依著流通的意思分了五科。讚，是讚歎他請問的好。許，

是許可跟他講說。佇聽，是及諸大眾默然而聽，這樣子就加了一個科文，叫做「交感流通」，有說法的世尊，有聽經的菩薩，互相交感，大法才能以流通。

按這科文都是給我們聽的，沒有法師講經說法，大法不能流通；沒有人佇心聽法，大法也不能流通。所以要師資道合，師是老師，資是弟子，師資之道相合交感了，交感了大法才能流通。這是第二大科，經文還是跟前邊一樣的章法。

爾時，世尊告賢善首菩薩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如是經教功德名字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

「問於如來如是經教功德名字」，就是指這一部經的教法，有何等的

功德？要立何等名字？

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這是先讚歎他問得好，再許可跟他說，這就是讚許。

時賢善首菩薩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默然而聽。

這就是靜聽，聽法必須要默然而聽，講第一章時跟諸位講過，默然而聽，要三業默然，身體不要亂動，身業默然；口裡不要講話，口業默然；心裡不要打妄想，意業默然。身口意三業都把它靜下來，這樣你再聽法，每一句每一個字都要聽到耳朵裡，由耳朵聽到自己心裡去。不然一邊打妄想，一邊講話，一邊身體亂動，講的人講得舌燋唇焦，不要說沒有聽到心裡，連耳朵也沒有聽進去，這個樣子怎麼能流通佛法呢？所以你一定要讚許，讚歎問得好，許可跟你說，但是你要默然而聽，要靜聽，佛法才能流

通。這是第二大科。

下邊講到第三大科，「依問宣說，內護流通」，依著賢善首菩薩所問的，如來就宣講演說，這叫內護流通。佛法要流通於世間，有內護、有外護，內護是我們的責任，你要發心講經說法，你要發心聽講聽經說法，佛法就會流通，這叫內護。沒有人發心講，沒有人發心聽，佛法怎麼流通呢？所以內護很要緊，就是我們大家都發心學講經，學會了就去講經；在沒有學會講之前，你要發心聽經，這就是護持佛法，佛法就會流通。

善男子！是經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所說，三世如來之所守護，十方菩薩之所歸依，十二部經清淨眼目。

「善男子！是經有千萬億恆河沙諸佛所說」，要立經的名字，先要讚歎這部經了不得，這部經是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所說，不是釋迦佛這一尊

佛所說，只要你是成了佛，都要說《圓覺經》，這部經就是一部成佛的經典，你就知道《圓覺經》之重要性。

「三世如來之所守護」，要守護這一部經，這個時候還沒有取出名字來，就說這一部經，過去世的如來，現在世的如來，未來世的如來，三世如來都守護這一部經，要是這部經不住在世間，眾生沒有法子成佛，就知道這部經之重要。

「十方菩薩之所歸依」，你不是學大乘的菩薩，那跟你說不上話，是學大乘法，你是一個菩薩，沒有不皈依《圓覺經》的，此世界，他世界，十方世界的菩薩，統統要要皈依《圓覺經》。

「十二部經清淨眼目」，十二部經以前講過好多次了，部，是部分，也叫十二分教。十二部，是哪十二部呢？《法華經》一部，《圓覺經》一部……，不是這個部，你講這個部被人家見笑說外行話，而是十二個部分，

如來說的經一共有十二個部分，就是長行、重頌、孤起、因緣、本事、本生、未曾有、譬喻、論議、無問自說、方廣、記別或授記，以前都寫過黑板，一再的說過，你要是不記得，再去查《教乘法數》，查《佛學大辭典》。十二部經，就是總指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切經，換一句話就是一切經的清淨眼目。

我跟諸位同學一再的說，每一部經都有每一部經的經心，也叫做經眼，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根據，每一部經有每一部經最要緊的兩句話，就是這一部經的經眼。等於一個人身體上五官，最主要的就是在眼睛，眼睛看不見可是大事，眼睛不清淨也不行，所以要清淨的眼目，《圓覺經》就是一切經的清淨眼目，一切經的經眼。你要是把《圓覺經》研究好了，一切經你都通了。

開經的時候都跟諸位說過，判教把《圓覺經》判到頓教大乘，是依著

釋迦佛說的，實際不是中國頓教禪宗那個頓，叫做圓頓大法。圓頓大法在中國翻譯的經典之中，只有《華嚴經》與《法華經》。《華嚴經》有六十萬字，不容易攝持；《法華經》雖然有七萬字，也不容易攝持；只有《圓覺經》經文很短，而且章法很整齊，十二個大菩薩請問，一章一章的，很容易了解這圓頓大教。你把《圓覺經》研究好了，很容易受持到心裡，就是納受於心，憶持不忘，這個樣子你就得了一切經的清淨眼目。你再去研究《華嚴經》，再去研究《法華經》，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也容易了解，也容易通達。最圓滿頓超的法門，就是《華嚴經》與《法華經》，《華嚴經》與《法華經》你都容易研究，容易了達，其他的經，什麼經不容易了達？所以《圓覺經》是一切經的清淨眼目。

讚歎了，再立這部經的名字，再答覆第一個問題：「此大乘教，名字何等？」

是經名大方廣圓覺陀羅尼，亦名修多羅了義，亦名祕密王三昧，亦名如來決定境界，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，汝當奉持。

「是經名大方廣圓覺陀羅尼」，大方廣，就是體相用，其體最大，其相最方，其用最廣，就是讚歎這個圓覺的。圓覺，是總持法門，梵語叫陀羅尼，翻成中國話叫總持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。總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在圓覺裏邊；持無量義，一切義理也都在圓覺裏邊。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叫做總持法門，叫做陀羅尼法門。

「亦名修多羅了義」，這是第二個名字，修多羅是梵語，翻成中國話叫做契經，就是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，簡單翻譯就翻譯一個經字。佛說的經有了義經，有不了義經，了是究竟圓滿，義理究竟圓滿了，叫做了義經。佛說法為什麼不都說了義經，還說不了義的呢？為應眾生之機，

沒有辦法而說不了義的。但是《圓覺經》是一切經中的了義經，修多羅，就指著一切經，一切經的了義經。現在我們取這部經的名字，就依著佛說的這兩個名字，把「陀羅尼」略掉，合起來經的題目，叫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」。

「亦名秘密王三昧」，這是第三個名字，三昧，翻成中國話叫做正定，圓覺三昧是三昧之王，叫做王三昧。王三昧是九法界眾生皆不能了知叫做秘密，唯佛與佛乃能了知，等覺菩薩也不能了知，所以叫做秘密，叫做秘密王三昧。

「亦名如來決定境界」，這是第四個名字，《圓覺經》說如來的境界是決定的，決定者就是不可動搖。如來的境界就是《圓覺經》上說的那個樣子，不能隨便變動，所以叫做決定境界。

「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」，這是第五個名字，頓教大乘，也有漸次的

道理，漸次的道理就是說些差別法、差別義，但是都是依著如來藏自性流出來，差別就是無差別，所以叫做如來藏自性差別。

這是答覆他第一個問題，要立個什麼名字，應該立這五個名字。現在我們《圓覺經》，都是依著前邊兩個名字合起來一個題目。

「汝當奉持」，答覆他第二問題：「云何奉持？」我等怎樣奉持？就依著經的名字，你就這樣奉行，這樣受持。這跟《金剛經》上答覆的一樣，「此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」你就依著經的名字，奉行受持就對了。

善男子！是經唯顯如來境界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。

下面答覆賢善首菩薩第五個問題：「流布此教至於何地？」「善男子！是經唯顯如來境界」，唯顯，就是唯獨顯明佛的境界。如來的境界什麼樣

子？看《圓覺經》就知道佛的境界什麼樣子。

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」，《圓覺經》的道理，只有佛與佛才能盡量地宣說、究竟地宣說。說經不都是佛說的嗎？但是佛在世的時候，有五種人都可以說經：佛可以說、佛的弟子也可以說、天人也可以說、仙人也可以說、變化人也可以說，叫做佛、弟子、天、仙、化人，這五種人都可以說經是佛在世的時候，你說了了，必須經過佛看一看、聽一聽，印證許可，好，可以流通，這叫做經。佛涅槃之後，只可以造論，不可以說經，這是佛教的大規矩。《圓覺經》不是其他四種人可以說的，只有諸佛如來才能究竟宣說。

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漸次增進至於佛地。

「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」，就是當時的大菩薩，以及末世大乘根性的

眾生。「依此修行，漸次增進至於佛地。」再答覆他第四個問題，說依此修行決定成佛。佛說的經不都是叫我們眾生成佛的嗎？這點道理你要明白，有了義經、有不了義經，了義經是成佛的，不了義經，不能成佛。譬如佛說的人天乘的經，你來生來世，包許你還轉一個人，這是人乘法。你依著這個經修行，來生來世包許你可以生天，這叫做天乘法，合起來叫做人天乘法，這是不了義。你依著這麼一部經，可以證阿羅漢果，可以證辟支佛果，這叫做二乘法，也叫小乘法，都不能成佛。唯有佛說的大乘法，才能至於佛地。《圓覺經》可以的，可是這個地方有一句含攝的有漸次的根機。《圓覺經》是頓教大乘，有頓超的根機，它含攝的有漸次的根機。你依此，此就指《圓覺經》，你依此《圓覺經》修行，漸次增進，雖不能頓超，不要退屈，你漸次的增進，一定成佛，因為《圓覺經》是成佛的法門。

善男子！是經名為頓教大乘，頓機眾生從此開悟，亦攝漸修一切羣品。

「善男子！是經名為頓教大乘，頓機眾生從此開悟」，前邊判教的時候，判《圓覺經》為頓教大乘，是依著佛說的，不敢給它改名字叫圓教大乘，實際它叫頓圓之教，不是頓教禪宗，頓教禪宗根本不講教法，《圓覺經》是講教法的，是佛說的。怎麼叫做頓教大乘呢？眾生的根機不一，有頓機的眾生，頓機，就是頓超，像文殊章：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知字就達到成佛的目地，那就是頓教大乘，頓教的根機。到了普賢菩薩這一章，請問漸次，說了四個漸次，還是結到頓超上：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還是頓教大乘的道理，就是希望我們一超直入，身心如幻，一切都如幻，一切如幻如化，你一下子知道了，不是一下子就成佛了

嗎？說個土話叫一下子，實際就是頓超成佛，頓教的根機，就從此能以開悟。

「亦攝漸修一切羣品。」羣是多的意思，品者類也，多種多類叫做羣品。漸次的根機，則不一等了。一切羣品，是多種多類的根機，只要你願意成佛，發願成佛，都可以攝持你，攝就是攝持，攝持就是不捨棄。《圓覺經》不捨棄一個眾生，就怕你不發願成佛，發願成佛，漸次增進就至於佛地。

譬如大海不讓小流，及至蚊蝱及阿修羅飲其水者，皆得充滿。

「譬如大海不讓小流」，大海是廣大甚深，但是小小的流水，它不拒絕，讓，就是拒絕，你是大江的水，它能以容納；你是大河的水，它能以容納；你是小水溝的水，就怕你不流到大海，流到大海，它也不拒絕，如

此才見到大海之大，能容納一切眾流。《圓覺經》之大，能攝持一切羣品。

大海之大，不讓眾流，還沒有說完呢！「及至蚊蟲及阿修羅飲其水者，皆得充滿。」大海之大，含攝一切根機。蚊蟲，是一個小蟲，大陸上的人都叫蚊子，台灣人就叫蟲，就是這個字，蚊蟲是最小的蟲，牠的肚子、胃很小，牠飲一點點的水。

阿修羅身量可大了，肚子也大，胃囊也大，怎麼大法呢？阿修羅跟帝釋天打仗，帝釋天是住在須彌山頂，他要抱住須彌山搖，把忉利天整個搖倒下來。搖是沒有搖倒就知道他的身量之大，他兩個臂膀子抱住須彌山腰，足見身體有多大！身體大，肚子大，胃囊也大，那飲水飲得多。但是大海的水滿他的願，盡量的飲，能令你充滿，這就顯出大海之大，能攝持一切羣品。

這就是說，你是大根機，你學《圓覺經》，頓超直入；你是漸次的根

機，慢慢地修，再漸次、再漸次，只要你肯修都可以成佛，都可以滿你的願，「皆得充滿」，皆令你充滿。這就是答覆他依法修行，皆成佛道。

善男子！假使有人純以七寶積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聞此經名及一句義。

這是答覆他最後第三個問題：「眾生修習得何功德？」修持這個法門得什麼樣的功德，佛告訴他這功德大了，先說個譬喻。

「假使有人」，是假設之詞，事實上沒有這個事實，這是作一個譬喻，作一個比方，假使有這麼一個人。「純以七寶」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硨磲、赤珠、瑪瑙。「積滿三千大千世界」，把七寶積聚充滿了三千大千世界，這個七寶多了，「以用布施」，這個人得功德多不多呢？一定甚多，應該有這個問答，有這個問答把它略掉了。

譬如我們現在有一個人行布施，拿了一百萬新臺幣去上供三寶，下救眾生，我們聽見這個人了不得，發大心啊！新臺幣一百萬不是少數，他就拿出來行布施，這個人功德一定很大，一百萬臺幣不見得充滿這一個講堂，假若有一個人充滿這講堂的臺幣，他都拿出去行布施，這個人的功德不是更大嗎！如此類推，這一個人拿著金銀琉璃七寶充滿了三千大千世界，統統拿來做布施，那這個人的功德大不大呢？當然大了，底下再比較。

「不如有人聞此經名及一句義。」你聽到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》，聽到這部經的名字，這個功德超過前邊七寶布施的功德。你聽到一句經的經義，義是義理，聽到《圓覺經》一句的義理的功德，超過前邊以七寶布施的功德。

這個功德諸位在座的都得到，你不但聽經名一句，全部《圓覺經》都聽到了，是不是佛故意這麼說呢？佛怎麼好打妄語，怎麼能騙眾生呢？佛

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、不誑語者，佛說的都是真實之話，怎麼有這麼多的功德呢？我們就得了，怎麼得的？你聽一句義理，就能成佛，什麼功德還能超過成佛的功德呢？

你聽到不了義經，要受持三皈，受持五戒，來生也不過轉個人，那個功德有多大呢？你加修十種善法，不過生天上享點天福，天福享完還要墮落下來，那有多少功德？你聽了不了義的小乘經，能成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不過超出三界，結果證偏空涅盤，掉到死水坑裡，那有多少的功德呢？

所以《圓覺經》是成佛的經，你聽到一個經名，就能種成佛的善根；聽到一句義理，決定叫你成佛，依著那一句義理修行就行，哪一句義理？譬如知是空華，即無輪轉，你把這一句道理明白了，不就能成佛了嗎？

善男子！假使有人教百恆河沙眾生得阿羅漢果，不如有人宣

說此經，分別半偈。

再說個比喻，「善男子！假使有人教百恆河沙眾生得阿羅漢果」，這一個人去行教化，單行小乘的教化，他教化了多少人呢？有一百個恆河沙的眾生，都成了阿羅漢果，你看這個法師功德大不大呢？功德甚大！世尊。這樣答覆他。可是「不如有人宣說此經，分別半偈」的功德。

你去宣說那些小乘經，得到好的成績，眾生都成了阿羅漢果，一個成佛的也沒有。你能宣說這部《圓覺經》，「分別半偈」，就是兩句這部經的義理，就令眾生種成佛的善根，頓超的根機，現在就能成佛；不是頓超的根機，將來也決定成佛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。

所以諸位同學，聽了經得了無量的功德，你學講經，尤其學講《圓覺經》，那你功德就不可思議了！得到何等的功德？聽經的功德，不可思議！

講經的功德，也不可思議！

善男子！若復有人聞此經名信心不惑，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二佛種諸福慧，如是乃至盡恆河沙一切佛所種諸善根，聞此經教。

「善男子！若復有人聞此經名信心不惑」，還是注意在「聞」，你學講經，得先聽經是不是？聞，就是聞慧，三慧第一個就是聞慧，你不聽，怎麼能開智慧？由聞而思，思而修嘛！現在就是聞經的人太少，也因為講經的人太少了，實際講經也不聞，那麼你怎麼能開智慧？這個地方你怎麼能得到功德？聞到《圓覺經》，不要說全部經文的義理，你都聞到，就是聞到《圓覺經》的經名，信心不惑，你發起來信心，而不起疑惑。

「當知是人」的善根大了，「非於一佛二佛」，不是在一個佛、二個

佛的面前「種諸福慧」，就是種諸善根。你親近了佛，當然要供養佛，供養佛你就得到福；你要聽佛說法，就得到慧。大乘善根就包括福慧兩種，等你成了佛了，福慧兩足尊。

「如是乃至盡恆河沙一切佛所種諸善根」，這個人的善根深厚了，他不是在一個佛、二個佛的面前種的善根，乃至盡於一百個恆河沙那麼多的佛所，在那樣多的佛的所在種諸善根，種諸善根，就是種諸福慧。

「聞此經教」，種植善根再加一句聞此經教，他種福種慧，種這個善根，他親近到佛，聽佛說法，都在佛面前聽佛講經說法，講的什麼經呢？講的《圓覺經》。前邊說沒有哪一個佛不講《圓覺經》的，所以他種善根，親近了百恆河沙那麼多的佛，都在佛的面前聽過《圓覺經》，這是講誰呢？就講我們。

《金剛經》上也有這麼樣的經文，這個人「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

五佛面前種諸善根，亦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」，我們聽見，好像我們怎麼有這個善根，這就叫做自卑感，眾生的障礙，自己瞧不起自己是個大障礙。我們的佛性與十方諸佛的佛性無二無別，十方諸佛都能成佛，我怎麼不能成佛呢？你有自卑感，我是薄地凡夫，聽了佛經有這些名詞，聽到了儘把不好名詞套到自己的頭上：「我是末法時代的眾生，我怎麼能成佛！」那你永遠不會成佛。儒教裏面也有這個道理：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為者亦若是。」大舜怎麼成了一個大舜呢？他做了大舜的事啊！大舜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只要做大舜的事，我也可以做大舜。

佛經上也有這句話：「彼既丈夫我亦爾。」十方諸佛是大丈夫，我也是大丈夫，他成佛，我怎麼不能成佛呢？佛經上講的大丈夫，不單指男人，男人你不立丈夫志，你是男人中的女人；女人立丈夫志，你是女人中的大丈夫，因為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當成佛，怎麼輕視自己，看不起自己呢？

我們要是善根不深厚，這是末法時代，而且是五欲熾盛的時代，我們怎麼會坐到佛學講堂裡，天天學大乘佛法呢？那個善根淺薄嗎？你要相信自己的善根深厚，你親近過無量諸佛的，親近過無量諸佛現在怎麼還在末法時代當個苦惱凡夫呢？你親近是親近了，聞此經是聞此經了，你沒有頓超，你是個漸次的根性，要慢慢的修。所以自己不要自暴自棄，聞到《圓覺經》，你自己慶幸自己有深厚的善根，努力增進，決定至於佛地。

汝善男子！當護末世是修行者，無令惡魔及諸外道惱其身心令生退屈。

「汝善男子！當護末世是修行者」，這再答覆他第四個問題：「云何使我護持經人？」我們怎樣護持持經人，汝等善男子，你們這一般大菩薩都應當護持，護持末世的眾生，修行圓覺大法的人。因為末法時代魔強法

弱，環境惡劣，五欲熾盛，誘惑力太強，他剛剛發了一點道心，就是露水道心，經不得太陽曬，一曬把露水給曬乾了，這不是太可惜了嗎？末法時代他既發了菩提心，難得啊！你要護時他，不讓他退心。

剛才是勉勵諸位，鼓勵諸位，你不要輕視自己，同時你還不要粗心大意，我們的環境，不是個好環境；時代，不是個好時代，要自己謹慎，你不要害怕，謹慎就是了，怎麼樣呢？因為有諸大菩薩，下邊還有很多護法護持你。

「無令惡魔及諸外道惱其身心令生退屈」，不要令這些惡魔來擾亂末世的修行者，不要叫外道來擾亂他，擾亂就是惱其身心，惱其身，惱其心，令他昏煩惱亂，退屈了他的大乘道心。

爾時，會中有火首金剛、摧碎金剛、尼藍婆金剛等八萬金剛

並其眷屬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而白佛言：世尊！若後末世一切眾生，有能持此決定大乘，我當守護，如護眼目。

「爾時」，說到這時候，「會中有火首金剛、摧碎金剛、尼藍婆金剛等八萬金剛」，下邊就是外護，講到第四科：「稟命加衛，外護流通」，稟受佛的慈命來加以保衛，作一個外護，這樣才能流通《圓覺經》，這是第四大科叫做外護流通。前邊是自己修行、自己聞法、自己講法，內護流通，十方諸佛諸菩薩都來護持內護。這是外護流通，一類一類的，這是金剛類，也叫金剛神類。

火首金剛，他頭上冒火，你們聽過《楞嚴經》都知道二十五圓通，火大圓通它翻釋叫火頭金剛。你聽過《楞嚴經》，更不要輕視自己，火頭金

剛的火從哪裡來的呢？是婬欲心化的三昧火，這個眾生婬欲心特別重，他要發心修圓通了，把婬欲之火變成三昧火，在頭上放光，放火苗子出來，一看他頭上冒火，實際是三昧的光明。前邊《圓覺經》上講，我們眾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，哎呀，婬欲心太重，怎麼能成佛呢？就怕你不修行，你一修行，婬心變成三昧火，火首金剛就是給我們作一個榜樣。金剛是一類的眾生，叫做金剛神類，他手裡拿一個金剛杵，杵是一個兵器，兵器是金剛寶做成的。金剛寶能壞一切，一切不能壞它；它能摧碎一切物，一切物不能摧碎金剛寶，這就叫做金剛杵。我們現在供的護法神，就是護法韋馱尊天，他是代表之一，他手裡就是拿著金剛杵，金剛神多得很，這叫做火首金剛。

還有「摧碎金剛」，就是摧破粉碎一切邪魔。「尼藍婆金剛」，梵語沒有翻譯，同學將來再查一查，看什麼地方有翻譯的。「尼藍婆金剛等，

八萬金剛」，一共約八萬個金剛，這裡說的三個首領，實際有八萬金剛神類。「並其眷屬」，還帶來了很多的眷屬，就是八萬以外的眷屬。

「即從座起」，都在法會聽佛說法的時候，從本座而起。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　而白佛言：」行了禮，「世尊！若後末世一切眾生」，稟受佛的慈命，要護持末世修行人，他們都發了心，末世的一切眾生，「有能持此決定大乘」，決定大乘，就是實教大乘。大乘法記得，有權教大乘、有實教大乘。權教大乘則不決定，權巧方便的大乘，為接引二乘人，叫他來學大乘法，很多都是方便說法。《圓覺經》是決定大乘，叫實教大乘，要是有能持此實教大乘，決定大乘者，「我當守護」，我們金剛神眾要守護他，要保護他，要護持他，怎麼樣守護？「如護眼目」，人的眼目最寶貴，身體上哪一部分可以碰一下，眼睛碰不得，所以人保護眼睛，是最加小心來保護的。我們保護持《圓覺經》的這個人，如保護自己的眼目那樣保護他。

乃至道場所修行處，我等金剛自領徒眾，晨夕守護，令不退轉。

「乃至道場所修行處」，不但保護他這個人，連他修行的道場，我們都保護。「我等金剛自領徒眾」，我等金剛，是八萬金剛自領徒眾及其眷屬。「晨夕守護」，守護他的道場，「令不退轉」，守護他的道場不會遭災遭難，不會遭魔害，令他不退轉，也就是不退屈。

其家乃至永無災障，疫病消滅，財寶豐足，常不乏少。

「其家乃至示永無災障」，前邊講道場，這地方怎麼弄了個家呢？你要注意呀，因為修圓覺行的菩薩有四眾弟子，前邊講道場是出家二眾，還有在家眾他在家修行，則保護他的家，叫他家裡永遠沒有災難、沒有障礙。「疫病消滅」，還不叫他得瘟疫、得疾病，什麼病都給它消滅。「財寶豐

足」，還叫他發財，這就是在家菩薩，可以有財寶嘛。「常不乏少」，用不完，用不乏少，用得沒有了，常不乏少，財寶具足。這是金剛神護法，下邊是天眾，天王護法。

爾時，大梵天王、二十八天王，並須彌山王、護國天王等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亦守護是持經者，常令安隱，心不退轉。

「爾時，大梵天王、二十八天王」，大梵天王，是色界初禪天。佛教所說的天，分三界一共二十八天，二十八天的天王都要出來護法。「並須彌山王、護國天王等」，須彌山王，就是欲界第二層天忉利天，也叫帝釋天，他是住在須彌山頂，叫做須彌山王。欲界第一層天，就是四天王天，叫做護國天王。

這二十八天王是總說，為什麼前邊說個大梵天王，後邊說個須彌山王，說個護國天王，把這三個又重說呢？因為每一個佛出世，大梵天王與須彌山王，就是忉利天天主，他們都是請法主。眾生不知道請法，他們給眾生作榜樣，他替眾生請佛說法的。護國天王，他的職務是護人護國，也護持三寶，所以把這三個天王特別說一下。

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　而白佛言，世尊：我亦守護是持經者」，我亦，就是我等，二十八個天王都說上，我亦守護末法時代持《圓覺經》的人，「常令安穩」，叫他無災無難。「心不退轉」，但精進不會退轉，這是天眾出來護法。

爾時，有大力鬼王名吉槃茶與十萬鬼王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亦守護是持經人，朝夕侍

衛，令不退屈。其人所居一由旬內，若有鬼神侵其境界，我當使其碎如微塵。

「爾時有大力鬼王」，下邊鬼王出來護法，鬼王有大力，叫做大力鬼王，說出來幾個首領。「名吉槃茶」，名字叫吉槃茶說一個首領名，吉槃茶也叫做鳩槃茶，翻成中國話按他的形相，翻成甕形鬼，也翻成冬瓜鬼，他的形相醜陋得很，看不出個頭腦出來，像甕，甕是裝水、裝菜，小口大肚的缸。甕沒有看過，冬瓜你看過了，像個大冬瓜，大力鬼王，人看不見，其他普通鳩槃茶，人時常會看見，在我的家鄉，這種鬼名叫半截缸，半截缸什麼樣？就我們講堂角上那個缸，高的缸是很高，有一半那麼高，就叫半截缸，就像那樣。你看見了一個半截缸，一拐一拐的，那就是鳩槃茶。《法華經》上說的，他沒有事，找狗逗著玩，狗在那兒臥得好好的，忽然

間好像發神經病了，就是鳩槃茶逗的。這個地方不是普通的鳩槃茶，是大力鬼王，還有很多，有十萬的鬼王。

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等亦守護是持經人」，我們這些鬼王也來守護他，「朝夕侍衛，令不退屈。」他要是持《圓覺經》，我們早起到晚上都來給他守衛，令他不退屈。「其人所居一由旬內」，不但他住的道場我們要守衛，一由旬，就是四十里以內，他在那兒修圓覺行門，這一個人在那兒修道，四十里路以內我們都給他保衛，這還是小由旬，最少四十里以內。

「若有鬼神侵其境界」，前邊說金剛神，說大力鬼王，都是護法善神善鬼。還有惡神、惡鬼，他看你修行故意的來侵害，侵是侵害你，侵害的境界。「我當使其碎如微塵」，大力鬼王會把這些惡神、惡鬼，粉碎得像微塵那樣。這是第四科，你只要修行，不要害怕有什麼魔，有什麼惡神、

惡鬼來擾亂你，諸佛要護持你，諸菩薩要護持你，一切善神善鬼都要護持你。

下邊最後一科第五科：「時眾受持，總結流通」，當時聽經的大眾都要受持《圓覺經》，這樣《圓覺經》就可以流通，叫總結流通，這是最後一科。

佛說此經已，一切菩薩、天、龍、鬼神、八部眷屬，及諸天王梵王等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「佛說此經已」，把《圓覺經》說到這裡說完了。「一切菩薩、天、龍、鬼神、八部眷屬」，聽圓覺大法的一切大菩薩，還有天眾、龍眾、鬼神等眾，分開來說有八部的眷屬，就是天，龍，夜叉，乾闥婆，阿修羅，迦樓羅，緊那羅，摩　羅迦八部。天龍八部，不是八部以外有天龍，八部

以天龍為首，叫做天眾、龍眾以及八部，都是護法神。

「及諸天王梵王等」，總說天眾了，二十八天王都有。梵王等，前邊說過，二十八天王都有，大梵天王也在二十八天王裏面。又說了一句，就是大梵天王是請法主，特別說出來。

「一切大眾」，包括一切聽法的大眾。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」聽了法，得了法喜，信心堅定而不疑惑，就能受持圓覺大法，叫信受。受持大法就要奉行，就要依教修行，《圓覺經》等著你流通於世了。

講到這裡，把《圓覺經》講完了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首先謝謝諸位同學，怎麼樣謝謝諸位同學呢？就是在這一個學期，我要跟諸位同學講《圓覺經》，卻害起病來，害得很嚴重，不能吃飯，儘咳

嗽吐痰，打針吃藥不見效，愈來愈厲害，同學們大家都替我祈禱，替我迴向，替我供長生錄位的牌位，每天作功課課誦以後，都要到牌位前替我迴向。還有諸位同學各人念經拜懺，都替我迴向，有大感應，結果服了一帖湯藥，一下子咳嗽給止住了。不是你們給我迴向的功德，怎麼病好得那麼快呢！病好了，我才能把《圓覺經》給你們講完，我心裏面也得了法樂，就是我發願要跟諸位講《圓覺經》，結果滿了願。今天講圓滿，如釋重負，像一個重擔子放下來了。在害病的時候，身體上害病，心裡想：「我對不起同學，最後一年，我要跟你們講《圓覺經》，罣礙得厲害，其他沒有罣礙，罣礙不能講經。」諸位同學天天給我迴向，吃了藥病很快好了，現在《圓覺經》終於講完了，我心裡很痛快！

在講經時候，都在勸導諸位修行，在末法時代講圓頓大法的人很少，跟諸位同學一再說過，《華嚴經》《法華經》是兩部圓教大乘的經典。講

《華嚴經》，沒有這個時間來講，沒有這個道場來講。有時間、有道場，每天講二個小時，也得三年才能講一遍。聽經的則沒有人，誰能發心聽你講三年《華嚴經》呢？講《法華經》，最短的時間，每天講二個小時，得三個月，也不容易。所以最好是《圓覺經》，尤其是容易受持，它有十二章，文法章法很整齊，很清爽，有很多的問題，都是我們要問的。菩薩替我們問出來，我們解除了疑惑，可以增加信心。

所以諸位同學聽了以後好好研究，發給諸位同學兩部注解，一部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一部憨山大師《直解》。在台灣流通的，還有圭峰大師的《大疏鈔》《略疏鈔》。《大疏鈔》太廣了，《略疏鈔》要看，還有諦閑法師的《法彙》裏面有兩部《圓覺經》，一部《講義》，一部《親聞記》，都拿來作參考研究。你把《圓覺經》愈研究愈熟，將來你都發心去講，《圓覺經》講的不要著相，我們不求功德，弘法是我們的責任，你要負起我們

弘法的責任來，不要辜負了你我的善根。我們有大善根，為什麼不負起責任來弘法呢？這是勸各位先自修，把它研究好研究熟，再去講。

在研究《圓覺經》，諸位同學聽了經，聽了多了，自然這裏邊的道理都會把它料揀得很清爽。要是有同學還聽不太明白，一會兒說：又是沒有生死，沒有涅槃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；一會又說：要證得涅槃，證得菩提。怎麼繞來繞去，一會兒這樣說，一會兒那樣說呢？這是你聽大乘經聽得太少，說到最高的地方，不著相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。是跟我們說，由一位凡夫到成佛什麼樣子，「不與法縛，不與法脫；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。」那是佛的境界。一會兒這樣說，一會兒那樣說，我們是個初發心的人，你還要持戒清淨，你還要堅持淨戒，你還要認識愛為生死根本，你還要認識婬欲是我們的生命，你要先斷婬欲，再除愛染，你這樣下手。不然你說：「不與法縛，不與法脫；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。」那是佛的境界，就算你

我的境界了嗎？你我不吃飯，肚子都餓；不睡覺，你都發睏。我們是個凡夫，看了佛的境界，知道那是講地理圖，你走路，還得從你出發點開始走呀！譬如我們到高雄抵達終點，你從八堵上車，還沒有到高雄嘛，所以一會兒這樣講，一會兒那樣講，講道理，要講到最高最圓的地方。修行要腳踏實地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來，這是告訴諸位研究經典的方法，修行的方法。

附件一：圓覺經參考資料

道源長老編

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

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尚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裴休撰

夫血氣之屬必有知，凡有知者必同體。所謂真淨明妙，虛徹靈通，卓然而獨存者也。是眾生之本源，故曰心地。是諸佛之所得，故曰菩提。交徹融攝，故曰法界。寂靜常樂，故曰涅槃。不濁不漏，故曰清淨。不妄不變，故曰真如。離過絕非，故曰佛性。護善遮惡，故曰總持。隱覆含攝，故曰如來藏。超越玄閟，故曰密嚴國。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，故曰圓覺。其實皆一心也。

背之則凡，順之則聖。迷之則生死始，悟之則輪迴息。親而求之，則

止觀定慧；推而廣之，則六度萬行。引而為智，然後為正智；依而為因，然後為正因。其實皆一法也。終日圓覺，而未嘗圓覺者，凡夫也；欲證圓覺，而未極圓覺者，菩薩也；具足圓覺，而住持圓覺者，如來也。

離圓覺無六道，捨圓覺無三乘，非圓覺無如來，泯圓覺無真法，其實皆一道也。

三世諸佛之所證，蓋證此也。如來為一大事出現，蓋為此也。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，蓋詮此也。

然如來垂教，指法有顯密，立義有廣略，乘時有先後，當機有深淺，非上根圓智，其孰能大通之？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，密說而顯演，潛通而廣被，以印定其法，為一切經之宗也。

圭峰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，南印上足道圓和尚。一日隨眾僧齋於州民任灌家，居下位，以次受經，遇圓覺了義，卷未終軸，感悟流涕。歸以所

悟告其師，師撫之曰：汝當大弘圓頓之教，此經諸佛授汝耳。

禪師既佩南宗密印，受圓覺懸記，於是閱大藏經律，通唯識、起信等論，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，宴坐於圓覺妙場，究一雨之所霑，窮五教之殊致，乃為之疏解。凡《大疏》三卷，《大鈔》十三卷，《略疏》兩卷，《小鈔》六卷，《道場修證儀》一十八卷，並行於世。

其敘教也圓，其見法也徹。其釋義也端如析薪，其入觀也明若秉燭。其辭也極於理而已，不虛騁，其文也扶於教而已，不苟飾。不以其所長病人，故無排斥之說。不以其未至蓋人，故無胸臆之論。蕩蕩然，實十二部經之眼目，三十三祖之骨髓。生靈之大本，三世之達道。

後世雖有作者，不能過矣！其四依之一乎，或淨土之親聞乎，何盡其義味如此也。

或曰：道無形，視者莫能覩，道無方，行者莫能至，況文字乎，在性

之而已，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！對曰：噫！是不足以語道也。前不云乎？統眾德而大備，爍群昏而獨照者圓覺也。

蓋圓覺能出一切法，一切法未嘗離圓覺。今夫經律論三藏之文，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，其所詮者何也？戒定慧而已。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？圓覺而已，圓覺一法也。張萬行而求之者何？眾生之根器異也。

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，此疏乃大藏之疏也。羅五千軸之文，而以數卷之疏通之，豈不至簡哉！何言其繁也。及其斷言語之道，息思想之心，忘能所，滅影像，然後為得也，固不在詮表耳。

嗚呼！生靈之所以往來者，六道也。鬼神沉幽愁之苦，鳥獸懷獝狖之悲。修羅多瞋，諸天正樂。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，唯人道為能耳。人而不為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

休常遊禪師之閫域，受禪師之顯訣，無以自效，輒直讚其法，而普告

大眾耳。其他備乎本序云。

裴休撰

姓裴（音培）名休，唐憲宗之宰相，華嚴宗第五祖宗密大師之護法也。撰者著述也。（裴休疑是裴度，以裴休乃唐宣宗時之儒者。裴度方是唐憲宗之宰相也。）

血氣之屬

即眾生之類也。

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，卓然而獨存者也。

謂一切眾生之本體自性，乃真實、清淨、光明、微妙、虛空、融徹、靈鑒、通達者也。「卓然」者，高超於諸法之上也。「獨存」者，謂諸法

皆有生滅，唯此體性不生不滅，故能卓然獨存也。

超越玄閟，故曰密嚴國。

閟音閉，關閉也。祕密幽深也。「玄閟」猶言玄關也。玄關者，玄旨之關門也。「密嚴國」者，大日如來所住之依土也。即法性土也。此法性上，超越幽深玄奧之閟門，故名密嚴國也。

爍

音朔，光閃動也。

三藏十二部

此總指佛教一切典籍也。（書冊）三藏者：經藏、律藏、論藏也。十二部者：一、長行，二、重頌，三、孤起頌，四、因緣，五、本事，（佛

說弟子過去世之因緣者），六、本生，（佛說自身過去世之因緣者），七、未曾有，八、譬喻，九、論義，十、無問自說，十一、方廣，十二、授記。此總指一切經也。

故如來於光明藏，與十二大士，密說而顯演，潛通而廣被，以印定其法，為一切經之宗也。

「光明藏」者，如來說圓覺經之處所也。「大士」者，菩薩也。運心廣大，能建佛事，故名大士也。

「密說而顯演」者，此圓覺法門，對菩薩為密說，對眾生為顯演也。

「潛通而廣被」者，潛者密也，如來密說圓覺，菩薩已潛自通達也。「廣被」者，以顯演而廣被一切眾生也。如是印定圓覺妙法，實為一切經之宗要、宗本也。

圭峰禪師

圭峰乃山西之外有一終南山之別峰也，以宗密大師住於此，故以圭峰稱大師也。

荷澤

唐洛陽荷澤寺，神會禪師，十四歲為沙彌，謁六祖於曹溪，親得禪宗之頓旨者也。

頓纔（音配，馬韁繩）

「頓纔」者，猶言遊歷也。

四依大士

涅槃經六，舉如來使者，於末世弘經，人天依止者有四人：一、具煩

惱性之人。（即三賢、四善根），二、須陀洹，（即預流果）。斯陀含，（即一來果）。三、阿那含，（即不還果）。四、阿羅漢，是內證雖為大乘之菩薩，而外現聲聞之相，傳法化人者也。天臺法華玄義，以地前為初依。初地至五地為二依，六、七地為三依。八、九、十地為四依也。

懸談

講經論者，先於文前，談說一部之要義綱領，謂之「懸談」。懸者預先也，在未講解經論文句之前，預先談說其綱要，故謂之「懸談」也。亦曰「懸談」，玄者深要也，先談其深奧之要義，故曰「懸談」也。天臺宗之懸談，曰五重玄義。（一、釋名。二、辨體。三、明宗。四、論用。五、判教。）華嚴宗之懸談，曰十門分別也。（如圓覺經講義）

賢首宗

即是華嚴宗。華嚴宗五祖：一、杜順和尚。二、智儼尊者。三、賢首國師。四、清涼國師。五、圭峰大師。華嚴宗雖創始於杜順和尚，而大成於賢首國師，故又名賢首宗也。

「茫然」者，無知也。「詮」者，詮顯也。詮具也。「循」者依也。「核」者考驗也。「表」者外也。「象」者諸法也。「孤」者獨也。「標」者示也。「豎拂拈槌」者，豎舉「拂塵」，拈起「揵槌」也。

一真法界

華嚴宗所用極理之稱也。其體絕待曰「一」，真實故曰「真」，融攝一切萬法，故曰「法界」也。

如來藏性

一切眾生之性，隱藏如來之功德，謂之「如來藏性」也。

不思議解脫

淨名經，即維摩經。「解脫」者三昧之異名也。「不思議」者，得此解脫法門，能令芥子納須彌，一毛孔容四大海水。於法自在，解脫無礙，故名不思議解脫也。

一乘實相

法華經所明之極理也。超三乘之教法，名曰「一乘」。「實相」即法性也。以諸法皆虛妄之相，故名法性曰「實相」也。

真如實際

真理之體，不妄不變，故曰「真如」。際者極也，真實之理至於窮極，故曰「實際」也。

寂滅一心

即涅槃妙心也。其體寂靜，離一切相，故曰「寂滅」。無差別相，故曰「一心」也。

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

此乃大乘至極之談也，其體不二曰「即」。如波即是水也。為煩惱，為菩提，為生死，為涅槃，只是「實智」與「妄情」所見之異耳。妄情之前，法界總為煩惱，為生死；實智之前，法界悉為菩提，為涅槃也。是則法體本「妙」，而見其「粗」者，由於眾生之妄情也。是故不要斷捨，不要翻轉，要唯破無明之妄情，以啟發實智而已。若妄情破，實智發，則煩惱本無自體，當體即是菩提。生死本無自體，當體即是涅槃也。

紆曲者，屈曲旋繞也。

鑛

音拱，金璞也，謂金屬之未經鎔鍊者也。

見陳嘉饌，未克除饑。

「陳」者排列也。「嘉饌」者，美好之食品也。「克」者能也。「見陳嘉饌，未克除饑」者，謂雖眼見美好之食品，而不肯食用，仍然不能消除饑餓也。

剋期取證，踞菩薩乘。

「剋期取證」者，約定日期以求證得也。踞音據，坐也。「踞菩薩乘」者，坐在菩薩乘上也。

伽藍

僧伽，藍摩之略譯也，此云眾園。為僧眾所住之園庭，寺院之通稱也。即「道場」之稱也。

藏乘攝屬

「攝」者收攝也。「屬」者歸屬也。「藏乘攝屬」者，謂此圓覺經，應收攝於何藏，歸屬於何乘也。

狹隘

「狹」音俠，小也。隘音愛，亦小也。

長壽

唐朝武則天之年號也。

末田底伽

亦譯末田地，此云日中，阿難尊者之弟子也。

羯濕彌羅

亦譯迦濕彌羅，即舊譯之罽（音計）賓國也。在北印度，周七千餘里，四境負山，山極峭峻，雖有門徑，而復隘狹，自古鄰敵，無誰能攻伐，故自稱「阿誰入」也。

東都、神都、皆指河南省洛陽。

白馬寺

在河南省洛陽縣東，舊洛陽城西，漢明帝時，佛教初入中國，創建之第一佛寺也。

龍集

「龍集」者，紀年之語也。猶今之言「歲次」也。

狄鞮（音敵低）

聯芳並彩者，同受讚美也。

五官

「五官」者，眼、耳、鼻、口、心也。但普通皆指「面貌」言之也。

五臟六腑

「五臟」者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也。「六腑」者，膽、胃、膀胱、三焦、大腸、小腸也。

如是

「如是」者，信成就也。有三釋：

一、信順之詞，如來如是演說，弟子如是信順，故言如是也。

二、顯理之詞，如來說法，但為顯「真如」。唯「真如」無過非，故稱為「是」也。若就當經解者，凡聖因果，不異圓覺，名「如」；唯此因果，方離過非，為「是」也。

三、指法之詞，「如是」者，即指此一部圓覺經也。

我聞

「我」者阿難尊者自稱也。若依纂靈記所說：摩訶衍藏，是文殊師利與阿難海，於鐵圍山間結集也。「聞」者，聞成就也。以有說有聞，方能成就法益也。

一時

「一時」者，時成就也。師資合會，說聽究竟，總言「一時」也。若

約當宗，即說聽之時，心境俱泯，理智互融，凡聖皆如，本始契會，此諸二法皆「一」之「時」也。

婆伽婆

亦譯婆伽梵，薄伽梵，主成就也。具有六義：一、自在。二、熾盛。三、端嚴。四、名稱。五、吉祥。六、尊貴。他經多譯為「佛」也。

入於神通大光明藏，三昧正受，一切如來光嚴住持，是諸眾生清淨覺地。身心寂滅，平等本際。圓滿十方，不二隨順。於不二境，現諸淨土。

此處成就也。此法性土也。亦名常寂光土。智與理相合曰「入」。「神通大光明藏」即是圓滿覺性也。梵語「三昧」，此云「正受」，不受一切諸受，故曰正受也。此法性土，乃「一切如來」之智「光」莊「嚴」安「住」

任「持」者也。亦即「是諸眾生之清淨覺地」也。以諸眾生，迷真起妄，妄見眾生。妄體本空，全是本覺。本覺心地，妄不能染，故曰「清淨覺地」。此顯凡聖同源也。「身心寂滅，平等本際」者，凡夫聖人身心，取相似異。相皆虛妄，當體「寂滅」。以寂滅故，則「平等」不二，皆同「本際」矣。「圓滿十方」者，既與覺體無異，故能圓滿周遍於十方也。「不二隨順」者，隨順不二也。依報則淨穢不二，正報則生佛不二，克體則身心不二，通該則自他不二，與此相應，則是「隨順」矣。

「於不二境」者，佛無現土之念，如明鏡無心也。「現諸淨土」者，雖無念而應緣，如明鏡無心而現像也。

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

此眾成就也。梵語摩訶，此云大。三賢十聖，皆稱菩薩。「大菩薩」

者，地上菩薩也。「大菩薩摩訶薩」者，謂是大菩薩中之大菩薩，指十地以上之等覺菩薩也。「十」者表無盡也。「萬」者表其多也。「俱」者同在也。為初發大心者，標十萬之數，其實與會之菩薩，有無盡數之多也。

文殊師利菩薩

「文殊師利」，亦譯文殊尸利，新譯曼殊室利。此云妙首，諸大菩薩之首領也。亦云吉祥，以其降生之時，有種種吉祥瑞相也。亦云妙德，智德殊勝也。此菩薩過去為七佛之師，現在示現為釋迦佛之弟子，菩薩眾中，智慧第一者也。

上首

「上首」者，上座首領也。即今日寺院之「首座」也。

與諸眷屬，皆入三昧。同住如來，平等法會。

「諸眷屬」者，此十萬大菩薩各各率領其所度之弟子也。「皆入三昧」者，見佛入三昧，故皆入三昧，以表常隨佛學也。

「同住如來平等法會」者，「法會」者，說法之會也。「平等法會」者，於不二之境，所現之法會也。此乃如來之境界，故曰「如來平等法會」也。「同住」者，表凡聖同體也。謂凡能入此圓覺三昧者，皆得住此平等法會也。

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帀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。

此請法之儀軌也。「即從座起」者，從法空之體，起悲濟之用也。「頂禮佛足」者，以最尊之頂，禮佛最卑之足，敬之至也。「右繞三　」者，隨順覺性也。「長跪」者，雙膝著地，表安危不易也。「叉手」者，叉指

合掌，表信解合體也。

大悲世尊

諮請法要，本為眾生，故先稱讚如來大悲之德也。如來為世出世間之所尊，故稱「世尊」也。

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

請如來講說，如來為凡夫時，最初根本所發起之因地心，所修稱合真法之行也。而曰「清淨」者，即依圓覺妙性而發心而修行，悉皆離相也。

得正住持，不隨邪見。

「住」者安住也。謂安住覺海，永息攀緣也。「持」者任持也，謂任持萬行，無滿無失也。「得正住持」者，謂不著於法相，方名為正也。如

是則不墮於邪見矣。

妄認四大為自身相

妄認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四大假合之體，為自己之身相也。

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

六塵是境，識體是心。心對塵境，有緣慮之相。此緣慮之相如影，舉體全無。真心靈明，本非緣慮。今妄認此緣慮之影，謂是自己之心相也。

彼知覺者，猶如虛空，

此拂去覺知妄法之智也。即前文所說「知是空華」之「知」，亦如虛空，而不可執著也。

知虛空者，即空華相，

此又拂其能拂之心也，是不但「知覺」應當拂去，即此能拂「知覺」之心，亦須拂去也。起信論云：一切諸想，隨念皆除，亦遣除想也。

亦不可說無知覺性，

此遮止其斷滅也。圓覺性中，本具大智慧光明，豈可言無知覺性耶？

有無俱遣，是則名為淨覺隨順。

此總離諸過，以顯淨覺也。有亦遣，無亦遣，遣有無之心亦遣，諸過俱離，清淨覺性方顯，故曰：「是則名為淨覺隨順」。淨覺隨順者，隨順淨覺也。

何以故？

此徵問拂遣之所由也。意謂身心是幻妄之法，可以說是全空。知覺合

乎真理，因何又拂耶？而且有無俱絕，依何修行耶？

虛空性故，

此明一切法空，本來不生不滅也。謂如上所說，有無相待之法，猶如虛空，本自不生，今無可滅。非為拂之方令空也。

常不動故，

此明一切法寂，本來無去無來也。謂諸法非已去，非未來，非現起，常自寂滅也。

如來藏中無起滅故，無知見故，

此二句明諸法，此下明一心也。「如來藏」有二義：一者空如來藏，二者不空如來藏。「無起滅故，無知見故」者，此明空如來藏也。以如來

藏自性清淨，不但無所知之生滅諸法，亦無能知之知見也。

如法界性，究竟圓滿，遍十方故。

此明不空如來藏也。在有情分中，名如來藏，在無情分中，名法界性。謂此如來藏心，如法界之具足眾德，究竟圓滿周遍十方。不須滅舊添新，滅惑生智也。

是則名為因地法行。

如上三重拂遣，遠離諸過，方與圓覺妙性相合，是即如來因地之中，所修之法行也。

普賢菩薩

普賢菩薩，略有三釋：

一、約自體釋：體性周遍曰普，隨緣成德曰賢。

二、約諸位釋：曲濟無遺曰普，位鄰極聖曰賢。

三、約當位釋：德無不周曰普，調柔善曰賢。表於理行也。

今此所問，以及以下九位菩薩所問，皆問修行證入之義也。文殊一章，以明信解。以下十章，以明行證。華嚴一部，亦唯此四矣。故圓覺經得稱華嚴經之略本也。

譬如鑽火，兩木相因，火出木盡，灰飛煙滅。

此喻前文四重離遣也。「兩木相因」者，兩木相因依也。如有一段乾木，以一木燧鑽之，「火出」，則乾木盡，喻離妄也。火出則燧「木盡」，喻離覺也。木盡火息，「灰」亦「飛」去，喻遣離也。即空中之「煙」，已「滅」盡無餘，喻除遣也。

以幻修幻，亦復如是，

以後面之幻，修治前面之幻，四重離遣，亦如「火出木盡，灰飛煙滅」也。

諸幻雖盡，不入斷滅。

諸幻離盡，覺體方顯；覺體不空，故不得入於斷滅也。

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。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

普賢菩薩請問用心之「方便」「漸次」，意謂理須頓悟，事須漸修也。故佛答以四重離遣，而亦不得入於斷滅，即是方便漸次也。但此方便漸次，乃為不知幻者說之耳。若能真實悟「知」諸法如「幻」者，則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。離幻即覺，亦與漸次」也。佛意仍願眾生，頓悟頓修，頓證佛

道也。此處注意「即離」「即覺」之即字，即頓教之義也。

一切諸眾生，無始幻無明，皆從諸如來，圓覺他建立。

「皆從諸如來」，改作「皆從如來藏」，則義圓理正矣。

普眼菩薩

普者同也，眼者觀也。由此法門，令觀察身心無體。根識塵境，世及出世，自身他身，一切清淨遍滿法界，普同諸佛。觀行成就，頓見如此境界，是真普眼也。

云何思惟？云何住持？

此問於如幻三昧，修行之漸次也。「云何思惟」者，觀察真妄，即思慧也。「云何住持」者，悟得妙境，安「住」其中，「持」之不失，即修

慧也。下佇聽佛說，生聞慧也。從凡入聖，必假三慧，故普眼菩薩為眾咨求也。

對離幻垢，說名菩薩。

以能對治之智，遠離幻化垢染之法，佛說此人即名為菩薩也。

垢盡對除，即無對垢，及說名者。

「垢盡對除」者，所對治之幻垢，既已離盡，能對治之幻智亦遣除也。「即無對垢，及說名者。」者字貫上一句，謂有能對治幻垢之智者，佛乃說名此人即為菩薩。今「垢盡對除」，則菩薩之名不可立，是菩薩之相空矣，對於菩薩之分證圓覺，而顯有究竟圓覺之佛。今菩薩相空，則佛亦不可立，是佛相空矣！故無對垢者，亦無說名者也。

二空觀

二空觀者：一、我空觀。二、法空觀也。夫眾生曠劫漂沉，或墮邪小，不成種智者，實由於二障。二障不斷，由於二執。欲除二執，必假二空。執亡、障盡，即圓覺現前，妙用塵沙，名之為佛也。我空觀有二：一、觀身無我。二、觀心無我。初，觀身無我者，以身為諸愛根本，了知虛妄，則一切煩惱自除。如其耽著，則起無量過患！故維摩經因疾廣說無常、苦、空，無我，勸令患厭！涅槃經喻以四蛇，亦令捨離！金光明經、智度論皆云背思，令知其害也！文中二：一、尋伺觀。二、如實觀。先因尋求伺察，方見如實之理也。

觀心無我

夫心無自相，託境方生。境性本空，由心故現。根塵和合，似有緣心。

內外推之，何是其體？蓋眾生長輪生死，由不了自心！苟能了之，圓覺自現矣。故楞嚴經云：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！勝淨妙明，不從人得」也。文中亦二：一、尋伺觀，二、如實觀。

法空觀

善男子！彼之眾生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，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。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。

此明對待之法，皆無自性，即法空觀也。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」者，以四大分解，故幻身滅也。以根塵分散，故幻心亦滅也。此由上我空觀之成就也。「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」者，以既無能緣之心，故無所緣之塵也。「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」者，所滅之幻塵既滅，能滅幻塵之幻智亦滅也，如病既癒，而藥亦無用也。幻智而云「幻滅」者，以其能滅幻塵，故云「滅」，

此能滅之「滅」亦如幻，故云「幻滅」也。幻塵滅者，世間法空也。幻滅滅者，出世間法空也。此法空觀成就也。

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。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

「幻滅滅故」者，如幻之智慧滅也。「非幻不滅」者，圓覺妙性，非對待之法，故非是幻，以非幻故不滅也。「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」者，鏡上之塵，喻幻塵也。磨鏡之石，喻幻智也。鏡體，喻圓覺也。能所之垢滅盡，圓覺之光明顯現矣。

實相

「實相」者，無相之相也。即諸法之體性也。以世出世間諸法之相，皆屬虛妄；諸法之體，則屬實；故名此真實之體為「實相」也。曰真如、曰圓覺，皆一體異名也。

諸佛世界，猶如空華，亂起亂滅。

虛空無邊，世界無量，淨土穢土，皆有佛住持，故曰「諸佛世界」也。每一世界，皆有成、住、壞、空之四相。此一世界初成之時曰「起」。終盡空無之時曰「滅」。以虛空之中，同時有無數之新世界生起，無數之舊世界壞滅，故曰「亂起亂滅」也。（現在科學家已證明世界之「亂滅」，以虛空中殞星如雨也。最近又發現一星之初成，名曰「准星」。）

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。

「不即不離」者，此諸亂起亂滅之世界，不即圓覺，不離圓覺也。如空華之不即虛空，不離虛空也。「無縛無脫」者，以世界本無淨穢，故「無縛」也。以眾生本來成佛，故「無脫」也。

始知眾生，本來成佛。

「始知」即始覺，由觀行成就，方能知故。「本成」即本覺，知與不知，本是佛故。

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。

生死是虛妄之法，對了生死而證之涅槃，同成虛妄之法，故皆如昨夜之夢也。

當知生死，及與涅槃，無起，無滅，無去無來。

迷時，生死無起，涅槃無滅。悟時，亦非滅卻生死，發起涅槃。稱體而觀，都無起滅也。「無去無來」者，聖法非新來，本來覺故。凡法非滅去，本不生故。

金剛藏菩薩

此菩薩從喻為名也。金剛堅而復利，堅則無物可壞，利則能壞一切。此菩薩之智慧亦爾，煩惱不能侵入，外魔不能動，堅也。能破諸障，斷人疑惑，利也。障消疑除，無盡功德悉皆具足，故云藏也。

異生

「異生」者，凡夫之異名也。凡夫輪迴六道，受種種別異之果報，又凡夫種種變異而生邪見造惡，故曰異生。又異於聖人之生，故名異生。即舊譯之凡夫也。

無遮大慈

「遮」者止也。「無遮大慈」者，無所遮止，普與法樂也。

開秘密藏

異生不知了義之法，故曰秘密藏。如來具有了義之法，故曰秘密藏。願佛顯了而說，如開秘密藏也。

疑悔

信不決定曰疑，事後懊惱曰悔。

又如定眼，由迴轉火。

「定眼」者，眼識遲鈍，定而不太活動之眼也。燈火本無輪相，因鈍定之眼觀之，由是而迴轉此火成輪矣。

翳華二法，非相待故。

華雖因翳有，翳不因華生，故云「非相待」也。

虛妄浮心，多諸巧見。

虛妄輕浮之心，多諸不切實際之聰明巧見也。

思惟猶幻化，何況詰虛妄。

思惟之心，已猶如幻化而不實，何況以此不實之心，而詰問虛妄不實之理乎？

若能了此心，然後求圓覺。

若能了知此思惟分別之心，乃幻化不實之心，自然不依此心而生巧見。果能如是，然後方可求證圓覺也。

彌勒菩薩

彌勒，此云慈氏，是其姓也。名阿逸多，此云無能勝，以其勝德過人也，由此門深究愛根，蕩除細惑，所以五性修證，皆屬輪迴，彌勒是等覺

菩薩，一生補處，表除微細惑習，即得妙覺圓明也。

科文：深究輪迴根本

謂深窮其展轉根源，推究其差別種性也。

塵勞

指眾生世間也。「塵勞」即煩惱也。染污故名「塵」，擾亂故名「勞」也。

無生忍

亦名「無生法忍」，謂真性無生，本來清淨，眾生未開悟，妄心見「生」。生即必滅，故是輪迴。今悟實相，了心「無生」。心既不生，輪迴永絕。如是「忍」可，名無生忍也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，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迴。

此云貪愛為生死輪迴之根本也。涅槃經云：「因貪生憂，因愛生怖，若離貪愛，何憂何怖？」佛名經云：「有愛則生，愛盡則滅。」故知生死，貪愛為本也。先令斷者，如樹除根也。謂由於五欲（有二：一財色名食睡，二、色聲香味觸。）引起愛心，能令眾生，生死不絕也。言「種種」者：或天屬之恩，如父母等；或感事之恩，如得惠助等；或任運生愛，即自身及名利色味六親等；或因敬成愛，或因恩成愛也。

三種愛

一、惡愛：謂貪愛五欲等。二、善愛：謂貪愛來生好報，而行布施、持戒等。三、法愛：謂樂著名義，貪聖果而修行等。

知欲可厭，愛厭業道，捨惡修善，復現天人。

「知欲可厭」者，知愛欲心，是惡道因，於彼欲境，深生厭離也。「愛厭業道」者，怖彼惡果，不造惡業。於厭離惡業之道，深生愛樂（如五戒轉人、十善生天等），由是而捨惡修善，復現天道人道也。

又知諸愛可厭惡故，棄愛樂捨，還滋愛本，便現有為增上善果。

知其愛惡愛善，俱未免苦。「棄」彼「愛」心，「樂」修「捨」法。「捨法」，即四禪八定也。而不知「樂捨」之心，還同彼愛（愛惡愛善），故還滋生愛之根本也。「便現有為增上善果」者，上二界依正二報，皆較殊勝，故云「增上善果」。以不出三界，仍屬有漏「有為」也。

二障

「理障」即「所知障」。「事障」即「煩惱障」也。

清淨慧菩薩

表在此門修證地位，因果之相中，而智慧不住不著，虛其心而忘其相，不為行位差別之相所染，故名「清淨慧」也。

為我等輩，廣說如是不思議事。

「不思議事」者，謂於一味淨覺之中，說輪迴本末，種性差別，雜染等法，而無乖失於淨覺一味，故為「不思議事」也。

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。

不但未見其理，亦且未聞其教也。謂立相之教（相宗），染淨迢然。破相之宗（空宗），染淨俱絕。今顯出覺性，染淨融通。故此之前，未曾聞見也。

圓覺自性，非性性有，循諸性起，無取無證，於實相中，實無菩薩及諸眾生。

「圓覺自性，非性」者，非前五性，及貪愛等輪迴別之性也。「性有」者，然而差別性中皆有圓覺也。「循諸性起」者，循者隨也。以圓覺隨緣，遍諸差別之性，諸性起時，全覺性起。故法身不增不減經云：「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眾生」也。以差別之性，即是圓覺之性，故於所取之覺性，所證之聖位，皆無取無證也。既無取無證，故「於實相中，實無菩薩及諸眾生」也。

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

謂圓覺自性，本自平等，非是有人修治平等，故曰「無平等者」也（「者」是指人之詞）。

妄功用

修行之功，有斷煩惱之用，故曰「功用」。此功用而云「妄」者，謂圓證覺性之時，始知煩惱本無，則能斷煩惱之智慧功用，亦是虛妄也。如夢中以藥治病，寤後則藥病俱無，故云「妄功用」也。

若得如來，寂滅隨順。實無寂滅，及寂滅者。

謂「若得」與「如來」所證「寂滅」之理相「隨順」，則平等一相，無能無所。「實無」所證「寂滅」之法，亦無能證「寂滅」之人也。

由妄想我，及愛我者。

我體本無，妄想為我。是所謂「我」者，實由妄想而生，故云「由妄想我」也。「及愛我者」者，以既妄執有「我」故，便生愛著之見也。上

句是「我體」，即所執也。下句是「我見」，即能執也。

即知此生，性自勞慮。

悟時即知此生滅之心，千營萬計，念念不停者，以迷自性，妄自勞役其思慮耳。

勞慮永斷，得法界淨。即彼淨解，為自礙得。

此明十信位人也。「勞慮永斷」者，煩勞思慮之心不起也。「得法界淨」者，法性清淨之境現前也。此明所得之法益也。「即彼淨解，為自障礙」者，以淨境現前，即生愛著淨境之見解，如是便生障礙也。此明所生之「淨解」為障也。

猶住見覺，覺礙為礙。

此明三賢位之菩薩也。此菩薩能見前位「淨解」為礙、而斷其「解」。然猶在著於能見之覺，即此「見覺」，復為障礙也。

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。

此明十聖位中之菩薩，悟知前非也。「有照」者，乃所照之境，即十信位中之「淨解」也。「有覺」者，即三賢位中之「見覺」也。有能有所「俱名障礙」也。

是故菩薩，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，同時寂滅。

此明十聖位中之菩薩，所證之平等真如也。「常覺」而「不住」者，所照之理與能照之智，「同時寂滅」。所謂「照而常寂」也。

善男子！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！於諸妄

心，亦不息滅。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。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。

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」者，以有妄念，即違覺性，故令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也。此總示安住圓覺妙心之法也。「於諸妄心，亦不息滅」者，但能不起妄念，妄心自然息滅。若加一息滅妄心之念，是欲滅反起妄心矣。此息滅妄心之法也。「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」者，境由妄想生，故名「妄想境」。妄境如夢，何用了知乎？此息滅妄境之法也。「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」者，於妄心妄境，不求息滅，不加了知，即「無了知」之真智現前矣！（即根本智，亦名無分別智。）但於此不可動念我真智現前（又錯了），亦不可辨其真實。以一有能辨所辨，則真即成妄矣。此結示住持真心之法也。

威德自在菩薩

有大「威」嚴勢力，足以折伏魔王軍。有大慈「德」，堪能攝濟群品。功由三觀門成就，所以折攝「自在」也。

客塵

形容煩惱之詞也。以煩惱非心性本有之物，故名之為「客」也。而能染污心性，故名之為「塵」也。

寂靜輕安

此初步禪定之相也。以粗重之煩惱歇落，寂靜之境現前，則身輕心安也。

以淨覺心，知覺心性，及與根塵，皆因幻化。

「以淨覺心」者，用所悟之清淨覺心也。「知覺心性」者，覺知妄心

六識之性也。「及與根塵」者，並及覺知六根六塵也。「皆因幻化」者，此根、塵、識三法，皆由無明迷真如而生起，故同於幻化也。

即起諸幻，以除幻者，變化諸幻，而開幻眾。

即起諸幻智，以除無明之幻者，隨眾生機變化諸幻之身，說如幻之法，而開示如幻之眾生也。

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。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。幻相永離。

「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」者，彼能觀幻法之智慧，非同於所觀之幻法也。此先拂除幻法也。「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」者，此非同於幻法之觀智，亦皆是幻也。此次（二）拂去幻智也。以夢中之病是幻，藥亦是幻也。「幻想永離」者，幻法、幻智俱離也。

以淨覺心，不取幻化，及諸靜相。

不取著於如幻化之第二觀，及靜相之第一觀也。

了知身心，皆為罣礙。

能了知之智，及所了知之身心，皆為罣礙也。

無知覺明，不依諸礙，永得超過礙、無礙境。

「無知覺明」者，上之「能所」，既皆拂除，故曰「無知」。至此明無知之圓覺妙明之心現前也。此圓覺妙明，不依「能所」諸礙，故得超過礙境也。不但超過礙境，亦且超過無礙之境也。

辯音菩薩

「辯音」有二解：

一、此菩薩已得四無礙辯才（法、義、詞、樂說），以辯才之音，弘法利生，故名「辯音菩薩」也。

二、佛以一音逗於萬類，雖此門統明三觀，而隨機單複不同。故二十五輪，各皆證入圓覺，此菩薩善能「辯」別佛之隨類圓「音」，故名辯音也。

二十五輪

一、單修三觀：

㈠澄渾息用觀：謂以靜力，澄清渾濁之煩惱，息滅分別之妄用也。

㈡庖丁恣刃觀：庖丁是晉時屠子，十九年以一刀解牛，鋒刃不損。喻菩薩利眾生，修萬行，應緣入俗，自智無傷也。

㈢呈音出礙觀：謂器質音融，隨扣應響也。

二、交絡三觀，每以一觀為頭，兼於餘二，交絡成七。三七故有二十一輪。兼前三單，及後一圓，足二十五也。然每一觀為頭，七段之中，皆有四節，初兩段，二二共合。次兩段，三行次第。次有一段，先一後齊。後有兩段，先齊後一。每觀但各舉一字，以論其次，謂初靜、次幻、後寂。寂與靜異，靜是單定，寂含定慧也。文中分三：初七輪，靜觀為首，兼於幻寂。次七輪，幻觀為首，兼於靜寂。後七輪，寂觀為首，兼於靜幻。初中七觀：

㈠運舟兼濟觀：菩薩修定以出塵，即是運舟。發慧以化物，即是兼濟也。

㈡湛海澄空觀：湛海則波瀾不動，先靜觀以反流。澄空則水性清明，

後寂觀以顯性也。

㈢首羅三日觀：謂三觀俱修，如摩醯首羅（大自在天）面上三日也。

㈣三點齊修觀：三點者，梵文之伊字（ ）也。俱修三觀，與前相同。但前靜、幻、寂。此則靜、寂、幻也。

㈤品字單雙觀：上單靜觀，如上一口。後雙明寂幻，如下兩口也。

㈥獨足雙頭觀：白澤圖中有山精，頭如鼓，有兩面，前後俱見。此喻靜、幻雙照，二利齊運，如雙頭也。單寂觀，如獨足也。

㈦果落華敷觀：即以靜定之樹，結寂滅中道之果。後敷華者，復以幻觀，入有情界，度諸眾生也。

次中七觀，一一標幻為首，次兼餘二。

㈠先武後文觀：武王伐紂後，鑄戈戟為農器。喻此菩薩，先變化種

種已，後入靜觀也。

㈡功成退職觀：漢張良，輔漢高祖，成功後即退職隱修。喻此菩薩發慧利物，即是功成。習寂內修，名為退職也。

㈢幻師鮮術觀：喻此菩薩先起變化，作術法。後歸靜體寂，如解術也。

㈣神龍隱海觀：起幻化生，如神龍布雲雨。歸體入靜，如隱海也。

㈤龍樹通真觀：此菩薩先起幻，後歸靜寂。如龍樹初行幻術，廣化邪途。後習真乘，自階聖果也。

㈥商那示相觀：商那和修（禪宗第三祖）先以神力，降伏優波　多（第四祖）之慢心，後乃入定歸寂也。

㈦大通宴默觀：大通如來，先化用利物，後自歸寂也。

後中七觀，一一標寂為首，次兼餘二。

㈠寶明空海觀：佛頂經云：「同入如來寶明空海」。今靈心觀，即本覺明，如寶明也。後靜觀如空海也。

㈡虛空妙用觀：靈心之體如虛空，化如妙用也。

㈢舜若呈神觀：舜若即虛空神，遇日光映之暫現。如此先寂、次靜、後幻也。

㈣飲光歸定觀：飲光即大迦葉，先證體，次起神通，後乃歸定也。

㈤多寶呈通觀：多寶如來先成道，證如體。後於塔中，發起法華，如靜幻無礙也。

㈥下方騰化觀：即法華菩薩六萬恆沙，從下方湧現也。

㈦帝青合變觀：帝青寶珠，含諸物像，對物變應，應而還空，如靈心觀成，包含德用，應緣起幻，而復安靜也。

後有一輪，圓修三觀。

此明如意圓修觀：如意寶珠，四方俱照。大智頓覺，三觀齊修也。

若諸菩薩，以圓覺慧，圓合一切；於諸性相，無離覺性。此菩薩者，名為圓修三種自性，清淨隨順。

「以圓覺慧」者，稱圓覺而發慧也。「圓合一切」者，圓合一切性相諸法也。「於諸性相，無離覺性」者，謂依「性」而修「靜觀」。依「相」而修「幻觀」。依「覺性」而修「寂觀」也。又以「圓合一切」，是從體起用。「性相，無離覺性」，是會用歸體。體用無礙，寂照同時，是為圓滿無上妙覺。故此「名為圓修三種自性，清淨隨順」也。

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依此輪者，當持梵行，寂靜思惟，求哀懺悔，經三七日。

「依此輪者」，謂若有眾生，意欲依此三十五種法輪而修行者。「當

持梵行」者，當堅持淨戒也。「寂靜」者定也。「思惟」者，慧也。能依戒定慧，其心方能入於觀門也。如此修行，必定成佛矣。「求哀懺悔」者，求佛哀憐加被，以懺悔累世之業障也。修觀而須先懺悔者，以身心不淨，不能生起淨法也。「經三七日」者，日數若少，慮不精誠也。

一念疑悔，即不成就。

求佛感應，全仗信心！若有疑悔，必難成就矣。據根驗理，定在於茲。無乃等閑，輕於事相也。

唯除頓覺人，並法不隨順。

此有二釋：

一、兩句皆作上根人釋，謂唯除圓頓上根之人，並及於一切定相之人法不隨順者。此乃頓入圓明之機，不可加之繩索，傷乎無瘡也。是前知幻

即離，不作方便等類，故除之也。

二、下句作無信下根釋，謂都不信此等方便法輪，故聞之不能隨順也。依此第二種則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。

三摩鉢提（圓覺經）與毗鉢舍那（起信論）

毗鉢舍那，此云觀。謂觀察一切染淨諸法，分別其生滅因緣。如何隨生死之流而起凡夫之因緣。如何反生死之流而起聖人之因緣。觀察分明而知有所抉擇，捨凡夫之染因緣，而取聖人之淨因緣也，然亦不住著於「取捨」之相，以「即止之觀」，能止一切心境相也。

三摩鉢提，亦云三摩鉢底，此云等至。等謂齊等，以此觀行，能離昏沉、掉舉，而令定心齊等也。「至」謂到，以此「齊等」之心，能到於勝定也。亦云等持，謂於一心平等之境，而能「持」之不失也，此亦定之一

種也。然圓覺經釋此「觀行」之相曰：「以淨覺心，知覺心性（妄識），及與根塵，皆因幻化。即起諸幻（智），以除幻者（無明），此乃觀察染法之生滅因緣，而以如幻之智除之也。又云：「變化諸幻，而開幻眾。」此乃觀察淨法之生滅因緣，而以如幻之智取之也。然亦不住著於「取捨」之相，以即定之慧，了知「能所」皆如幻也。是三摩鉢提與毘鉢舍那，名雖異而義實同也。

淨諸業障菩薩

「諸業障」者，通常皆指五逆十惡業言之。此章則廣指三界之惡業、善業、不動業。以及二乘之偏空業。以此諸業，皆能障礙佛道，故名「諸業障」也。然一切業障，皆依「四相」而起。若能去四相，則諸業障自然清淨矣。

為我等輩，廣說如此不思議事。

一向稱理而修，猶可領解。今於一味之中，廣為開張諸輪差別。而差別不乖一味，此理事無礙之義，尤為難見，故為「不思議事」也。

覩見調御（十號之一）歷恆沙劫，勤苦境界，一切功用，猶如一念，我等菩薩深自慶慰！

此乃悟佛之因行也，夫果德稱真，約理可照。「因行」治染，體解實難！今聞佛說，而能一念備知，炳然齊現！如瑠璃瓶，盛（音承）多芥子，故深慶慰也。

由此不能入清淨覺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。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。是故動念及與息念，皆歸迷悶！

「由此不能入清淨覺」者，正是結答前問也。前問：云何使諸眾生，迷悶不入？今答云：由認四相，展轉生過，縱離六道，復墮二乘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也。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」者，但由執我，故不能入。非是圓覺違拒諸能入之人，而使之不入也。「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」者，問曰：何以諸佛菩薩能入覺耶？答曰：有諸能入者，是依信解、行而入，非圓覺使之入也。「是故動念」之凡夫，「及與息念」之二乘，「皆歸迷悶」而不能入圓覺也。

生無慧目

從來未悟之人，終不能認識無明也。故涅槃經說：如生盲之人，不識乳色。他人為之展轉譬喻：貝、米、雪、鶴，竟不能令其得識乳色也。

迷智四相

迷智四相，不同於迷識四相。「迷識」者，初果已除。「迷智」者，乃直就修證之智慧而起之四相，羅漢亦未知也。

云何我相？謂諸眾生，心所證者。

謂「我」難自見，約事證知，但驗自他各殊，即證自中有我也。設令修道，捨妄證真，但覺有心，總名我相也。

云何人相？謂諸眾生，心悟證者。

「心悟證者」者，謂悟知前非也。以悟知前之「能證」，即是「我相」也。但若存此「能悟」之心，即是「人相」也，以對我相而名人相，非他人之相也。

悟有我者，不復認我。

悟知以前所存能證之智，即是我相，便不再執為我也。

所悟非我，悟亦如是。

既知所悟以前「能證」之悟，為非我矣。但若存此「能悟」之智，亦同前非也。

悟已超過一切證者，悉為人相。

即使此「能悟」之智，已超過以前之一切證者，仍然悉為人相也。

云何眾生相？謂諸眾生，心自證悟所不及者。

謂能了知，以前若證、若悟，悉皆為非，是此「能了」知之智，為以前之證悟所不及者也。然即此「所不及者」，便是「眾生相」也。

云何壽命相？謂諸眾生，必照清淨，覺所了者。一切業智，所不

自見，猶如命根。

「心照清淨」者，「能覺」之智也。「覺所了者」者，覺知以前「所了」之相為非也。然即此「覺者」便是「壽命相」也。

「一切業智」者，此能覺之智，仍是「業相」，故名業智也。但此業智，其相最細，只有「能覺」，已無「所覺」，故曰「所不自見，猶如命根」也。

善男子！若心照見，一切覺者，皆為塵垢，覺所覺者，不離塵故。

「若心照見」者，能照見之心也。即此便是「壽命相」也。「一切覺者」，指前證、悟、了之三相也。「皆為塵垢」者，雙指其過患也。「覺所覺者，不離塵故」者，前三相是所覺之非，固然是塵垢，即此能覺之心未忘，仍然是塵垢也。

如湯銷冰，無別有冰，知冰銷者，存我覺我，亦復如是。

湯（沸水）銷冰盡，同成一水，更無能知其盡者，反明此「業智」能知前三相皆盡，則是我病未盡也。如冰若言「我盡」，即此言盡之冰，便是不盡也。故知「存我覺我，亦復如是」也。

是故名為，正法末世。

末世之時，人多取相。今既取修證之相，則正法亦同末世也。若遇此圓頓大教，了達病源，則雖末世，還同正法也。

有我愛者，亦愛涅槃。伏我愛根，為涅槃相。有憎我者，亦憎生死。

夫生死輪迴，本由憎愛而起，欲求解脫者，須斷盡此二惑之源。而今

愛涅槃之愛，還是本來之愛。憎生死之憎，還是本來之憎。棄苦欣樂雖殊，憎愛原是本習。帶之修道，佛果豈成？「伏我愛根，為涅槃相」者，伏我愛之根本惑，使之不起。不起之相，似涅槃相，以似為真，豈得解脫？

不知愛者，真生死故，別憎生死，名不解脫。

不知此愛涅槃之愛心，真是生死之根本，而於此愛心之外，「別憎生死」之法，故「名不解脫」也。如不憎家內之賊子，別憎家外之賊人，終不能保家財之不失也。

云何當知，法不解脫？

云何當知，所愛涅槃之法，為不解脫耶？

潛伏藏識，遊戲諸根，曾不間斷。

以此我執之種子潛伏於「藏識」（第八識）之中，一遇讚謗之境，便起現行，而生歡喜，瞋恨之心。「遊戲諸根，曾不間斷」也。

若知我空，無毀我者；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。

若真知我空，當無毀我之人，以我相空，人相自空也。今既見有毀我之人，即驗知我執未空也。「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」者，以見有讚我之人，我便歡喜為之說法，即驗知我執未斷也。

末世眾生，說病為法，是故名為可憐愍者！

「末世眾生」者，謂末世弘法之人也，所說之法，不離我等四相之病。不但自己執著「證、悟、了、覺」之相，而亦勸人發心「證、悟、了、覺」，是不知圓覺妙法即是說病為法也。如是弘法，既不能自利，也不能利人，「是故名為可憐愍者」也！

普覺菩薩

從前諸過已離，四相又除，然於用意行心，仍餘作止任滅之病，覺猶未普。至此抉擇四病，覺性無瑕，普覺諸病，故當此章之機矣。若具指普覺之義者，則普覺無明之本末，普覺妄心之粗細，普覺法性之淺深也。

大悲世尊，快說禪病，令諸大眾，得未曾有，心意蕩然，獲大安隱！

「快」者，稱心也。「快說禪病」者，謂世尊「依自意語」，稱心而說迷智四相之禪病，能令聞者稱心滿意而大生歡喜也。「令諸大眾，得未曾有」者，聞所未聞也。「心意蕩然」者，四相肅清，心意廣平也。「獲大安穩」者，得大安定也。

世尊！末世眾生，去佛漸遠，賢聖隱伏，邪法增熾。使諸眾生，

求何等人？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除去何病？云何發心？令彼群盲不墮邪見。

獨為「末世眾生」請法者，如人有子，病者偏憂，菩薩大悲，先哀末世也。

一者作病

「作」者，思惟揣度，計校籌量，興心運為，擬作行相也。例如：造塔造寺，供佛供僧，持咒持經，僧講俗講，端然宴坐，種種施為。止息深山，遊歷世界。勤憂衣食，謂是道緣，故受機寒，將為功德。觀空觀有，愛身厭身，於多行門，隨執其一。託此一行，欲契覺心，既是造作生情，豈合無為寂照？此「病」從前「幻觀」中來，彼觀云：「一切菩薩，從此起行。」至諸輪中，皆云：度生、起行、起用。以不知先悟淨覺，後起幻

觀；失彼文意，致成此「作病」也。

二者任病

「任」者，聽憑其自然也。有一類人，自云：妄隨他妄，真任他真，各稱其心，何必改作？作亦任他作，閑亦任他閑，逢飢即餐，遇衣即著，好事惡事，一切不知。睡來即臥，興來即行，東西南北，何定去住？此「病」因前經云：「圓覺清淨，本無修習」。而不知「依於未覺，幻力修習。」失彼文意，自謂已覺，何必作幻？故成「任病」也。前則驅馳覓佛，此則放縱身心，設令善惡不拘，即名「無記」之性，行人至此，溺水沉舟，宜自警懷，勿霑斯病！故前云：「若諸眾生，本不修行，常居幻化，云何解脫」也。

三者止病

以生心恐非，隨情慮失，故謂一向「止」息，即合真性？此「病」從前「靜觀」中來，迷彼「取靜為行」，「及澄諸念」之言。而不知「靜觀」中有一「活潑潑的覺性」在，故成「止病」也。

四者滅病

前但止息心念，此則住著寂「滅」也。此「病」從前「寂觀」中來，不知覺體靈明，不唯寂滅。今住於寂滅，豈得於圓覺相應？故成此「滅病」也。

離四病者，則知清淨。

將前四行，自驗其心，隨落一門，則知是病。故言離者，則知清淨也。然上四門，皆是諸經勸讚。況前三觀，具有斯文。今此以為病者，有其二意：一者，四中皆無觀慧也。前三觀文中，皆云：「若諸菩薩，悟淨圓覺，

以淨覺心……」。此四門中，皆云：「若復有人，作如是言：我……」，既無觀慧，故皆是病也。二者，但以輕率之心，自以為是也。四門中皆云：「若復有人，作如是言」者，即是生起之妄想也。皆云：「我於本心……我等今者……我今自心……我今永斷……」者，即是所依之我執也，依於我執而起妄想，是妄上加妄也。依此輕率之妄想心而起諸行，故所修皆是病也。若「以淨覺心」修行，則頭頭是道矣。故曰：「離四病者，則知清淨」也。

圓覺菩薩

「正宗分」中，諸菩薩等，與佛問答，發揚本意，無非為顯圓覺。但緣節節過患未盡，義意未圓，收機未普，故表法之菩薩，未標圓覺之名也。此章有三章，得名圓覺：

一、前雖病盡理圓，仍恐下根難入。此章曲開方便，三期道場，即上中下機，普皆圓覺，此乃收機圓也。

二、由前節級，解行已圓。至此名為證極，證極之境，更無別體，惟是圓覺，此乃證體圓也。

三、最初標指，圓覺為陀羅尼門者，乃從本起末也。今顯義已周，還至圓覺者，乃攝末歸本也。

此乃顯理圓也。為表此三意，故圓覺菩薩為此章之當機也。

若法末時，有諸眾生，具大乘性。

若佛法至於末世之時，有諸眾生，因宿世聞大乘法，熏成種子，故今生具有大乘根性也。

信佛秘密大圓覺心，欲修行者。

佛所證之大圓覺心，眾生不知，故曰秘密。以有大乘根性，故聞即信受也。「欲修行者」，菩提心發，欲修圓覺妙行也。

若在伽藍，安住徒眾。

若閑暇無事之時，即在寺內，領眾熏修也。

有緣事故，隨分思察，如我已說。

「有緣事故」者，謂「有」二利因「緣」之「事」也。或修學法門以自利，或廣度眾生以利他，如是便無暇專修。當「隨」其閒暇「分」中，「思」惟觀「察」三觀也。「如我已說」者，總結前文也。

施設形像，心存目想。

「施設形像」者，安立佛像也。「心存目想」者，心中有佛存在，用

目瞻像，而觀想如佛住世無異也。孔子曰：「祭神如神在」也。

懸諸旛華

莊嚴壇場以供佛，藉勝境以攝心也。

一、我慢禮。二、唱和禮。此二非儀。

一、「我慢禮」者，身雖禮佛，心懷憍慢也。

二、「唱和禮」者，大家唱佛，我亦和之，隨人起倒，心無敬意也。

三、「非儀」者，此二種非是禮佛之威儀也。

文殊菩薩禮佛偈

能禮所禮性空寂（無相禮也），感應道交難思議（起用禮也）。我此道場如帝珠，釋迦如來影現中。我身影現如來前，頭面接足歸命禮。

懺悔有三種

一、作法懺：依罪之輕重，請大眾僧作羯摩法懺悔之，罪便得滅。

二、取相懺：禮佛拜懺，求取相好，或見佛相好，或見光見花，罪便得滅。

三、實相懺：心觀實相，罪性本空也。

六妙門

一、數息門：從一至十，數出入息。

二、隨門：細心隨息，不數其數。

三、止門：息心靜慮，捨隨修止。

四、觀門：捨止修觀，觀想分明。

五、還門：轉心返照，不起能所。

六、淨門：心無所依，妄波不起。

流通分

大文第三流通分者，謂正宗之分，法義已周。欲使廣益他方，遠霑（思澤所被也）來世，流傳「通」泰，展轉無窮，故有此「流通分」也。都無人傳，是不流，流則不住不滯。傳之遇其障難是不通，通則不壅不塞也。

賢善首菩薩

亞聖曰賢，順理曰善，第一曰首。欲使萬善齊興，俱順真埋；成正因位，亞次聖果者，必藉經教流通。經教流通，是賢善之首也。

流布此教，至於何地？

若人一向於此了義經教，供養，書寫，施贈，聽受，讀誦，說釋，思

修，如是分布流傳，未審此人，智慧功德，畢竟至何地位也？

十二部經，清淨眼目。

以此經能推窮迷本，照徹覺源，是以理貫群經，義無不盡。於此若解，則諸經煥然。若不了之，何知正道？故曰一切經之清淨眼目也。

善男子！是經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所說，三世如來之所守護。

此標舉能說之人是佛，能護之人亦是佛，顯此經無上尊貴也。以佛經有五種人能說，謂佛、佛弟子、天、仙、化人。今標佛說，非餘人說，顯其尊貴也。天龍八部皆能護法，今標佛護，非餘人護，更顯其尊貴也。

是經名大方廣圓覺陀羅尼。

「大方廣」者，體相用也。「圓覺」者，眾生與諸佛同體之圓滿覺性

也。此圓滿覺性，其體至大，其相至方（正），其用至廣，故名大方廣圓覺也。此圓覺妙性，能總一切法，能持無量義，故名陀羅尼也。

亦名修多羅了義。

此經乃圓頓大教，是一切經中之了義經也。

亦名秘密王三昧。

非器不聞名秘，隨器異聞名密，圓覺正定乃一切三昧之根源，故稱王也。

亦名如來決定境界。

此圓滿覺性，乃如來證極之處，故曰決定境界也。反顯佛位之前，所證覺性，尚未圓滿，故不能稱決定境界也。

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。

「如來藏」即「圓覺」在纏之名。妄不能變，名為「自性」。隨緣起妄，名為「差別」也。

尼藍婆

此云青金剛。

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文殊所問經：有三種義，歡喜奉行：

一、說者清淨，不為名利所染故。

二、所說清淨，以如實知法體故。

三、得果清淨，能令聞者究成佛故。

附件二：能仁佛學院第四學年第一學期期末考試題目

一、何謂如來因地法行？

二、何謂是故幻滅，名為不動？

三、何謂二空觀及法界觀？

四、在修觀慧之前，應作何方便？

五、什麼是輪迴根本？

六、三界內外，共有幾種愛？

七、三種淨觀，以何為起行方便？

八、何謂迷識四相及迷智四相？

九、何謂善知識之正知見？

十、末世眾生欲修行者，在三期道場之前，應作何方便？

按：本講義係基隆海會寺住持宏品法師提供，原稿用鋼板刻成，編輯年代不詳，依道源老法師講經傳戒一覽表，可能民國五十三（一九六四）年結夏安居時，長老（六十五歲）為出家眾講圓覺經之講義。